

第33年

18

$15.00

編者話 雲飛雁先生所著「小邪俠傳奇故事」之「怪血」在今期刊出。文中主角邪龍身上的血是解百毒之寶，因此引起武林各派人士均欲得之，河西的十八夫人幫、南方的神武門尊者，還有中原金烏堡堡主等，他們爲了得到游龍身上的「怪血」，不辭勞苦，千里迢迢，追其踪迹，想方設計謀取，游龍不但未被他們擒獲，反將他們一一擊敗……故事情節迂迴曲折，打鬥場面緊張激烈，道出了江湖中你虞我詐，自私自利等各種醜惡的面貌，佳作當前，不可不讀！

*　　*　　*

「雙紅傳」乃東方玉先生繼「玉辟邪」之後又一新作，於今期起連載刊出。東方玉先生的著作向以情節折曲，富於文采稱著，新篇「雙紅傳」已刊出，切勿錯過！

巴人所著「情俠希夷故事」之「羅利夫人」也在今期刊出。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出南宮宇所著的「八仙煉獄」，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18期
（總號167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血怪

小邪俠傳奇故事／雲飛雁·文 可飛·圖

邪俠游龍

醉仙居，在長安城東的長樂坊。

醉仙居自然是喝酒的地方。否則，如何會醉？如何會成仙？

醉仙居在長安很有名氣，因爲許多人都說入長安不到醉仙居，不是白痴便是狗熊。

白痴是誰都不願做的，狗熊也是誰都不願當的，因此人人爭上醉仙居。

據說呂洞賓便是在此遇到鍾離權，因此才得道成仙，所以這醉仙居的「仙」字，便非虛妄之辭。

已是黃昏時分，正是眞鬼、假鬼、妖魔邪怪開始出沒的時候。

小邪俠——游龍在幾名小頑童的簇擁下，走進醉仙居來了。

大邪加上幾名小邪，足已令人矚目瞪眼。

名震長安

店小二一眼便看出這些人均是不好惹的小王八蛋，連忙把樓梯口的那間小雅屋請要走未走的人趕快讓出來。游龍他們擠着坐下，點了酒菜，先飲了一會兒酒，方待再點幾樣菜。

忽聽外間有兩人在說話。

一人說：「江湖上的新鮮事可眞多，現在又出了甚麼十八夫人，竟然在城東門樓上掛起了白布幡，約戰游龍。游龍又是甚麼人呢？名字好怪呀！」

游龍聽了，暗道：「他娘的，十八夫人竟找上我游龍，該不會看上我了吧！討十八個老婆，哈哈！受不了。」

這是他心中的話，一高興就說出來了，而且也笑出聲來，四個混混驚愕地望着他直發楞。

游龍也發覺了自己的失態，胡亂吃過了酒菜，就趕着去東門樓。

果見高聳的城樓上，懸空垂下了三丈六尺的白布，斗大的紅字如血：

「河西十八夫人約鬥游龍，七日內前往落鷹峽，失約者，不是人物。」

游龍看了那白布幡，並不以爲然，反而沾沾自喜，自語道：「十八夫人，哈哈，我如何消受得了。」

話沒說完，他突然伸手摸了一下後腦勺，跟着身形向前一栽，趴在地上。兩個全身黑色勁裝的女人，一起從地上架起游龍，飛馳而去，另一黑衣女人，也跟踪追了下去。

這是一座寬敞荒涼的花園，那兩名黑衣女人，就把游龍架到頹倒了一半的涼亭上，鬆手把他丟在地上。

兩人轉身輕叫了一聲「小姐！」原來這是主僕三人，最後到的是小姐，架着游龍的兩人是婢女，三人都把蒙面巾拿了下來。

淡淡的月光下，可以看得出，三個姑娘都生得很美，長得很甜，也都只有十四五歲的年齡。

那被稱爲小姐的姑娘，走到游龍跟前，察看了一陣，輕嘆了一口氣，道：「死了！眞沒用，春花、秋月，你們把他埋了吧！」

那叫春花的丫頭哼了一聲道：「早知道這小子這樣的沒用，就不用白費勁了。」

秋月笑道：「那是小姐的功夫高，一劍斃命，當眞是冷月劍無情。」

那黑衣姑娘脆叱一聲道：「春花、秋月，叫你們去挖坑埋人，聽到沒有？」

二婢應聲，轉身欲架起游龍，到亭外去埋。

兩人小手方一拉游龍的雙手，游龍噗嗤一聲，笑出聲來，嚇得二婢一鬆手，驚叫道：「小姐，屍變了！」閃身縱開。

噗通一聲，游龍叫了一聲道：「哎呀！好痛啊！你們能不能輕一點？」

黑衣姑娘也有點吃驚，倒退了一步，怔了一下，道：「你還會裝死？」

「裝死？嘻嘻……」游龍笑道：「裝甚麼死，我不懂，我好困哪，咦？這是甚麼地方，我怎麼會來這裡的？」

黑衣姑娘道：「你是乘風來的，這裡是陰曹地府！」

游龍緩緩站起身來，翻眼想了想，道：「這麼說我是已經死了？」

黑衣姑娘冷冷地一笑道：「本姑娘的冷月劍，見血封喉，夠味道吧！」

游龍笑道：「很厲害，連我游龍都殺得死，我要乘風走了。」

他說着，果眞兩手左右平伸，口裡喊聲：「嗚……嗚……」身形旋轉，慢慢飄起，向亭外飄去。

春花、秋月倏地揮劍攔住，玉腕連翻，劍風如雪，廣及三丈之內，卻連人家的衣角也沒沾着一點。

她們只見一條人影好像游魚一樣，在她們劍光飛射中，飄來飄去，笑道：「我被妳們架着而來，現在我要乘風而去，怎麼不可以呀？非得由妳們架着不成麼？」

他話音一落，人已像行雲流水般，退出劍光圈外，負手而立。

黑衣姑娘見狀，先是一驚，繼而是怒，瞪了二婢一眼，叱道：「還不收起劍來，丟人！」

二婢聞言，連忙收劍入鞘。

游龍卻笑道：「丟人不丟錢，不算破財，姑娘，我甚麼地方得罪妳了，罰我死罪？」

春花秋月轉身走到那黑衣姑娘

身後。

黑衣姑娘此刻卻凝神注視着游龍，雙目恍如兩點寒星一閃，冷笑道：「你，你，你就是游龍？」

游龍笑道：「當然，如假包換，咱一代吃喝幫主，名揚四海，威震武林，傾國傾城，入我門來，可以吃八方，喝十方，不含糊吧？姑娘，我可沒有和妳玩過，妳是誰呀？」

黑衣姑娘聞言，秀眉一挑，叱道：「你少神氣，你是游龍就成，不用問本姑娘是甚麼人。」

游龍哈哈笑道：「八捍，八捍，人家都說我滿身邪氣、鬼氣，成仙、成神還早呢！不過，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黑衣姑娘嬌聲吼道：「你胡說甚麼？游龍，你別不長眼睛。」

游龍右掌一伸開，掌心托着一柄彎月小劍，笑道：「看到沒有，捉賊見贓，有此爲證，沒錯吧！」

黑衣姑娘嬌叱道：「你嚼甚麼嘴？」

游龍搖手笑道：「那多骯髒呀，怎能吃？吃喝幫主不吃這些東西。」

春花叱道：「我家小姐是指你胡說，連這個都不懂，眞笨！」

游龍掂了掂手中彎月小劍，道：「我知道，這彎月小劍乃桃花三娘子的成名暗器，怎麼會落在你手中？」

黑衣姑娘冷叱道：「你知道就好！」

游龍笑道：「如此說來，你是招供了？」

黑衣姑娘美眸倏地一瞪，叱道：「你胡說些甚麼呀？我招供甚麼了？」

游龍笑道：「別耍賴，在老夫審問之下，妳敢不招嗎？你已承認這把彎月小劍是偸自桃花三娘子的。」

黑衣姑娘怒叱道：「你好大膽子，竟敢在本姑娘面前胡說八道！」

游龍笑道：「怎麼，老夫冤枉妳了？老夫是出名的青天大老爺，從不會冤枉好人的，我現在判定妳是偸了桃花三娘子的彎月小劍，妳就是個女賊，現在又打算來偸我的。」

黑衣姑娘聞言之下，氣得全身發抖，指着游龍喝道：「你，混蛋！」

見人家氣得發抖，他就越發高興，哈哈笑道：「偸我的蛋？那妳就錯了，我是游龍，又不是母游龍，怎會生蛋給妳偸，沒見識。」

游龍是信口胡謅，他不知道這些話都是令女孩子臉紅的話，黑衣姑娘氣極之下，竟然流下淚來。

秋月嬌喝道：「游龍，你眞混蛋，你可知道我家小姐是甚麼人？」

游龍笑道：「我當然知道，你們三個都是女人，怎麼樣，我還不算太笨吧？」

黑衣姑娘被游龍氣得嬌軀顫抖，指着游龍喝道：「游龍，本姑娘找的就是你，不妨坦白告訴你，姑娘就是桃花三娘子的……」

「啊，」游龍搖手接口道：「我明白了，你就是桃花三娘子的女兒，桃花小娘子，對不對？」

黑衣姑娘氣得實在忍無可忍了，手按劍柄嬌叱道：「游龍，你欺人太甚，本姑娘余文婉，乃是長安振遠鏢局……」

「哈哈！」游龍大笑道：「姑娘，妳眞會扯謊，要扯謊，得先練三年，先學會面不紅，氣不喘，才可以以假亂眞。」

因爲此刻那黑衣姑娘已氣得面紅氣喘了，一句完整話也說不出來，她倏地亮劍出鞘。

春花突叱道：「游龍，你怎麼可以亂扯我家小姐是冒充的，你有甚麼根據？」

那黑衣姑娘確實是余文婉，乃是振遠鏢局總鏢頭余漢英的小妹妹，向來心高氣傲。

由於近兩個月來，游龍在長安掀起風浪，震撼了關中江湖道上，最後竟招惹得河西四十八寨傾巢而出，也被他弄得一敗塗地，於是聲名大噪。

余漢英開的是鏢局，最不願意和江湖結怨，但是，他又擔心着游龍的安危，因爲，他是游龍的師兄。

自從在廣元城他們見過一面之後，他以爲小師弟到了長安，一定會去找他。

游龍來到了長安並沒有去找他，因爲游龍怕會給師兄帶來痲煩，而余漢英也不願勉强約束這位小師弟。

直到余漢英發現了十八夫人向游龍挑戰的布幡，才知事態的嚴重，忙即派十幾個人手，各處尋找游龍，未料竟被小妹余文婉找到了。

現在，游龍一面嬉笑謾罵，激起了姑娘的性子，就要發作，她一聽春花的話，哼了一聲道：「游龍，你說說看，爲何誣賴本姑娘？」

游龍笑道：「這很簡單嘛，桃花三娘子是十八夫人之一，你們知道她在江湖上的名聲嗎？她是出名的武林妖姬！而神州劍侶的小妹，怎會和她湊在一起，那不是大失顏色？」

余文婉冷哼了一聲道：「我余家好壞，用不着你恭維。」

游龍笑道：「余姑娘既然出身名門，豈有出手傷人不先打一個招呼之理，由此可見……」

余文婉面頰一熱，强辯道：「這不是暗算，因爲姑娘聽說你很了不起，想先試試你有多少斤兩罷了。」

「哦？」游龍笑道：「妳試過了，請問咱游龍有幾斤幾兩？」

余文婉哼了一聲，把小嘴一噘道：「有點小聰明、小奸詐，算不了甚麼，也不値幾個銅錢！」

游龍道：「謝天謝地，幸好我不値幾個銅錢，否則說不定還有好多痲煩呢！」

秋月笑叱道：「痲煩是你自己找的，還能怪人家？」

游龍道：「痲煩是我自己找的？還不能怪人家？强似奪驢（强辭奪理）。就算你余姑娘是名門閨秀，也該知道規矩，這半夜三更，把我挾持到這廢園荒亭中，幹甚麼？這是我自找的麼？」

余文婉冷叱道：「哼，當然是你自找的，本姑娘當你是甚麼三頭六臂。」

游龍笑道：「三頭六臂是妖怪，那不是我，妳要捉妖呀？」

余文婉道：「你憑甚麼自稱幫主？」

游龍道：「我爲甚麼不可以自稱幫主？咱游龍，邪神下凡，一代吃喝幫主，名揚四海，威震武林，傾國傾城，誰能管得了我？」

余文婉冷叱道：「我！我就不讓你當甚麼幫主！」

游龍笑道：「妳又不是我老婆，管得着麼？」

余文婉粉面一紅，犯了小性子，怒叱道：「你配嗎？」

游龍笑道：「那你叫我當甚麼？」

余文婉冷然道：「跟我回振遠鏢局去，當一名鏢師，怎麼樣？」

游龍笑道：「你要我放棄一代幫主，去跟你們當鏢師，有這樣便宜的事，好，看在姑娘你的面子上，我答應了，不過，我那些幫中弟子，沒有了我這幫主，他們吃喝甚麼呢？總得打發打發他們呀！」

春花笑道：「你要怎麼打發他們呢？」

游龍道：「那好辦，妳們開鏢的，一定很有錢，就給我弄個五千萬兩銀子，每人給他們討房媳婦，留下萬兩銀子就夠了。」

秋月怒叱道：「游龍，你瘋了！」

游龍笑道：「我大概是瘋了吧，我當幫主，他們跟着我吃吃喝喝，無憂無慮，你們要我放棄他們，那不等於害死他們嗎？」

秋月道：「那也用不着那麼多銀子呀？」

游龍笑道：「你可知天下有多少沒飯吃的人麼？」

秋月道：「天下的窮人你都管哪？」

游龍笑道：「天下的窮人都是我吃喝幫主的弟子，我怎能不管？」

余文婉怒叱道：「你簡直是亂話三千、耍無賴、敲竹槓。」

游龍忙道：「是五千，不是三千。」

余文婉道：「你！你眞是豈有此理！」

游龍笑道：「妳又錯了，豈有八理。」

余文婉怒聲道：「很好，游龍，你亮劍吧！」

游龍笑道：「妳說甚麼呀？拿不出錢來，要撒潑呀，想玩劍是麼？」

余文婉道：「你不亮劍也可以，得答應我不去赴十八夫人之約。」

游龍搖頭道：「那不行，有損本幫主威名。」

余文婉道：「那你得亮劍和我一搏，如果你贏了我就由你，否則……」

游龍道：「姑娘，妳這又何苦呢？動刀動劍費氣力，而且刀劍無眼，那是會要人命的呀！」

余文婉冷哼了一聲道：「我是要你的命，覺得你瘋言瘋語，惹人討厭。」

游龍笑道：「妳是想殺我呀！」

余文婉冷聲道：「你說對了，就是要殺你，要你永遠不發瘋！」

游龍笑道：「姑娘，我看妳貌美如花，怎麼心如蛇蝎，好狠哪！」

余文婉冷叱道：「少廢話，亮劍！」

游龍裝模作樣地嘆了一口氣道：「唉！看來姑娘是存心要謀殺親夫了。」

余文婉也沒多想，順口道：「你知道就行，我今天是殺定你了，快亮劍！」

游龍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唉！大豆腐難免鹽不鹹、醋不酸，怕甚麼，老婆要殺我，我該怎麼辦呢？」

余文婉聽他仍在胡說八道，氣得臉色鐵青，一揚手中劍，喝道：「游龍，你再胡說八道，我可不客氣了。」

說着，手腕一振，幻出七八朵劍花，逼着游龍出劍。

游龍笑道：「妳眞要謀殺親夫，那可是罪大惡極的呀！」

這一次余文婉可聽淸楚了，她氣得粉面飛霞，美眸冒火，怒喝一聲，惡狠狠地挺劍就刺。

游龍閃身讓過，右掌托着那柄彎月小劍，笑道：「好吧！我就用這柄小劍，領教妳的高招。」說着，他二指揑着小劍，目注劍身，凝

神待發。

余文婉一看，楞了一下，叱道：「游龍，你想找死！」

游龍道：「妳不是存心要殺我嗎？那妳就可以改嫁他人了，少廢話，進招吧！」

余文婉看了秋月一眼，喝道：「秋月，把你的劍給他。」

游龍搖手笑道：「不用了，姑娘該知道能者無所不能，咱游龍雖然不才，總有個三招兩式，一劍倚天，不在尺寸長短，也許寸有所長，丈有所短。老婆，請妳快動手吧！不過，請多加小心，我掌中雖然只有三寸小劍，一樣能夠傷人的。」

余文婉冷冷一笑道：「好，我就瞧瞧你有多少能耐！」話落，人已一式回風飛絮，飄起兩三丈高，由荒亭飄落到亂草坪上。

游龍嘻嘻一笑道：「咱游龍幫主今夜是捨命陪老婆了。」

說着，人卻全身不動，好像一舉步，就落在她面前丈許處。

余文婉見狀，芳心不由一凜，春花和秋月也傻了眼。

不過她想到了捨命陪老婆的那句話，氣得一咬牙，劍身一指，劍柄一揑，嬌叱道：「請接招！」

只見劍光閃爍，劍花耀眼生寒，七縷劍風已點到了游龍胸前左右期門、左右章門、肩井等七處大穴。

這一式劍招，能同時分取對方七處大穴，而且不差毫厘，游龍也不禁脫口喝彩道：「好老婆，好劍法，你已得桃花三娘子七分火候了，好一招七星伴月！」

話出如風，劍招比他說話還快，他上身突然向後仰倒，好像中劍了。

他是弱柳迎風式，腳下紋絲不動，就避過了余文婉的這一招七劍。

因爲余文婉這一招平刺游龍胸前七大穴的劍法，只是七星伴月這一招中的半招，眞正的威力在伴月半招中，那七朶劍花只是用來迷亂人的心神與眼光，爲了避開胸前重穴被制，勢必向左右閃避。

可是，不論你向左或向右，衝前或退後，只要你身形一動，就會突然中劍。

因爲她這一招七星伴月，那七朶劍花，等於是虛招，誘魚上鈎之餌，只要你一動，就算定了你移動的位置，劍尖已指向你移動的中心位置。

游龍這一招弱柳迎風，上身三起三落，正是化解這一記劍招的唯一方法。

這就是所謂行家交手，機先第一，敵未動，我先動，能夠由對手每一個動靜和眼神，以及步法，預先知道或判斷對方會出甚麼招式。

在對方招式未出，力道未吐前的一刹那，也就是威力未發揮的眨眼間，能夠搶佔機先。爾後，自己能先發制人，主動握在自己的手上，搶在對手大露空門一瞬之時，或在對方招式用老，新力未生，來不及再變招的瞬間，而攻敵之所不能救，才能克敵制勝，一舉成功。

* * *

游龍不着痕跡地避過了余文婉這一招，並沒有還手，輕輕地一笑。

這一笑的含意，無疑就是告訴余文婉，算了吧，你這點兒能耐，是無法打過我的。

他的本意，是要余文婉見好就收，知難而退，因爲不論怎麼說，她是自己師兄余漢英的小妹。如果自己眞的挫敗了她，因而造成仇恨，就太對不起師兄了。

但是，余文婉的心中卻不是這樣的想法，她就是不服游龍的武功，好勝心强。其實，自從她見到了游龍之後，芳心就起了春波，她有點喜歡這個浪子了。

現在，她見游龍躲開了自己這一招七星伴月，好强之心又起，認爲游龍太狂妄了，非得懲戒他不可。

她一心只想施展劍法的絕招，挫敗游龍，所以她完全沒有注意到游龍給她的暗示。

其實，她既已出劍，也不容她就此收劍，只好咬緊着牙，一招接一招，繼續進招，連環之劍如同織機穿梭、銀河流星、流雲掩月。

刹時間，劍光飛射，把游龍罩入劍幕之中。

游龍見這位姑娘心高氣傲，不可理喻，心中不禁有氣，回心一想强男不壓弱女，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忖度着如何給她一個面子，又不傷她的自尊，好快些結束這幕游戲。

他在乾坤手蕭隱和賊魔烏英這兩位武林異人的調教下，劍法有着相當的造詣，不然，他也不敢小小年紀獨闖江湖了。

落英劍法，雖說是落英劍俠呂翠雲成名江湖的絕學，但游龍早已清楚它的劍路。

這套劍法共是七式，一式七招，共爲七七四十九招，自呂翠雲嫁給余漢英之後，又學了他的飛霞劍法。

但武學之道乃是萬流歸一，各有源流，經她精心硏究，將其中的精萃融合於自己劍招之中，再創冷月飛星和落英繽紛兩式，使原來的七式變爲九式，成爲七九六十三招。

她這劍法，以輕靈、迅疾、奇異、沉雄、凌厲見長，無奈，余姑

娘功力不如其嫂呂翠雲，而對手又是游龍，威力就很難發揮了。

游龍施展開神妙絕倫的身法、步法，在余文婉的劍幕中，如魚游水般，從容地脫出劍幕。

游龍沉聲叫道：「老婆，你劍法高妙，老夫我甘拜下風！」

余文婉一聽他又叫自己老婆，又惱又氣，冷叱一聲道：「少廢話，姑娘非叫你知道厲害不可！」

喝聲中，嬌軀驀地縱起，劍藏肘後，凌空下撲。

她所仗恃的，當然還是落英劍法，她始終不相信游龍能夠全部化解她的劍法。心中忖道，哼！等下有你好看的，瞧你還敢不敢再胡亂叫人家老婆佔口頭上便宜。

她想到那一聲「老婆」，粉面立刻飛紅，氣惱下身形拔起半空。

游龍知道小姑娘已氣瘋，便不再開口，吸氣凝神以待，更明白她在氣惱之下，必然施展出落英劍法中最厲害的三招。

因爲方才已化解了她的四招劍招，心中已有了警惕，知道在最後三招中，必然藏有更多而又最難測的變化。他心中一忖念，就有了決定，那就是先下手爲强，一見姑娘凌空下擊將至，他突輕喝一聲，道：「來得好！」

人隨聲起，筆直昇空，較之余文婉猛撲的來勢，可就快得多了。

雙方迅疾在空中遭遇，劍光暴閃，如銀星交錯。

春花、秋月二婢，關心着她們小姐，緊張地拔劍仰視。

只聽半空中金鐵交鳴之聲方起，又見爆開了流星火花，似千萬點流星四濺，倒翻了大盤水銀，全是她們姑娘的劍光。

春花笑道：「這下看他逃到哪裡去。」

秋月見狀，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歡呼道：「春花姐，看到沒有？快看，他的頭，游龍的腦袋，被小姐砍下來了。」

半空中人影雙分，春花、秋月只見劍光閃亮中，有一團人頭大的東西，倏地分兩片下墜，二婢還以爲是游龍的腦袋分了家呢？

但是，游龍已在半空中一個倒垂天坤式，頭下腳上，向下疾墜，在將及地面之際，才又一個倒翻，改變爲頭上腳下，直挺挺地站在地面上。

這一來，二婢瞪眼楞住了。

秋月愕然道：「他怎麼還是有頭的呀！」

春花笑道：「那是你看花了眼，人家只是頭髮散了。」

秋月道：「那麼方才被小姐一劍砍下來的，是甚麼呢？」

春花笑道：「那只是游龍的頭巾而已。」

秋月笑道：「就這樣，也算是他輸了招了。」

春花笑道：「那是當然的了。」

秋月小嘴一撇道：「看他還敢不敢賴！」

這時，余文婉用了一式觀音坐蓮，雙腿微屈如盤的趺坐姿態，俏生生地落在游龍面前丈許。

她傲然收劍入鞘，掃了飄墜丈外那頭巾一眼，冷笑道：「如何？」

游龍笑道：「很好，很好，老婆劍法無雙，眞正厲害極了。」

他又摸了摸頭，又笑道：「好老婆，謝謝妳顧念夫妻之情，沒有斬下我這顆腦袋，還能吃喝，依然是一代幫主。」

余文婉一聽，氣得把腳一頓，喝道：「游龍，你要不要臉，虧你還有臉在這裡油腔滑調，胡說八道！」

游龍笑道：「那我該怎麼樣才好呢？被自己老婆修理了，還要呼天搶地，大哭一場麼？」

余文婉嬌叱道：「你還要胡說，誰是你老婆！」

游龍連忙搖手笑道：「別生氣，老婆這兩個字會把妳喊老了，我改，改叫妳媳婦好了！」

余文婉聞言方要說了一句「那還差不多」，一想不對，媳婦和老婆還不是一樣，跟着又喊了一聲「不行！」

游龍笑道：「我無官無職無前程，妳稱不起夫人，好吧！只好封你爲幫主夫人了。」

余文婉見和他越說越糟，一怒之下，翻手又抽劍出鞘。

游龍連忙抱拳躬身道：「夫人，本幫幫主已經認輸了，殺人不過頭點地，夫人又怎可逼人太甚？」

余文婉氣得又是一跺腳，哼了一聲叱道：「你眞無賴到家了，不要臉！」

游龍笑道：「美人如玉劍如虹，有妻如此，眞是天大的光彩，何況又是敗在自己媳婦手下，怎能算是丟人，我還高興着呢！」說着，又是一抱拳，道：「告辭了！」

余文婉哼了一聲道：「你這樣就想走？」

游龍笑道：「在夫人雌威之下，避之則吉，只有一走了之！」

余文婉氣得說不出話來，羞得滿面通紅，叱道：「你！」她不知說甚麼才好。

游龍方待擰身飛縱而起，忽然又停下身來，笑道：「我知道了，還有這把小劍沒有還妳。」

余文婉冷然道：「送給你，留作紀念好了。」

游龍哈哈一笑道：「怎麼？妳想拿小劍定情呀！算了，有好多女孩子都送給我定情之物，太多了，我沒有地方擺，還給妳吧！」

說着，抖手把那小劍拋起。

春花、秋月見狀，竟然驚呼出聲。

原來那支小劍被拋出之後，在半空中連轉九個弧形，倏地筆直下落，正好落在余文婉的頭上。

在這種情形之下，余文婉是避無可避，一劍落下，不死也得重傷，二婢見狀當然着急了。

此刻的余文婉卻像嚇呆似的，失了神。

原來，當她聽到游龍有好多女孩子送他定情之物，都沒地方擺了，退還了自己的彎月小劍，分明是恨自己方才打敗了他。

她心中這麼想着，一雙星目，淚光盈盈地投向游龍縱去的方向。

這就是一個情字害人，問世間情爲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

她如不是內心激動過度，不會如此失態的。正傷感之際，春花、秋月已撲了過來，急叫道：「小姐，妳沒事吧！」

二婢以爲余文婉的頭上中了小劍，傷得不輕了。

余文婉卻幽幽地道：「他走了麼？」

春花哼了一聲道：「早就走得不見人影了，無情無義的東西，竟敢傷了小姐。」

余文婉一掠髮絲，小劍隱沒指間入袖，冷然道：「好端端的，誰傷我了？」

是的，她根本就沒有毫髮之傷。

她是中了劍，但那支彎月小劍只是插在她秀髮間，輕如片葉，等於是給她插上一支髮簪而已！

春花、秋月當然想不到在游龍出手之下，小劍在空中打圈九轉，已是夠驚人的了，具有這種高深功力的人，不知有多厲害的勁道，而且又恰好落在姑娘的頭頂上，那還得了。

但是，一聽余文婉那口氣，窘得二婢直瞪眼珠，莫名其妙，同時後退三步，愕然發怔……

就在這時，從東側一棵大樹上，飛落下飛霞劍客余漢英。

他飄墜小妹面前，冷哼了一聲道：「小妹，快帶這兩個丫頭回去，眞是胡鬧！」

余文婉嬌嗔道：「哥！別那麼兇嘛！我又不是三歲小孩。」

余漢英笑道：「好，你是大人了，回去吧！」

春花這丫頭，嘴巴最快，笑嘻嘻地道：「大爺，你來得晚了，看不到好戲！」

余漢英愕然道：「甚麼好戲？」

春花笑道：「小姐把游龍打敗了呢！」

飛霞劍客余漢英乍一聽小妹打敗了游龍，吃驚地道：「小妹，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眞和游龍已經交過手？」

余文婉冷然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余漢英愕然道：「小妹，妳是怎麼了！火氣怎麼這樣大，你該知道，這不是鬧意氣的事。」

余文婉瞥了窘迫不安的春花一眼，就將動手經過說了一遍。余漢英哈哈大笑道：「小妹，你上當了！」

余文婉愕然道：「哥，你說我上當了，我不懂！」

余漢英笑道：「妳一定被他耍了，那小子出名的詭計多端，你會贏他一招？根本不可能！」

「是小姐贏了的，」春花又急忙開口道：「有頭巾爲證，這就是他的頭巾，吃小姐一劍。」

「哈哈……」余漢英揚聲大笑道：「天下竟有這種妙事。」

余文婉一扭頭，轉身過去道：「哥，你不相信就算了。」

余漢英道：「無法使我相信！」

余文婉賭着氣道：「大概是人家故意讓我一招。」

說着，瞥了春花一眼，怒叱道：「誰叫妳多嘴多舌的！」

春花欲言又止，低下了頭。

余漢英道：「小妹，別不服氣，他是我的小師弟，妳是我的小妹，你們誰有多大的能耐，我能不知道麼？好小子，敢存心戲耍我妹妹，太可惡了！」

余文婉道：「他沒有傷及我甚麼呀！」

余漢英冷然道：「小妹，有很多事，不一定破皮見血，傷筋損骨，而給人帶來的傷害是無形的，甚至要人吃了虧，還像啞巴吃黃蓮似的，有苦說不出口來。」

他一面說着，一面目光烱烱，繞着余文婉緩緩地走了一圈，好像要看清小妹全身任何一處地方似的。

余文婉被他看得渾身不自在，又羞又氣地道：「哥，別這樣看人家嘛！怪難爲情的，我要走了。」

說時，就假裝着生氣要走。

「嘿嘿，」余漢英一聲冷笑道：「我說嘛，這小子鬼得不能再鬼，連二師伯都上過他的大當，他會如此輕易地認輸？」

余文婉詫異地道：「哥，你看到甚麼了？」

余漢英笑道：「沒有甚麼，你自己看一下你那劍穗吧？」

余文婉聞言，迅速地一手抄起劍穗，低頭凝目一看，粉面一紅，狠狠地一頓腳，哇地一聲，撲到余漢英懷中，哭了起來。

春花見狀，挨近前去，一看那劍穗，咬牙道：「你個臭游龍，算你高明，實在太氣人了。」

原來余文婉那五彩劍穗的梢尾，整整齊齊地被切掉三分多的一截。

這一來，春花、秋月全傻了眼，才知眞的被人耍了。

劍穗乃是劍柄上的一件飾物，是軟垂的，最不好着力，要想切斷它，除非把它放在案板上，快刀急剁。

像這樣整齊如削，又恰好在最難着力的穗尾，眞不知游龍是如何出手的，怎麼能拿捏得那麼巧。

但是，余文婉是當事人，連她也不知道劍穗被斬，如果游龍要傷害她的話，眞是太容易了。

這絕對不可能巧合，游龍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下，能夠使人毫髮無傷，只憑手中小劍而切斷劍穗，就知他的武功如何了得了，難怪春花、秋月驚得只有發楞了。

「小妹，」余漢英微微一笑道：「我曾告訴過你，我這個小師弟邪門得很，最好少惹他，過去他連他師父都敢整，你偏不信，這回服了吧？」

余文婉大聲尖叫道：「哥，不要說了，我知道該如何做的。」

余漢英笑道：「那就好，不過也讓你長點見識，你可看出他的劍路沒有，他用的可是飛霞劍法，我可是教過你的呀！」

余文婉直搖頭，也不說話。

春花突然插嘴道：「大爺，姓游的他沒有帶劍嘛！」

「胡說！」余漢英怒叱道：「難道他是空手接招？」

余文婉扭捏地道：「哥！他是沒有帶劍！」

余漢英搖搖頭道：「這是不可能的，誰都知道拳不離手，曲不離口，武林中人，除非專攻拳掌，決不會兵器不隨身的。」

余文婉尖叫道：「他確是沒有用劍，我曾叫秋月借劍給他，他不肯用。」

余漢英聞言，心中暗忖：莫非小師弟已練成了御氣爲劍的功夫？難怪他敢和河西四十八寨爲敵了。

春花又待插口說話，被余文婉瞪了一眼，只好咽了下去。

余漢英看在眼內，也不便多問，忙道：「這裡不是聊天的地方，咱們回去吧！」

余文婉輕輕一點頭，揮手輕喝一聲：「走！」

四條人影破空而起，消失在夜空中。

余漢英知道師弟練成了御氣爲劍的功夫，心中大爲寬慰，對於十八夫人挑戰的事，也放了心。

* * *

游龍離開了荒廢花園，一陣急奔回客棧。

他爲了不被天理幫的人找到，所以他已改住在西門外的福記客棧。

他一路疾馳，眨眼工夫，已回到了客棧。

他在離開時，房門是從裡面拴住的，所以他回到客棧，也不通知店小二，徑自穿窗而入。

他進入房間之後，習慣地橫身倒向床上，哪知，他身子方一挨床，被子中立即傳出兩聲驚叫。

他吃驚地縱身跳起，注目看去，只見棉被裡，兩個嬌俏的美人正半探出首，驚叫道：「游龍，你回來了？」

驚退到門口的游龍，這時也看清了那兩個美人兒，竟是蕭蘭、胡芃兩個丫頭，不禁生氣笑道：「少來、少碰，你們怎麼來的？又怎麼跑到我的床上來了？」

胡芃啐了一聲道：「呸，呸呸！游龍，你在胡說些甚麼呀，誰跑到你的床上，是你跑錯了房，看清楚些，這是你的房間嗎？」

游龍聞言之後，雙目一打量，才發覺自己眞的是走錯了房間。

頓時面紅耳赤，平常無論在甚麼情況下，他都有話說，眼前，他連道歉也羞於出口了，既然無話可說，那就只有溜之大吉了。

他心念動處，腳下一點地，便想縱身穿出後窗。

「游龍，你想走？沒門兒喲！」

隨着一聲嬌叱，蕭蘭跳上了窗戶，堵上了。

游龍見狀不禁一楞，有點愕然了。

不過，他的反應奇快，稍爲冷靜下來之後，哈哈笑道：「你們兩個幹甚麼？我又不是採花大盜，想抓我呀！」

胡芃仍是那麼個冷面孔，冷聲道：「你說對了，就是要抓你回去，想不到你卻自投羅網！」

「天哪！」游龍仰天大叫了一聲道：「判官被小鬼抓了，我吃喝幫主也被小卒兒給吃了，好，認了，老夫今天犯陰人！」

坐在窗台上的蕭蘭，笑叱道：「游龍，你在胡說些甚麼？」

游龍此刻並不笑，卻沉着臉道：「我在請神救駕。你可知道，本幫主上佑天命，當然有百神保護了。不過，現在他們喝酒去了，要等他們回來才行。」

蕭蘭笑道：「你都請的甚麼神呀？」

游龍笑道：「牛王爺、馬王爺、灶神爺，還有送子娘娘。」

胡芃冷聲問道：「你請那些神來也救不了你呢！」

游龍笑道：「那可很難講呀！我請牛王爺撞開門，騎着馬王爺跑，灶神爺給我準備吃喝，免得餓壞了本幫主。」

蕭蘭笑道：「那要送子娘娘幹甚麼？」

游龍笑道：「我要跑，你們就追，對不對？」

胡芃道：「我們奉少幫主之命，來請你回去，不能讓你跑了，當然要追。」

游龍笑道：「所以我才請送子娘娘來，給你們每個人送個小孩，讓你們生孩子，就顧不得追我了。」

他話音未落，冷不妨胡芃閃身撲了過去，揮手一巴掌，打在他面頰上，發出了一聲脆響。

蕭蘭笑道：「打得好，打得妙，看你還敢不敢滿嘴放屁！」

游龍挨了一巴掌，一手捂着面頰，笑道：「少碰，你記着，小卒子敢打本幫主，這可是滔天大罪，論罪應當滿門抄斬！」

他這一句滿門抄斬，卻勾引起胡芃的傷心事來，忍不住掩面失聲痛哭了起來。

游龍最怕看到人家哭的，而且失聲痛哭，他可就慌了手腳。

游龍連忙跳了過去，拉着胡芃笑道：「少碰，妳打我我都沒有哭，怎麼妳反而哭了，怪事。」

蕭蘭也跳了過來，白了游龍一眼，嬌叱道：「都怪你這張烏鴉嘴，胡說八道。看，把人氣哭了吧！」

游龍愕然道：「我說甚麼了？」

蕭蘭嬌叱道：「還不認帳？」

「認，認帳！」游龍無可奈何地道：「今天眞倒霉，怎麼全遇上這些不講理的小女人，難怪孔老夫子說，小女人最難養！」

蕭蘭一偏頭，瞪着他，叱道：「你又胡說些甚麼？」

游龍笑道：「誰胡說了？孔夫子胡說，妳沒聽見呀？」

蕭蘭笑道：「孔夫子？沒聽說過，他是哪一門派的？」

游龍笑道：「吃喝幫的。」

話方出口，胡芃噗嗤一聲，又笑了起來道：「游龍，我服了你了，你倒是眞會胡扯，怎麼把孔夫子都扯出來了。」

游龍笑道：「本幫主命他出來說話，他敢不來嗎？」

蕭蘭笑道：「那麼他人呢？」

游龍鄭重地道：「現在正和玉皇大帝下棋，送來一封信寫道，子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這不是明明說小女人最難養了嗎？」

蕭蘭還在和他瞎扯，胡芃阻攔她道：「小蘭，別胡扯了，給他說正經的吧！我家小姐派我們兩個來幫你。」

游龍詫異地道：「幫我？幫我甚麼？」

蕭蘭道：「十八夫人她們不是約你去落鷹峽決戰嗎？」

游龍笑道：「是呀！妳們怎麼知道的？」

蕭蘭笑道：「這件事已傳遍整個長安城了，我們怎會不知道，你去不去？」

游龍道：「爲甚麼不去？傻子才不去，一戰收服了她們，也就是一下子就討了十八個老婆，哈哈……」

胡芃道：「妳可知落鷹峽在甚麼地方？」

游龍笑道：「不知道，可是我鼻子下面有嘴，不會問嗎？」

蕭蘭笑道：「那你就上當了。偌大一座長安城，桃花莊的人無所不在，無所不知，你現在的一舉一動，全在他們掌握之中，若你向他們打聽，到時正好把你引到預設陷阱中，看你怎麼辦！」

游龍愕然道：「挑戰的是十八夫人，怎麼又冒出個桃花莊呢？我就不懂了。」

胡芃冷然道：「你不懂的還多着呢！桃花莊就是他們烏鎖嶺在長安的分舵，也就是桃花三娘子長居之所，懂了吧！」

游龍點頭道：「我懂了，不過，妳們怎麼幫我呢？」

蕭蘭道：「我們帶你去呀！就不會錯了。」

游龍笑道：「我還是不懂，她們既然向我挑戰，又爲甚麼不和我動手，還設下陷阱呢？」

胡芃道：「那是因爲她們不願和你力拚，保存實力好對付鐵老頭呀！最好先捉住你，逼你投降嘛！」

游龍道：「邀戰的人不赴約，那算甚麼人物？」

蕭蘭笑道：「誰說人家不赴約了，不過人家是去了落鷹峽，而你卻去了困狗峽，失約的是你，從此，天下揚名的吃喝幫主因膽怯失約，怕了十八夫人，爲武林所不齒。」

游龍訝然道：「好幾個臭女人，給老夫玩陰的呀！成，咱們就陰陰看，眞他媽的唯小女人爲難養也，孔夫子眞行。」

蕭蘭笑道：「所以我家小姐才派我們來幫你呀！帶你去落鷹峽，動手時，還可以給你掠陣。」

游龍心中知道：這兩個丫頭既然來了，不答應也不行。三個人談笑了一陣，游龍方回房休息。

第二天一早，他們雇了三匹馬，由蕭蘭領路，他們三人三騎就離開了長安，朝落鷹峽馳去。

中午，他們到了子午鎮，用過午飯，繼續前行，人煙漸漸稀少。

這是個暑氣逼人的下午，官道在青紗帳中蜿蜒迂曲，一路上沒遇到一個行人，夏蟬在樹梢上齊聲高唱，構成一片不調和的喧噪。

走在前面的蕭蘭，忽然若有所思地停下來。

游龍在馬上大聲道：「少來，怎麼不走了？」

由於蟬聲太噪，蕭蘭並沒有聽到游龍的聲音，於是，游龍馳馬行近過去，又大聲道：「少來，你又搞甚麼鬼呀？怎麼不走了？」

蕭蘭用手中馬鞭一指道：「你看到沒有，這一大片高粱地，和這一路上，還沒有進山，怎麼會不見行人呢？」

游龍笑道：「大概他們都怕熱，不願在大太陽下趕路吧！」

蕭蘭沉吟道：「我就擔心他們用火功，我們恐怕就無法全身而退了。」

游龍笑道：「用火攻的話，她們早就用了，何必等到現在？」

蕭蘭仰首四處張望，沒有回答游龍的話。

蕭蘭的年紀雖然不大，從八歲起就跟着天理幫老幫主紀天昊在江湖上行走了，連紀天昊都讚賞她的江湖閱歷，所以才派她跟着孫女紀雯來長安打天下。

她觀望了一陣，臉色突變得嚴肅起來道：「我看還是回頭好，我們錯了，不該走這條路的。」

游龍笑道：「少來，妳別嚇人了，我看她們不敢放火，把我們燒死了，她們如何向武林同道交代？」

蕭蘭笑道：「她們交代甚麼？目的就是叫你死，或者叫你降呀！」

游龍笑道：「算了，我怕！」

蕭蘭笑道：「你看清楚些，她們可以網開一面，等你自投陷阱，這一帶地勢險惡，官道位於谷底，路又狹窄，如果大火燒起來，在路中央也躲不過火苗。」

游龍仔細打量了一陣，發現這條路果然比前面那一段路窄得多了，路兩旁的地勢迤邐上昇，自己三人正處在谷底。

心中不禁對蕭蘭的機智暗自佩服，笑道：「我的諸葛娘，你的意思呢？」

蕭蘭冷然道：「只有折回去了。」

胡芃卻不以爲然地道：「即使此處利於火攻，她們不見得想得到。」

蕭蘭肅然道：「我的大小姐，千萬不可輕視她們哪！既然我能想得到，人家自然也一定想得到了。」

胡芃本就沒有甚麼主意，聞言道：「好吧，回去就回去。」

游龍笑道：「聽老婆的話有酒喝，回去吧！」

他話音剛落，突然一支弩箭射來，他翻手一撥，那支箭卻射中了蕭蘭的馬眼，馬一痛之下，仰足人立，把蕭蘭掀在地上，那馬即發狂地奔去。

游龍見狀，不但不下馬去救，反而拍手笑道：「哈哈，好一個王八翻身，四腳朝天了，哈哈……」

他笑聲未了，「吧！」一聲脆響，挨了蕭蘭一個巴掌。

原來蕭蘭一個魚兒打挺跳起身來，落在游龍的馬上，坐在了游龍身後，就勢給了他一巴掌。

游龍被打得一怔，笑道：「諸葛娘怎麼動手打人？」

蕭蘭笑道：「我打你滿嘴放屁。」

游龍笑道：「那多臭呀！」

正調笑間，忽然迎面刮來了一陣熱風，成千上萬的飛鳥昆蟲，潮湧般地隨着熱風捲了過來。

胡芃連忙勒住了奔馬，揮手掃打撲面而來的昆蟲，倉皇地道：「晚了！」

蕭蘭和游龍也驚愕不已。游龍道：「怎麼搞的，是不是眞的有人在前面放了火？」

蕭蘭道：「她們是逼我們回頭。」

胡芃道：「快，我們鑽進高粱地裡去，往橫向跑。」

「不行！」蕭蘭忙道：「這種乾旱季節，大火燒起來，頃刻燎原，我們如果進入高粱地，那就成了烤山藥了。」

胡芃驚慌失措地道：「那我們怎麼辦？」

游龍一見事態嚴重，不再玩笑了，忙道：「咱們折回去。」說着，調轉馬頭，跑了下去。

這時，大火已經蔓延起來，天乾物燥，青翠的高粱地裡，捲起了一片火海，劈啪之聲，不絕於耳。

游龍三人爲大火所逼，只得回頭疾馳，他們明知前頭有陷阱，可是在大火的催逼下，只好硬着頭皮向前衝了。

蕭蘭在馬上緊緊摟住游龍，依在他的耳朵上道：「游龍，我們會不會死？」

游龍笑道：「我游龍是天上星宿下凡，玉皇大帝不下聖旨，誰也要不了我游龍的命！」

蕭蘭道：「我是說如果被她們捉住，那我怎麼辦？」

游龍默然不語，繼續策馬奔馳。

蕭蘭偏坐在馬背上，望着那些四下逃竄的小動物，忽見到幾隻田鼠往路邊的一口井裡跑。

蕭蘭心中一動，忙扳住游龍的肩膀大叫道：「游龍，游龍，停停！」

游龍道：「甚麼事呀？」

「你看！」蕭蘭朝路邊那井一指着：「咱們到井裡去躲一下，好不

好？」

這時，胡芃也趕了上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無法可想，只有姑且一試了。

於是，三人跳下了馬，奔向了井邊。

這是一口久年失修的枯井。

游龍見井中沒有水，當先手足並用，施展壁虎附墻的功夫，向井底滑去，蕭蘭和胡芃也依次而下。

這口井大約十餘丈深，裡面的氣味十分混濁，所幸還不致於使人窒息，幾十隻田鼠，見一下來了三個不速之客，驚惶地東奔西跑。

過了一陣，大火已蔓延過來，枯井立被熊熊大火罩住，使得本來就混濁的空氣，變得更加使人難以忍受。

胡芃首先受不了那煙火的熏蒸，昏了過去。

接着，蕭蘭也不支倒地，最後，游龍也昏過去了。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天下起雨來了。

雨水落在游龍的臉上，有一陣涼氣兒，游龍悠悠地醒轉過來。

由井底往上看，只見井口上橫七豎八地罩着燒焦了的枯枝焦葉，低頭看看，自己的身上，也蓋着一層灰燼。

過了一會兒，蕭蘭、胡芃也醒過來了。

三人互望着臉上的黑灰，相視而笑。

他們出了枯井，天上仍然飄着細雨，只見青翠的原野，經過這場火劫，變成了一片焦黑的世界。

游龍一出枯井，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望望四周，蹲下身子，對着蕭蘭和胡芃道：「二位灶神奶奶，該賞飯了吧！」

蕭蘭一聽，揚起手又要打下來。

游龍笑道：「別生氣，你們臉上烏黑，讓誰看都像灶神奶奶！」

蕭蘭在口頭上不肯吃虧，但是每次都上游龍的當。

她一聽游龍說她滿臉烏黑，像灶神奶奶，立刻反駁道：「你也一樣的臉上烏黑，那像甚麼？」

游龍笑道：「當然是灶神老爺了。」

蕭蘭一聽，又吃了虧，嬌叱一聲道：「游龍，你！」

游龍笑道：「你既不願當灶神奶奶，改封別的，好不好？」

胡芃插口道：「你們別鬧好不好！我們現在還沒脫險境哩！」

游龍笑道：「小媳婦說話了，咱們不鬧了，最好先藏起來，等天黑了再走。」

胡芃道：「不快些走，先藏起來幹甚麼？」

游龍道：「你們看，現在赤地千里，目標顯著，被人發現了可不好。」

二人一聽，深以為然，就各自找了些燒焦的枝葉，將身子蓋住，藏了起來。

果然不出所料，就當他們剛剛躲藏好，就來了二十餘騎黑衣武士，踏着枯枝敗葉，緩緩而過。

從他們的衣着上，看出來是烏鎖嶺的人。

雨停了，天也黑了，這是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游龍等三人仍不敢大意，捨官道而走燒毀了的高粱地，向遠處有燈光的地方走去。

胡芃突然問道：「游龍，你看他們會不會以為我們被火燒死了？」

游龍尋思一下道：「我想他們在短時間之內，還無法斷定，這片高粱地這麼大，枯枝焦葉一望無際，要想尋覓一個人的屍體，不是件容易的事。」

蕭蘭道：「很可能，他們八成會以為我們燒死了。」

她說的一點不錯，她也有着超人的智慧，不過她生性天眞，胸無城府，不喜歡動心機而已。

這時游龍卻沉默不語，像是陷於思索中，他又在動心眼了。過了一會兒，他若有所悟地道：「我想既然他們以為我們死了，我猜從子午鎮到東山口的一段路上，他們一定疏於防備，所以，我們何不繞過去，連夜兼程趕往落鷹峽。」

「好呀！」蕭蘭高興地道：「想不到游龍你竟還有點鬼心思。」

游龍笑道：「好說，好說，多謝老婆誇獎了。」

蕭蘭白了他一眼，叱道：「你又來了，那咱們就走吧！」

游龍詼諧地拍了拍肚子道：「裡面空空的，再也走不動了。」

「不行！」蕭蘭笑叱道：「我們可是幫你來的，你怎麼就先耍起賴來了？」

任她們如何地叱責，游龍就是不理，二女無法，就在被火燒的疏林中，拾了一隻燒死的野兔給他吃。

隨後，三個人方展開輕功，繞過前面燈火點點的村鎮，翻過了一座山嶺，往落鷹峽方向疾奔而去。

他們晝伏夜行，三天後到達了落鷹峽外的一個小鎮。

依着游龍的主意，三個人就暫時匿居在鎮外一座小木屋裡，暗中監視着這個小鎮的動靜。

就在游龍三人離開火場的第二天，天理幫的少幫主紀雯，率領着幫中四十八名藍衣武士，在被大火燒黑了的原野上疾馳。

廣闊的原野上，塗上了一片焦黑，灰燼被微風捲起，地面上刮起陣陣煙塵。

放眼望去，只有遠處的村鎮上還有幾株綠樹，其餘的全是一片焦黑。

烏鎖嶺十八夫人的部下，不見游龍等人投入預先佈置好的陷阱，認為游龍已經被燒死了。

他們曾發動附近村中的人，懸下重賞，命他們在火場中撿拾屍骸，可是撿回來的屍骸都燒得焦黑，已經人獸難分了。

就在他們還待再要尋查時，得到天理幫的人馬趕到的消息，他們便很快地撤走了。

當紀雯帶着人馬進入村子的時候，十八夫人的人早就走了。

她向村中的父老詢問了一下情形，已經知道這場大火的來龍去脈了。

不過，村中的百姓並沒有因為這場大火而受損失，因為烏鎖嶺的人已按戶補助了他們不少銀子。

紀雯在村中住了三天，也沒有找到游龍。

她望着堆在村頭上的那些全黑的枯骨，想起了游龍及蕭蘭、胡芃三人，不禁潸然淚下。

這時，天理幫內三堂冷月堂堂主追風客范元泰走了過來，躬身道：「少幫主，我們……」

紀雯氣惱之下，越顯得冷漠，竭力忍住奪眶欲出的淚水，冷然道：「傳我令諭，全力蕩平桃花莊！」

天理幫此刻出動了四十八名藍衣武士，在村中稍事休息後，又復起程，直奔桃花莊。

這時的游龍和蕭蘭、胡芃匿住在東山口外的一座木屋內。住在這裡，沒有酒也沒有肉，使得游龍大呼受不了。

這天，他在屋後小解，突然發現一隻鴿子，停在一棵大樹上休息。

他心中一動，心說：這鴿子滿肥的，烤了一定好吃。

他心裡想着，順手抓起一顆小石子，抖手打了出去。

那隻鴿子應石跌落在地上，他連忙拾起那隻鴿子，順手撿了幾把乾樹枝，又回到小木屋。

剛一進門，就被蕭蘭攔住了，笑道：「你手裡拿的甚麼？」

游龍笑道：「一隻鴿子，嘿嘿！這幾天饞壞了我了。」

蕭蘭冷然一伸手道：「拿給我看看！」

游龍心不甘情不願地把鴿子交給了蕭蘭。

蕭蘭很熟練地從鴿子腿上取下一個小竹筒，從竹筒裡取出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

「天理幫全力赴桃花莊，請速趁此良機蕩平該幫長安基業，我這裡必將紀雯困死落鷹峽。」

上面沒有收信人的名號，也沒有落款。蕭蘭見後高興地抓住游龍的手臂，跳着笑道：「游龍，你眞是福星！」

游龍愕然道：「老婆，你是怎麼了？該不會是瘋了吧？」

蕭蘭笑道：「我家小姐以為我們燒死了，已去全力攻打桃花莊，為我們三個人報仇。」

胡芃道：「一定是的，可是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游龍也看了那信箋，道：「現在我們有兩件事，第一是速援紀姐，第二就是回長安去援救天命莊。」

蕭蘭道：「我看，還是速援我家小姐重要。」

游龍笑道：「那不好，天命莊剛剛修復，不能再被人毀掉，我想，由我獨自去桃花莊，你和小媳婦兒返回長安。」

蕭蘭心中雖然捨不得離開游龍，但她也不能對不起老幫主和辜負小姐待她的恩情，無可奈何，答應返回長安。

為了爭取時間，三人互道珍重後，即刻分手上路。

羣雌鬥狠　游龍戲鳳

烏鎖嶺的人雲集落鷹峽。從落鷹峽到長安的路上，是一段眞空地帶。

游龍一路急奔，第二天清晨時分，到了落鷹峽。再前去十里，就是桃花莊了。

這是一座筆直如削的山峽，就像一座萬仞高山從中剖開，其間的山路只有二三十尺寬，兩邊峭壁峙立，猿猱難登。

游龍只見峽谷的兩端，濃煙彌漫，顯然，敵人在天理幫的人進入谷中時，從兩端燃起大火，以防其突圍。

游龍的出現，已被烏鎖嶺的人發現了。

他還沒有走到谷口，從巨石後面，閃出兩名勁裝女郎，一着黃衫，一着青衣。兩人仗劍而立，阻攔游龍去路喝道：「甚麼人？」

游龍冷冷一笑道：「本幫主游龍，天上星宿下凡，名揚江湖，威震武林，傾國傾城……」話音未落，一縷寒光脫袖而出，疾向兩人閃去，一聲慘叫，青衣女郎已仰身倒下，那黃衣女郎奪命而逃。喊叫道：「游龍來了！」淒厲的喊叫聲，在峽谷間蕩起回音。

一個手持長劍，身着綠色勁裝，絲巾包頭的女人縱身過來，喝道：「你是游龍？」

游龍笑道：「看中了沒有，不錯吧。你有你的鬼主意，咱是星宿

下凡，不怕火燒。」

「那你是找死！」綠衣女人一橫手中劍，直刺過去。

游龍沒有亮劍，因爲他根本沒有帶劍，他出掌去迎，擋住了對方的劍招。笑道：「別忙，我還沒有問你是誰呢？」

綠衣女郎輕哼了一聲道：「好，讓你死個明白，老娘就是俏羅剎！」

游龍笑道：「哦！你就是大老婆呀？叫甚麼蓉蓉的，可對？」

綠衣女郎正是俏羅剎易蓉蓉。

她聞言俏目一瞪，猛地一提勁，揮劍就斬。游龍在這時，方亮出一柄小劍，迎了上去，劍竟削斷了易蓉蓉的劍尖。她的心中一驚，方一怔神，游龍拍出一掌，正拍在易蓉蓉的胸膛上。

驀地，易蓉蓉向後疾退十幾步，慘叫一聲，口噴鮮血，倒在地上，受傷不輕。

游龍卻笑道：「大老婆，對不起呀，你該歇歇了。」閃身過去，順手點了她的死穴。

就在這時，從山坳中衝出來十幾個黑衣壯漢圍上了游龍。一名身着翠綠勁裝的女子嬌叱道：「大家一起上，他敢傷了大夫人，廢了他！」

那十幾名黑衣漢子聞令吶喊一聲：「殺……」

游龍閃到了那翠綠勁裝的一側，探手扣腕，笑道：「借劍一用！」已奪下那女子手中長劍。那十四名黑衣壯漢，十四件兵刃如狂風捲到，撲了個空，又見他奪下七夫人手中長劍，方一驚怔，游龍已揮劍掃了過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響過，十四壯漢向後疾退七八步。

游龍橫劍在胸，哈哈笑道：「憑你們也敢和本幫主動手，滾吧！」他說着，仗劍向前行去。

那十四名壯漢，乃是老虎山桑金魁手下的十四隻「狠」，平常兇殘强横，才會被人稱之爲狠。現在遇上了游龍，被他那氣勢所懾，步步後退，竟然成了鼠。七夫人高呼道：「河西存亡，在此一戰了，拚了吧！」

「殺……」迴山繞谷的一陣喊殺聲響過，刀光血影中，十四隻狠已有兩隻狠倒斃。

游龍仍然面含微笑，那天神劍法太玄妙了，加上他游龍也完全是爲酬知己拚命而來，手下絕不留情。他環視了四周一匝，又仗劍前行。

十二隻狠兇殘成性，隨着一陣喊殺聲又從四面攻殺了過來。

游龍的天神劍法幻起漫天劍影，飛舞在十二狠的圍殺之中，慘叫聲混合着金鐵交鳴聲不絕於耳。十二隻狠，一個接一個地倒在礫石黃沙中。

狂風夾着翻飛的黃沙，彌漫了落鷹峽口。

那些搬運木材的河西四十八寨的弟兄，已潛跡無踪，因爲無人添加木材，谷口的火焰傾刻化爲青煙。

游龍雖然身上沾滿了血，但他仍然笑意盎然，沒事人兒似地，邁步向谷口走去。谷中的濃煙，漸漸地稀薄了，但仍看不清幾尺外的景象，他激動地大喊道：「紀姐……紀姐……快出來呀！大火已經熄了！」

聲音悲壯而凄涼。他喊了幾聲之後，沒有回音，一陣失望使他無力地靠在崖壁上。但當谷中溢出的濃煙，熏得他眼中流淚的時候，他恍然大悟了。明白敵人惡毒的計劃，是要以濃煙來熏死紀雯和她手下的藍衣武士。他調足了一口氣，正待冒死闖入谷中的時候，突然聽到谷中傳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聲音越來越近。最後，從煙霧中奔出來十幾個狠狽不堪的人來。這十幾個人一衝出谷來，一個個披頭散髮，雙手揉眼，咳嗽不止，接連倒臥在亂石堆上。游龍上前注目細看，認出了那爲首奔出來的，乃是紀雯。

游龍情急之下，撲了上去，抱住紀雯的雙肩激動地叫道：「紀姐……紀姐，紀姐，妳終於出來了！」

紀雯慢慢撥開覆在額上的亂髮，張開了佈滿血絲的雙眼，望着游龍，凝視一陣，突然身子一軟，正好倒在了游龍的懷中。游龍抱着紀雯，先用自己那沾滿血污的衣袖，爲紀雯拭去臉上的煙塵，再又向一名藍衣武士問道：「老陸，怎麼樣了？」

那位藍衣武士名叫陸天虹，乃是天命莊的總管。因爲游龍在天命莊住過一段時間，兩人倒很熟悉。

他一聽到了游龍的招呼，側過身來，扶着游龍肩頭，一陣急劇的咳嗽，吐出了兩口黑色濃痰，道：「完了，全完了，四十八名藍衣武士，全都被濃煙活活地嗆死了。」

游龍叱道：「你胡說甚麼？看，這裡不是衝出不少人麼？」

陸天虹喘着氣道：「我……我看不清楚……」

游龍數了數衝出來的人，道：「老陸，我告訴你，衝出來十一個！」

陸天虹忽然道：「游少爺，你沒有被燒死呀！你是怎麼來的？」

游龍笑道：「我是星宿下凡，人間凡火，怎能燒得死我，少廢話，咱們得快些離開此地。」說着，游龍就從被他殺死的十四隻狠身上，搜出了數丈長的繩索。

那十一名藍衣武士，在調息了

一陣之後，雖然雙目失明，精神卻也恢復了些，他們自然也聽到了游龍和陸天虹的說話聲。

游龍命夏衝將繩索繫於十一個人的腰間，他一手繫着繩子，一手抱着紀雯，拖着疲乏的步子，離開了落鷹峽。

游龍知道，如果走官道，還是逃不過敵人的追擊，於是，他決定走山路。這一帶高山連綿，一行十幾個人，艱難地掙扎着、摸索着前行。

* * *

傍晚時分，游龍他們在一條山澗旁停了下來。他如釋重負地把手一鬆，噗通噗通，十一名藍衣武士，齊聲倒在地上。

紀雯此刻也醒了，經過一陣調息，視力已經恢復了一些。她蹣跚地走到山澗邊，伏在一塊巖石上，俯身捧起溪水，洗去臉上的污垢。

那些武士們也全都下了水，不過，他們誰也無力清洗自己，只有躺在水裡泡着。游龍見狀，招呼了一聲陸天虹，兩人跳下澗去，爲他們清洗。紀雯也取出了絲巾，爲武士們洗去臉上的污垢，她一面洗，忍不住垂下淚來。她想到四十八名武林高手，四十九匹駿馬，都被濃煙捲走了，一幕幕湧上心頭，心中充滿失望與悔恨。

她清晰記得，爲了替游龍報仇，要攻打桃花莊，誤闖入落鷹峽，進入不久，谷中即昇起了熊熊烈火。她們馳馬前奔，哪知，峽谷的一端也被敵人以火封住。正在他們商量如何脫險的時候，谷中卻突然冒起了股股濃煙，馬匹首先不能忍受，大家只好找尋煙少的地方。可是，那煙越來越濃……以後，他們就到處躲避。漸漸的，他們失去了神智，功力較低的，一個個倒下去了。眼看着，他們將全都難逃此劫，突然谷中蕩起了游龍的聲音。

這幾聲呼叫，喚回了他們的心智，本能地順着峭壁摸索，竟然得以脫險。

紀雯望着游龍這位詭異的少年，不知是愛他、恨他、還是氣他，心說：不是爲了你，還不會敗得這麼慘。可是，她又想，不是游龍的出現，恐怕就眞的完了。

那十一名藍衣武士，在經過一陣漱洗之後，都漸漸地清醒過來了，視力也稍有恢復。

山谷中空寂幽靜，渺無人跡，只有那潺潺溪水，給人一種怡然的感覺。

游龍到樹林中，摘了些野果。大家吃了點東西後，精神逐漸好了起來。他才將自己的經過說給紀雯聽。

紀雯聽得十分仔細，氣憤地道：「想不到她們如此卑鄙！」

游龍笑道：「幸好十八夫人只來了三位，如果全來的話，我恐怕也無能爲力了。」

陸天虹接口道：「因爲對付一般江湖人物，三位夫人和十四隻狠，已經是夠了，他們作夢也想不到你會趕去。」

游龍笑道：「那十四隻狠的確很難纏，他們的武功大概不會弱於你們藍衣武士。」

紀雯聞言之後，眼圈又紅了，幽幽地道：「弟弟，你如此地捨命相救，我天理幫不知如何報答。」說着，身不由己地將頭埋在游龍的懷中，嗚咽起來。

游龍從未看過她落淚，紀雯在游龍的心目中，一直都是完整的、聖潔的，她是一切美好的化身，他把紀雯當作了武則天，因爲游龍從小就在廣元寶濟寺長大，那寶濟寺就是武則天的廟。他不知武則天的軼事，他認爲武則天是一個女人，竟能當上皇帝很了不起，也很漂亮，所以，他在向人家報萬兒時，後面才加上一句「傾國傾城」。

這時，紀雯伏在他身上不住地痛哭，一種關切與同情的情感油然而生。他心想：武則天不知是否會哭。他忙道：「紀姐，快不要這樣嘛！妳幫我也不止一次了。」

他這樣一說，紀雯默然了，不過淚仍未止。她想：自己若與游龍的坦蕩胸懷相比，卻顯得太虛偽了。自己幫過游龍，也救過游龍，其實自己的用心，無非是籠絡他，想得到這個武林高手。就是這局面，也是自己製造的，本意要使游龍四面受敵，逼他走投無路的時候，自動投向天理幫。哪知，人算不如天算，結果弄巧成拙，一錯再錯，幾乎全軍覆沒。

夜幕緩緩地垂落下來。

紀雯等十幾位江湖兒女，躺在澗邊大石上已疲憊地睡去。游龍卻坐在山中一塊岩石上，爲他們守夜。

夜，靜靜的，溪水潺潺，遠山和樹林的輪廓，模糊了，成爲一叢叢黑的影子。

游龍這時想到了長安，胡芃和蕭蘭的情形，不知如何了。當他陷入沉思的時候，紀雯走到他身邊，輕聲地道：「弟弟，讓我守一會兒，你去休息吧！」

游龍笑道：「不用了，妳應該多休息！」

紀雯道：「我已經好了，只是胸口還悶悶的，無法入睡。」

游龍笑道：「那咱們就聊一會兒吧！」

紀雯側身坐在他身邊道：「剛才你在想甚麼？」

游龍道：「我在想長安天命莊的事。」

紀雯道：「那裡都重建好了，比從前更富麗堂皇了，有甚麼好想的？」

游龍笑道：「十八夫人要分兵去襲天命莊，被我截下她們的飛鴿，先知道了消息，我讓少來和少碰回去支援，現在不知怎麼樣了。」

紀雯笑道：「別擔心，不會有事的，在我離開時，已經妥善地安排好了。」

游龍笑道：「那就好。」

紀雯道：「你既然這麼關心天理幫，爲甚麼不加入本幫呢？」

游龍笑道：「我不願加入任何幫派。」

紀雯又問道：「那你今天不是拚命爲天理幫效力麼？而且還殺了這麼多人。」

游龍笑道：「那是爲了姐姐呀！士爲知己者死嘛！在那種情況下，我沒有別的選擇呀！」

「士爲知己者死。」游龍總算說了一句正經話，但是這句話聽在紀雯耳中，就像一柄千斤重錘，擊中了她的心坎。她深深愧疚於自己的虛假與做作，忍不住地又淌下淚來。游龍莫名其妙地望着她，不知道她爲甚麼會突然落淚。

紀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弟弟，夜深了，你去睡一覺，讓我來守吧！」

游龍無可奈何地離開她，找了一塊平坦大石躺下。

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吃了些野果後再次上路，劫後餘生的他們，更加覺得生命的可貴。

山路迂迴盤旋，紀雯前導，游龍殿後，十幾名藍衣武士仍然氣息虛浮，走起路來還是蹣跚無力。

不到百里的路程，他們走了一整天。

幾天後，他們才走到了天命莊。天命莊的莊院，靜悄悄地座落在一片花海中。

突然，了望台的守望弟子，吹起了一陣嗚嗚的牛角聲。

隨着那牛角聲，本來看去是毫無人跡的莊院，頓時活躍起來，巨木架成的柵門，由兩名壯漢絞動絞盤，一個綠衣女子領着二十幾個手持兵刃的漢子，從大廳中走了出來。她望着了望台上守望者揮動的旗語，喃喃地說道：「來人共是十三個人，大家快準備好。」那二十幾名漢子，聞言立刻散開，奔向各自防守之地。

就在這時，那守望的弟子沿着繩梯，飛速地下來，邊跑邊喊叫着道：「蘭姑娘，少幫主回來了。」

那綠衣女郎正是蕭蘭。她一聽說少幫主回來了，忙道：「還有誰？」

那名弟子道：「看不清楚，好像還有游少爺吧！」

蕭蘭興奮地跑到柵門處，胡芃也聞訊趕了來，兩人守在柵門口，等着迎接她們少幫主。

那些守在柵門的天理幫弟子，正在聚精會神地架好了強弓硬弩，預備阻擊來犯的敵人。蕭蘭、胡芃二人一到，壯漢們一齊行禮。

這時，紀雯等一行人已經到了柵門外。

蕭蘭、胡芃二人從柵門的縫隙裡往外一望，她們的心高興極了。幾天來，她們在擔驚受怕中度日子，總算熬過去了。在蕭蘭的吩咐下，柵門緩緩地開了，紀雯領着十一名藍衣武士，魚貫地進入天命莊，游龍走在最後。

蕭蘭、胡芃雙雙上前，跪了下去，痛哭失聲道：「小姐，妳可回來了，婢子等急死了。」

紀雯一手一個拉起了兩人，笑道：「我這不是回來了嗎，還哭甚麼呢？」

蕭、胡二女，破涕爲笑：「人家心裡高興嘛！」

紀雯嘆了一口氣道：「唉！此一戰如不是游龍趕到，幾乎全軍覆沒，兩位妹妹，這幾天勞妳們費心了。」這時，陸天虹領着那十名劫後餘生的藍衣武士，進去休息。游龍也進入大廳，他卻若無其事地讚賞着天命莊道：「嘿！不錯，不比皇宮差，武則天也沒有住過這麼好的殿堂。」

蕭蘭倏地轉身過來，白了他一眼，嬌叱道：「你就會胡說八道！」

游龍笑道：「不，不，九道！妳們在談甚麼？」

蕭蘭笑道：「能談甚麼？還不是談你捨身救人的事。」

游龍最受不得恭維，被人一恭維，他就瘋了。這時，老毛病當然改不了，聞言哈哈大笑道：「憑咱吃喝幫主，星宿下凡，名揚四海，威震武林，傾國傾城，殺十幾個人，也算不了甚麼，不過，殺了三個女的，我可有點心疼。」

胡芃白了他一眼道：「爲甚麼你會心疼？」

游龍笑道：「你知她們是誰，我能不心疼嗎？」

蕭蘭道：「她們是誰？」

游龍故作悲傷，卻又裝不像，扮了個鬼臉笑道：「十八夫人中的俏羅剎夫人、芙蓉夫人和菊夫人，知道嗎？能不心疼嗎？」

蕭蘭噗嗤笑了出來道：「這是桃花三娘子給你的挑戰書，你接不接？」

蕭蘭說着，順手從小几上拿起一封書信交給了游龍。游龍接過信來，拆開看了一下之後，大笑道：「哈！桃花三娘子看上我啦！本幫主當然要接下了。」

紀雯笑道：「瞧你那樣兒，別

太高興了，小心她另有陰謀，否則，今後你可沒得閒了。」

游龍笑道：「不過，紀姐，天命莊也不能大意，小心人家在東邊喊叫，從西邊打來。」

蕭蘭笑道：「那叫聲東擊西，甚麼在東邊喊叫從西邊打來。」

游龍笑道：「我不懂甚麼山東趕雞趕鴨的，總之你們得小心是眞的，我走了。」

他是說走就走，身形一轉，飛縱而起。

紀雯連忙招呼道：「游龍……」但人已走了。她嘆了一口氣道：「這個人從沒一點正經，我眞擔心。蕭蘭、胡芃，你們還是追下去，替他暗中守護。」

蕭蘭、胡芃二人應了一聲，略加拾掇，也出了天命莊。

紀雯立即傳令天命莊嚴加戒備，同時召集長安一帶所有天理幫的弟子，齊聚天命莊。

＊　＊　＊

慈恩寺，座落在長安東南，曲江之北，乃隋無漏寺的舊址。

據說，唐高宗爲思念生母文德皇后，而改建爲慈恩寺，並請玄奘大法師及其弟子，駐寺譯經，並仿西域天竹雁塔，建浮圖五級，作爲藏經之用，這就是現在的大雁塔。

唐高宗撰褚遂良寫的「聖教序」碑，立於塔下，分東西兩龕置立，風雨不能侵，游人不能近，故久而不毀，迄今猶完好。

武后時，塔擴建爲七層，更爲莊觀。中宗後，考中進士的人集塔下題名，士人遂以雁塔題名爲殊榮。可見，自古以來，人皆好名。

咚！咚！咚！慈恩寺中，暮鼓響起了。

古剎、高僧，一片莊嚴、肅穆，木魚聲梆梆，吟經聲喃喃，和尚在做晚課了。

初更。

和尚們晚課已畢，各自回房，打坐參禪，或者三三兩兩小定——睡覺。

夜沉深，人寂靜，二更之後，更爲寧靜，一點聲息俱無。

這時，在大殿堂頂上，站着一位勁裝少年，好像在欣賞着峙立夜中的大雁塔。

這個少年眞夠風雅，夜半跑來觀賞大雁塔。突然，他微微側身，似乎聽到了甚麼。

四條幽靈般人影，飛落在寺前。

來人正是烏鎖嶺十八夫人中的四位夫人。

大殿頂上的人——仍是未見未聞地盯着大雁塔，神態從容之極。

寺門外的四位夫人着黑紅綠白勁裝，她們聽了一會，又看了周圍一下，朗聲道：「今夕何夕，奈此良夜何。」

說話的是二夫人毒玫瑰夏萍，她在未確定對方是否是游龍之前，不便指名招呼。她那「今夕何夕」，只表示我們來了，已經準時赴約。

站立殿脊那勁裝少年，動也未動，好像是個木雕神像，在沉思冥想中出了神。

桃花三娘子裴夢婷沉不住氣了，略略一笑道：「好小子，當眞狂得厲害，姓游的！」

站立殿脊上的勁裝少年朗笑道：「星宿下凡，名揚四海，威震武林，傾國傾城，吃喝幫主游龍在此，承裴夫人之詔，早已來此。」他雖然回了話，卻仍背對着四位夫人，大有不屑一顧之氣概。

桃花三娘子性如烈火，聞言怒極，但笑道：「游小子，狂也別太過分了，你怎麼不敢見人，莫非是假的不成？」

游龍冷笑道：「約時未到，請勿嘮叨。怎麼着急了，早急一年，現不就抱了孩子了麼？」

桃花三娘子說話不好聽，現在碰上了對手。游龍甚麼話都敢說，從來不會臉紅，桃花三娘子一聽，雙肩聳起，就要發作。

毒玫瑰夏萍忙拉住了她道：「急欲瞻仰尊駕風采，請恕打擾，既然時間未到，那我等抱歉了。」

桃花三娘子裴夢婷剛要張口，夏萍輕聲道：「且退！」話落，她自己已掉頭轉身，款步從容先走。

四位夫人緩步走回二十多丈遠，夏萍才停步於寺前左側的一株大樹的陰影下。

夏萍低聲道：「三妹，你要沉住氣，我不願再多說你一句。」

裴夢婷悻悻道：「這小子太可惡了，十幾年來誰敢對咱們無禮？我要……」

夏萍道：「你沒有聽人說麼，游龍這小子天生的碎嘴子，既髒又臭，我們何必要自取其辱。」

桃花三娘子哼了一聲，夏萍又說：「三妹，臨敵休急躁，臨陣最忌動怒，怎麼都忘了！」

桃花三娘子忿忿地道：「可是金彪的傷，大姐和七妹八妹的死，這仇我今天一定要報。」

四夫人荷花仙姑謝月雲插口道：「二姐說得對，也許這小子故意如此，想先激怒我們，切勿上當。」

五夫人噴火杜鵑江映紅，手按劍柄，疑惑道：「奇怪了，寺裡的和尚爲何毫無動靜？」

謝月雲笑道：「怎麼，五妹又想起慧元那小和尚了？」

江映紅啐道：「少胡說，鬼才想他！」

「別鬧了，」夏萍低聲說：「咱們準備以不變應萬變。」

江映紅蹙了蹙眉頭道：「我早已吩咐手下，四面拉開了網，先抓住這小子。天理幫那丫頭，不信她能够跑得了。不過，這時候，怎麼也沒有一點動靜呢？」

夏萍冷然道：「暴風雨之前，是有一段平靜的！」她說着，揮了一下手，又道：「你們三個人，照我們預定的步驟，先分頭去……」

桃花三娘子忙道：「二姐，不妨先與他交代一下，拿話扣住他。還有，他說甚麼娶我們，他有那份福嗎？也應當臭臭他。」

「唔！」夏萍示意勿再開口。

約有頓飯工夫，在殿脊上的游龍揚聲道：「各位老婆，怎麼只來了四位？看你們風韻猶存，找個人嫁吧，生他一大堆孩子，行動起來，前呼後擁，那該多威風，何苦逞意氣，爭口舌？雖然你們看中了我，我可沒興趣娶你們，想要動手的話，咱們不妨玩玩。」

夏萍仰首看了一下天上星斗，正是子夜，一聲嬌笑道：「游龍，想不到你倒是很守信呀！」

游龍笑道：「與佳人約會，豈能失信。」

夏萍笑道：「聽說你想娶我們十八夫人，你的口氣倒是不小。」

游龍道：「這又算得了甚麼？當今皇上還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呢！我一代吃喝幫主討十八個老婆，也不算多呀！」

夏萍粉臉不禁發熱，向前兩步，冷冷一笑道：「你小子還眞會妄想，可惜你的胎毛還沒有退光呢！」

桃花三娘子這時已氣得雙目冒火，突叱一聲道：「好小子，你敢消遣老娘？」

游龍笑道：「甚麼是消遣我不懂，不過，你桃花三娘子面首有三千，爲甚麼不能嫁給我？」

桃花三娘子一聽，明白自己又被游龍給消遣了，氣得渾身發抖，嬌喝道：「游龍，有種的你就下來接招兒！」

游龍笑道：「好哇！」

聲出人起，一舉步間，人就跨落了七八丈的虛空，全身筆直落在寺前階上，雙脚無聲沾地後，依然那樣站着。

桃花三娘子嬌喝一聲：「該死的小鬼，你敢戲耍老娘，今天饒不了你！」

毒玫瑰輕喝道：「三妹，不可莽撞！」

方才游龍露了一手躡虛凌空的功夫，已使夏萍心頭暗凜，心忖：看這小子年紀不大，竟有這麼深厚的功力。她唯恐三娘子沉不住氣，先喝阻住她，跟着就含笑道：「小子，功夫不錯，盛名不虛，眞是絕代奇才。」

她這是恭維之辭，游龍一受恭維，毛病就來了。笑道：「一點不錯，妳說對了，我還傾國傾城呢，妳們既然知道我這麼厲害，怎麼還敢向我挑戰，太不知死活了！」

桃花三娘子一聽，更是火冒三丈，厲聲道：「小子，別他媽的臭美了，給你一點顏色，你就開起染坊來了，快劃下道兒來！」

游龍笑道：「那是爲了甚麼，本幫主對妳們十八夫人可是聞名傾倒，何處冒犯妳們了？」

三娘子揚眉道：「你剮去了褚金彪的臉孔，又在落鷹峽殺了我大姐、七妹、八妹，這個仇能不報嗎？」

游龍笑道：「我只割了褚金彪的鼻子，那關你們甚麼事？」

三娘子道：「褚金彪是我們的丈夫，我們能不管嗎？」

游龍笑道：「一夜夫妻百日恩，當然得替他報仇，可惜妳們睡的雖是一張床，卻是各作各的夢，只怕爲夫報仇不是眞心！」

桃花三娘子知道這小子嘴碎，會越說越難聽，突然一聲嬌叱，身形暴起，桃花扇如流螢飛舞，閃出千百點光芒，罩向游龍。

桃花三娘子生性高傲暴烈，下手最狠。現在被游龍一再地調侃，心肺早已欲裂了。她一出手，就是最狠、最毒、最要命的絕學追魂七步搖。哪知，游龍毫不在乎，笑吟吟地道：「三老婆，方才還說一夜夫妻百日恩呢？怎麼說翻臉就翻臉，當眞是最毒婦人心了！」

桃花三娘子這手追魂七步搖，乃是在她扇招之下七步之內，任何人都無法閃避得開的絕學。

只見那桃花三娘子去如疾電，卻又退如迅雷。桃花三娘子退得突然，又退得不能自主。毒玫瑰夏萍等人在全神貫注之下，竟然未能看出此中玄妙。

就連桃花三娘子也只覺得一片刺目的奇光閃過，眼睛爲之茫然。

游龍劍已出鞘，太快了，太玄了。

沒有人看清楚游龍是如何地拔劍出鞘，又是如何地回鞘？甚至，他的劍在何處，都未看清楚。

游龍這一劍，好像流星閃電，靈蛇突現，虛無飄渺，莫知其始，亦莫明其終。

游龍出劍向桃花三娘子攻了一招，把桃花三娘子攻擊的力道又反撲回去，嚇得她魂飛魄散，她本能地向後暴退，因爲生死一瞬，不容她轉念。

旁邊觀戰的是夏萍等三人，也沒有看清，只覺得寒光眩目，一閃罷了，桃花三娘就驚退回來。

當今之世，二十年來，桃花三娘子也會過不少的高手，絕對沒有

一個人能在一招之內，驚退她桃花三娘子的。

毒玫瑰夏萍一震之下，不禁脫口道：「好劍法！」

荷花仙姑謝月雲也由衷地吁了一口氣道：「好快的劍。」

噴火杜鵑江映紅，也驚愕道：「不含糊，小子眞有一手！」

游龍毫不謙遜，哈哈笑道：「這只是一小手，大手還在後面呢！」

「老娘就不信這個邪！」桃花三娘子嘴角抽搐着說，她一展手中的桃花扇，顫聲道：「小鬼，你不簡單，今夜我們非得分個高下不可！」

毒玫瑰夏萍忙道：「三妹，咱們輸了就得認，不要再丟人。」

這時的桃花三娘子氣瘋了，滿面猙獰，桃花臉變成了猴屁股，說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她大聲道：「誰說我輸了？」她話聲未落，已瘋狂地向游龍逼過去。

游龍仍是那副浪子神態，笑道：「老婆，一夜夫妻百日恩，咱們犯得着拚命嗎？」

桃花三娘子大喝道：「小王八蛋，你胡說甚麼，誰是你老婆！」

游龍笑道：「三娘子，別那麼絕情嘛，我都不嫌妳老，妳又何必謙我小呢？」

桃花三娘子被游龍調侃得快要瘋了，面目猙獰，高聲叫罵。

就在這時，夜空中突然幻起一片錦雲，這是十八夫人的信號。同時，遠處傳來慘叫之聲。

謝月雲忙道：「二姐，咱們已和天理幫交上手了！」

夏萍沉吟了一下道：「你和五妹快去接應，我在這裡給老三掠陣好了！」

荷花仙姑謝月雲和噴火杜鵑江映紅二人應了一聲，飛掠而去。

游龍笑道：「果然不出所料，你們十八夫人這次完了。三娘子，你既不念夫妻之情，一定要苦苦相逼，老夫認輸就是了。」

桃花三娘子怒叱道：「小子，你才多大，竟然自稱老夫，眞不要臉！」

夏萍忙道：「三妹，明夜再和這小子決戰，否則，恐怕我們的人已經快完了。」

一向智勇雙全的毒玫瑰，情急之下，口齒也不利落了。她明白，此刻如果不當機立斷，爲一個游龍而貽誤戰機，烏鎖嶺一定會被天理幫吃掉。

那樣一來，二十年基業，豈不完了？

可是，這時的桃花三娘子已瘋了心，她不殺了游龍怎能甘心，聞言理也不理，冷聲道：「游龍，你小子快亮劍！」

夏萍怒斥道：「三妹，你瘋了！」

桃花三娘子怒瞪着游龍，對於夏萍的話，理也不理。

游龍的目的，就是纏住她們，使天理幫順利得手。見狀知道再不出手，對方可能就會走了。

於是游龍笑道：「要我出劍容易，可是，須得知道我出劍的規矩。」

桃花三娘子怒叱道：「快說，甚麼屁規矩！」

游龍笑道：「不論何人，輸在我劍下者，必削去鼻子祭劍，妳不怕嗎？那麼漂亮的臉蛋，如果沒有鼻子，那該有多難看。」

桃花三娘子狂笑一聲道：「好，老娘如果輸了，這顆人頭都不要了，還要甚麼鼻子，快亮劍！」

游龍笑道：「那你就當心了！」

話聲中，他揮袖一折一拐間，倏然銀虹刺目，赫然出現一柄長約二尺四寸，寬只半指的奇形怪劍。這柄劍乃是乾坤手蕭隱親手傳贈的龍吟劍，在這柄劍上，隱藏着游龍的身世。如果游龍的身世之謎揭開了，可能會在武林中掀起一場浩劫，因此給他這柄劍時，曾千叮萬囑，不到生死關頭，絕不準亮劍。

現在，游龍被逼之下，亮劍了！

幸好二位夫人不識此劍，桃花三娘子雙目一亮，狂吼一聲道：「小心了！」

她這句話，如箭射出，手中桃花扇，幻光如流，電閃而出。

她此刻突然變得氣定神凝，寧靜得怕人，由此足見她桃花三娘子能在江湖上揚名立威，武功造詣確非等閒。

她能在氣躁怒發之下，自守天靈，神凝紫府，則出手之際，就能三合歸一，發揮自身之學了。

她扇一出手，就是克敵絕招飛天之女，這是一手招中有招，變化無窮的絕招。這一招，是攻中有守，守中有攻，她打算先試出游龍劍法招式的奧妙，才好拆解，乃是知己知彼的打法。

游龍亮劍之後，神情大變，不再嬉笑游戲，變得肅穆莊嚴了。

他將劍藏肘後，靜立如山，雙目平視，對當前的一切，似不見不聞，又似陷入沉思冥索之中。他這種神態，使得毒玫瑰悚然而凜，因爲，她看得出，游龍已經得到了武學最高境界的眞髓，勁風吹不動，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乍看去，好像他已束手挨打了，或者以爲他是妄自尊大。這就是故意露出空門，好像他全身任何部位皆是對方認爲可以一拳而中，無法閃避。實際上，卻是全身無一處空隙，整個身體已是一片空靈，全身每一處都可以

一動齊動，不動則已，一動就是雷霆萬鈞，對手倒下之際。

毒玫瑰暗問自己的武功，距離這種火候尚遠，但她不得不關心桃花三娘子，忍不住招呼道：「游少俠，請手下留情！」

她話聲方出口，桃花三娘子扇已出手。桃花扇的幻光飛旋，把游龍籠罩在幻光影中，只聽游龍沉聲喝道：「來得好！」

隨着那喝聲，就見一綫寒光，如銀蛇電閃，游龍即從飛旋的幻光中暴射穿出。只聽桃花三娘子一聲驚叫，隨聲身形連閃，幻光一閃，燦爛如錦，射出千百點流星焰火。

這是桃花三娘子喋血桃花扇中的絕招——火樹銀花會和果沉碧落間，也是桃花三娘子壓箱底的功夫。她不到生命危險之際，是絕不輕易施展的，這也是桃花三娘子全身功力所聚之處，就是遠在四五丈之外的毒玫瑰，也感到勁風狂捲。又聽嘶！嘶！一陣刺耳尖嘯，這是桃花扇的罡力破空聲音。

就這一眨眼之間，寒光閃閃，耀目照人，已經看不見桃花三娘子和游龍的身形，只見一片閃晃模糊的影子在眼前晃動。

突聽游龍一聲朗笑道：「老婆子，這一仗算你贏了，老夫認輸就是！」

人隨聲現，游龍已在幻光的三丈外，抱拳致意，面含微笑。他的劍，不知何時已不見了，不知收藏在何處。他的雙肩上，赫然衣衫透洞，左右各有四個小孔。他吁了一口氣，笑道：「還有甚麼好說的？」

這時，桃花三娘子也收扇現身，可是，她又突然揮扇向游龍閃電般一抖一甩，刷！刷！刷！扇骨中的暗器已集中怒射游龍！

游龍卻含笑着，若無其事。

說也奇怪，那些比怒矢還要勁疾的暗器，在將及游龍當胸小腹三尺之遠時，突然力盡下墜。

游龍哈哈笑道：「老婆子，妳好狠呀！妳差點謀殺親夫！」

桃花三娘子氣得雙目血紅。

她顫抖地慘笑道：「好，我認栽了，游龍，老娘不死，誓要殺你！」

原來，桃花三娘子方才的連環殺招，雖把游龍雙肩衣服穿了八個洞，卻沒有傷游龍分毫。但是她自知游龍雖未受傷，而她那成名的兵器喋血桃花扇的寒鐵扇心，卻被人家的劍氣震得碎裂。扇無扇心，既不能再展扇，也不能再收扇，也就是說，這把喋血桃花扇已給完全毀了。這是游龍的神劍炫威，露了顏色。桃花三娘子的桃花扇被毀，等於毀了她的名聲，也毀了桃花莊的威望，難怪桃花三娘子怒不可遏，恨極欲狂了！

游龍笑道：「老婆子，別生氣，算老夫輸了，還不成嗎？」

桃花三娘子怒聲道：「小王八蛋，老娘今天和你拚定了，你如果害怕，就跪在地上給老娘磕三個響頭，老娘只斬下你的雙手，饒你一命！」

游龍笑道：「咱們又不拜天地，爲甚麼要跪下磕頭呢？」

桃花三娘子叱道：「少廢話，你敢不敢接我三招？」

毒玫瑰喝道：「三妹，你那桃花扇……」

桃花三娘子厲聲道：「不用兵刃，就不能動手嗎？」

夏萍大喝道：「三妹聽話！」

游龍笑道：「二夫人，你就不要攔她了，我看我這老三她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老夫我也徒手接她三招。」

桃花三娘子暴怒道：「咱們之間，要有一人躺下才算！」

游龍笑道：「只要妳能接下老夫三招，就算妳贏了，爲甚麼非要躺下不可！」

桃花三娘子爲之氣結，恨不得一手抓透他的胸膛，大喝一聲道：「小王八蛋，留心了！」

她話出，步移，左袖一抖，呼地一掌直擊游龍前胸，右掌如刃，隨之閃電般劃出。

這是關外愛抗山殘月老魔的鐵袖功與飛日斬。

由此可知桃花三娘子曾是老魔的弟子，這些招兒，游龍早已聽說書先生說過，也練過，是以心中並不驚詫。

游龍微微笑道：「老婆子，妳跟殘月老魔練的這兩手功夫還不錯，不過火候還不够！」話出，手揚，游龍也是一袖翻捲，右掌平胸橫移，他雖然沒分招，卻比桃花三娘子快了一瞬。忽然一聲悶響，桃花三娘子暴退了三步，她的左袖已經折了半截，她右掌疾收。幸而她收得快，避開了游龍這一招閃電剪，若非她見機得快，她的右掌五指就非得搬家不可了。

毒玫瑰見狀，不禁爲之駭然色變。

桃花三娘子此刻已成了騎虎難下之勢了！

游龍笑道：「老婆子，還打不打，咱們還有兩招。」

桃花三娘子大可就此認輸下台，但是她生性十分的偏激倔強，聞言吸了一口氣，冷然道：「兩百招又怎樣。」說着，提足一口眞氣，就繞着游龍走，她越轉越急，身上衣衫，如風吹滿帆，鼓漲起來，成了一團幻影，但卻聽不出一點破風之聲。這就是氣凝於神，力聚於一身的徵兆。

游龍仍是那樣的沉靜始終沒有



游龍的劍尖急刺許不直的喉嚨。

動一下，他像一尊石刻的雕像一般，神色不動，肌肉如死，一切都像和他無關。

毒玫瑰瞪着一雙美眸，一眨不眨，凝眸待變。只見白光如環，鋸齒似地織成一個丈許大小的光圈。瞬間，繞着游龍急轉三匝。不容人轉念間，那三匝光圈，已集中射向游龍的上中下三盤。桃花三娘子也在光圈中飛繞游龍三匝，隨手發出小劍，倏地身形暴現，目光直射。

游龍脫口笑讚道：「殘月老魔可眞大方，連壓箱底的玩藝都給妳了，這三環劍帶，神仙難逃，我看你是存心要謀殺親夫了！」

他說的一點沒錯，這三環劍帶乃是殘月老魔依據終南三才圈變化而成，確使老魔在武林中揚威成名，劍帶上共有三十六柄彎月小劍，三夫人她是三十六劍齊施，集中招呼游龍。

只見游龍笑語方了，突然雙袖一展，脚轉陀螺，刹那間，他的雙袖幻成飛翼，仿佛一隻大鷹，掠地飛旋，如閃電作响，白光閃爍，耀眼欲花，如流星四射。

桃花三娘子驚惶之下，雙掌連震，才把反震激射向她身的四柄彎月小劍震落。

白光散盡，游龍依然卓立如故。只有風驚雷動，激蕩不已。

游龍笑嘻嘻地道：「老婆子，還有一招！」

桃花三娘子也眞被游龍給搞得沒法，老婆叫得那麼親熱，就像眞的似的，連自己都有點相信了。她暗忖：這小子才多大年紀，作爲自己的兒子還差不多了，卻倚老賣老說是自己的丈夫，眞是笑話。如果我再這樣纏下去，自己在江湖上還能混嗎？她越想越氣，怪叫一聲：「好！」

毒玫瑰夏萍卻沉不住氣了。她明白，第三招必是最要命的一招！她更明白，游龍當眞邪門得很，好像天下所有各門派的武功，他都懂，游龍決不會在這一招上輕易的讓步，而三娘子絕難討到便宜，不立斃當場已是僥倖了。桃花三娘子的武功，在她們十八夫人當中，是最高的，但是要論心計，還得數她毒玫瑰夏萍爲第一。

桃花三娘武功有多少斤兩，已傾囊而出了。

現在，桃花三娘子沉靜得宛如一尊石像，她已凝聚全身的功力，準備再作乾坤一擲。

毒玫瑰又想到，這是最後的一招，如果自己在這個節骨眼上開了口，而使桃花三娘子分了神，那不是更要命嗎？她思前想後，最後下了決心，三娘子生死一瞬之際，自已就挺身相救。

這位烏鎖嶺十八夫人中的二夫

人，以機智著稱，此刻竟然心急如
焚，無計可施。
　就在這時，忽聽游龍道：「老
婆子，還磨蹭甚麼，難道要讓老夫
先出手嗎？」他話音未落就見桃花
三娘子身形猝閃，暴彈如球，一下
子，如幽靈幻影，凌空三丈，雙掌
緊合，忽地頭下腳上，如掠兔之鷹
，乘天之鵬，曳光而下。
　這乃是殘月老魔成名江湖的五
雷閃，快如閃電，勢如奔雷，全身
勁力，全注在緊合的雙掌心中。
　毒玫瑰也在這時，把功力提聚
到十二成，身形如繃緊的怒弦，蓄
勢以待，只等剎那間射出。在這種
威勢之下，游龍仍滿不在乎，身形
連動都沒有動一下，哈笑道：「老
婆子，看來我得另娶再婚了。」
　笑語聲中，他右掌一招托樑換
柱，跟着閃電似地向天空一翻，左
手中指一顫抖，毒蛇吐信似地，沿
着右臂對空直刺。桃花三娘子已經
向他頭頂罩下，雙掌猛抖的剎那，
游龍驟像小腿抽筋似地身形猛抖、
猛晃，腳下如風吹柳擺，東歪西斜
，眨眼間，連換了五個位置。
　嘶……裂帛聲音！
　轟……聲如沉雷！
　游龍剛才立足之處，沙石紛飛
，狂風呼嘯，那是桃花三娘子雙掌
一擊之威，可惜她打空了。地面上
一片迷漫，飛沙揚塵，赫然呈現出
一個半尺多深，七八尺寬的土坑。
尺許大的一團黑影，隨風下墜，那
是桃花三娘子的半截衣袖。
　半空中嘎的一聲驚叫，就是桃
花三娘子順勢而下的身形，又如風
吹紙，飄起丈許左右。轉念間，剛
緊合的雙掌，又再次向下猛抖。游
龍一聲狂笑震天，身形猝然暴起，
迎着桃花三娘子下擊的力道碰去！
　毒玫瑰見勢不妙，怒叱一聲道
：「我來了！」叱聲中，翻手亮出三
條拘魂索，甩手振臂，人隨聲起，
三索挺直，破空如箭，射向半空行
動如矢的游龍面門。
　突然，後殿前檐下，發出一聲
嬌叱道：「不要臉的妖婦，兩打一
還要偷着暗算呀！」
　隨着喝叱聲，兩條人影如橫空
蝙蝠，暴現半空，原來是暗中保護
游龍的蕭蘭、胡芃二女。她們是一
動齊動，雙劍截住了毒玫瑰夫人的
三索。游龍朗笑道：「哈哈，好，
小娘婦也來了！」隨着笑聲，直上
空際。他左手揚起，彈出數點罡力
，直取桃花三娘子腰俞、長強等
穴。
　只見空際如閃電，人影翻滾，
垂直、飄搖，由半空疾墜。
　最先落地的是桃花三娘子，其
次是毒玫瑰，最後是蕭蘭、胡芃，
游龍仍在半空低飛迴旋，緩緩下
落。其他的人，都是落地即起，只
有桃花三娘子翻滾墜地後，連番掙
扎，還是沒有辦法站得起來。就在
這時，旋見兩條人影，飛滾疾掠而
來，接着，人影連翻，由四面八方
現身，人未到，暗器先至，破空之
聲，起於四面八方。他們的目標竟
全是游龍。
　游龍一聲長笑道：「好熱鬧啊
，來吧！」長笑聲中，他身形起處
，只見那密如飛蝗般的暗器，全都
射向游龍，但是那些暗器射到近身
三尺，立被一股無形眞氣擊落。
　令人奇怪的是身形方起，突又
如下瀉般掠墜，使得毒玫瑰心神為
之一震，她還以為游龍已被暗器擊
中墜跌，凝眸望去，卻見橫空飛來
一個大的肉球，突然以燕子抄水之
式疾撲而來，似要擒拿正在地面上
掙扎欲起的桃花三娘子。
　而游龍曳空下落，正是對付那
個大肉球，突然一聲道：「動不得
，那是我老婆！」
　本已探手抓向桃花三娘子的大
肉球，聞聲如被蛇咬了一口似的，
忽地一式大蟒曬鱗，猝然翻身向天
，手中銀光飛旋，那是一對五行
輪。
　好個大肉球，先守門戶，想護
住身形，哪知，身形翻轉，忽覺腰
俞穴上一麻，一口眞氣沒提上來，
噗的一聲，他已背部墜地，嗆郎郎
，一對五行輪也沒有拿穩，鬆手甩
在石板上，火星飛濺。
　刷！刷！刷！破風聲起，又是
一陣暗器打來，游龍此刻凌空離地
五尺，眼看就要着地，身形忽如風
車般旋轉。他全身眞氣外漲，將那
些疾射而來的暗器反震而回，如流
星回射。
　突然一聲大喝道：「都給我住
手！」
　這一聲大喝震耳欲聾，足見此
人功力不凡。
　於是，沒有人再發暗器了。
　在這同時，暴射掠來的人影，
紛紛在數丈外墜落。
　游龍趁機伸手拉起桃花三娘子
，飛快地在她口內塞了一顆丹丸，
隨手一拍她的肩頭，悠閒地道：
「這裡已不好玩了，你們快回桃花
莊！」
　這時，全場一片死寂。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游龍的身
上。
　現在，在他身旁侍立着一黑一
綠兩位小姑娘，越顯得他風度翩翩
，神充氣足。
　他的劍早就不見了，自然也沒
有人看到他是如何還劍歸鞘的。
　此刻，迎面並肩站着三個人。
　除了那個大肉球還在地上未起
來之外，這三個人都是瘦削如竹竿
，尤其是中間的那一個，更是瘦得
出奇。偏偏中間那瘦人又穿了一件

寬大的黑長衫，頭上戴了一頂高高
的帽子，活像是一個黑無常。
　毒玫瑰夏萍連忙警告道：「小
兄弟，他們是橫行塞北的榆林八
怪！」
　游龍笑道：「我聽說過，看他
們那樣子是瞎老二和聾老三、啞老
四，還有胖老八……」
　一個冰冷的聲音斷喝道：「小
子，你很有眼光，能認出老夫
來。」
　游龍笑道：「好說，我又不是
傻子，絕不會把黑皮狗看成大駱
駝。」
　中間那瘦人冷聲道：「好小子
，出言不遜，你可知老夫是誰？」
　游龍笑道：「江湖傳言天聾地
啞黑心瞎，我看你雙目似盲，一定
就是黑心瞎老二辛不正了。」
　突然又是一陣狂笑道：「好小
子，你知道的還眞不少，老駝子要
看你小子有多邪……」
　隨着話聲，從暗影中走出來一
位高大威猛的駝子，直向游龍欺
來。
　那駝子雖然沒有笑臉，但那笑
的口氣，有點火辣辣的感覺。
　那駝子以貓看老鼠的眼光，直
盯着游龍，無意間卻發現了那大肉
球狠狠地掙扎不起，他神色一變，
冷笑道：「胖老八，你太丟人現眼
了！」說着，回頭又看了游龍一眼
，冷言道：「小子，這是你的高招
吧？」
　游龍雍容一笑道：「對不起，
那是因為這胖老八調戲老夫的老婆
，老夫就得罪啦！」說着，隨手一
揮，一縷勁風襲去。
　那位胖老八，身子陡地一抖，
跟着就一伸一挺，站了起來，翻起
一雙小眼，聲如雞叫道：「好小子
，咱們沒完！」
　游龍笑道：「胖老八，我告訴
你，不要看到女人就伸手，色字頭
上一把刀，懂不懂，人只能活一次
，死了就全完了！」
　胖老八長噓了一口氣道：「你
小子明白就好……」
　瞎老二辛不正叱道：「老八，
虧你還有臉扯淡，我看你這把年紀
，活在狗身上了！」話音一頓，又
道：「老瞎子有幾句話，先交代一
下。」
　胖老八還在整衣領，修破衫，
本就尷尬窘促的胖臉上，飛起一片
臊紅，訥訥道：「二哥……我……」
　瞎老二哼了一聲道：「栽了就
閉上你那臭嘴，站在一旁，還嚷個
甚麼？怕人家不知道你胖老八越活
越回去了？」
　辛不正眼睛，嘴刻薄，胖老八
不敢再吭聲了，一扭歪嘴，低頭退
向左邊。

*　*　*

　這時，慈恩寺周圍陸續出現了
不少黑衣人，慢慢地向寺前接近。
游龍和蕭蘭、胡芃三人，蓄勢以待
，已鼎足而立，那些黑衣人，稀稀
落落，大約有百人左右分為好幾層
包圍上來。每個人的神色都是那麼
呆板、冷漠，好像一具行屍，除了
目光直視着游龍三人之外，沒有任
何表情。
　全場一片死寂，那是因為瞎老
二已表示有所交代，所以大家都在
等着傾聽，他要交代些甚麼？駝老
大許不直、聾老三洪不文、啞老四
言不清、胖老八楊不非等人，皆啞
口無聲。
　游龍尋思了一下，笑道：「瞎
老二你就說吧！」
　瞎老二辛不正微仰下巴，白果
眼呆若如死，緩緩地道：「聽說你
刺殺了斷魂槍桑金魁，剝下了紫金
刀褚金彪的面孔，逼得魔扇鐵林退
出江湖，你不錯啦！」
　游龍笑道：「好說，雕蟲小技
，不算甚麼，哈哈……」
　辛不正聽不懂游龍在說甚麼，
嘿嘿笑道：「小兄弟，你可曾到過
關外大漠？」
　游龍眼珠一轉笑道：「當然到
過，怎麼樣？」
　辛不正道：「可有值得你留連
之處嗎？」
　游龍笑道：「當然有了，白天
太熱，晚上太冷，刮起大風叫人提
心吊膽，找不到水喝，喉嚨如火，
渴的滋味可不好受……」
　辛不正笑道：「這麼不好的感
受，你還留連？邪了！」
　游龍笑道：「本來我就是星宿
下凡，和你們當然不同了。」
　辛不正道：「你可有興趣作大
漠之旅……」
　游龍搖手笑道：「免了，我現
在是吃喝幫主，去到那裡，沒吃沒
喝不好玩，幫主也當不成了，不能
去！」
　駝老大許不直突然插口道：
「我弟兄打算請的客人，還沒有人
敢推辭呢！」
　游龍笑道：「駝老大，你打算
霸王邀客呀，可惜我是九王，比你
們多一王，你請不動我！」
　聾老三洪不文突然叱道：「小
子，你別不識抬舉，咱們駝老大三
十年來，從未邀請過人去咱們大漠
，天下還沒有值得本門奉邀的客人
，咱們老大看上了你，已經很對得
起你這小子了！」
　游龍哈哈笑道：「好說，好說
，你們老大看上我也沒有用，他既
不能嫁給老夫，我也不能娶他，那
還不是廢話！」
　辛不正突然笑道：「小兄弟，
別開玩笑，你該知道，本門此次傾
門而出，是為了甚麼嗎？」

游龍笑道：「你們為了甚麼我怎麼會知道？」

辛不正道：「老瞎子不妨告訴你，完全只為了本門的老掌門得了不治之症，若無小兄弟一杯血，他就死定了！」

游龍笑道：「你們老掌門他今年多大了？」

辛不正道：「八十有四了！」

游龍笑道：「不用救了，沒聽人家說過嗎，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時辰到了，救了有甚麼用？」

駝老大許不直最為性暴，聞言大吼道：「小子，你敢出言無狀，老子殺了你！」

「好哇，」游龍狂笑起來道：「臭駝鬼，你們八怪是吃錯了藥，還是老昏頭了？」

許不直冷笑道：「依照本門規矩，逆我者死！」

游龍哈哈笑道：「看來這是劫數，本幫主雖不才，倒也想領教一下你等八怪究竟是些甚麼妖魔鬼怪？」

就在這時，空際又衝上一支旗火，看那旗號，分明是天理幫的。

蕭蘭一看高興得跳了起來。

蕭蘭笑道：「游龍，我們小姐來了！」

胡芃道：「小姐來了，就不怕他們這些惡鬼了！」

游龍聽了，心中也很高興，精神一振，唯恐天下不亂地仰面笑道：「臭駝子，老夫專會降妖捉怪，今天收定你們了！」

許不直氣得直吹鬍子，一聲喝道：「小子無禮，嫌命長了。」

瞎老二冷笑道：「小子，你太邪門了，心術不正，老瞎子就來成全你吧！」

游龍笑道：「臭瞎子別亂吹大氣，可惜你看不到大禍將至，不過，你很快就會明白了！」

瞎老二辛不正冷笑道：「老夫現在就想明白……」

胡芃手中長劍一橫，跨前一步，嬌喝道：「臭瞎子，你想明白甚麼？」

瞎老二辛不正道：「我要明白是誰給你們的膽子，敢對本門無禮！」

胡芃冷然道：「我只聽說榆林八怪，可沒聽說有甚麼門兒的。」

瞎老二辛不正冷喝一聲道：「拿下這丫頭！」

許不直和胖老八同應一聲，同時起步！

游龍笑道：「原來沒有門兒的臭八怪，就只會以大欺小，以眾壓寡呀！」

許不直和胖老八聞言，看了瞎老二一眼，忙又退後兩步，辛瞎子跟着又喝道：「老七，老七何在？」

一個洪亮的聲音道：「魯不顛在！」

聲音來自東壁下，是一個五十歲左右，面色慘白的老年人。

他雙手奇長，左腿微瘸，右腿瘦如鶴腿，左腋下支着一支鐵拐，他是七怪瘸老七魯不顛，他隨聲施展出一手鶴舞輕靈的功夫，側飛五六丈。聞聲，人已到了游龍等人三人的面前。

蕭蘭和胡芃二人剛一目注視瘸腿怪人，忽覺背後微風凜然，忍不住各自向前跨出丈許，同時定神回視，身後出現了一個畸形侏儒，此人身高不足四尺，好像七八歲的小孩，他生得頭大如斗，滿頭的疥瘡，八字眉，三角眼，鼻孔朝天，好像兩個煙囪，喇叭嘴，有四個門牙露出唇外半寸許，偏又長了細長的脖子，好像一個螺尖頂着個大腦袋，使人擔心他不勝負荷。雙腿粗如象腿，怒筋交纏如樹根，赤脚，穿了一條齊膝半截短褲，這就是八怪中的矮老六施不相。他頭大、頸細、腹挺、腿粗，活生生的一個四不相。

蕭蘭和胡芃二人是個女孩，一看到這樣兩位人物，不禁吸了一口冷氣。游龍卻哈哈大笑道：「八怪中除了老五外眞的是傾巢而出，就是眞的為掌門人要一杯血，亦未免小題大作了，我看必定是另有企圖！」

瞎老二笑道：「小子，你很鬼，被你猜着了，傳聞中原不錯，我們兄弟打算在這裡逛幾年，同時，還要找一件東西！」

游龍笑道：「中原當然是不錯，就是你們不能逛。」

瞎老二道：「為甚麼，難道我們都不是人嗎？」

游龍笑道：「有血有肉，當然是人，如果你們在長安城上走一趟，不嚇得長安城十室九空才怪，還以為是鬼門關失火，惡鬼出籠了呢！」

瞎老二陡然喝一聲道：「小子你胡說些甚麼？」

游龍笑道：「是我胡說嗎？你們可以撒泡尿照一照你們那副模樣，像個人嗎？」

辛不正冷哼喝道：「小子，就憑你這兩句話，就够你死十次有餘了！」

游龍笑道：「老夫乃是星宿下凡，百魔不侵，還會怕你們這些惡鬼。來呀！讓你們來，讓你們開開眼界，看我游天師降魔捉妖。」

這時，那矮老六施不相本是滾着眼珠，一副要死不活的表情，聞言哼了一聲，大頭一搖細脖子暴伸，已向游龍滾來。

矮老六已經比電還快，一雙光脚，伸縮如流星劃空，向游龍當胸飛踢出十八脚，游龍在這個時候，方才看清，這位矮老六十個粗大的脚指，好像鷹爪鋼鈎，屈伸靈活，從脚趾上發出來的力道，劃破天空，刷刷有聲。

游龍不敢輕迎脚鋒，連忙脚轉九宮，身如行雲，閃電般連換了四個位置，同時掌風呼嘯，連環劈出五掌。

矮老六雖然被他掌風逼退五尺，跟着又怪嘯駭人，身形彈高丈許，全身變成橫着飛滾的蝙蝠之狀上來。

游龍揚聲大笑道：「哈哈……玩滾的呀，好！」聲出，掌揚，左掌直立如刀，右掌橫掃如劍，雙掌借抖腰之勢，怒揮猛劈，這是賊魔烏英形分太乙掌中的一記絕招——日月雙飛手。當年烏英憑着這一記絕招，不知挫敗了多少江湖名人，贏來賊魔這個稱號，是賊遇見他，絕難倖免。

此刻的矮老六也橫了心，硬拚上來。只見，刀嘯怒吼並起，人影合後又分。矮老六好像高山滾鼓，由半空中翻滾下墜，他的短褲被撕開了，一隻大脚不見了，胯上鮮血淋漓。

游龍仍是那樣的瀟灑從容，站立當地，向蕭蘭、胡芃二女笑道：「小媳婦，妳老公不含糊吧！」

二女聞言，羞紅着臉，瞪眼啐了他一聲。蕭蘭叱道：「你正經點好不好，小心挨他們一下，你就不美了！」

許不直掠身到了矮老六身旁，沉聲道：「老六，能撐得住嗎？」

說着封住了矮老六傷處附近的穴道，又回來取出金創藥及內服靈丹。瞎老二道：「大師兄，老六怎麼樣了？」

許不直道：「老六丟了一條腿，不能再戰了！」

瞎老二一聽之下，不禁驚怒交加，暴喝一聲道：「拚了吧！」他這一聲令下，八怪除了受傷的矮老六之外，少了個禿老五，其餘六人一齊亮出了兵刃來。圍在一旁的那百多名弟子，吶喊一聲，全都圍了上來！

就在這時，颯的一聲，從蕭蘭身旁又飛起一支旗火信號。

游龍看了二女一眼道：「少來、少碰，你們快退出去，這裡有我！」話落，長嘯聲起，人也跟着衝天而起。突然，在他身旁，幻起一片銀光。

原來當先撲上來的，竟是胖老八楊不非，他舞動着一對五行輪，霍！霍！飛掃，只見一團團冷光繞着游龍旋轉。突然間，從游龍身上昇起了一片青霞，托着游龍凌空翻滾，成雨成瀑的劍勢便灑落下來。

雙輪滾蕩，呼呼對舞，五行輪所帶起的光輝，已包捲了胖老八的身體，他也不退，硬以反擊之勢阻截游龍的攻殺。這時胖老八已經斜身倒飛出去，寬大的袍袖被削落了一大塊。胖老八後退，駝老大又上，他不聲不響，一對精光閃閃的牛耳刀，猛扎游龍雙肩。

游龍正指向半空的劍，好像生有眼睛似的忽然劍尖暴翻，劃過一道如幻似眞的光痕，噗的一聲，刺穿了許不直的咽喉，便將他震出了幾丈之外，「哇！」慘叫出來半聲，仿佛被甚麼招斷了脖子，然而這位許不直雖然在八怪之中位居大師兄，但因他性暴心粗，武功也較差，無法居領導地位，一切都得聽從瞎老二的！瞎老二辛不正知道大師兄血濺人亡，他一點不急，面色陰沉，鼻翅不住噏動着，他正在考慮辦法。啞老四言不清，手揮一柄竹節鋼鞭，餓虎撲羊般衝了過去，他身軀高大，拿着那粗如兒臂的鋼鞭，遍體泛着烏油油的冷光，乍看去，就像一隻黑猩猩舉着根大棒，好不驚人。他哇哇狂吼着，一連砸落了三十六鞭，別看他人大體沉，不會說話，動作倒是相當的俐落。

啞老四這三十六鞭砸落之下，勁風激蕩，碎石四濺，但卻沾不上游龍半點邊，正待抽身換招之際，游龍手中劍已如幻影般閃來。他這一劍，快如閃電，送了啞老四的一條命。

站在游龍對面的瞎老二、聾老三，斷了一腿的矮老六、瘸老七，一個個全露出一副恐怖的神情，擔心着自己的老命！

憤怒的火焰熊熊燃燒在楊不非的心間。在他們師兄弟八人之中，唯有駝老大和他最談得來。他常受瞎老二的氣，每次都是駝老大為他撐着，現在駝老大死了，今後他在八怪之中，可就沒有好日子過了！

他一口牙都快咬碎了，踏前三步，一咧歪嘴大吼道：「我要替大師兄報仇，你們誰也不准上！」

瞎老二辛不正擔心地道：「老八，別莽撞，於我看，還是我們一起動手好了！」

胖老八鐵青着臉，冷哼了一聲道：「要動手還等甚麼？怎麼不動手呀！」

瞎老二道：「等我合計好如何打法再動手，我們不能再有損傷了！」

胖老八哼了一聲道：「我等不及了，等我死了，你們再並肩上吧！」

瞎老二辛不正聞言張了張嘴，悻悻地不再說話了。胖老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陰狠狠地道：「邪門小子，這才只是開始，可別得意得太早了！」

游龍微微一笑，道：「遲與早

，對你們來說結果都是一樣的。」

胖老八緩緩舉起他那五行輪，他面容僵硬，全身肌肉也都繃着，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游龍含笑而立，依然不見他的劍在何處。

「殺！」忽地一聲暴叱如雷，胖老八手中五行輪突然脫手飛出，旋轉着擊向游龍。

游龍身形一轉，一陣噹郎郎震蕩，五行輪收彈瞬息間，那被震蕩起來的五行輪，突然一陣嗤嗤急響，從輪沿的齒孔中，頓時噴射出千百條火焰。

游龍飛掠側翻，胖老八自斜處裡暴截，他凌空滾騰，右手上的五行輪呼呼地回旋，那千百條紅色焰火自旋動的齒孔中一道一道地飛噴射出，那出自輪齒中的赤焰，帶着一股刺鼻的硝磷味道。

游龍知道，只要沾上一點便即燃燒不熄。難怪胖老八敢一人單獨挑戰，原來他有仗恃。

竟在五行輪之中，藏有毒焰。

在此情況之下，不僅不能攻敵，本身的安全也大受威脅了。

於是，胖老八倏然掠躍，步步追逼，五行輪旋轉，焰火飛射迫得游龍連連閃躲避讓。

瞎老二辛不正這才知道胖老八五行輪中另有奧妙，見狀不禁心中暗喜，笑道：「看不出老八還有點心思。」跟着又高聲道：「游龍，你要知道五行輪的厲害，識相點，就快跟我們走一趟大漠，保你無事，否則，看你今天如何了結！」

半天都沒說話的聾老三也開了口，大喊道：「老八，加點勁，殺了這小子，替大師兄和老四報仇！」

在一片叱叫聲中，游龍突然一聲長嘯，神劍又現，抖起光雨，倏然之間籠罩了他，一道寒光長射而起，宛如一條橫天青虹筆直穿向身後的五行輪。

那烈焰本是迎頭噴來，方一觸及那寒光，立即噗噗四濺，火焰根本燒不進去。

雙方距離已近，胖老八一聲尖叱，肉球似的身形猝然翻倒，足尖急挑，那即將墜地的一個五行輪，立刻彈到手中，他雙輪飛舞，强悍地猛迎上去。

游龍身形突現，穿過雙輪的空隙，整個身體騰出三丈之遠。就當他剛剛騰起，一刹那空中響起一片怪異的響聲，這正是劍氣撕裂空氣的尖嘯，只見兩個五行輪急速滾動旋舞，在凌空與青虹接觸了！

漸漸的，青虹暴漲，胖老八歪歪倒倒地向後滾，他上齒深深陷入下唇，染紅了下頷，當他向後滾動一匝，腹腔內的肚腸便拖在地上，黏黏黏的，把地上染成一片血污，令人作嘔！

胖老八滾了一陣之後，他不動了，原來他被游龍開了膛！

死寂的氣氛籠罩了整個慈恩寺，嚇得瞎老二等人瞠目結舌，心頭直冒冷氣。

就在這時，四周喊殺之聲突起，越來越近。

瞎老二辛不正方自吃驚，忽見一位全身碧綠衣裙的姑娘飛落當場，她向瞎老二一抱拳，笑吟吟地道：「眞想不到殘門的一些殘廢，也想爭霸中原，也太不自量力了！」

辛不正聞言，鄭重地道：「姑娘，你誤會了，我們來此的目的，爲的是替掌門人找尋一種靈藥。」

來人乃是天理幫少幫主紀雯，她聞言笑道：「找靈藥也須帶這麼多人來找嗎？」

辛不正尷尬一笑道：「老瞎子從不打謊，因爲這味靈藥，就是游兄弟身上的一杯血。現在江湖人全都知道，游兄弟自幼服下百種稀有靈藥，是以他的血無疑是靈藥之精。據我們知道的，就有十幾個門派，出盡精銳，打算在他身上取血，本門爲了安全，也只好盡出門下弟子了！」

紀雯聞言之後，不禁大吃一驚，本能地轉頭看去，發現游龍早已走了。

正驚疑間，只見百十丈外的空中，爆開了斗大的火球，紅光如血，突然，流焰四射，如烈火燃燒，赫然現出一隻火鳥，向南飛去。

這是韶關朱雀神武門的信號，此種信號，就等於神武尊者親自到了。

瞎老二辛不正冷然道：「他們也必是爲了游龍而來，看來這位小兄弟不慷慨放一點血是不成了！」

他話音未落，突然飛掠而來一位禿頂老人，直到老瞎子跟前，方收住急勢。

辛不正冷然道：「咱們的人情形如何？」

那禿頂老人乃是八怪中的老五，禿老五白不亮，說道：「沒事。」

辛不正道：「他們不是朱雀神武門的人嗎？」

禿老五冷然地道：「神武尊者洪承緒沒有來，來的只是他的女兒，帶了四大使者和十三神兵。」

辛不正冷哼了一聲道：「老五，你也太沒有出息了，難道就被一個小丫頭給唬住了？」

禿老五白不亮忙道：「二師兄，別着急，聽我說，那丫頭不知怎的，本要衝過來，被咱阻住了。她口口聲聲表示她找的不是咱們，不願與咱們爲敵，只是要咱們放了那邪門小子而已。」

瞎老二辛不正道：「唔！你不會告訴她游龍那小子早已經走了。」

禿老五白不亮道：「我當然告訴她了，她不相信，要過來看個清楚才肯走！」

瞎老二微哼了一聲道：「好個不知道死活的丫頭，憑她也想任意亂來！」

白不亮急忙道：「所以我特來向二師兄請示，我想咱們不値得同那丫頭計較。」

辛不正一翻白果眼道：「不，當然不容她胡鬧了。」

辛不正微一尋思，斷然道：「把她和帶來的人拿下再說！」

白不亮忙道：「二師兄……我的意思是……」

「是甚麼？」辛不正不耐煩地道：「說話乾脆點，別那樣吞吞吐吐的，煩死人！」

禿老五道：「我的意思是咱們用不着多和人結怨，這件事請二師兄委屈一下，由你出面和那丫頭一談，我想她一定會相信的。」

辛不正心中不願，但也無法，只好道：「你爲何這麼窩囊？」

禿老五輕聲道：「二師兄，我是認爲還沒露面的人不少，尤其四川唐門的人，我們得全力去對付，不値得在這個時候同一個丫頭一般見識。」

辛不正想了想，長噓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就答應你。」

禿老五高興地笑道：「還是二師兄體諒兄弟。」

辛不正道：「好了，走！」

他一個走字出口，人已飄蕩跨出，只見他雙腳筆直，悠悠忽忽間，人已飄出十多丈。

＊　＊　＊

此刻，在大雁塔的塔頂上，有三個人，是游龍和蕭、胡二女，他們躲在塔上看熱鬧。這七級塔頂，確實是個好地方，任誰也想不到塔頂上會躲着人。

殘門的人走了。

天理幫的人自然也走了。

方才喧鬧的慈恩寺，一下子又變得寂靜了。

蕭蘭望着游龍，不解地道：「游龍，你就這樣算了？」

游龍輕笑道：「不算了還能怎麼樣，天下還有比這幫殘廢更難對付的人嗎？」

胡芃笑道：「可是你已經對付了啦！八怪被你宰了三怪，難道這樣還怕整不了他們嗎？」

游龍笑道：「等下你會明白的，我猜，今夜來的人很多，不知都是些甚麼牛鬼蛇神？我們在未探明情況之前，犯不着去和殘門那些殘廢糾纏。」

胡芃道：「這麼說，咱們是認輸了？」

「認輸了？」游龍笑道：「憑我游龍星宿下凡，名揚五海……」

「威震武林。」蕭蘭接着說。

「傾國傾城。」胡芃忍笑地接了一句。

游龍也忍不住笑道：「你們都會了，那就好！咱們會認輸嗎？」

話音未落，正東南的夜空，忽然出現了一輪斗大的紅光，隨着夜風，在冉冉移動。

蕭蘭吃驚地道：「泰山金烏堡的人也來了。」

游龍笑道：「好好看吧，恐怕還有呢！」

胡芃雙目曳掃四面，呆住了。

在正北面的夜空，一束藍色的焰火，正劃過天際，幻成一把掃帚樣子，又像紮成的馬尾。這是恒山坤軸山莊的旗號，難道一向不問江湖事的趙燕玉也來了？游龍心中這麼想。而西方也暴射起一片雪白的光芒，轉眼化爲一隻張牙舞爪、栩栩如生的白龍，在半空中旋轉飛舞，似要撲人。

游龍笑道：「還有誰的人也出馬了，熱鬧，熱鬧！」

胡芃冷冷道：「他們可能都是爲你而來，還笑呢？」

游龍笑道：「當然了，八方豬牛會長安，他們是保駕來的，也許我游龍還有個皇上命呢！」

蕭蘭噗嗤笑出聲來，道：「年快到了，八方豬牛來長安是過年來的，先殺豬宰牛，最後就輪到你這位皇上了。」

游龍並沒有笑，卻沉聲道：「說得對，等他們殺得差不多的時候，就輪到我了，不過，皇上蒙難，妃子也得遭殃，咱們還是快些溜！」

蕭蘭愕然道：「溜到哪裡去？」

游龍道：「去洛陽。」

蕭蘭問道：「爲甚麼去洛陽？」

游龍笑叱道：「沒學問，說書先生講過，從前的皇上守不住長安就往洛陽跑，咱們當然也得去洛陽呀！」

胡芃白了他一眼，道：「你又不是眞的皇上。」

游龍笑道：「星宿下凡與皇上同命，有甚麼不一樣呢？」

蕭蘭强忍住笑，道：「你是甚麼星宿？別是掃帚星宿吧！」

游龍笑道：「管它掃帚簸箕，那一樣都行，走吧！」

他說走就走，從塔頂飛掠而下，直奔正東。

蕭、胡二女跟踪追了下去。

這時，在慈恩寺西南一片樹林中，瞎老二辛不正已遇上了朱雀神武門神武尊者的獨生女兒洪美玉，雙方都各有着一百多人，兩陣相對，蓄勢以待，只等令下，立刻就是一場血拚。

一位身着火紅衣裙的少女緩緩走了過來，她一看見瞎老二辛不正

立在丈外，連忙行禮，兩人低語了一陣，似乎交代過了。

辛不正突然大聲道：「老瞎子給姑娘一句話，游龍那小子曾落在四川唐門之手，姑娘要考慮是否有尅毒之力？」

洪美玉朗聲道：「謝過前輩指教，晚輩只知盡力而為，一切在所不計。」

辛不正沉聲道：「那小子對你是這麼重要麼？」

「是的。」洪美玉沒有半點忸怩，更無半點羞澀，急匆匆地道：「因為我喜歡他，就此別過了。」話落，她一揮手，輕喝一聲：「走！」人隨聲起，急如暴雷地走了。

依照江湖規矩，一個晚輩對武林前輩，應該是從容辭別後，緩步走出數丈之外，方可施展身法離去。但是，這位朱雀神武門的姑娘，竟然不顧有失禮之態，可見她是如何着急了。

她喜歡游龍，他是否喜歡她呢？

殘門的瘸老七冷哼一聲，道：「這女孩子臉皮夠厚的，游龍那小子有甚麼地方可討人喜歡的？怪事！」

禿老五笑道：「你生的甚麼氣，這是命，看不出那小子在女人堆裡，倒像是唐僧肉呢！哼！」

*　*　*

月沒入雲中，繁星隱去，夜空黑黝黝一片，使人有欲睡的感受。

這是天亮前，最後的一段黑暗。

這時的游龍，人已到了龍駒寨。

戰國時，此地為秦之南關，寨東三十里，就是武關，漢高祖先由此入秦降子嬰，也為秦嶺交東麓，伏牛之西麓。

游龍到達龍駒寨時，已是黃昏時分了。

方想進入一家飯館吃飯，突然警覺似乎有人跟踪自己。

游龍心中一動，忖道：自從離開了廣元寶濟寺，都是人家追自己，而自己從未追過人，今天何不追人玩玩！

他想到得意處，笑了，進了飯館，胡亂吃了點東西，付了帳，從後門溜了出來，繞到前面一看，果見一個黑衣人正在飯館門口探頭探腦。他咳嗽了一聲，那黑衣人聞聲轉頭一看，見游龍從身後來了，大吃一驚，轉身就跑，游龍哪肯放過，縱身就追。

出了龍駒寨，就是一片樹林，那黑衣人閃身進入樹林。

按照江湖規矩是「遇林莫入，窮寇莫追」，那是怕被人暗中算計了。可是，游龍膽大包天，只要他玩得高興，天不怕地不怕。

他把身子一矮，一副偷雞摸狗的架式，鑽進了樹林，只見那黑衣人蹲在一叢矮樹下，正在喘氣。

漸漸接近到那黑衣人了，他一提真氣，倏然飛縱而起，雙手如電，一下子就捉住那黑衣人的頭髮。

游龍哈哈笑道：「嘻嘻，乾淨俐落，手到擒……」他「來字」還沒有說出口來，就聽那黑衣人啊了一聲，腦袋一歪，口吐白泡死了。

游龍定神一看，怔住了，一頓脚道：「晦氣，晦氣，好不容易玩一場，把活人玩死了，沒意思！」

隨手把那黑衣人丟在矮樹叢中，轉身想走，忽又見一黑衣人，掠進林中，他似發現了同伴之死，轉身就跑。

這時的游龍不想玩了，他只想向那人問清楚是哪一門派的，為甚麼要跟踪自己？

這個黑衣人的身手卻十分了得，一時卻無法追得上。

樹林一直延伸向一座丘陵。那黑衣人正往丘陵掠去。

丘陵後面，是一片房舍，中間一處高樓，後窗還在閃爍着明時暗的燈光，遠遠見那黑衣人一竄上了那高樓，立刻失去踪影。

游龍心中一動，他判斷，在那高樓後窗閃動燈光的人，必是指揮這個黑衣人的頭子。

擒賊先擒王，游龍心想：大俠捉飛賊，更好玩，這些飛賊不知在這一帶，作了多少案子，沒想到竟被自己識破了，游大俠威震武林，名揚五海。

他越想越高興，脚下加把勁，以最快速度，飛掠向高樓。

他以最快的身法，破窗而入。他認為採取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可抓住那飛賊的頭子，自己才能成為真正的大俠，但是，他現在已經進來了，凝目之後，他不禁怔住了。

室中華燈璀璨。

而窗下就是懸着華燈的繩扣。

由於他的破窗而入，錦簾晃動，牽動華燈，搖擺不已。

這兒竟是一間華麗的閨房，從房中的陳設看來，可能還是富貴人家的閨閣。

靠窗五六尺處，是一張檀木梳妝台。梳妝台旁，就是芙蓉帳，象牙床，鴛鴦枕疊成雙。

綾羅被內，驚醒了那個女人，好一個美人兒，她正張大了星眸，花容失色，張口欲呼，但卻叫不出聲來，大概是嚇呆了吧！

靠窗的另一角，也有一床，乃是兩名俏婢。她們正半探其首，也是目瞪口呆。

游龍沒料到自己估計錯誤，竟如此的莽撞，於此更深夜半，闖入人家的閨房裡來，而且是破窗而入

，像這樣夜闖人家的閨房，非奸即盜，自己豈不成了採花飛賊，還當甚麼大俠？他這麼一想，頓時面紅耳赤，還是走為上着，否則被人發覺，自己又成了採花飛賊，那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他心念一動，脚一沾地，正打算扭身退出後窗之時，却聽到一個嬌滴滴的聲音，突然道：「慢着，你是賊？」聲如黃鸝初鳴。

游龍聞聲不禁一楞，也有點愕然。

因為，象牙床上的美人兒向他問話，語氣沉靜，一點也無驚詫之色，這就反常了。

游龍的心中感到奇怪。他心中一動，一個意念浮上腦際，暗忖：這姑娘好大的膽子，不像一般人家的姑娘，這會不會是個圈套，可得小心了！

忖念間，他吸了一口氣，平靜地道：「對不起，我只是誤以為這裡隱有歹徒，為了捉賊，一時冒失，驚擾了姑娘的好夢，實在抱歉。」

那位姑娘笑道：「哦，原來是位大俠客，我倒是失敬了，如不嫌小女子淺陋，請容小女子整衣招待如何？」

游龍本是打算立即就走，一聽到人家恭維自己，便得意忘形，笑道：「本大俠做事，從不受人招待，再見了。」

他聲落人起，縱身向窗外。可是，他身去如風，卻又退如電掣，他要掠出後窗，近在咫尺，以他的武功，再遠個百倍，也難不倒他。不過，目前他卻沒有掠出窗去，而且倒退了回來。當他掠到窗口的剎那間，碰巧撞在一個人的身上，本能地後退，凝目看去，就見窗前站着一個人，堵住了窗口，使得游龍無法縱出。並非那個人的武功比他高，而使他無法縱出，因為他不能衝出。

現身後窗的是一個女人，一個絕色的女人！

游龍作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碰到這樣的事情，游龍雖然甚麼事都不在乎，遇上這種事他也沒主意了。

就在這時，倏地背後左右命門穴已被人點中。因為他這一退，正退向那象牙床的一旁，同時，一張巨大的網已經迎頭罩了下來，幾點銀光，已經到了胸前，卻是那兩個俏婢一齊揚手。

游龍在這麼一連串的意外下，手忙脚亂，大意失着。

他的注意力本來集中在後窗現身的那個絕色女人身上，沒料到象牙床上的美人兒會突然向他下手，還有那兩個俏婢也向他右側動手。

倉猝之間，游龍剛感穴道被制，身形疾轉，左掌一翻，右手剛要亮劍，頓覺頭面一緊，雙手難動，已被那張網罩住了上半身，跟着又聽一聲嬌笑道：「躺下。」

一縷指風，又點中了他腋下關元、腹結，與另幾處等大穴，這乃是後窗出現那女人出的手。

游龍一向機智，想不到一時的貪玩，中了敵人圈套，一着失先機，頓使他英雄束手，唯一做到的，就是他在旋身轉向的剎那間，閃開了那兩名俏婢打來的六點銀光。

他現在是受制被擒了，但是他卻心有不甘。

身後的美人下床了，又點了他幾處重穴，一把把他抄起，格格嬌笑道：「任你奸似鬼，也要吃姑娘的洗脚水。」

這時，那窗外女人和那兩名俏婢都已跳到游龍身旁，嘰嘰咕咕，又說又笑，好高興的樣子。

那窗外女人噓了一口氣，道：「好險，太湊巧了，十三夫人真的計算無誤，竟被她料一個正着。從慈恩寺一直引他來到龍駒寨，總算把他等着了，今天捉到了他，正是大功一件。」

那挾着游龍的姑娘玉臂緊了一緊，道：「我擔心這件事如被二夫人知道，只怕不好。」

那絕色女人笑道：「怕甚麼？咱們夫人現在又皈依了姹女宮，憑她夏萍也沒有膽子和姹女宮作對吧。」

挾着游龍的姑娘道：「二夫人和三夫人很好，桃花莊的力量也不可輕視啊！」

絕色女人嬌笑道：「桃花莊的力量是不小，可是在咱們夫人的安排下，這時大概可能就全完了。」

挾着游龍的姑娘又道：「聽說這小子武功很高，我真怕制不住他，若不是我早準備好天羅網出手，還未必真能制得了他。哦，我幾乎忘了，他是我們的嬌客，我們可不能對他失禮。」

她說着，就雙手平托起游龍來，把他放在床上。此刻，游龍有十一處穴道被制，全身動彈不得，不過，他並不着急。因為，他只要有半個時辰，仍可以默運玄功以氣衝穴，任何高手，都無法以點穴來制住他的。只是，他感到窩囊，心中暗罵道：他娘的，老夫竟會陰溝裡翻船，太沒面子了！他全力運功衝穴，以便靜以待變。

只聽一聲嬌俏的笑聲道：「游少俠，我們十分對不起你！」

游龍沒有說話，那姑娘道：「這兒是十三夫人的家，很安全的。」

那絕色女人插口道：「翠兒，你最好少說話，等夫人來處理。」

那姑娘道：「他怎麼不說話

呢?可能在動壞心眼。」

絕色女人笑道:「任他鬼心眼再多,到了這裡也沒有用的。」

她話音剛落,游龍突然雙目一睜,精光迸射。她們嚇了一跳,本能地後退一步。游龍吸了一口氣,大聲道:「外面有人!」她們聞言,一驚之下,後窗起風,錦簾飄揚。

突聽一聲朗笑道:「哈哈,碰到高手了!」

話出人現,是一個白衣蒙面人。只見他雙袖一翻一捲,冷冷地道:「就憑你們幾個黃毛丫頭,也敢逞能!」

四女竟被他兩袖揮灑之力震得連連後退,頭昏目眩。那蒙面人跟着五指連彈,勁氣疾射,四女應指而倒。

游龍見狀,不禁脫口失聲道:「袖裡乾坤無情指。」

那蒙面人聞言,微微一怔道:「高明,你識得無情指?」

游龍笑道:「不怎麼樣,如眞高明,就不會這樣了。」

蒙面人驚詫道:「難道你是被她們所制?」

游龍笑道:「是的。」

蒙面人道:「奇怪!」

游龍道:「七怪?還八怪呢!人有失手,馬有漏蹄,有甚麼怪的?」

蒙面人似乎聽不懂游龍的話,冷哼一聲,掉頭轉身,穿窗而去。

游龍緩緩坐起,穴道已全被衝開,他找到了天羅網的活扣,收起了天羅網,塞在自己的懷中,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這玩藝兒,留給你們害人,不如交我保管,不殺你們,也不能饒你們,留個記號好了。」說着,順手在四女臉上摸了一把,然後才飛射出窗。

他出了那高樓,一口氣奔到一處山脚下,他不知道跑出了多遠,但他自信,這時候那十三夫人家裡,一定很熱鬧了。

他並不累,可是他坐了下來,他要靜思一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羣雄聯手 討代唐門

夜晚,羣星閃爍。

這地方四野無聲,該是靜思的好地方。

游龍想,烏鎖嶺十八夫人對自己的態度,各不一樣,有的向自己示好,有的卻又想殺掉自己而甘心。

魔扇鐵林被自己整慘了。現在雖然沒有甚麼動靜,但他不會就此甘心,說不定天下武林各派和殘門的出現長安,都是他老小子鬧的鬼,不然何以會有這麼巧,說來就來了。

還有少來和少碰,她們現在去了哪裡?從蕭蘭和胡芃,他又想到紀雯,她對待自己太好了,為了自己,她竟不惜親身冒險,誤入落鷹峽,幾乎使得天理幫全軍覆沒。慈恩寺之約,她也盡出天理幫的精銳,只不知她及所屬,現在怎麼樣了?看情形,魔扇鐵林是暗中鬧鬼,存心暗算天理幫,如果天理幫因我游龍遭到重大損失的話,自己就太對不起人家了。他不禁又替天理幫擔心起來。當下決定,立刻趕回長安,同赴危難。心念動處,他一刻也不能停。他立時騰身,閃電似地掠起,迅疾奔返長安。

拂曉時分,他已趕到驪山脚下。

遠遠他聽到喧囂聲、哀叫聲、刀劍撞擊聲,震蕩着夜空,嘶殺聲直傳數十里,激烈非常。

游龍掠入戰圈中一看,他發現胡芃也參戰了,而且正如一隻小瘋虎,連身上的白衫也染紅了。

游龍輕笑一聲,騰身把她拉往林中躲。胡芃仍然嘶叫着道:「殺!殺光這些臭殘廢!」她揮着長劍,意猶未盡地揮舞着。

游龍喝道:「殺你個頭,該歇會兒了,少來呢?」

胡芃苦笑着指手一指,只見蕭蘭正和紀雯在一起,背對背正和一羣紅衣武士纏鬥在一起。從服飾上可以看出來,那些紅衣武士乃是恒山坤軸山莊的人。

她們像是忘了生死,雖然殺倒了不少人,仍然狂撲不已。和那些瘋子拚鬥,實在危險得很,早晚自己也得倒下。

游龍微一尋思,身形再起,凌空下撲,又救出二人,進了樹林,把她們往地下一一放下,笑道:「紀姐,怎麼你也瘋了?」

紀雯到這時才算清醒過來,她想起方才那場惡戰,正如一場惡夢!

游龍笑道:「紀姐,你不是在固守天命莊,怎麼跑來淌渾水來了?」

紀雯苦笑一聲,瞟了他一眼,雙頰一紅,忸怩地道:「還不都是為了你!」

這句話語重心長,使得游龍心頭一震,笑道:「姐姐,你這份心意弟弟知道就是了,何苦拿性命開玩笑,放心吧,除了你紀姐之外,誰也沒辦法能抓住我游龍!」

他話音未落,突聽辛不正大叫一聲道:「我們中毒了!」

他這一聲大喊,突奏奇效,戰場上的人停手了,一個個都木然地,互相盯視着,連手中兵器都拿不住了,一場血戰就這樣停止了。

紀雯身形一抖,手中長劍落地,低沉地道:「不錯,是中毒了!」

游龍茫然道:「中的甚麼毒?」

紀雯道:「是一種無形的慢性奇毒,叫人提不起眞氣,可能有散功的作用。」

游龍微一尋思,忙道:「少來,快發出訊號召集藍衣武士,咱們速回天命莊!」他說着,以紀雯之劍割破手指,塞在紀雯口中,另一隻手抱着她的肩,輕聲道:「姐姐,快吸兩口!」

紀雯在這種情形之下,雖不忍但也不行了,就像小孩吃奶般,用力吸了兩口,一股細細的血流衝喉而入,漸漸地她恢復了靈智。

在這時,那些藍衣武士也都來了。清點之後,僅傷了三個人。不過,回來的那些藍衣武士,一個個都是五官扭曲着,身形顫抖痙攣着,一個接一個地跌坐下來。

圍繞在游龍身邊的那些藍衣武士,眼見他刺血餵了紀雯而解毒,立刻起了不安的騷動,他們也想一吮那手指。可是,他們的人太多了,游龍無法慷慨貢獻,否則,他又得血枯而倒了。

於是,他忙朗聲道:「各位,請各自鎮定,先坐下來,守住天君,切勿行功運氣。」

他話聲響亮,有力而鎮定,接着又道:「你們中的是一種無形、無色、無味的慢性奇毒,是一種消耗眞氣的奇毒。」語氣一頓,平靜地道:「請務必維持沉着,我這就去替你們討解藥去。」話落,身形疾旋,五指如風,封閉了那些藍衣武士的七經八脈,又暗展造化神功,按住了他們的心絡和命門眞火,藍衣武士們立即閉氣如死。

游龍環掃周圍一眼,望着紀雯,揚聲道:「紀姐,小心了!」

話落,人已騰身而起。話聲猶在,人已如一縷輕煙,消失在驪山脚下。

他這躡空虛渡的輕功,已達到飛行絕跡,來去無踪的境界。所有在場的人,無不敬服,暗暗叫絕。憑游龍所表現的武功,雖然不算多,但都是詭異奇絕的,在場的人,自問無人可比,而對游龍的莫測高深功夫,徒勞想像了。

那些藍衣武士沒有一個人敢輕動一下,都在趺坐着調息,如石雕泥塑般,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存亡絕續在作竭力地掙扎,每個人的一綫求生的希望,幾乎全寄托在游龍的身上,因為,他們都知道,這是四川唐門鬧的鬼,能否迫使唐門門主交出解毒,這是沒有把握的事。

* * *

游龍離開了天理幫的藍衣武士,他也不知道四川唐門的人窩在甚麼地方。

就在這時,突聽土嶺那旁,約半里左右處傳來一陣刺耳的笑聲。

游龍聞聲之後,脚下一用勁,撲了過去。這裡是一座大姓人家的墳地,約有二三畝大,在祭台前,環坐着七八十名唐門弟子,祭台上,傲然坐着掌門人唐捷,從他眉宇間,透出洋洋得意的神態,正陰沉而冷漠地瞪着眼,環視着面前的五個人,那是殘門的瞎老二辛不正、禿老五白不亮、泰山金烏堡堡主涂公亮、韶關朱雀神武門的天火使者朱烈、地火使者尤炳。

涂公亮和朱烈二人正怒視着唐捷,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游龍以最奇幻的身法,先隱身在他們後面十多丈的一塊殘破墓碑之側,靜以待變。

由於雙方全在怒火頭上,如鬥雞的模樣,各自凝功蓄勢,所以沒有人注意到游龍已經到了。

天火使者朱烈怒叱一聲道:「姓唐的,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地火使者尤炳接口大叫道:「快拿解藥來,留個退步,韶關朱雀神武門可不是好惹的,否則,你該會知道是甚麼後果的!」

唐捷意味深長地朗聲笑道:「這像甚麼話,是你們找我要解藥的,並非唐某人有虧於人呀!怎麼,還要受威脅?」

瞎老二辛不正沉聲道:「唐兄,你該知道,江湖有禮,武林有例,閣下既允諾於前,而又暗算於後,未免不夠意思吧?」

唐捷微笑着道:「要怎樣才夠意思呢?」

辛不正道:「快拿出解藥來,老瞎子可以向大家打個招呼,彼此不傷和氣。」

唐捷冷笑道:「辛兄此言,未免責人過嚴,要求過苛了吧!」

辛不正一翻白果眼,怒聲道:「姓唐的,你這不是當面欺人嗎?」

唐捷冷然道:「瞎老二,你該明白,把本門弟兄撤下來了,唐某已經夠交情,給足面子了。」

辛不正冷哼一聲道:「可是,你卻留下了後手,暗算了大家,只怕說不過這個理字吧!」

唐捷道:「唐某人並沒有食言,不算違諾。」

辛不正道:「你暗佈毒陣,卻是事實。」

唐捷冷冷一笑道:「甚麼話都不用說了,唐某有言在先,天亮後本門就要出手,時辰也快到了。」

辛不正冷冷一笑道:「事實上,已經出手了!」

唐捷哈哈大笑道:「不錯,瞎老二你並不笨嘛。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本門佈下的無形毒陣,是專為對付姓游的那小子的,並非對付你們殘門和朱雀神武門。」

辛不正怒聲道:「可是受害的是我們呀!」

唐捷笑道：「那好辦，本門絕無和諸位爲敵之意，只要你們答應本門把姓游的小子帶走，諸位所中之毒，唐某立即予解。」

泰山金烏堡堡主涂公亮苦笑道：「原來唐門早就打算好了，卻拿我們試驗，這算甚麼嘛？」

又是一聲狂笑道：「唐某並不否認有些打算，但卻是一片好意，我看你們爭來爭去，難免大起干戈，傷了大家的和氣。如果諸位能體諒在下這份好意，讓本門把那小鬼帶走，本門決無和諸位過不去之理。」

「好個唐耗子！」天火使者朱烈怪叫道：「你的算盤打得太絕了吧！」

唐捷皮笑肉不笑地道：「朱蠻子，兵不厭詐，你總懂得吧！須知人在江湖，就看誰棋高一着，只要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唐某還是一片好心，朱兄弟莫要辜負才是。」

地火使者尤炳怒吼一聲道：「扯你娘的臭蛋，你這一套，全是卑鄙小人、奸詐鼠輩做的把戲！」

「尤炳！」唐捷變色斷喝一聲道：「你少給老子耍橫，你要命嗎？你小子的狗命，現在操在老夫的手上，最好老實些！」

尤炳狂笑一聲道：「咱就把老命送給你好了。」

喝聲中，手裡鐵棍一頓，猛向唐捷撲去。

唐捷一聲狂笑道：「這眞是好人難做喲！臭蠻子，你太不知死活了！」他在說話間，既未閃避，也未迎去。在他左側，一個豹頭老者已一聲不響地、錯掌劈出兩股怒風，同時，一根狠牙棒亦閃電砸去，迎擊尤炳。

這豹頭老者乃是四川唐門兩護法之一，虎威護法沈清，他身手奇詭，掌力雄渾，且能一氣呵成，雙棒同時並發，又快又狠。

尤炳名列朱雀神武門四大使者之一，當然也不是浪得虛名，他鐵棍才舉，狂風先到，勢如怒龍鬧海，在此拚命之下，急於速戰速決，一出手，就是連環奪命七棍。

棍棒相交，火星四濺，響聲震耳。

尤炳以强烈的眞氣，聚注棍身，人在半空三尺許，避過對手掌力正面，鐵棍如怪蟒狂竄，硬碰對手狼牙棒。

火星迸射，金鐵交鳴。

虎威護法沈清一招失機，立處下風，只好把狠牙棒緊護自身要害，以詭異的身法閃避。

一聲怪笑，起自唐捷右側的一個死眉死眼的瘦削老者口中，聲如怪梟，刺耳難聞，只見他雙手猛甩，打出十多枚化骨磷火彈。

他這磷火彈，竟然打向朱烈、涂公亮等，人跟着竄出，在半空打了個急旋，形如蝙蝠橫飛，刷的一聲，一支三尺黑棍，橫劈後背。

那三尺黑棍乃是一種奇形兵器，叫鬼王判，此人乃是唐門護法之一鬼王護法陰無明。

陰無明奸詐、狠毒，他先以化骨磷火彈攻擊朱烈等人，以混淆耳目，分散朱烈等人的注意，目的卻是夾擊尤炳，想把尤炳先放倒。

果然，朱烈等人懾於唐門之毒，見對方出手施放暗器，爲求自保，各自翻掌護住了身形。

鬼王陰無明正等着這時機。

尤炳正要得手之際，被陰無明這一招聲東擊西，弄得功敗垂成。

只聽錚的一聲，尤炳的鐵棍和陰無明的鬼王判已經接實了，而且在陰無明身形倒翻、尚未落地前，已砰砰砰的互接了四判四棍。

陰無明的內力不及尤炳，他的虎口已被震裂了。

尤炳天生神力，可以倒拽半屋，他施展南少林的流水十八棍，連環飛翻，他恨陰無明偷襲暗算，立意置他於死地。

猛聽朱烈大喝一聲道：「尤炳，小心後……」他「面」字尚未出口，尤炳已警覺腦後風生，竟是七枝穿心箭，發自虎威護法沈清之手。

尤炳只好捨下鬼王護法，下盤一挫，全身貼地一旋，同時借勢揮棍，橫砸向箭雨。

虎威護法沈清七箭一出，雙手連甩，勢如飛蝗，全是淬毒暗器。

鬼王護法陰無明再換過一口氣，惱怒之下亦雙手連抖，暗器如雨激射。

四川唐門精於用毒，是有名的用毒世家。大至兵刃，小至暗器，旁及指環衣鈕一類小玩意，無不沾毒，令人防不勝防。

在如此用毒高手夾擊之下，尤炳再强，亦被逼得手忙脚亂了。

另一旁的朱烈、涂公亮、辛不正等人，剛把陰無明的化骨磷火彈劈空震散，人也紛紛避向上方，以免吸入化骨磷火彈歹毒的毒煙。

尤炳鐵棍如千蛇弄影，似乎已把周身封個潑水不進，但就慢得一慢，猝然便聽他狂吼一聲，人已栽倒在地，他手中的八十斤重鐵棍卻脫手射向陰無明。

陰無明斜滑兩步，手中鬼王判一翻，把鐵棍震落，隨即縱身向尤炳撲去。

但忽然陰無明剛騰空丈許，倏地全身一抖，打個冷顫，一頭栽下，跌了個狗吃屎。

就在此時，勁喝迸發，朱烈和涂公亮已一左一右，凌空電射而至。

虎威護法沈清一見尤炳栽倒，

剛咧嘴一笑，抱雙掌控制好欲發的暗器，往豹皮囊中一放，準備也向尤炳撲去之時，忽見陰無明半途栽下，不覺一驚。

只見天火使者朱烈已挾泰山壓頂之勢，兜頭向他下擊。

這是朱烈成名江湖的殺手招須彌掌，這種佛祖降魔之招，神妙無窮。

如被擊中，必如雷殛。

沈清見狀，右手疾揮狠牙棒，對空猛砸，左掌用了一記托樑換柱，抖起一片狂飆。

此時雙方身形凌空，變式不易，沈清自負功力，打算以攻爲守，與朱烈來個同歸於盡。

但他一出手，便知不妙，因爲他那一棒一掌之力雖然十分兇猛，但碰到須彌掌，無疑是以卵擊石。

沈清驟感壓力如山，不但左掌劈出的掌力全被倒壓下來，連右手揮出的狠牙棒，也好像被一股大力捲起，反而砸向自己的頭頂。

强力如山壓下。

沈清不由暗叫一聲：完了！他自知死期不遠，臨死反噬一口，一面用千斤墜加速下降，打算卸去朱烈下壓的力道，同時雙袖猛甩，狠牙棒脫手向上甩去，只見暗紅的霧氣，夾着細如牛毛的物體，已由他雙袖內突然冒出，這巧妙的機關，正是唐門救命的法寶，名爲「袖裏乾坤幻血光散」。

唐捷陰沉的冷冷一笑，他雙袖一揮，幾乎不見一點影子，半空中倏然傳下一片雨打芭蕉般的聲音。

他施展出唐門中的七絕手，竟把奇毒的液汁由腕底特製的筒中打出，到了敵人面前或頭頂，才突然爆開如傘，向下猛灑，毒性極强，如被沾上，骨肉盡爛，因此又稱作「天魔雨」。

此時，涂光亮、朱烈等人幾乎同時被這毒雨所罩。

唐捷這一手功夫，幾乎已練到力道收控隨心、隨意發揮的境界，雖然是雙袖輕揮，卻如二三十隻手，同時揮揚，太奇特，也太歹毒。

此時現場一片混亂。

隱身在旁的游龍見狀，心中暗罵道：他娘的，這毒耗眞夠歹毒！他心念一動，隨手在地上抓起幾塊碎石，抖手分作三個不同的方向打出。

一取唐門唐捷，一取唐捷身側竄出的一名巨形大漢，一取已經縱身的黃衫老者。

雖然僅是幾塊碎石，但游龍以內力發出，雖隔了十來丈遠，但破空之聲嘯嘯，來勢非同小可。

本來在天魔雨籠罩下的朱烈等人，已各自用護身眞氣封閉門戶，袖走風雷，把自己全身上中下三路封得水洩不通。

但唐捷心狠手辣，以多種角度打出天魔雨，有如從天而降，亦如瀑布飛濺，更如驚濤拍岸。

朱烈等人雖然功力高絕，但也被弄得手忙腳亂，雖然眞氣護體，但衫邊袖角亦已被濺射幾點，立刻發出一陣難聞的焦味，可見毒性的猛烈。

唐捷眼見朱烈等人一片驚慌失措，手忙腳亂，不由一陣狂笑，正待再次施出殺着，游龍射出的碎石已閃電般疾射而至。

那小小的碎石猶如幽靈之神突發鬼箭。

唐捷，這位四川唐門的第二十七代掌門人，威震江湖的人物，此時卻像犯了羊癲瘋，在那墓前祭台上，像蚱蜢般亂蹦亂跳。

但任他如何閃避騰挪，亦是徒然，只見他整個身形驟然一晃之下，悶哼一聲，便由墓台上倒栽下來。

與此同時，又响起兩聲慘叫。

那巨形大漢與那黃衫老者本來眼見掌門人唐捷得手，欲撿便宜，趁機出手，豈料人方騰至半空，突然間，手足亂舞幾下，便一道栽落。

那巨形大漢一摔而下，屁股先着地，身子本就沉重，這一摔之下，砰然巨震，連地面亦抖了一下，砸得他齜牙咧嘴，劇痛之下，兩手緊捂屁股，好像害怕屁股會跑了似的。

那黃衫老者卻是頭下腳上，來了個倒栽葱，頭幾乎插入土裏，啃了一嘴黃泥。

場面登時亂作一團，既慘烈又滑稽可笑。

朱烈等人一陣裂帛之聲不絕，伸手猛扯自己的外衣，甩手拋出，詭異古怪之極。

朱烈等人均是老江湖，自然知道四川唐門天魔雨的厲害，爲了萬全之策，只有先把外衣脫掉，免得毒液沾身，生不如死。

那些唐門弟子見掌門人出手，以爲必定馬到功成，爭先飛身搶撲，想來個撿便宜，十幾個身手最快的，恰好被朱烈等人拋出的外衣迎面飛罩。

這些人來勢又快又急，百忙中以爲是對手施放暗器，一齊吐掌，强勁的掌風，打在衣衫上，成了白費力氣，又連忙倒縱回去。

慢一步的，與前面的撞作一團，跌翻一地，猶如滾地葫蘆。

如此一來，眼前的情勢更爲混亂。

朱烈等人驚魂乍定之際，一見敵方自亂陣腳，哪肯錯過機會，不約而同縱身猛撲。

一時間，驚風激蕩，掌力呼嘯聲中，朱烈等人已與唐門中的十餘

高手碰上了！

雙方掌力交接下，强弱立判。除了少數幾個唐門高手與對方勉强平分秋色外，其他的人，在金烏堡堡主涂光亮及殘門的瞎、禿二怪，朱雀神武門天火使者等高手猛擊之下，一陣慘叫怪吼聲中，紛紛栽倒，不死也均受了輕重不等的內傷。

辛不正突地沉聲喝道：「請先護住白兄。」話落人起，流星般向唐捷擊去。

這時唐捷的左肋骨已被游龍那一塊碎石打入寸許，可見游龍的功力已非同小可，痛得唐捷冷汗直冒，另一塊碎石卻打中了他的章門穴，可見游龍認穴之準。

章門穴受制，下半身癱瘓，一點氣力也施展不出。

此時已有四名唐門高手圍住唐捷，辛不正的掌力已當頭砸下。

守在唐捷身前的四名高手，立即騰身阻截，慘嗥聲中，一連倒下了三人，全部氣絕而亡，無一例外。

唐捷驚叫一聲道：「殘門神掌！」

辛不正哈哈笑道：「算你小子識貨，納命來吧！」

笑喝聲中，兩臂伸長，身如飛鷹展翅，人在半空一緩下撲之勢，又換過一口氣，雙掌一合，再度出掌下擊。

此時唐門的人已知瞎老二的厲害，吃過了虧，便學得乖了，再沒人縱身反撲，只聽破空尖嘯聲中，數十種暗器如飛蝗破雲，怒箭衝天，集中招呼辛不正。

與此同時，唐捷身前又換了四個人，其中一人背起了他，向右竄出二丈外，另外三人也轉身避退。

轟然一聲，火星四濺。

辛不正的掌力打空了，把方才唐捷停身之處那墓台擊成了碎屑，連地面亦擊出七八尺方圓的一個淺坑。

辛不正慘叫一聲，下撲之勢不變，雙掌護住頭臉，一頭栽下。他背上腰間，已被不少暗器擊中，但他彷如不覺，他一頭直撞地面的刹那間，突然雙掌疾伸，一按地面，身形一彈一翻，人已立定，紋風不動，令人駭然而驚。

隨即他一轉身，怪喝一聲：「擋我者死！」疾速向唐捷那面掠去。

禿老五白不亮，見他二師兄犯了性子，恐防有失，也跟了上去。

唐門的人如波浪般，一層又一層地把唐捷護住。

當瞎、禿二怪欺近十步左右時，已被那人墻擋住。

此刻，各人心中均有數，誰也不敢稍有大意。誰也不敢再冒失出手，均竭力沉着氣兒。

另一邊，天火使者朱烈以最快速的手法，把已昏倒的尤炳扶起。

朱烈本快要把虎威護法沈清毀在須彌掌下，但因沈清狗急跳牆，垂死一擊，施展最歹毒的袖裏乾坤幻滅血光散，正好迎着他如迅雷下壓的雙掌和頭面。

朱烈知道厲害，被迫一頓下壓之勢，翻掌封住門戶。

唐捷又偏偏在此時，打出了天魔雨，朱烈雖然身已落地，但衣角袖旁仍濺上一些毒液，他在怒火爆發之下，毫不停頓地再次飛身撲上去。

虎威護法沈清死裏逃生，向唐捷身旁掠去，倒霉的均是唐門弟子。

在朱烈威力强大的重手法下，唐門弟子被他震斃七八個，但對方人多，這才轉身挾起尤炳。

就在此時，他突感眞力難繼，心頭大駭，連忙回到方才停身之處，暗暗運功調息。

泰山金烏堡堡主涂公亮飄落朱烈身旁，幸災樂禍的道：「朱兄，不礙事吧！」

朱烈沒作聲，但不說涂公亮也知道情況嚴重，朱烈已中毒，他若行功用力，必然發作得更快。

而瞎、禿二怪這一方已落下風，而且隨時有喪命之危。

藏身暗處的游龍亦已知道，不消一會，殘門、朱雀神武門、金烏堡的威名可能在刹那間毀滅了。

泰山金烏堡堡主涂公亮突地沉聲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天下的蠢人太多了，可憐又可笑啊！」

唐捷突地一聲冷笑道：「這便只好委屈各位了，不過，爲顧全諸位的面子，還是請各位自己了斷吧！」

唐捷得意忘形，也忘了片刻之前那灰頭土臉、驚慌失措的情形。

涂公亮冷笑道：「唐毒物，你莫得意，知否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唐捷狂笑一聲道：「是麼？想不到威震武林的泰山金烏堡堡主也入了網，唐門今日收穫不少啊，哈哈！」

唐捷笑聲未了，涂公亮亦突感一陣發軟，眼眩頭昏，心中大駭，但仍强忍着道：「莫非唐兄眞有所恃麼？」

唐捷笑道：「就算是吧！」

涂公亮驚詫地問：「是誰？當今世上誰能令四川唐門俯首聽命？」

唐捷笑道：「也並非聽誰的命，不過是士爲知己者死而矣。」

「嘿嘿，」涂公亮冷笑，不過已沒有甚麼勁力，「我明白了，原來唐兄是作脂粉之奴、裙下之臣了？」

唐捷尷尬一笑道：「甚麼裙下之臣？涂堡主別說得那麼難聽好麼？」

涂公亮笑道：「十八夫人艷名遠震江湖，欲爲其效力者，大有人在，未知唐兄甘於俯首的是那位夫人？」

唐捷陰森一笑道：「不說也吧！因爲你就算知道，也無機會再饒舌了！」

涂公亮臉色一變道：「你打算如何處置我等？」

唐捷笑道：「也沒甚麼，彼此難得一會，欲請諸位到唐門暫住數天，稍盡地主之誼，涂兄以爲如何？」

涂公亮知道，這是把他們當作「階下囚」了。

但心中不願，卻無能爲力，因爲中了唐門軟筋散的人，想反抗那是比登天還難了。

涂公亮驚駭之際，遠遠卻傳來一陣笛聲，隨即是一縷抑揚頓挫的詠頌之聲：

「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縷，惜春雨去，幾點滴花蕊。

倚遍欄杆，只是無情緒，人何處？連天芳草，望斷歸來路。」

意妙，辭美，聲脆。

是誰如此風雅？卻也略顯突兀。

唐捷倏地喝一聲道：「是哪一路的朋友？」

沒人答話，只有吟詠的餘韻。

唐捷一歪頭，示意手下循聲前去探查。

一陣車輪聲隨風入耳，漸近，轉眼便在數十丈遠了。

涂公亮嘿嘿一笑道：「唐兄，你那主人來了，深閨寂寞，望君君不歸，不如快些放下解藥，我等聯手拒之，河西十八寨嚇不倒人，我已傳令敝堡人馬，天亮之前趕來此地。」

唐捷道：「涂兄好主意，但來的是十八夫人，十八夫人全是女人，但那吟詠之聲卻是男子的口音。」

涂公亮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唐捷笑道：「我不懂甚麼一二，我只知有你在我手上，泰山金烏堡便得聽我的！」

涂公亮道：「十八夫人奪得四十八寨後，成立十八夫人幫，難道不會串通各等魔頭麼？」

唐捷笑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就算是十八夫人，唐門怕了麼？」隨即又沉聲發令道：「左右，佈陣，拒敵於百步之外！」

唐門手下已有十六人飛身掠出，接而又有數十人四散掠開，手持革囊，對空揮灑。

這便是唐門的佈陣，其實是施放無形、無色、無味之奇毒。

涂公亮冷笑道：「唐兄，你要找的是游龍，爲何卻與我等作對？」

唐捷道：「那是我的事，不勞你費神！」

話聲未了，驚呼已起。

只見一縷青煙，突然自十多丈遠處冒起，青煙掠過之處，必定有一名唐門弟子倒下，眨眼已倒下七八個了。

唐捷見狀，心中一動，認定必是方才暗算他的人，驚怒之下，大喝道：「快把他拿了！」

「哈哈……」朱烈一陣怪笑，道：「唐毒物，你也有被人暗算的時候！」

唐捷不理，只是一疊連聲的催促：「快追！快追！」

十多名唐門弟子破空追去。

那一縷青煙太快、太幻了，眨眼已不見踪影。

十幾丈外，卻響起怪叫與喝吆聲。

唐捷一揮手，人影連翻而起，唐門弟子傾巢而出了。

突地，响起一陣破竹般的尖銳怪嘯，加上一陣雄勁的笑聲。

唐捷聞聲，不禁心中一震。

那怪嘯聲正是唐門求救的暗號，傾巢而出的唐門弟子尚不能制服那人，來者到底是何方神聖？

涂公亮又趁機道：「唐掌門，你我多年相交，姓游的小子既然不在，何苦找我麻煩？以和爲貴，你放下解藥，金烏堡助你如何……」

涂公亮此時說話已很吃力，聲音也逐漸微弱了。

唐捷冷哼一聲道：「實說吧，除非你等答應效忠十八夫人幫，否則只怕難以如願了！」

不等涂公亮有所反應，唐捷示意兩名手下，把自己架起，快步向前奔去。

唐捷章門穴被制，本來可以解穴，但他肋骨處被游龍那一塊碎石打入肉寸許，根本不能運功解穴，因此他只能被扶着走，尚須咬牙忍痛。

眨眼到了一個山坳，唐捷發現本門已有五六位高手倒卧地上，不知生死。

迎面數丈外，是六個一式紅衣、蒙面、只露雙眼的人，簇擁着一輛奇特的三輪怪車。

在怪車前一丈多遠處，站着一位少年，負手而立，從背影看，似乎正是那恨之入骨的游龍。

唐捷再看自己手下，正四面散開，把那輛車圍着，大概已吃了苦頭，一個個噤若寒蟬，沒人稍作妄

動。

唐捷吸口氣，連他自己亦無制勝之把握，只好發令道：「不准妄動，聽候命令！」

此時只聽怪車裏傳出一聲沉重的聲音道：「好極！歪打正着，能在這裏碰上你小兄弟，好極了！」

游龍笑道：「蘋果紅杏『萍水相逢』，野蒜幼嫩『也算有緣』！」

怪車中人聽不懂這兩句奇語，沉默了一會，忽地哈哈大笑道：「是極，是極，果然是野蒜幼嫩！」

怪車中人又道：「外面那是甚麼人了？」

車外蒙面紅衣人道：「他們是唐門弟子。」

車中人哼了一聲道：「這些毒老鼠，仗着點兒見鬼的紅綠玩意，橫行霸道，小兄弟是否需要老子替你打發了？」

游龍笑道：「不必了，那麼一些盛酒裝飯的破爛，還不須勞駕老哥哥你！」

怪車中人笑道：「小兄弟果然有趣極了，好，很好！」

游龍笑道：「好甚麼？小子邪起來，管教老哥哥你也頭痛，但老哥哥你到底是誰？」

怪車中人哈哈笑道：「你試猜猜看。」

游龍心中一動，忽然大聲道：「吃喝幫幫主拜會神武尊者！」

大紅怪車車門突開，隨着一聲朗笑，走出一位清癯如仙、滿頭白髮的老年人，手拈三綹長鬚，連連頷首道：「小兄弟，聽說你是出名的小邪俠，弄得滿江湖頭痛，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哈哈……」老少二人竟相對拊掌大笑。

怪，怪之極了；邪，邪到極點；一怪一邪，一老一少，古怪詭異。

唐捷一見大紅怪車主人現身，而且與游龍言談甚歡，心中不由一凜。

一個「小邪俠」游龍已足夠令他頭痛了，他爲了弄到游龍身上令人脫胎換骨的血漿，已不惜開罪了朱烈、泰山金烏堡，若再加上一個「神武尊者」洪承緒，那須付出的代價簡直不可想像。

「神武尊者」洪承緒的勢力範圍在長江以南，極少北上中原，尚不知其武功深淺，但其名頭的响亮却是令人生畏。

四川唐門的人夠多，唐捷自忖足可一戰，但「神武尊者」是否可以用毒尅制，唐捷心中也沒個譜兒。

唐捷反覆思量，幸而游龍與「神武尊者」目中無人，只顧相談甚歡，唐捷正好利用這機會向門下弟子和唐門兩大護法示意佈置準備。

「神武尊者」洪承緒仍在與游龍說笑。

「神武尊者」面對游龍，就如親叔伯遇上久別的子侄，充滿說不盡的親情。

游龍被感動了，因他自出娘胎，除了那老先生外，便數這老「神武尊者」最慈愛了。

游龍笑道：「是啊，我就是太貪玩，才被師父他老人家趕了出來。」

「神武尊者」哈哈笑道：「小兄弟，你一表人才，十足十人中之龍，雞中之鳳，可謂集天地靈氣於一身。」

游龍笑道：「老哥哥過江(獎)了，但據聞我小邪龍乃星宿下凡，名震江湖，威震武林，傾國覆城，決不漿糊(含糊)，錯不了也！」

「神武尊者」洪承緒一笑道：「小兄弟今年貴庚？能見告麼？」

游龍心道這老哥哥問小子年齡幹麼？他又不是美女，要與我對親戚？

游龍故意道：「甚麼貴耕(貴庚)？我沒學過，我卻練過龍眠，不須打坐便可調息練氣也。」

「神武尊者」心道：這小子莫非已練成了「造化神功」了？他心中一驚，卻笑得更甜道：「小兄弟眞人中之龍，武林奇才，小小年紀竟練成了造化神功，令人羨慕！不知誰個女娃兒有此福氣覓得這般如意郎君？」

「神武尊者」笑謔之言，游龍可對脾胃了，他連忙哈哈笑道：「不管誰家福長(姑娘)都可以，反正總比腿兒打光棍好，老哥哥欲替小子做媒麼？」

「神武尊者」洪承緒一聽，心中一動，忙道：「好極，老夫正有一女，尚不算醜，那就請小兄弟作乘龍快婿吧！且隨老夫到韶關一行好麼？」

游龍一聽，心中暗笑道：「這老小子原來亦是打這主意，殘門要請我上大漠，你卻以女人爲餌，誘我到江南，這算甚麼？有何貴幹？」

游龍忽然又想起他那位紀姐姐，她們正中了毒，等着他去救，可沒時間在這兒瞎扯了。他忙道：「小子也正欲上朱雀神武門見識一番，但眼前有事，只好改日再上朱雀神武門玩玩也。」

「神武尊者」洪承緒欣然一笑道：「你既是朱雀神武門的嬌客，你的事便是我老哥哥的事，你有甚麼事要辦？」

游龍想了想，便坦然道：「我有幾位朋友，中了四川唐門的散功毒，我正想向唐大掌門討些解藥。」

「神武尊者」冷哼一聲，不屑地道：「老夫最討厭那些使奸弄詐的

鼠輩！」他把「鼠輩」兩字說得特別重，自然是罵給唐捷聽的。

游龍心中暗笑，忙又道：「我雖然也很討厭，但敢怒而不敢言，因爲解藥在他們手上，他們用毒也厲害之極，無奈只好低聲下氣了。」

「神武尊者」大笑道：「老夫最擅毒死老鼠，何足道哉！」

唐捷見被人欺到門眉，按捺不住了，終於吼道：「姓洪的，你可別太狂！在南荒你算是個人物，但在中原可容不得你撒野！」

「神武尊者」大笑道：「中原又如何？難道你是中原武林盟主麼？」

唐捷大怒道：「好個不知死活的南蠻子！今日你有路來，可無路走了。」

「神武尊者」連眉毛也沒跳一下，道：「你這是毒老鼠向毒貓咆吼，簡直不知天高地厚，老夫今日便替你超渡罷了！」

唐捷面子掛不住了，他沉聲道：「好！老子今日就領教你朱雀神武門的高招！」他略一頓，又向游龍道：「姓游的小子，你先讓開，這南蠻子沒安好心，你難道瞧不出麼？」

唐捷極工於心計，他心知對付「神武尊者」已不易，若再加上一個游龍，那簡直毫無勝算，因此他先要拆散兩人的聯手合作。

「小邪俠」游龍卻微笑道：「多謝好意，但你對小子似乎也好不到那裡去！」

「神武尊者」大笑道：「說得好，答得對極了，你不愧洪某人的未來乘龍快婿。」

唐捷哼了一聲道：「至少我與你是中原武林一脈，唐某人是否好心，一會便知道了。」

游龍冷笑道：「不必等了，小子早已知道，你暗佈毒陣害了那麼多人，無非是逼本吃喝幫幫主出面，是也不是？」

唐捷不由語塞，尷尬的道：「請勿信旁人挑撥之言！」

游龍笑道：「不須聽人言，本幫主首重耳聞目睹。那一石子，便是本幫主對你唐大掌門的一點小小見面禮。」

唐捷身受穴道被制、肋骨被擊穿的痛苦，對發石之人早已恨之入骨，此時一聽，恨得不顧一切吼道：「好小子，那就連你也一併算上了！」

游龍沉聲道：「好極，但你找本幫主便了，爲何却要連累別人？前者可恕，後罪難饒！」

唐捷冷笑道：「小子你自身難保，還敢狗捉耗子多管閒事？」

「神武尊者」洪承緒一聽，笑道：「狗不捉耗子，便讓我這毒老貓捉你這隻毒老鼠！」

游龍笑道：「不錯，不錯，不但殘門、泰山金烏堡，還有你朱雀神武門的天地二使，對了，只怕連姓洪的姑娘也被他暗算了，他們全中了唐大掌門的無影無形散功奇毒！」

游龍此言一出，可把「神武尊者」氣瘋了！

姓洪的姑娘便是洪美玉，亦即洪承緒的寶貝女兒，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奇寶，朱雀神武門的事，洪美玉甚至可以作得一半主，若被唐捷害了，他非把唐門連根拔掉不可！

洪承緒向身後六名紅衣人一揮手道：「你們快追小姐回來！」

兩名紅衣人應聲飛掠而去。

洪承緒又問游龍道：「小兄弟可曾中毒？」

游龍笑道：「我倒無事，唐毒物這點把戲，還奈不了我何，但其他人只怕功力全都被廢了！」

「神武尊者」洪承緒想起女兒，心中便一陣大火，他向唐捷招呼道：「來啦，今日你唐門全要在此報銷！」

唐捷氣極，他猛一咬牙，雙臂向前一振，又向前一伸，發出唐門的攻擊令。

唐門尚完好的弟子足達九十人，九十人一見掌門發出暗號，便立刻一齊出手，九十人九十種劇毒暗器，射向「神武尊者」洪承緒、游龍和其他四名紅衣人。

「神武尊者」連甩幾下大袖，四個紅衣人身形電閃，掌發風雷。

游龍卻負手不動，但他的衣衫卻突然鼓脹，身前升起一層薄霧，所有打向他的暗器，猶如突地撞在一道無形的橡皮牆上，紛紛反彈，四處濺射。

打向洪承緒身上的暗器，在他揮動大袖之下，全被他收入了那寬大衣袖之內。

另外四名紅衣人霎時間旋轉如輪，成了四條風柱，轟轟隆隆。

四川唐門弟子的暗器連珠爆發，威勢好不犀利，就是千軍萬馬，也難抵擋。

眼看勝券在握，倏然間，慘嘯裂空，此起彼落，竟發自那些唐門弟子之口。打人的反而慘叫連聲，十多名弟子一下子滾翻在地。

環護唐捷身旁的八大侍衛見狀，神色大變，但誰也不敢妄動，因爲他們是負責保護掌門人，沒有掌門人之命令，決不敢輕舉妄動。

唐捷的臉色青紅交替，難看之極，他已看出「神武尊者」武功高強，特別那四名紅衣人武功極高，身法亦極詭異。

唐門弟子近百人的暗器環攻，不但未能沾到對方的衣角，反而被四名紅衣使者的迴旋身法激起風柱

反震回來，唐門弟子沾者即傷。

唐捷知危機將至，他深知此時就算退也絕無退路了。

他猛一咬牙，目中兇光大熾，嘶聲大喝道：「用絕招！」

就在此時，又是幾聲慘叫，唐門弟子又倒下七、八個了。

游龍已知唐捷要孤注一擲了，他發聲示警道：「各位老哥，請多提防，毒老鼠發怒了！」

「神武尊者」洪承緒笑道：「小兄弟放心，唐老鼠這點玩意，本尊者還未放在眼內！」

唐捷突然仰天大笑道：「好，姓洪的，那就讓你嚐嚐本門的七絕玩意！」

唐捷話音剛落，環繞四周的唐門弟子已飛快的旋走起來，越走越快，猶如風吹走馬燈似的。

他們飛快旋走，時而向左，時而向右，不斷發出各自的暗器。

游龍眼尖，他已看出唐門弟子乃藉着旋走，掩飾發暗器的動作，施展七絕殺着。

游龍所料不差，唐門弟子正在旋走中，把附在革囊中的另一暗器機關鬆開機簧，立刻就會是驚天動地的七大殺着。

游龍心中不由大急，處於這種被動挨打的局面，救人的時機便延誤了，他心道必須搶佔先機，擒賊先擒王，由自已出手，雷霆一擊，制住唐捷，其他就省事多了。

就在此時，又是一陣慘叫聲起，倒下的又是唐門的弟子，被四大紅衣使者反撞毒物而傷了。

「神武尊者」洪承緒一聲冷酷的怪笑，道：「游兄弟，老夫無心再與猴子玩了！」

話音落，奇事現，他頭上戴的東坡帽，突地高起近尺，層層疊疊，一下子冒出多層。

洪承緒步走如行雲，身形晃動間，左袖連翻，封住門戶，右手連揮，如梭地一連擲出幾十頂帽子。

帽子擲出，便見唐門弟子猶如蝦跳蜢躍，一個個猛蹦突竄，眨眼個個倒地。

游龍一瞥，只見那些唐門弟子，頭上均被一頂灰黑的帽子罩住，個個眼向上翻，張大嘴巴，臉孔扭曲，慘異之極。

接二連三的怪事重演。

也不知「神武尊者」到底有多少帽子？

這正是「神武尊者」絕學「斷魂血滴子」，「血滴子」原來是金屬製的滾刀，洪承緒卻把它改成帽子，拋擲而出，套人即死。與「血滴子」唯一不同之處，是一個教人見血，一個教人不見血而矣，但威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神武尊者」每拋出一頂「血帽」，唐門弟子便必有一人倒下，帽中深藏鈎刺，淬了劇毒，以內力擲出，一沾人頭，根根嵌入肉內，頭皮一麻，登時氣絕了賬！

* * *

「神武尊者」洪承緒道：「唐毒鼠，你那劇毒怎的不靈了？」

唐捷也正暗自心驚，聞言不由道：「願聞其詳！」

「神武尊者」笑道：「也不必瞞你，老夫在南荒，也身入苗疆，拜在無毒老祖門下，習藝三年，你明白了吧！」

唐捷一聽，心中一寒，他知道苗疆三祖，尤其無毒老祖最爲厲害，他雖名爲「無毒」，但其實最毒不過，「無毒老祖」實即「無毒不精之祖宗」。

無毒老祖自小便以毒蛇、毒蟲當飯吃，以毒泉、毒汁作飲料，他全身均毒，連眼淚、鼻涕、汗水、唾液皆可殺人，一出便驚天動地，恐怖非常。

唐捷不由喃喃道：「原來你是無毒老祖的門下，那老夫明白了。」

「神武尊者」冷笑道：「你可服了？」

唐捷知萬不可再硬撐下去了，他不由道：「解藥給你便了！」

唐捷說着，把一包解藥拋給其中一位紅衣使者。

「神武尊者」卻一聲怪笑，道：「你既然服了，那就死得心服口服吧！」

話聲中，邁步向唐捷欺近。

唐捷大駭道：「神武尊者！你……你可不能言而無信！」

就在此時，游龍忽然道：「有人來了！」

一條黑影自幾十丈外晃動。

唐捷見「神武尊者」動作一緩，忙嘶聲大叫道：「不妨先試試我的解藥是否有效，再殺人不遲！」

游龍笑道：「唐大掌門生命攸關，解藥不會有假的了，但中毒的人太多，未知是否夠用呢？」

唐捷忙道：「夠用，足夠用，只須在各人鼻端一聞，打個噴嚏即可解毒，若滴水內服，一瓶也足夠三百人用了。」

游龍微笑不語。

那黑影已掠近。

「神武尊者」揚聲道：「解藥如何？」

那黑影道：「有效，有效極了！」

唐捷一聽「有效」二字，心中如逢大赦，忙向游龍笑道：「游……游少俠也無事，足見少俠功力深厚，洪福齊天。」

游龍笑道：「毒老鼠不必替本吃喝幫幫主擔心，也不必恭維本幫主，本幫主並沒有出手，因此你向我說好話也徒勞！」

此時「神武尊者」忽然冷笑道：「留你生命可以，但須交出所有毒物，你那點能耐，留着也再無大用！」

「神武尊者」此言一出，唐捷如遭電殛，因爲他若交出唐門用毒的本領，四川唐門二百年基業也就立刻完了，唐捷雖然身爲掌門，但也決不敢答應這狠極的「救命條件」！

唐捷神色慘變，道：「神武尊者，你……你要把唐門毀了？」

神武尊者理也不理，冷哼一聲，向身旁四名紅衣使者喝道：「等什麼！搜！」

四名紅衣人向唐捷逼近。

唐捷神色劇變，爲了唐門二百年基業，他除了放手一拚，別無他途了。

守在他身旁的八侍衛，此刻有如負隅之虎，瞪着眼，怒視四名紅衣人。

四名紅衣人，傲然前逼，慢慢接近。

唐門的八侍衛再也按捺不住了，爲首一人突地狂吼一聲：「拚了，爲了唐門基業，豁出了！」狂吼聲中，人如瘋虎，已撲了出去。

唐捷深知這無疑是飛蛾撲火，忙急道：「不可……快回來！」

但他連番受打擊之下，內力已不濟，說話無力，已失去往日的威勢。

八大侍衛不理，同時凌空躍起，人剛動，暗器已出，一片彈簧機關連響聲，漫空刺耳的嘯聲，猶如天翻地覆，聲勢十分驚人。

小邪俠游龍，連同神武尊者，以一對一，但另外六人卻攻向四名紅衣使者。

這是垂死一擊，拚命的打法。

唐捷沒有出手，他也無法出手，他只能以頭伏地，久久不抬起來，他不敢看，也不敢聽那一片怪嘯聲、怪笑聲、哼叫聲。

八侍衛已跡近瘋狂，已把生命豁出去了，所有最歹毒的暗器全部用上，連人帶暗器，各認一個目標，企圖與敵同歸於盡。

游龍以不變應萬變，他早已用乾坤眞氣護體，在身周佈下一個銅墻鐵壁。

神武尊者在對方疾撲而來的霎間，身如衝天之箭，彈起足達五丈，對方打向他的暗器全數落空。

神武尊者在半空凌空下擊，猛甩大袖，十幾道寒光由他袖中射出。

撲向神武尊者的正是八侍衛之首，他怒狂拚命，當發覺暗器落空，對方也失了踪影，便知不妙，腳下連忙一旋，身如陀螺飛出三丈之外。

但依然躲不過神武尊者的凌空一擊，他驀地一聲慘吼，身成半月，暴跳兩丈，猝然摔下，登時了賬！

因爲他頭頂的三大要穴，已被神武尊者凌空下擊的袖中暗器釘住，立刻氣絕而死。

撲向游龍的是個胖子，他倒地而滾，被游龍的護體乾坤眞氣反彈震倒，游龍並沒有打算傷他，但他依然倒地不起，原來是神武尊者順手把他了結。

其他六名唐門侍衛，死得更見怪異。

他們迎着逼近的四名紅衣使者，破空返撲上去，倒眞如送上虎口似的。

暗器如蝗，勁風似刃，雙方在半空中，乍分又合，六大侍衛倏地成了斷線風箏，倒撞下來，挺了一挺，登時了賬。

神武尊者也在這時落地，他輕笑一聲道：「怎樣？唐門八大侍衛就這麼點能耐麼？」

唐捷伏在地上，悶聲不語，他此時已無話可說。

一個幾乎滿門覆滅的掌門人，本身已無任何戰鬥力，他還有甚話可說？

神武尊者笑向游龍道：「小兄弟，四川唐門乃害人毒物，橫行兩百年，不如乾脆絕了吧？」說着，已移步向唐捷走去，一面冷笑道：「唐老鼠！你如今已成了孤家寡人，有何面目再回四川？」

唐捷伏地受死，默不作聲。

堂堂四川唐門一代掌門人，在江湖上叱咤風雲，各大門派爲之側目，但今日竟落到如此地步，眞如英雄末路。

游龍心中不忍，便道：「老哥哥，可否看小兄弟面上，放他一條生路？」

神武尊者聞言微一怔，他料不到游龍竟會替唐捷求情。但隨即哈哈一笑，道：「小兄弟開口，有什麼不成？放他一馬便了，但他絕不會領情，他日會再找你痲煩，你可想過了？」

游龍笑道：「領不領情，那是他的事，我不過不想見他在此時此地滿門了結吧了！」

神武尊者笑笑，隨即道：「那好極了！小兄弟諸事已了，這便上車南行便了！」

你爭我奪　皆爲怪血

游龍神色不動，微微一笑道：「老哥哥先請！」

游龍話音已落，突聽鐵蹄聲響，隨風入耳，越來越近。

神武尊者雙眉一皺，輕哼一聲道：「哼！人馬倒不少！」他一頓，向游龍道：「小兄弟，別理他，上車走吧！」

紅衣使者已飄身上了車轅，準備駕車。

游龍笑道：「只怕已走不成了！」

神武尊者冷冷一笑，道：「小兄弟放心，老夫這輛車大有來頭，你只管坐上去，包你平安無恙！」

游龍仍然紋絲不動。

神武尊者急了，沉聲道：「小兄弟改變主意了麼？」

就在此時，鐵蹄聲已越來越近，密如鼓點，來騎數目顯然不少。

夜空中也升起了朵朵紅、白雲。

游龍微微一笑道：「老哥哥，走不成了，十八夫人幫來找老情人了！」

「嘿嘿！」神武尊者一聲厲笑，道：「擋我者死，小兄弟，請速登車！」末了神色俱厲，大有向游龍示威之意。

游龍不為所動，連眉毛也沒跳一跳。

高踞在車轅上的神武六煞中的紅衣老六，突地驚叫一聲道：「尊者！那是什麼？」

那是一朵花，一朵美麗之極的花，一朵美艷的玫瑰花，不過卻是眨眼即逝的煙花！

游龍見到了，神武尊者自然也見到了。

玫瑰花眨眼即逝，但一下子又幻化出八十一朵小花，再化千百萬朵，滿空煙花，美麗之極。

神武尊者心中亦不由一凜，驚訝道：「唔，是十八夫人一齊出動了！」

說着把手一揮，輕喝一聲道：「散開！準備拚殺！」

他自己卻有意無意，閃到游龍身邊來了。

此時，烏雲低壓，突然灑起雨來。

雨勢方起，又刮起了風，風挾雨勢狂嘯捲掃，四野迷茫，一片漆黑。

黑漆中煙火更顯詭異，四面八方又現出千百盞燈籠，冉冉的如鬼火逼近。

神武尊者那輛怪車，六名紅衣使者已擺開陣勢，「神武六煞陣」嚴陣以待。

花燈逼近了，繞着怪車團團轉，但並未進逼，目的不明。

游龍見狀，心中一動，向神武尊者道：「老哥哥，你可曾警覺？」

神武尊者冷然道：「小兄弟發現了什麼？」

游龍道：「我看她們十八夫人幫中目的並不在我等！」

神武尊者道：「那她們傾巢而出，為的什麼？」

游龍道：「她們可能是趁火打劫，目的是消滅金烏堡和天理幫，他們中毒初解，恐難抵禦。」

神武尊者嘿嘿一笑道：「由他們去吧！該死的劫數難逃，不該死的犯不着替他擔心！小兄弟，走，我等趕路便了！」

游龍心中一陣後悔。

他後悔剛才自己沒親自送解藥去，現時那些中毒的人，不知毒性解了沒有？而神武尊者似乎來意不善，若紅衣使者沒把解藥給她們，如今在十八夫人幫的夾擊之下，必然兇多吉少了！

他想到紀雯、蕭蘭、胡芃，她們幾次冒死救自己，若她們因自己的延誤而被殺，他如何對得起人家？

游龍不再思忖，霍地轉向神武尊者，道：「尊者！你自己先返南方吧！韶關朱雀神武門，有空時，定當拜訪！此刻我有事，不能陪你等南下了！」

聲落，人已凌空而起。

神武尊者突喝一聲道：「小兄弟！請切勿自誤！」

游龍身在半空，聞言笑道：「小兄弟一切自有小主意，不必費心了！」

但此時神武六煞中的老六，已突然縱起，橫空攔住游龍的去路。

雙方均疾如奔雷。

紅衣老六怪嘯一聲道：「回去！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紅衣老六聲起，掄掌已向游龍劈到。

游龍雙掌一合，如抱太極，閃電般彈出一指，笑喝道：「小爺最不喜惡狗擋路。」

雙方在半空，作了個丁字形的相觸，紅衣老六鐵臂一抖，迅即縮掌，改以掉轉陰陽手，向游龍右腰切出。

游龍以形分太乙掌法，專破內家眞氣與旁門毒手的罡氣，迫得紅衣老六不得不撤招，接而一式搶佔龍珠，雙掌化分花拂柳，以乾坤掌大引力，一沾對方的雙掌。

紅衣老六以脈門要緊，不敢硬接，剛欲變招，驟覺被一股大力一吸，頓失重心，身形微側。

游龍已由他身旁貼衣而過，去勢不變射出三丈之外。

他們兩人在半空中交手，不過是乍合又分，已快如閃電的過了三招。

紅衣老六雖是神武六煞中的小弟，但武功身手均屬一流，一招失算，氣得他怪吼連聲，無奈眞氣已洩，一口氣沒提上來，身形已向下墜落。

「好小子，果然有兩手！」一聲大喝，接着又是一條紅影橫空斜截而下，雙手箕張，向游龍雙肩抓去。

游龍見又是一名紅衣使者撲來

，心中已生怒意，心道：你既心存惡意，那就不必客氣了！

游龍右手劃了個半弧，同時雙肩一沉，兩腳一伸，腰部一挺，身如脫弩之箭，向前疾射五丈。

神武尊者見狀，突喝一聲道：「小兄弟，萬勿自誤，免傷和氣！」

喝聲中，人影翻飛，其他四名紅衣人亦自四個不同的方向，阻截過來。

方才橫截而來的，乃是神武六煞中的老四，他以白鶴掠龍爪攻向游龍雙肩，不料游龍那隨手一劃，卻是形意門內家十二散手中的一招「拈花一笑」。

神武六煞老四，突感有五道潛力射到了期門、將台兩大穴，他一驚之下，連忙吸胸仰面，向後倒翻下落，雖然卸去游龍指力，但無疑已輸了一招。

紅衣老四怪嘯如泣，再次追擊而來。

另外四名紅衣人，六煞中的老大、老二、老三和老五，眼見老六和老四相繼失手，不禁均心有警惕，各展絕學，齊向游龍攻到。

游龍橫空十丈，擊退紅衣老四、紅衣老六二煞，他已換了三次姿勢，一口眞氣，也快提聚不住。

他眼見紅衣四煞分由四個方向集中向他飛撲而來，人未到，勁氣已隱挾風雷之勢，不禁心驚膽戰。

驚怒之下，他猛地吐氣開聲，作一聲獅子吼，全身猛打一個鷹旋，銀虹掣，他的劍已經出鞘。

游龍笑喝一聲道：「刀劍無眼，不想死的早早閃避。」

話音未了，倏地四煞四條紅影，突地同聲驚吼，掉頭翻掌，猶如發瘋般翻滾下墜。

游龍見狀，不由一怔，自己劍未出手，四煞何以如此？

驚疑間，他人向下墜，落下地來，這時他才看清，原來在他出劍前的一刻，有四朵碧光閃爍的桃花，如同見了鬼，不約而同地翻掌撲擊。

以四煞神妙的武功，竟然一齊擊空，那四朵桃花，竟如活的一般，幻影飛旋。

神武尊者見狀，連忙招呼道：「那是桃花火焰，沾不得，快些退下了！」

游龍這才明白，那些碧綠花兒，竟是劇毒的暗器，以極高的陰勁打出，以心意控制，便如活的一般。

四煞從半空中，各似雲裏翻身等幾個動作，掌護下身，凌空下墜。

與此同時，神武六煞中的老四和老六，都一聲不响地向暗影沉沒的荒原撲去。

此時，那四朵桃花火焰，在半空中一陣滴溜溜轉，力盡自行下落。

游龍不言，雙肩連晃，施展千里輕縱的輕功身法，不但又急又快，而且由半空三丈多高，橫空掠過，向毒花閃爍的上空射去。

神武尊者怒吼如雷：「神武無敵，擋我者死，犯我者亡，殺毋赦！」

吼叫聲中，人亦凌空而起，流星劃空直射，緊逼游龍身後，目的顯然是追截游龍。

剛落地的神武四煞，亦再次騰身而縱，直射向游龍那面。

大鵬穿雲，怒鷹掠影。

人影掠飛夜空，已非常人所及。

游龍在前，神武尊者洪承緒率神武六煞，緊隨於後，猶如怒箭一般，掠空十丈八丈。

在他們的身下，花燈幻轉，已進入十八夫人幫的範圍了。

倏忽，又是花燈飛舞。

游龍等人幾乎同時一驚，因為那些花燈出現得太快了，當他們發現時，已經到了眼前，幾乎被撞個正着。

游龍等人全是橫空疾射，全靠一口眞氣輕身，猝然受襲，均有措手不及之感。

十八夫人幫的桃花焰，是出名的歹毒、霸道，沾物即燃，如被打中，貼肉而燒，可把一個人轉眼間，燒成枯屍。

游龍突地把頭一抬，上身疾仰，雙掌向前一推，整個身形，突地向上斜升丈高。

他的身形，恰與當胸射到的桃花火焰，來了個貼身交錯而過。

妙、妙到極點；快，快如閃電。

游龍身法之妙，連施放桃花火焰的人，亦不禁歎個服字。

神武尊者則雙袖一抖，排空勁風，轟然有聲，人在雙袖抖動間，毫不停頓，仍然向前疾射。

打向他的一朵桃花火焰，好像落葉乍遇強風，被捲出三丈之外，散為磷火而滅。

神武六煞卻被逼全力以赴，因為他們均知此物萬萬不能沾身，唯一的辦法，是以掌封四面，在未及變化之前破去。

幸而他們早已想到這一着，射至的桃花火焰，被強勁的掌風震出數丈之外，自行爆散。

但如此一來，神武六煞的掠行速度便大為減慢了。

勉強與游龍跟進的，只有神武尊者一人而已。

神武尊者決不肯放過游龍！

因為他北上的目的，便是游龍身上的那一腔怪血，它可以助他衝破玄關，令功力更精進一層，成了

武林第一人了。

但神武尊者亦知游龍決非等閒之輩，因此他決意先行智取，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寶見女兒洪美玉爲餌。

本來一切已在他掌握中，不料卻來了個十八夫人幫，把他的算計破壞了。

神武尊者決不容任何人得到游龍，他決心先行吸盡他身上的血。

他正想用血帽去暗算游龍，豈料他卻中途轉向，頓令他有點措手不及。

神武尊者暗罵一聲：「好狡猾的小鬼！」心念一轉，正打算墜落地面，騰身再起去追游龍，目光一轉後，不由倒吸一口冷氣，突見三朵桃花火焰，正向他眨着眼兒，他身後響起神武六煞的聲音：「神武尊者……小心！」

喊聲未了，情形又變，十八夫人幫竟然大放焰火，另外有十二朵是血紅的杜鵑，分別射向了神武六煞，而且可能還有多種毒花，繼續出手。

在這情形下，任他韶關朱雀神武門的聲譽如何之大，神武尊者如何狂妄自負，神武六煞怎麼殘忍，他們不怕毒，卻怕火。

像這種除了奇毒之外，還有沾身即燃，以特殊手法製成的陰火，他們不得不有所忌憚！

怒吼、厲嘯，連連響起。

神武六煞再也提不住氣了，一再加速下降，一面全力翻掌揮袖，連打那些飛襲而來的毒花，以求自保。

神武尊者一聲沉喝，勢如怒鷹攫兔。全身衣衫鼓脹如篷，帶着風聲，雙袖如兩塊交疊的鐵板，護着前胸要穴，凌空而下。

打向他的那三朵紅杜鵑在他身旁左右及背後爆散，灑下半天磷雨。

一聲尖厲的慘嘯響起，一盞甩動如電的花燈紅杜鵑，跌落在地面的土堆，燃起一團斗大的烈火。

着火處的大石，立變青色，原來連這燈蕊也有毒。

一個頭裹血紅紗巾，碧絲勁裝，下着長裙的花女，橫死在地，她頭上釘着神武尊者那個斷頭血帽，蓋壓齊眉，只露出二寸多長的紅影邊緣在外。

原來神武尊者在身形落地的霎間，把準備對付游龍的那一個斷魂血帽，了結了這名花女。

神武尊者殺了一個花女，反而更暴燥，他鼻孔煽動，雙目血紅，鐵青臉孔，眼珠似要暴突出來。

他腳方一沾地，眼睛四掃，鼻中重重的哼了一聲。

他此刻已看到游龍比他先落地一步，劍光吞吐如靈蛇千條，正施展絕頂劍術，身劍合一，射出五十多丈外了。

十多盞芙蓉花燈，十多位手執花燈的花女，正蜂湧地追截。

游龍一劍在手，如入無人之境，當者披靡，眨眼間，已有七盞花燈墜地。

七名執燈的花女，有的翻滾，有的歪斜摔倒，有的旋轉跌倒，似乎世上決沒人可以擋住游龍的去路。

但各色花燈仍在無休無止地幻轉飛舞，更多的花女湧上前去，阻截游龍。

神武尊者也不輕鬆，他尚未及行動，一片燈光耀眼生輝，又有十多位執燈花女，挾着尖銳的指風，冰寒透骨的掌力，向他攻到。

神武尊者雙手連揮，身如風車疾轉，撲入對方的釵光裙影裏。

刺耳的慘叫隨即而起，一下子便倒下四、五個，神武尊者又在亂擲他的血帽子了。

就在此時，半空中突然傳來一聲慘叫。

砰的一聲，半空中摔下一個人來。

神武尊者掃眼一看，原來摔下的竟是紅衣老六。

紅衣老六摔在一堆亂石上，不住地翻滾，縷縷青煙正從他的左股與脊背間冒出。

神武尊者氣得鬚眉立豎，狂吼一聲道：「殺！」

喊殺聲中，他雙袖連揮，一連發出十四袖的勁力。

包圍他的十一名花女一陣尖呼駭叫，紛紛後退，其中三人已旋轉跌倒。

神武尊者縱身到紅衣老六之身旁，把他護住了。

吼叫聲中，紅衣老二、老三、老五三人，分向三名花女撲去。

神武尊者向四周掃一眼，不由大駭。但見四面八方，均是花燈在閃動，百丈之內，便達百盞之多。

十八夫人幫傾巢而出，志在必得。

游龍面對數十盞花燈，在十丈外應付自如，一面說笑，一面迎敵。

神武尊者眼見到口的肥肉被破壞，氣得雙目幾乎噴出火來。

但此時又有十多盞花燈從四面向他逼近前來。

花燈分成各種顏色，紅杜鵑、紫玫瑰、艷桃花、媚芙蓉，一片霞光異彩。

驪山腳下，芳草萋迷，斜風急雨，花燈閃幻，詭異之極。

神武尊者自知今夜萬難善了，他扶起紅衣老六，沉喝一聲道：「老六！振作起來！」

紅衣老六卻又跌倒，毫不理會

，因爲他已根本無法站起來了。

神武尊者忽然露出詭異的笑容，盯着那些逼近的花燈與女人倩影。

狂風挾暴雨，灑在神武尊者頭上、頸上。

神武尊者突然快手抓起紅衣老六，背在背上，以腰帶束緊，又以「傳音入密」，傳聲其他五煞，與他會合，聯手拒敵。

但其他五煞此刻也被重重圍困，無法脫身，無法與神武尊者會合。

神武尊者見狀，在急怒交加中，他忽然狂笑起來。

狂笑聲中，他大步向前闖去，他下了狠心，拚死殺出一條生路！

＊　＊　＊

一陣悠揚、悅耳的樂聲飄然入耳。

十八夫人幫的花女，聽聞樂聲，目光一亮，神色突變昂揚。

那樂聲令她們振奮起來。

神武尊者知道，十八夫人幫的援兵來了。

他咬牙向前闖，不肯退縮。

忽然，金鼓之聲大震，起自四面八方。

金鼓之聲稍歇，胡笳之音又響。

金鼓與胡茄之聲滙合，成了一片金戈鐵馬的交鳴，猶如千軍萬馬在瘋狂廝殺。

神武尊者聞聲，卻突地放緩腳步。

因爲他知道，泰山金烏堡的人到了。

只要金烏堡的人一到，必可把十八夫人幫的力量分散，自己便可大有可爲了。

他緩下勢來，只等形勢一變，便聯手殺將出去。

神武尊者因此不想拚命了。

神武尊者乃南荒梟雄，他自然明白，誰能堅持到最後，誰便是勝利者的道理。

就在此時，四面八方殺聲暴起，來勢異常兇猛。

顯然是金烏堡的人開始衝殺了。

神武尊者臉上開始現出笑容，他預料機會很快就會到來。

但包圍他的十八夫人幫的花女也出奇的冷靜，似乎有恃無恐。

神武尊者心中暗笑，女人總是喜歡裝腔作勢，但一旦眞正幹起來，不論是拚殺還是在床上，便均會立刻喊爹叫娘了。

神武尊者不由大笑起來。

但他的笑聲剛起，那樂聲卻也突變，由金戈鐵馬，一轉而爲悅耳悠揚，再轉而爲輕歌曼舞，就如一個催人沉醉的溫柔鄉！

暖雨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枝重。

乍試夾衫金縷縫，山枕斜倚，枕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深猶剪燈花弄……

歌聲輕飄，花燈起舞。

所有這一切，竟全是向着游龍。

神武尊者忽然明白，十八夫人幫目的是游龍，看來他身上的怪血，已把江湖中的一衆人等全驚動了。

因爲十八夫人幫，爲了對付游龍，竟連她們的鎭幫之寶，最爲霸道的天慾煙夢都使出來了。

十八夫人幫的天慾煙夢，乃迷神亂性的絕招。

任何一等一的高手，只怕也支持不到半個時辰，必然發狂亂性，任人控制。

神武尊者想及此，不由焦急起來，因爲游龍若落入十八夫人幫手中，那朱雀神武門豈非一場辛苦一場空？

連天風雨，激戰通宵，幾路人馬，衆多高手，死傷慘重，全爲了一個游龍！

因爲游龍身上有威力驚人的怪血。

誰得到游龍，誰才是眞正的武林英雄。

神武尊者這般思付，便猛然把一切僞面具撕破了，他大叫一聲，向神武六煞傳令道：「拿住游龍！誰先得手，誰記下一大功勞。」

神武六煞自小跟神武尊者學藝練功，他不但是他們的師傅，而且是他們的主人。

神武尊者一聲令下，紅衣老大、老二、老四、老五便變成兇神惡煞，拚命上前，各人展開自己的看家本領。

紅衣老大在揮掌舞袖間，突地張口，噴出一道飛鍊，化作暴散如雨，一股酒氣刺鼻，原來是他的成名絕招混元酒箭。

他周圍的花女立刻聞風四散，向後躍退，尖叫之聲陡起，已有兩人掩面慘叫，甩燈撫面，因爲她們的俏臉已被酒箭射得花斑點點了。

女人愛俏，那「花容月貌」，簡直比生命更重要。

紅衣老大的混元酒箭，卻偏偏專門傷女人的俏臉。

中了酒箭的花女，但感臉上如被針刺錐扎，登時血如泉湧，連張口喊叫也不可能，因爲那酒箭的勁力，已深入她們的腮骨裏面了。

這兩名花女突然扔下手中的花燈，飛身亂抓，見人就殺，竟因痛惜花容被毀而瘋狂了！

花女陣腳大亂，紅衣老大趁此機會，一陣疾衝橫闖，被他突出二、三十丈遠。

紅衣老二也施展他的絕技，但見他口中大喝，反手連揮。

在連聲尖叫中，那些花女變成沒頭的蒼蠅，四面亂竄亂閃。

這是紅衣老二的獨門暗器，骷髏骰與斷魂牌。

骰子不論黑點紅點均作骷髏形，每粒有龍眼大小，四面八棱，鋒如鋸齒，淬有劇毒。

斷魂牌乃兩頭尖，中嵌毒粉，以磨銅打造，一旦打出，骨牌中間的機關自行震開，毒粉四射，一丈以內生人勿近。

骷髏骰神妙無窮，百發百中，見血封喉。

斷魂牌毒粉沾肉即爛，一入口鼻，七竅立刻流血而身亡。

十八夫人幫的花女雖被傷了數人，但依然沒亂陣腳，遠遠而成第二個包圍圈。

紅衣老三也打出追魂飛丸，以漫天花雨的手法，出手便連傷四五名花女，他也闖出二三十丈。

但三人均立刻又被百花毒焰所阻。

就在此時，傳來幾聲叮咚的琵琶聲，入耳令人抖戰。

這便是紅衣老四的絕招。

他這琵琶是特製的，誰聽了誰也受不了。

堵截的花女，竟然失魂落魄的呆呆站立着，似乎被琵琶聲迷惑住了。

紅衣老四竟會彈琵琶，這本身就已令人不可思議，而且他這琵琶彈出的聲音，發出的卻是一種亂人心思，擾人腦波的邪樂。

這就如金屬相激的尖聲，令人聽了毛骨悚然。

十名花女竟被琵琶聲迷住了。

但十八夫人幫的花女，爲數達百多，雖然傷了不少，但依然尚有一百花女可以拚戰。

她們本分爲數組，把神武六煞分別堵截圍攻在方圓七八十丈的中間，憑平日的訓練有素，想把神武六煞困住。

但紅衣老四那琵琶怪音，彈了不到片刻，那些圍在他們身前的花女，一個個雙手掩耳，忘了拚鬥。

神武尊者見狀，知機不可失，登時揮起乾坤袖，施展剪梅十八手奇詭招式，猛撲猛打。

那些花女本就傷亡不少，但傷亡一批，另外一批又圍了上來，竟似殺之不盡。

花燈如電般旋轉，奇異的燈光，鮮艷如花姿，配上那片片綠影，映照得人眼花撩亂。

神武尊者一聲不吭，突然雙手連揮，又打出了他那斷魂血帽。

那些花女心神已被怪音所控制，再經神武尊者打出斷魂血帽，她們連躲的念頭也沒動，便已被套在頭上。

慘叫聲中，花女一個個倒了下去。

神武尊者笑了，但他笑得十分短暫。

因爲他正打算收回斷魂血帽時，那些倒地的花女，在倒下的霎間，竟全身着火，綠焰騰發，自然那些斷魂血帽也一齊化作灰燼。

燃燒着的是毒火，沾不得，眼睜睜的看着自己數十年心血炮製的殺人利器就這般完了，他還笑得出來麼？

一條花女的生命換一頂斷魂血帽，神武尊者依然認爲極不合算。

此時突然跳出紅衣老五，他天生邪淫，眼見衆花女呆呆而立，正是大好良機，他早就心癢，此刻亦受那琵琶音所惑，那還按捺得住？

他向衆花女身前一閃，在各人身上上下其手，亂摸一通，好不快活。

突然，一盞花燈閃入他的懷中，他雙手情不自禁的抱着，以爲抱着的是一位美女，霎間烈焰升起，紅衣老五一聲慘叫，再也沒有聲息了。

紅衣老五已被燒得面目全非，但誰也不敢援救，因爲那是有毒的火焰，誰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

神武尊者心亂如蔴，他此時已沒有任何希望，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盡快離開此地。

因爲他明白，十八夫人幫的花女太多了，就算十個換他一個，他亦決換不起。

他從來不知怕字，但此時也開始嚐到怕的滋味了，因爲十八夫人幫的首腦尚未現身便這般厲害，若十八夫人現身，豈非連半分的生望也沒有麼？

神武尊者咬牙尋思，但卻想不出一個可以脫身的辦法來。

那些花女，在怪琵琶聲停住時，神智開始恢復，首先見到的便是那些慘死的姐妹。

她們的目光，又轉到神武尊者等人身上，一個個俏目噴火，咬牙切齒，大有同歸於盡的拚死氣慨。

神武尊者碰上這等不知死活的女人，他的心中感到一陣冰冷。

他必須作最後的抉擇：進或退？

進，就是衝上前去，先助游龍突圍，然後把他帶走。

但這就必須與十八夫人幫的花女動手，神武六煞有可能全軍覆沒。

退，自然是拋開游龍，先行溜逃，十八夫人幫看來也不會阻截他們。

但如此一來，自己千里迢迢，興師動衆，死傷兩名弟子，卻落得

如此下場，他心有不甘，無論如何咽不下這口惡氣。

神武六煞，除了他背上的老六，快斷氣的老五，其餘四煞，正凝神盯着他，等他的命令進退。

此時，在另一面，情勢卻變得古怪離奇。

游龍已不知去了何方，但泰山金烏堡堡主涂公亮却被重重地圍困住了。

涂公亮帶着他手下的十二太保，被十八夫人幫的另外一批花女困住，根本無法突破重圍了。

這一批花女，雖然同樣手執花燈，但她們卻妖艷萬分，上身披一件絲紗，下身僅一條短褲，玉腿橫陳，酥胸隱露，令人熱血沸騰。

當金烏堡堡主帶人衝進來時，她們已佈好了陣勢。

忽然間，金烏堡堡主只見四面八方突然冒出無數花燈。

在花燈影裏，是一羣令人目眩神迷的艷女，花燈飛旋，披紗紛揚，乳峯玉腿，攝魄奪魂，迷人萬分。

涂公亮率十二太保左衝右突，無法突破脂粉陣，立刻又有一片五色煙霧瀰漫開來。

只有金烏堡主涂公亮明白，這便是十八夫人幫的天慾煙夢陣了。

衆多的美女，簡直是色界中的天魔舞。

這是一個專門迷神亂性的邪淫陣。

誰若吸入天慾煙夢，便會全身發熱，慾火大熾，雙目血紅，口渴如焚，喉中噴火，不是瘋狂嘶叫如犬吠，便是昏眩跌倒，任人宰割。

金烏堡十二太保血氣方剛，平日已極喜美女，眼下美女如雲，又已吸入天慾煙夢，哪還按捺得住，咆吼一聲，便如餓虎般撲入美女羣中。

那些艷女竟然不加抗拒，任十二太保瘋狂作樂，一時間，拚殺聲停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番淫邪之極的「男女挑燈夜戰」！

不一會，十二太保便全部萎頓於地，誰也無力再爬起來了。

金烏堡堡主又驚又恨，他料不到十二太保因嗜好女色，卻終於葬身在女人身上了！

他想救人，但救無可救，因爲十二太保已中了天慾煙夢淫毒，此時若有人阻其好事，十二太保只怕連親爹老娘也會殺了。

而且涂公亮功力雖然深厚，但也不敢大意，他怕自己亦抵受不住天魔舞的誘惑，喪生在女人的肚皮上面。

他也記不清他與她們打了多少招了，他只知道，他已經被那些艷女圍住了。

十八夫人幫大攻擊的信號，金烏堡牛角與胡笳之聲，他當然聽到了，但卻無法細看十丈外的事情。

五彩煙霧很濃，目力極難穿透，對方的輪番攻擊，亦令他無暇兼顧，他中毒解救不久，此時內力亦打了折扣。

此時忽聽神武尊者的勁喝，起自十多丈外：「擋我者死！殺！」

涂公亮一聽，連忙喝道：「來者可是朱雀神武門的尊者麼？」

神武尊者早就發現了涂公亮，聞言揚聲道：「原來是金烏堡的涂兄，你也捲進來了？好，我等來個內外夾擊，殺光這羣狐狸精！」

他話音甫落，突地響起一陣嬌笑道：「哎喲喲，原來是南北武林的兩大高手，我姐妹倒是失敬了！」

接着又聽一聲脆音道：「南北兩大高手名震武林，今日到了我等的地面，可得稍盡地主之誼，好好款待了，喲！好兇，玩眞的麼？兩位，我家姐妹可是蒲柳弱質，嬌姿不慣風和雨，還望兩位好好憐惜！」

隨即又是一聲嬌笑道：「涂大堡主，聽說你橫戈躍馬，最爲耐戰，我姐妹只好對你用車輪戰了。」

「嘿嘿，」又是一聲嬌笑道：「這叫雙斧伐枯樹，別性急，小妹侍候你來了！」

語聲，是如此悅耳動聽，如黃鸝初鳴，似銀鈴震動，那話中的語意，卻教人心猿意馬，想入非非。

但涂公亮、神武尊者畢竟功力深厚，並未受迷惑，而且神武六煞中的四煞，除紅衣老六、老五一死一傷外，其餘的四煞，也趕到了。

神武六煞中此時剩下全是一等一的高手，四人殺到，登時把十八夫人幫的力量牽制住三分之一。

金烏堡堡主涂公亮，立感壓力一減，他大發神威，龍吟虎嘯聲中，身劍合一，向東面猛闖疾攻。

涂公亮知道，游龍就在他的東面，他必須趁這機會，全力衝過去，制住游龍，便大功告成了。

他因此不惜多耗眞氣，施展一身所學，果然劍如雷電，所向披靡，把對方的陣法亦大大打亂了。

但涂公亮卻不見了游龍的踪影！

各路人馬的目標均是游龍，但各路人馬生死拚殺之際，游龍卻竟然不見了！

金烏堡堡主涂公亮情急之下，仍向一個方向猛闖，他施展威震江湖的金烏劍法，身劍合一，化作一道長虹，擋他者死。

金烏劍法所到之處，燈滅人倒，好不厲害之極。

神武尊者見涂公亮拚命向東突圍，心中一動，暗道：姓涂的已察覺游龍這小子的所在麼？

他於是亦大吼一聲：「殺向東面！」接而向前猛撲，狀如猛虎出山，又似毒龍穿雲。

眼見便可突破重圍了，突聽一聲嬌聲道：「南北二霸果然厲害，難怪可以稱雄武林。」

另一聲卻嘿嘿道：「勇則勇矣，不過匹夫而已！」

神武尊者判斷這必是十八夫人中的其中兩位，他哼了一聲，並不答話，他在等待機會，擒賊先擒王，先把十八夫人的其中二人制服，作爲人質，不怕十八夫人不肯撤兵，然後他就可以從容對付游龍了！

神武尊者連吸三口氣，眞氣如珠走玉盤，全身骨節咯咯作响，凝聚全身功力，揮手向神武四煞打個手勢，一齊向聲响處直撲。

神武尊者已聽出聲音自林間响起，因此他們撲向林中。

忽見游龍與一位紫衣姑娘對坐在一塊大石上，依偎談笑。

神武尊者一見，大笑道：「小兄弟，有女在懷，便忘了老哥哥了麼？」

游龍笑道：「本幫主正享受着，因此無暇跟你上朱雀神武門了。」

神武尊者冷哼一聲道：「那可由不得你。」

聲出人起，整個人一齊撲向游龍，志在必得了。

雙方距離僅二十來丈，神武尊者與神武四煞，挾着一股强風撲到，勁力所至，十幾棵大樹，一齊折倒。

但游龍與那紫衣女郎，卻倏忽失了影踪。

神武尊者與神武四煞身形往下一落，只聽一聲隆然大响，全部掉進一個深坑中了！

原來這是游龍的計謀，他遇上已解毒性的天理幫紀雯後，便設下這個誘敵之計，挫挫神武尊者的銳氣。

坑深近七八丈，四面陡峭，任你有更高的功力，在急切間也難縱跳上來。

就在此時，二三十名天理幫弟子湧出，三四十包石灰一齊投入深坑，再向下面猛倒水。

石灰見水，立刻發熱，燙得神武尊者等人鬼哭神嚎。

游龍與紀雯等一見，忍不住撫掌大笑。

游龍向坑中的神武尊者大聲道：「老哥哥，念你打算把寶貝女兒作餌，招我作乘龍快婿，免你一死，暫在此坑避避風雨好了，失陪！」

聲落，游龍已不見了。

陷在坑中的神武尊者，聞言之下，幾乎被活活氣死。

他忙從背上卸下紅衣老六，見他早已氣絕，只好丟在一邊，指揮其餘四煞，疊人梯縱了上來。

上面的紫衣女郎也不見了。

神武尊者不知紫衣女郎是誰，但認定她是十八夫人幫的人，勾結了游龍來害他，這口氣他無論如何咽不下去。

他與神武四煞向有花燈的地方撲去，要殺人報復，但很快又陷入重圍，一場激戰之下，神武四煞全部躺下。

最後只有神武尊者隻身逃了出去。

金烏堡堡主涂公亮眼見朱雀神武門的人全部掉入陷坑，心中大喜，他絕不會去救人，因爲他的目標是游龍。

他見游龍逃走，便縱身追了下去。

游龍見涂公亮追來，便向紀雯打了個招呼，他自己方向一轉，施展輕身功夫，在涂公亮前面飛縱，沿着河邊跑去。

他故意不快不慢，不把涂公亮拋離，但也不被他追到。

涂公亮看看不見人影，他停下仔細一看，又回到老地方了。

他不捨，拚命追趕，繞過一片小樹林，突然發現一行腳印，便順着腳印一路追了下去。

數里之後，那腳印忽而向西，忽而轉東，彎來繞去，全無直路。

涂公亮心道這小子邪極了，你以爲這般繞來繞去，便尋不着你了麼？

他認準方位，狠命追了下去。

突然，只見前面不遠處有人仰卧在地上，看模樣正是游龍。

涂公亮心中大喜，暗道：這小子必是逃得累了，因此躺下睡一睡。

涂公亮不加思考，縱起身形，向游龍躺身之處撲去。

身形下落，雙手疾伸而出，要抓游龍，游龍忽地原地十八滾，滾出二、三十丈。

涂公亮一撲撲空，身已落下，腳下噗嗤一聲，雙腳立刻下陷，直沒至膝。

涂公亮大駭，因爲他知道腳下是可怕的流沙，陷入流沙中的人，任你功力蓋世，亦決難逃生。

顯然，他情急之下，亦中了游龍的誘敵之計了。

涂公亮立刻橫身倒下着地滾轉，同時右腳用力向上踢出，一招連環鴛鴦腿，憑着右腳這一踢之勢，左腳跟着上踢，泥沙飛濺，人亦已從流沙中拔出。

就在此時，忽地「嗤」地一聲，一粒石子疾射而至，射中了他的足踝，一陣劇痛難當，眞氣一洩，噗通一聲人又摔了下去。

涂公亮這一跌下去，立刻再度深陷流沙中，大半身陷進去，雙手高舉，在空中亂抓亂舞，但卻毫無作用。

陷入流沙的人，任你神功蓋世，亦一樣難逃被活埋的厄運。

掙扎越厲害，下陷得便越快，武功越高，死亡更速。

除非誰學會了龜息大法，但龜息大法卻非活着的人可以學會，除非是死人，但死了的人又如何去學龜息大法？

眼見泥沙緩緩上升，已及胸口，涂公亮大駭，他明知泥沙一旦到達口鼻，他涂公亮就徹底完蛋了。

面臨死亡前的一霎，他再也顧不得什麼一派大掌門人的身份了，不由得驚惶的大喊道：「救命……救命呀！」

游龍出現了，他穩站流沙邊緣，笑道：「是誰大叫救命了？涂大堡主，可是你叫救命麼？」

涂公亮嘶聲道：「救命……你快救我一命！」

游龍笑道：「要我救你可以，但須答應一個條件。」

說話間，涂公亮身子又下沉了二寸，嚇得他沒命的道：「什麼條件……快說！快說！」

游龍道：「你答應加入吃喝幫，聽從幫主之令！」

涂公亮忙道：「吃喝幫幫主是甚人物？」

游龍大笑道：「笨蛋！吃喝幫幫主便是我小邪俠游龍啊！枉你涂大堡主名震江湖，連這個吃喝幫幫主大駕光臨也不知道。」

涂公亮一聽，怒哼一聲道：「小子，你胡說八道什麼？要涂公亮拜你爲師？哼哼哼……」涂公亮一連幾聲「哼」，心中顯然憤怒之極。

「好！好！好！」游龍卻一連三聲「好」，大笑着躺在地上，雙目望天，不再理會涂公亮了。

涂公亮的身子又下陷二寸，已快到脖子了，他心道：虎落平陽被犬欺，哎，何止虎落平陽，簡直是「虎落流沙」，難怪這鬼小子趁機欺詐了。

他無奈連聲大叫道：「拜就拜啦！我答應了！我答應了！」

躺在地上的游龍笑道：「流沙生人勿近，我如何救你？」

涂公亮急道：「你用繩拖我！」

游龍沒帶繩在身，他想了想，便忽地解下上衣，撕成兩半，連結起來，施展燕子抄水的功夫，拖衫而行，一面大叫道：「抓住破衣，稍縱即逝，切勿自誤！」

涂公亮豈會自誤？他早就把眼珠瞪得滾圓了。

游龍掠過涂公亮身邊，涂公亮猛伸手便抓住破衣一角。

游龍輕嘯一聲，運起造化神功，奮力衝前，把涂公亮從流沙中拔了出來，再拖曳而行，竟達二、三十丈，他的功力令人驚駭。

游龍拖曳中倏地鬆手，縱身而回，一掌按在涂公亮的後背大穴上，哈哈一笑道：「拿來啦！」

涂公亮料不到游龍身手如此驚人，立刻又制住了自己，他只要掌力一吐，他非得立刻斃命不可。

涂公亮無奈道：「你要什麼？」

游龍笑道：「你既已投在吃喝幫門下，自然就得交出金烏令啦！」

金烏令乃金烏堡的信物，憑一塊金烏令，可以調動金烏堡屬下三十六莊的人馬，見金烏令如見堡主，無人敢逆。

涂公亮知道此時不交不行了，無奈只好掏出金烏令來。

游龍一手搶到手上，大笑道：「好極了！有金烏令在手，本吃喝幫就名符其實，走到那兒都不愁吃喝啦！」

游龍說着，一躍而起，道：「走！本幫主打了大半晚，餓極了，快找個地方大吃大喝一頓！」

涂公亮無奈只好站起來，跟着游龍走，金烏令在他手上，他不敢不從，因爲他若不伺機奪回，他這個金烏堡堡主也無法當下去了。

涂公亮領游龍向臨潼走去，沿途只見屍骸遍地，男女均有，可見夜間拚殺的慘烈。

能夠撿回一條生命，涂公亮自己也自覺慶幸。

涂公亮、游龍二人走入臨潼，在一家酒樓門前停下，涂公亮道：「小……兄弟，就在這兒怎麼樣？」

涂公亮欲說「小子」，但金烏令在他手上，只好改稱一聲「小兄弟」。

但游龍並沒回音，涂公亮轉身一看，他早就失了踪影。

涂公亮試運一下眞氣，被封的穴道也早解開了。

涂公亮膽氣一壯，走入酒樓，叫了酒菜，伸手正欲去抓桌上那隻燒鷄大嚼。

但燒鷄突然不見了。

他抬頭一看，只見游龍就坐在對面，那燒鷄不知怎的已到了他手上，正在大嚼。

涂公亮心中恨極。

游龍哈哈一笑，撕了一隻鷄腿，扔給涂公亮，道：「你心中必然不服，這樣好了，你先吃飽，再與你打上一場，只要你打得贏我，金烏令就還給你，金烏堡堡主還是你做，如何？」

涂公亮恨極，呼的一拳打過去，道：「打就打了，管它什麼飽不飽的！」

這一拳如開山劈石，擋他者必死無疑。

但游龍把手中的燒鷄向前一遞，燒鷄被打碎了，游龍已躍開，濺了涂公亮滿臉鷄肉鷄汁，幾乎把他氣昏。

他不捨，向游龍追撲過去，劈面又是一掌，游龍反手一撥，便把他的右掌攻勢化解，隨手呼的一掌向他拍去，兩人就在酒樓上面大打出手，打得桌翻椅倒。

酒樓的食客發一聲喊，沒命的奔逃，片刻便跑得無影無踪。

游龍也無心纏鬥，他向左搶上半步，右掌在常人無法達到的位置，突然轉到涂公亮的背後。

涂公亮知已無可閃避，把眼一閉，悶聲道：「你殺了我吧！」

游龍大笑道：「你是我屬下，本幫主豈會殺你？你只管做你的涂大堡主去，金烏令一日在我手上，本幫主便一日不會殺你，放心好了！失陪了！」

游龍話音未落，人已倏忽不見。

＊　＊　＊

眨眼又是夜深時份了。

夜色並非總是淒涼，因為天上星光燦爛，草叢有蚊蟲兒叫，清風陣陣，不過份外寂靜罷了。

游龍離開臨潼酒樓，獨行在終南道上。

他心中開始有許多心緒了，首先是那大姐姐紀雯姑娘。

他忽然覺得，有這麼一位女郎在自己的身邊並非壞事，起碼他睡着時，她會把他叫醒過來。

游龍累了，他並非仙，亦非神，他也有疲倦的時候，如果有誰連續拚殺兩日兩夜而不覺累的話，那這個人必定是死人，死人是不知疲倦的。

但游龍不敢躺下睡覺，因為他深知除非有紀雯在他身邊，否則他必定一睡不起。

就在此時，他忽然聽到一陣急勁的衣袂帶風聲，他知道，這夜行人的輕功不錯，有相當的造詣，但還沒達到一流的境界。

衣袂聲剛掠過，林中暗處卻傳出一個急促的歎息呻吟聲。

這人顯然已受了很重的內傷。

游龍向暗林中走去，那喘息呻吟聲突然停住，有人嘶啞的叫了一聲道：「朋友……請留步！」

游龍定睛一看，只見這人自樹後探出半邊身來，滿頭亂髮，衣衫襤褸，神色萎頓。

游龍的目力夜可視物，他立刻便看清此人竟是神武尊者洪承緒！

神武尊者卻似乎並不知道來人的身份，因為他已萎頓不堪，內力並大打折扣，因此視力也不大靈了。

游龍不動聲息，也沒走近，淡然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神武尊者黯然道：「老夫是朱雀神武門掌門洪承緒，你知道麼？」

游龍淡然一笑道：「似乎聽說過有這麼一個南方門派。」

神武尊者又道：「老夫已受了傷。」

游龍道：「晚輩一看便知道了。」

神武尊者道：「你可知道前面党莊莊主党君豪？」

游龍點點頭道：「聽說過。」

神武尊者道：「你快背我到党莊！」

游龍道：「我為什麼要背你？」

神武尊者道：「我是神武尊者，你敢對老夫無禮？見死不救？」

游龍冷然一笑道：「這是你求我，並非我求你，是誰無禮了？」

神武尊者目中兇光一閃，但終於無奈的歎了口氣，掙扎着從懷中掏出一錠金子，喘息着道：「你若肯背我，以此為酬，日後必定重重謝你。」

游龍笑道：「這還好聽一點，但一錠金子還未足以差遣我辦事！」

神武尊者忙道：「那你要求什麼？」

游龍笑道：「聽人說，神武門有一塊刻着鳥兒的銅牌，很好看，給我玩玩如何？」

神武尊者聞言，身子陡地一震，因為那「刻着鳥兒的銅牌」，正是神武門的「朱雀令」，人在朱雀令在，人亡朱雀令亡。

神武尊者忽然道：「很好，你要，就給你好了！」

神武尊者收起金錠，掏出那面朱雀令來，果然是一面刻着鳥兒的銅牌。

游龍笑道：「我就喜歡這些小玩意，什麼時候我玩膩了，就還給你好了。」

游龍說着，慢慢走了過去，伸手去取那面「朱雀令」。

游龍的手剛伸出來，神武尊者的手臂已閃電般揮出，五指如鈎，急抓游龍的手腕。神武尊者的用意乃是擒住來人，逼他送他去救治。

神武尊者這一擊，快如閃電，銳不可擋。

但他快，游龍卻更快。

他凌空一個翻身，腳尖已趁勢把摔在地上的朱雀令一勾，挑出去，反手接住，人也退後了七、八尺。

乾淨、俐落、漂亮之極。

神武尊者這一抓竟然落空，他臉色不由大變，因為他無法想像，當世中有誰可以避過他這一擊，不但避過了，仍能取到朱雀令！

「你……你是誰？」神武尊者喃喃道。

游龍哈哈一笑道：「神武老哥哥，我就是那一代吃喝幫的大幫主！」

神武尊者一聽，不由失聲道：「原來你是小……兄弟游龍！」

游龍笑道：「很好，你總算沒看錯。」

神武老者盯着游龍，猶如見了活鬼，嘶聲道：「小……兄弟，你很好！」

游龍笑道：「能吃能喝，還不算太壞！」

神武尊者歎了口氣，道：「我卻糟透了！」

游龍道：「我知道！」

神武尊者道：「神武六煞全死光了！」

游龍道：「我知道！」

神武尊者又道：「我也受了重傷。」

游龍笑道：「我也知道！」

神武尊者道：「你有什麼不知道？」

游龍道：「有，我不知道你原來對本幫主不懷好意！否則，這老哥小弟便決計不做了！」

神武尊者歎了口氣，苦笑道：「我落到這個地步，你必定很高興了？」

游龍笑道：「有一點，但你若盡快離開中原，回返你的老家韶關，日後決不踏足中原半步，我會更高興！」

神武尊者咬牙道：「老夫是中了十八夫人的詭計，這個仇豈能不報？」

游龍笑道：「你若報仇，你便沒有救了！」

神武尊者道：「為什麼？」

游龍笑道：「你恨十八夫人幫，但十八夫人幫乃天下第一風流陣，你這副老骨頭，如何闖得過去？遲早是去送死，我為什麼要救你？」

神武尊者一聽，不由勾起滿腔仇恨，但又無可奈何，他一陣咳嗽，竟咳出血來了，他的內傷顯然很重。

游龍一見，心中一軟，不由歎了口氣，他正打算走過去，救他一救，身形突又疾速躍起，一閃沒入林間樹梢。

就在此時，已有三人掠進林中空地而來。

這是兩名虬髯大漢，伴着一位紅衣女子。

紅衣女子進入空地，一眼便看見委頓地上的神武尊者，她驚呼一聲：「爹爹！」人已撲了過去。

神武尊者正用手捂着嘴，欲將裏面的血咽下去，一聽紅衣女子的叫聲，心中一酸，那口鮮血已狂噴而出。

紅衣女子正是神武尊者的掌上明珠，她叫洪美玉。

洪美玉見老父傷成這個樣子，心中大悲，顧不得血污，撲了上去，抱起了他。

那兩名虬髯漢子也搶了上來，扶起了神武尊者，一人出掌運氣，為他療傷，一人從懷中掏出丹丸，塞進他的口中。

過了好一會，神武尊者才總算回過一口氣，恨恨的咬牙道：「天殺的臭小子游龍！」

洪美玉俏目圓睜，道：「爹爹放心！女兒一定替你殺了那臭小子！」

躲在樹上的游龍一聽，心中不為意，一展身，便掠空而去。

當世沒人知道他的心思，也沒人知道他的鬼主意到底有多少。

因為他是「小邪俠」大游龍。

（此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一

朱元璋（二）

張龍 · 編繪



37　張氏見她神色慌張，便把她叫到房裡，細細盤問。馬氏被燙得痛不可言，只好從懷裡掏出烙餅，聲淚俱下地把眞情告訴了義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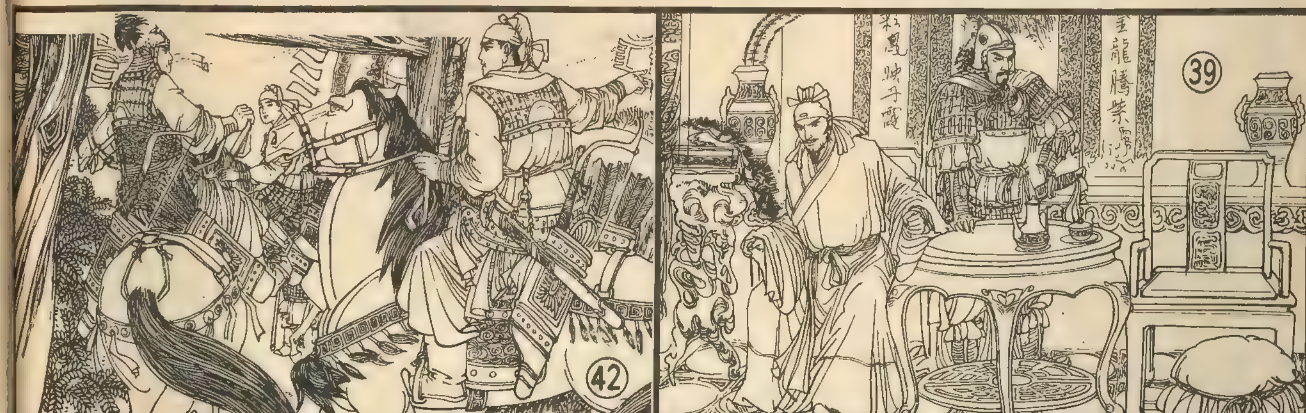
40　正在這時，張氏走出來爲朱元璋說情，郭子興便順水推舟，命人把朱元璋放出來。



38　張氏見女兒前胸都被燙紅了，連忙好言勸慰，同時又狠狠訓斥了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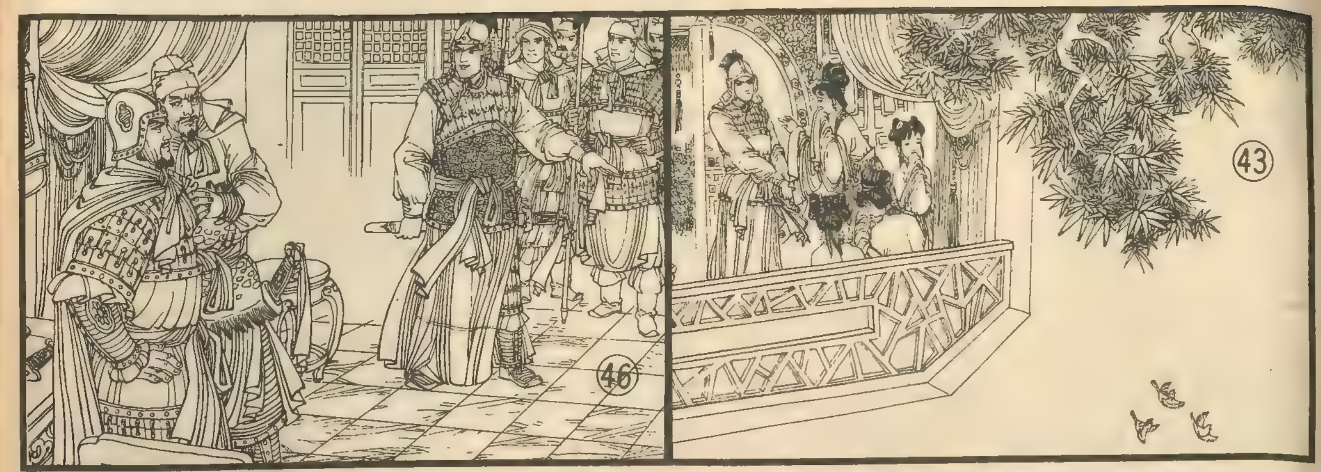


41　朱元璋知道大敵當前，不能計較個人恩怨。他出了禁閉室後，便立刻去巡視部隊。郭子興對朱元璋的豁達大度十分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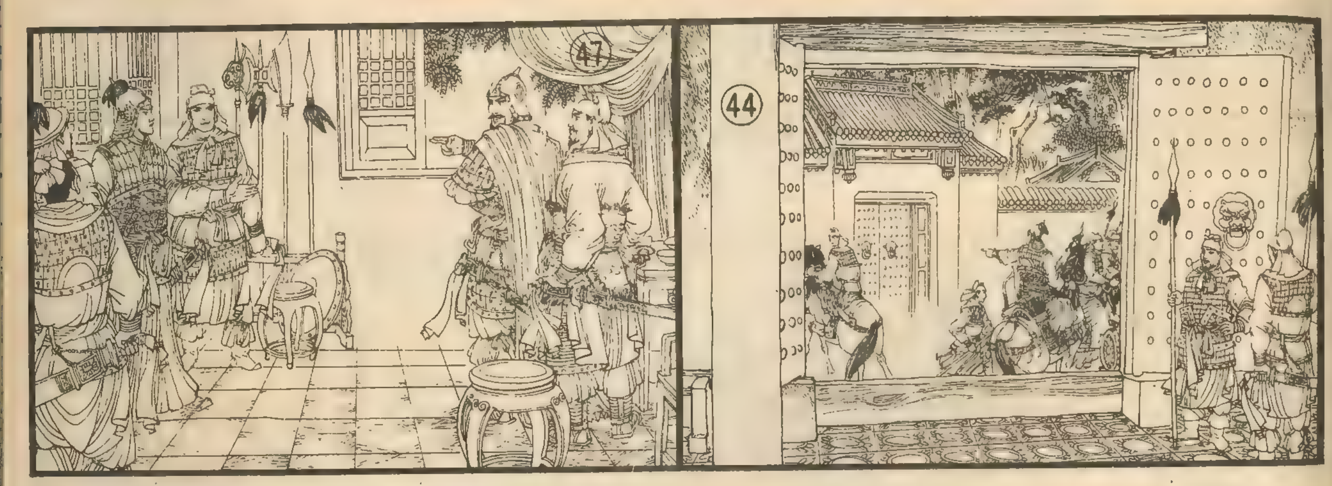
39　眞是無巧不成書，恰在這時孫德崖帶兵來到濠州，主張同元軍再戰，郭子興却主張守城，兩人意見不合。郭子興不由想起了自己那足智多謀的女婿——朱元璋。

42　朱元璋剛走進一座兵營，一個騎兵就進來報告說，張夫人有急事，請朱公子馬上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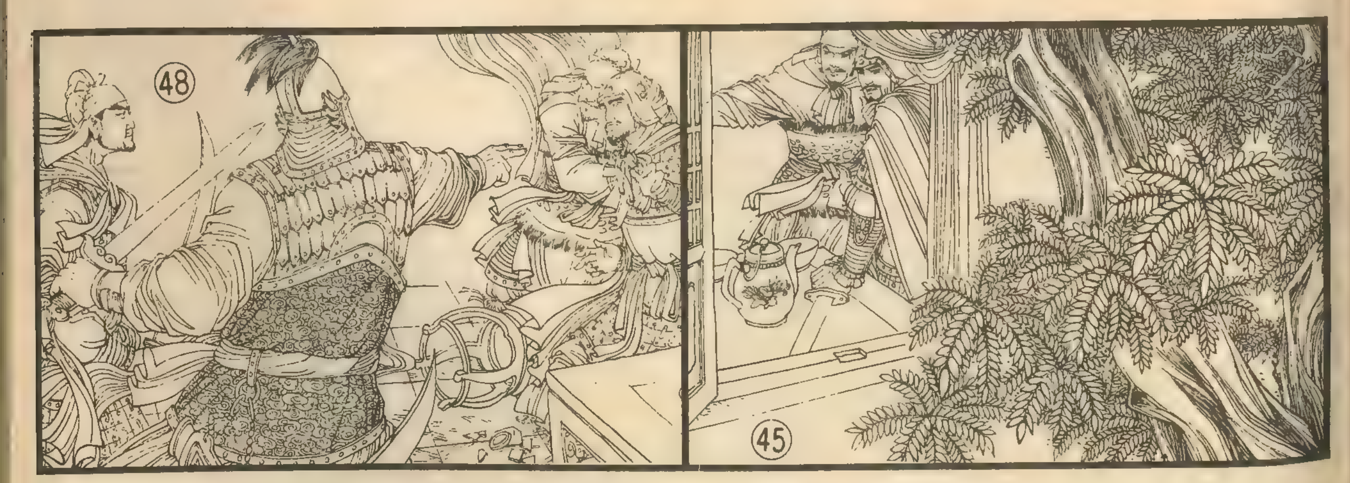
43　朱元璋不知發生了甚麼變故，催馬趕回公館，來到張夫人內室，只見張夫人哭得如同淚人兒一般。站在一旁流淚的馬氏說：「快去救我義父，他被孫德崖誆去，生死不知。」

46　野心勃勃的孫德崖，把郭子興騙到家裡，正準備動手，朱元璋闖進來大聲喝道：「敵逼城下，危在旦夕，你們不打敵人，反扣了主帥，是何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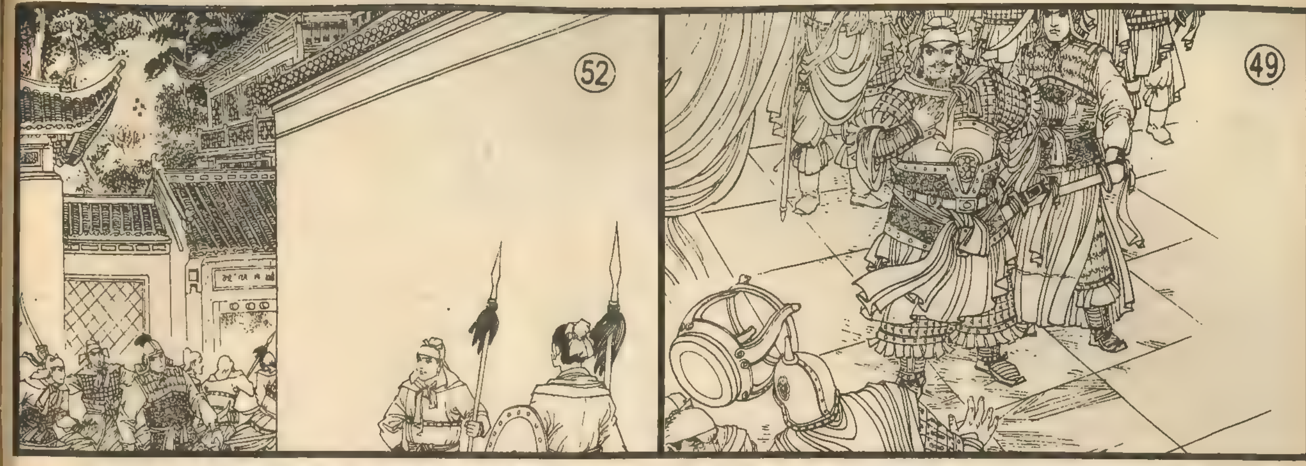
44　朱元璋二話沒說，一邊派人去把此事告訴彭大，一邊帶着十幾個精壯親信士兵直奔孫家。

47　孫德崖見朱元璋來者不善，就詭稱要和主帥商討軍機大事，命令朱元璋趕快回去守城，不得擅自離開。



45　原來，自上次郭子興出城與元兵交戰失利後，彭大便把責任推到了趙均用身上。郭子興聽信此言，流露出要殺趙均用之意。趙均用懷恨在心，暗中串通了孫德崖，要除掉郭子興。

48　朱元璋大怒，問道：「主帥現在何處？」孫德崖也不示弱：「你管得着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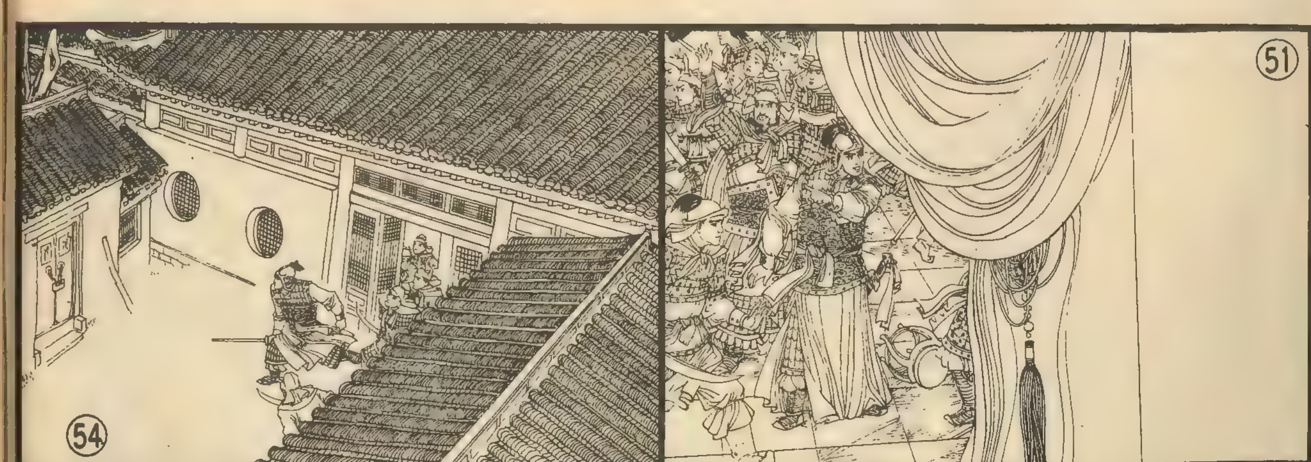
49　雙方正在準備動手，突然從門外闖進一人，大聲喊道：「誰敢謀害郭元帥，我彭大決不答應。」原來是彭大聞訊趕到。

52　朱元璋率領衆人徑直向內院奔去，只見孫德崖的兵士正三三兩兩在院中走動。朱元璋心中暗暗一驚：看來，他們是戒備森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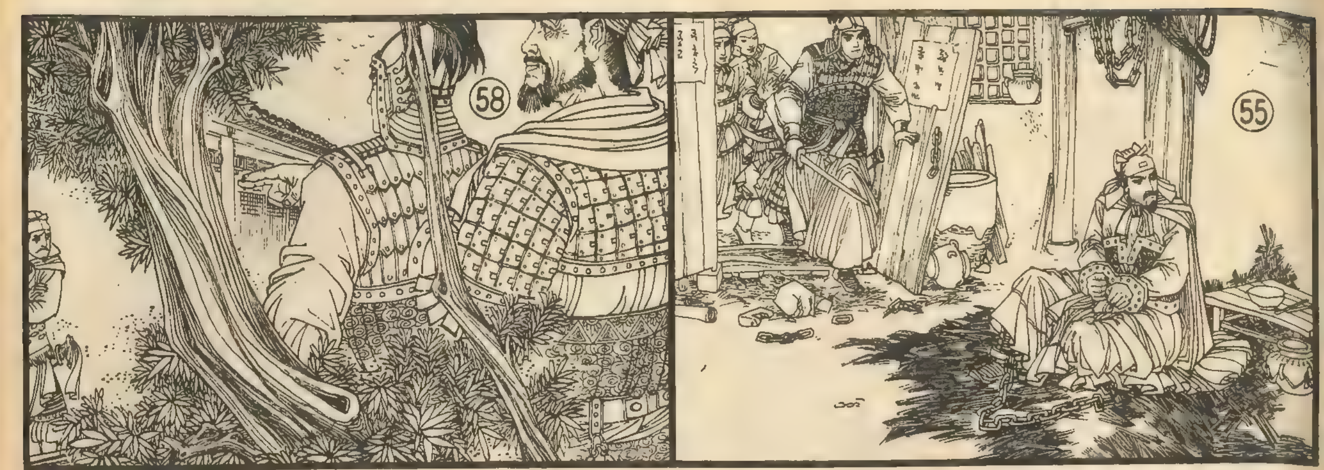
50　孫德崖見朱元璋人多勢衆，馬上露出笑臉說：「郭元帥早已回去，不在我這裡了！」

53　朱元璋不顧兵士們阻擋，將內院房間都一一搜過，卻不見郭子興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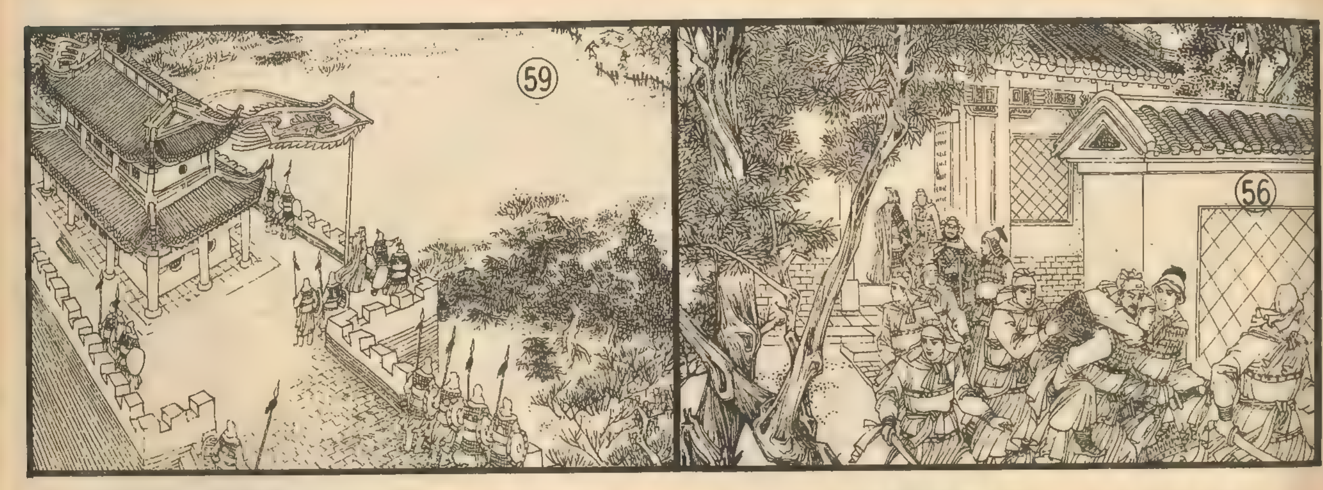
51　朱元璋靈機一動：「能讓我搜一下嗎？」彭大也助威道：「有何不可？搜！」孫德崖無可奈何，只得閃向一旁。

54　朱元璋情知有詐，急忙回身又向大廳走去，突然聽見一間房內有人呻吟。他循聲走去，原來，廳後有一間低矮小屋被關得嚴嚴實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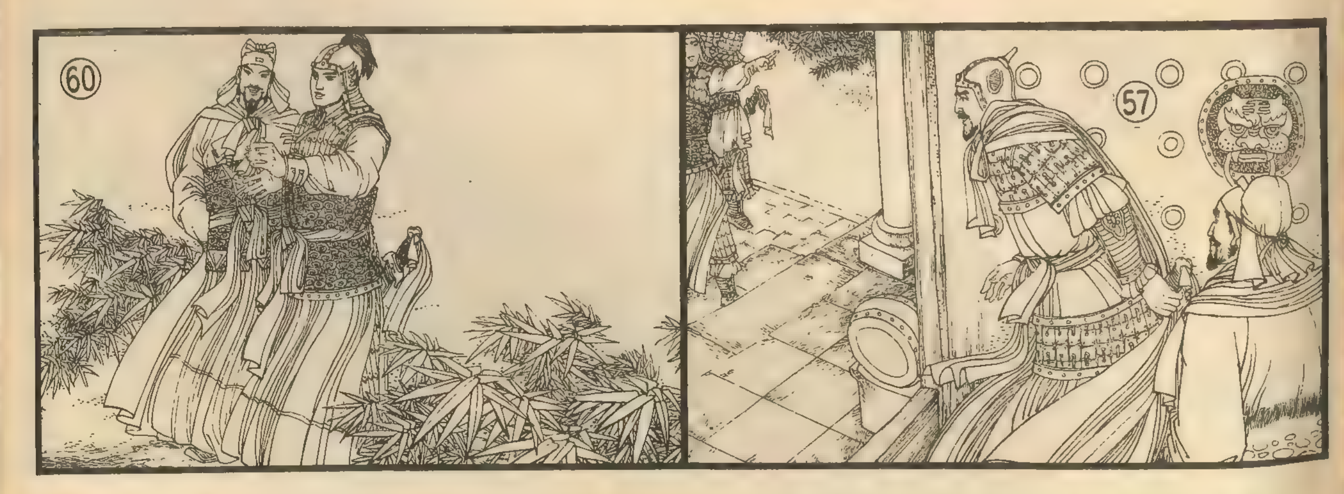
55　朱元璋找來一塊大石頭，將鎖砸開進去一看，只見郭子興正坐在墻角流淚。

58　朱元璋又對趙均用說：「當今天下大亂，羣雄並起，大家須齊心協力才有出頭之日。你撥弄是非，與人與己都無好處！」說完揚長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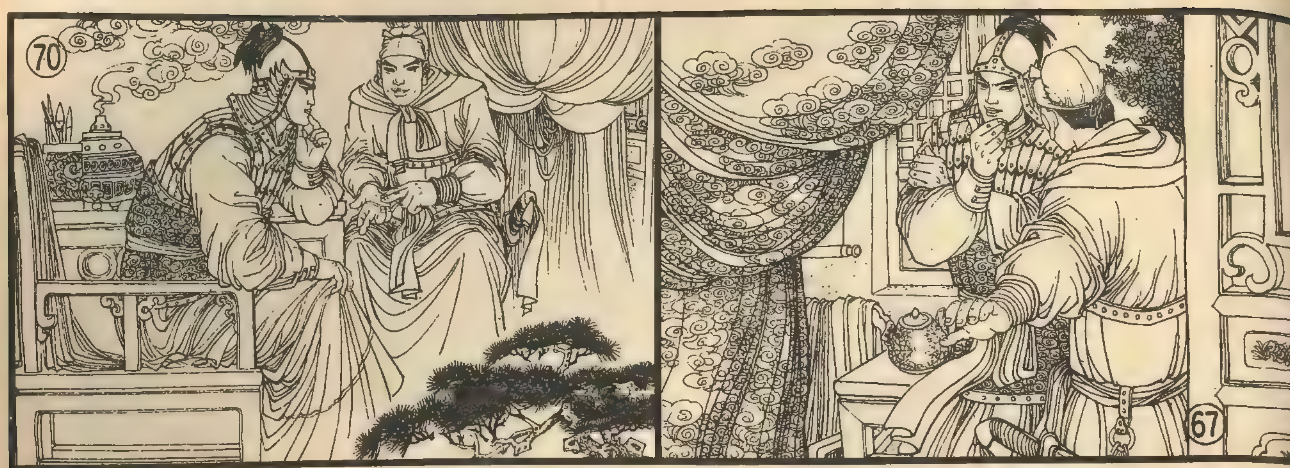
56　朱元璋爲郭子興取下刑具，命令士兵背起就走，自己在後面保護。孫德崖、趙均用見此情景，哪敢上前，只好眼白白地看着他們搶走了郭子興。

59　從此，郭子興更加依靠朱元璋了。濠州守城的重任也就全落在朱元璋身上。他每日身先士卒，守城如山，元兵見攻城不破，不得不撤走了。



57　走在最後的朱元璋回頭對孫德崖說：「你和郭元帥過去是朋友，又是同時起義的將領，爲甚麼要聽流言蜚語，互相殘殺呢？」孫德崖被問得啞口無言。

60　元兵撤退，濠州解圍。朱元璋對郭子興說：「軍隊連續苦戰，士兵傷亡很多。我們應趁元兵撤退之機，趕快招募士兵，以擴充實力。」郭子興十分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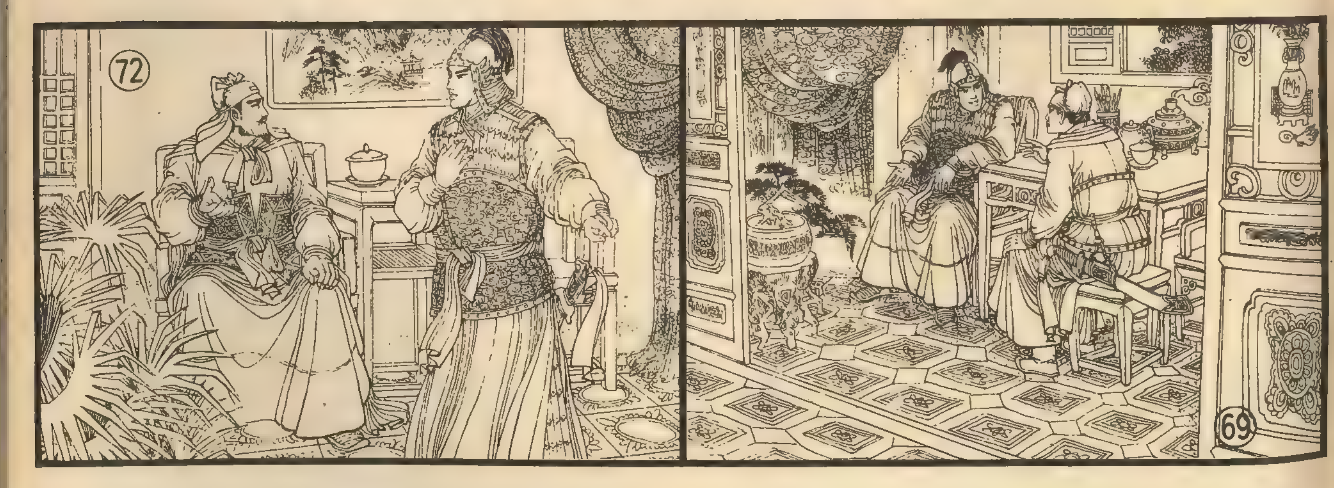
70　徐達微微一笑，道：「七百人當中眞正能幹的就是常遇春、胡大海、湯和、花雲二十多個人，留下七百人，帶走這二十幾個人就行了。」

67　徐達見左右無人，便悄悄地對朱元璋說：「鎭撫不是要想幹一番大事業嗎？怎能長期在此呆在別人帳下？如今江南張士誠也已率軍起義，其勢不小……」



71　朱元璋聽罷，如夢初醒，連聲說：「好主意，好主意！」

68　朱元璋說：「我羽翼未豐，怎麼高飛？勢力不大，怎麼獨立？你有甚麼好主意，趕快說說吧！」



72　第二天，朱元璋向郭子興說明心意，願意留下七百人的隊伍，帶二十四個人去平定遠。郭子興果然答應了。（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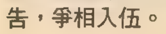
69　徐達說：「郭公是定遠縣人，定遠至今未平，你爲何不帶兵去打定遠？」朱元璋猶豫片刻說：「我若把招來的七百人帶走，郭元帥不多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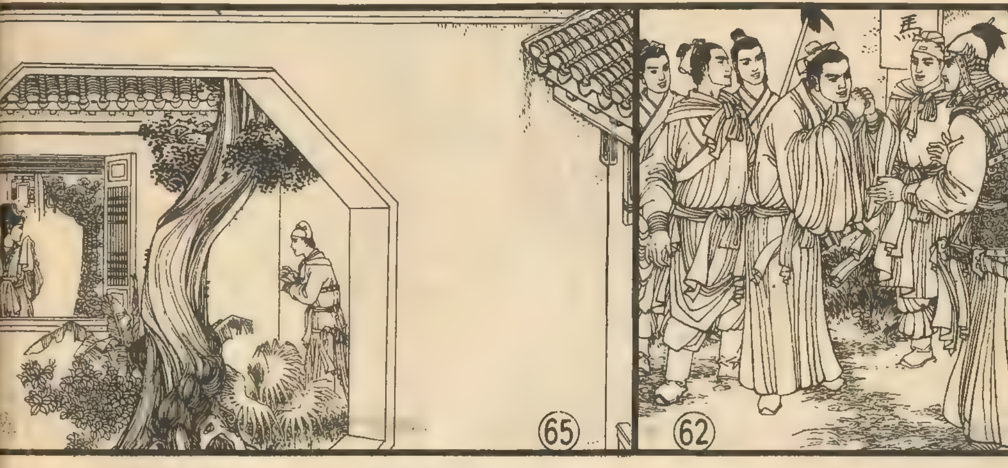




64　朱元璋帶着七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回到濠州。郭子興檢閱隊伍，十分高興，委任朱元璋爲鎭撫，統率七百人馬。

61　郭子興當即派朱元璋回鄉招兵。朱元璋回到鄉里，豎起郭子興的旗幟，招兵買馬。窮苦百姓奔走相告，爭相入伍。





65　朱元璋毫不懈怠，每日認眞訓練部隊。一天，朱元璋忙中偸閑，正與馬氏述說練兵之事，突然有人敲門。

62　朱元璋過去的小伙伴湯和、徐達，聽說朱元璋回來爲郭子興招兵，也慕名前來投奔。



66　原來，敲門的人是徐達。徐達比朱元璋小三歲，辦事幹練，文武兼備，深受朱元璋器重。朱元璋把他讓進屋裡，親切地問他有甚麼事。

63　不幾天的工夫，朱元璋就在家鄉招募了七百名士兵。特別是徐達、常遇春、湯和等人身材高大，有勇有謀，朱元璋跟他們談得格外投機。

上文提要：江南地區江石村內，有戶姓俞的人家，本過着不錯的日子，可是俞家長子在十歲那年突然失了踪，家中尚有個不滿周歲的女兒。一晃十五年過去，俞玉珍已婷婷玉立，鄰村花蝴蝶勞家明見其貌美，前來調戲，被俞大娘撞見，勞家明便殺死俞大娘，翌日又來搶走俞玉珍，突被一青年攔住去路，原來該青年即俞玉珍失踪多年的哥哥俞劍平。俞劍平聽說母被殺，也殺了勞家明為母祭奠，因而結下寃仇……



麥中青·文
可　飛·圖

兩期完武俠故事

血海深仇

操練村民衆皆兵　消滅惡人報母仇

「當然是眞的。」

「那好吧！橫豎他都要宰我了，我就犯他的小寶貝好了！」他揚起手掌，在她臀部輕輕地打，傳出輕微的聲响！

郭小菁扭動着腰肢，佯嗔撒嬌地說：「好呀！你打我，我叫他宰了你，剝你的皮！」

兩個人在晨風中笑鬧，一個是忘了早先苦候的惱恨與憂心，一個是忘記了早先奔跑的疲倦與冷寂。

鷄啼了，俞劍平心頭一凜，把伏在懷中的郭小菁輕輕扶起，道：「鷄啼了，天快亮了！玉珍仍在等妳，未睡的，你快回去吧！趁這短暫時光歇歇也好，她說我不去找妳，罵了我一整夜！」

「活該，誰叫你偷懶，」她起身走了兩步，停了下來，說：「劍平，大敵快來，你也該歇歇啦。」一言半語，便勝似千言萬語。

＊　＊　＊

俞玉珍果然未睡，聽到脚步聲，便問道：「誰？」

「是我，開門吧！」

「啊！姐姐，妳回來了？」俞玉珍不知是激動還是高興，竟然是熱淚迸流，沿頰而下。

「傻妹妹，妳怎麼哭了！」

「我……我怕見不到妳！」

「怎麼會呢！我不是回來了！」郭小菁撫着這位小妹妹的頭髮、肩膊，她是深深受到感動，自己也變了聲，流淚了。

她們雖然相處的日子不長，感情却增進得極速，情逾同胞。

「睡覺吧！我也睏死了，天就要亮啦！」

「姐姐，妳去了哪裡？怎麼妳去了這許久？眞急死人了，我叫哥哥去找妳，他又不去。」

「他怎能走呢？他要照顧這裡的人呀，他若去了，敵人來攻，誰去對付敵人？」

「可是，妳去了這麼久……」

「別說了，有話睡醒了再說，現在先睡覺別再出聲！」她抱着她，她很快就睡着了。

「她其實是早就睏了，只是為了我……」郭小菁暗自想着，她自己也很快地睡着了。

翌日，紅石村的人最關心的是郭小菁回來了沒有，各人的關懷再一次感動着郭小菁，她熱淚盈眶，神情激動的一再向大家致謝。

這一天，各人都練得特別起勁，成績也特別好，男的女的大家都很滿意，俞劍平教給他們的連珠鏢，居然有五個以上可以一手放出三鏢，其中兩個可以連續放出六鏢，勁道與準頭都十分不錯，對其他人起着極大的鼓勵作用。農村的青年平日用慣氣力，身體比較强壯，練起武藝，吃得苦，耐得勞，只要能

教會他們運用氣力，便成功了一半，比起那些手無縛鷄之力的富家小子，連氣力也得從頭練起，自然勝上不止一籌。

平靜的兩天過去了，到了第三天，金甲神孟昭率領四個人來了。

金甲神是來得光明正大，他是在未時正來到了紅石村的，他雖然不曾用請帖，却也沒有直闖進來。

金甲神孟昭來到了紅石村之後，叫一個人進村內通知俞劍平出來受死！

金甲神這麼「光明正大」的做法，引起俞劍平極大的懷疑，他和郭小菁商量過之後，毅然出去相見，而且是單身一人，充份表現出他是一個勇敢的人，同樣表示出紅石村沒有別的人可以幫俞劍平的忙，這一點，金甲神孟昭在來之前，已經心中有數了！

「姓俞的，你可知罪？」金甲神孟昭沒頭沒腦的問對方一句。

「我根本不知你老前輩是甚麼人？更未得罪過老前輩你，不知罪從何來。」

「你可聽說過，借債還錢，殺人償命這句話麼？」

「知道！」

「那麼，你殺了勞德桂的兒子勞家明，該不該償命？難道還要我老人家動手嗎？」

「哦？原來你是指這個，我明白了！」

「你明白就好！快自裁吧！」

「不！你弄錯了，勞家明恃技行兇，我殺死他，是為我娘報仇，這是血債血償，殺人償命，勞家明死有餘辜，老前輩你現在明白啦！」

「嗯！這麼說，倒是你殺人有理由啦！」

「可以這麼說，老前輩你怎麼稱呼？」

「我姓孟，單名一個昭字，你不曾聽過我這個名字嗎？」

「金甲神孟老爺子名滿江湖，我雖孤陋寡聞，還不至於連你老爺子的大名也沒聽說過呀，孟老爺子，你和姓勞的是甚麼關係？不是受姓勞的所託，來找我的吧？」

「不！我正是受姓勞的所託，來找你的，你亮兵刃吧！」

「既然你孟老爺子不諒，我也只好圖個僥倖了！你們是……」

「你放心，我不會以多為勝的。」金甲神孟昭回望一個漢子道：「朱全，你先上！」

「是！」那漢子朱全應道。

「孟老爺子，我想問你一句；今天我們點到為止，還是生死方休？」

「少廢話，有你沒我，看刀吧！」朱全挽起刀花就砍，出手極毒辣。

俞劍平冷然道：「這麼說，我們是拚命之鬥了！」手中劍一抖一展，使出了一個卸字訣，劍鋒貼近刀鋒一沾而過，劍身一偏一絞，一股柔勁綿綿不絕，使朱全幾乎握刀不穩，心內一驚，封閉不了門戶，給俞劍平挺劍直進，刺向他的心窩，另一個大漢叫錢通的見狀大驚，一聲斷喝：「姓俞的，休得傷我兄弟！」一抖手，先後發出了暗器，人也同時撲出。

「無恥之徒，你膽敢暗算我！」俞劍平身子一斜，回劍一擋，「噹」的一聲，暗器外射，射進了朱全的胸膛，他當堂慘叫了一聲，跳高了過丈，落下來時已經站立不穩，跌倒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錢通本來是想救朱全的，不料却變成害了他，一支瓦筒鏢就變成了朱全的催命符，錢通自然是想不到有此結果，所以感到又羞又惱，一支軟鞭掄動起來，呼嘯之聲尖銳刺耳，猶若鬼叫，着實驚人，他把鞭使得又勁又猛，恍若一支槍，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是內家高手了。

俞劍平用劍輕輕一壓鞭梢，立即翻手一挑，把鞭挑開，身子滴溜溜的疾轉，一下子轉到了錢通跟前，劍柄一橫，向錢通脅間就撞過去，出手之快，使人目眩，只聽得「哎呀！」一聲，錢通連人帶鞭倒跌在幾尺之外，滾了幾滾，便不動了。

俞劍平很輕易地就擊斃了兩個强敵，倒使孟昭暗暗吃了一驚，他深知朱、錢兩人的武功不弱，就是自己出手，也未必能如此輕易得手，因此，孟昭心驚了。

這時候，另一邊傳出了嘈吵與打鬥之聲，跟着，慘叫聲也傳來了，金甲神孟昭臉上出現了詭秘的笑意，輕鬆地說道：「姓俞的，你聽呀，是甚麼聲响！」

「你以為是甚麼聲音，狗叫？狼嘷？」

「你們村中的人倒霉了，你快去看看他們，給他們送終見上最後一面吧！」

「甚麼？你明鬥暗襲？好卑鄙！」

「哈哈，兵不厭詐，你小子上當了，你以為我眞的這麼好興緻跟你聊天？你做夢！」

「好，我去看看……」俞劍平猝然轉身。

「站住！」金甲神孟昭猛然向他撲去，俞劍平隨而發出一聲勁嘯，震得金甲神孟昭一跳，與他同來的兩個人更感耳疼失色，驚惶間，只見一道快如電閃的人影陡然直撲自己，本能的舉刀相迎，朝黑影就砍，可是一刀砍下，黑影已然不見了，突感腰間一痳，隨即慘叫倒地，留下的只有一個金甲神孟昭了。

「金甲神孟老爺子，你帶來的人全都回到老家去，現在你老人家也該回到老家了！」

「臭小子，你別猖狂！」

「你別猖狂才是眞……你以爲勞德桂這隻採花蜂會佔到好處？你這位結盟好友也佔不到甚麼便宜。你呢，當然更是非回老家不可了！」

「甚麼？你知道我們會來？」

「當然知道，當你們決鬥結盟之時起，我就知道了。你認命吧，孟老爺子！」

「好小子，你好陰毒，好深沉啊！」

「哼，還不及你！」

「那麼，你爲甚麼不早說？」

「你在等人，我也在等人！」

「你也等人，等甚麼人？」

「說出來你老爺子也該知道的，一位是遊戲江湖的北海遊仙申老前輩，一位是專管世間不平的閒事陰陽判官方老前輩，另一位是長生不老的華老前輩！一位是……」

「胡說！你以爲你這麼說，就可以嚇倒我嗎？你少跟我來這一套！你……」

「好小子，原來你在這裡跟人磨牙，你的小媳婦給人圍上了，還不快去幫她，這金甲老鬼留給我吧！快去！快去！」

「是，華老前輩，我這就去了！」

金甲神孟昭想不到俞劍平說的是事實，華千刀果然來了，那麼其他幾位也不會是假吧？如此一想，再也顧不得盟兄採花蜂勞德桂的生死了，一溜烟就跑了。

「那裡走，你得先挨我一頓！」華千刀追着孟昭，兩個人漸漸的遠去了，俞劍平一直和金甲神孟昭磨牙，爲的就是要等華千刀來，他既然來了，又追敵去了，現在已無後顧之憂，當然便會急急趕去幫郭小菁殲殺敵人了。

郭小菁這時正在吃緊，她給採花蜂和一個禿頭胖漢二人夾攻，只有施展出騰挪閃躲的快速靈活身法，避重就輕，守而不攻，雖然一時未致於會落敗，但亦處在捱打境地，甚爲危險也。

郭小菁此時只能照顧自己，已無暇兼顧他人了，她聽到慘呼與驚叫之聲就一陣心疼，不知不覺間分了精神，幾次遇上險着！

採花蜂勞德桂缺德極了，他一邊打一邊說些下流難聽的話，擾亂郭小菁的心神，增加她的危險，她心神漸感煩燥，眞要不惜一拚了！

突然一道人影閃入眼簾，同時聽得：「小菁，前面的敵人全回老家了，你再堅持片刻，我馬上過來幫妳！」

這是俞劍平的聲音，她一聽心中就放寬了，精神大振，氣力也來了，原來她早先心，牽掛着俞劍平呢。

俞劍平現身之後，他飛快的掃打勞德桂帶來的那些嘍囉，先替村人解危，然後再去幫助郭小菁。

俞劍平一到，局勢當即扭轉，於是轉敗爲勝，留下的只有少數的幾個敵人了。

俞劍平並沒有立即動手，他站在一邊看了片刻道：「好傢伙，看你還能逃到那裡去。」

「劍平，你給我掠陣，不要給他逃去！」

俞劍平答道：「好！妳放心吧，包管他們一個也逃不了的！」

郭小菁道：「他們如不逃走，你就用不着動手，我自會收拾他們，若果他逃跑，你就把他截回來！」

「好的，妳放心，保証他們跑不掉！」

「老狗才，你剛才的威風去了那裡？怎麼現在變成這個熊樣？」郭小菁的話鋒突然指向採花蜂勞德桂，主動向他進攻了。

禿頭胖漢斜着眼望向俞劍平，忽地閃身撲出，然後對勞德桂道：「勞盟主，我來對付這個小子！」他先行動再說話，不容勞德桂反對，勞德桂與俞劍平有殺子深仇，當然希望親自手刃仇人。但知子莫若父，兒子武功如何，瞞不了他，據說勞家明在一兩個照面之下就給俞劍平活捉了去，則俞劍平的武功如何？這就可想而知了，只怕比較眼前這個女子更難對付，因此，禿頭胖漢說要對付俞劍平，他是求之不得，絕無意見。

禿頭胖子疾撲俞劍平，第一招就使出大砍刀照頭砍去的猛招，砍向俞劍平，俞劍平凝視來勢，身子動也不動，一種堅毅威勇的氣派表現無遺。

禿頭胖子本是惡狠狠的出手，想求速戰速決的，及至與俞劍平的目光接觸，看到他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情，不由心生懼意，意志也動搖了。

但是，他已出手，總不能就此自己撤招，所以在膽怯中仍然招式未變，但心志却變了。

「來得好。」俞劍平突然一聲大喝，甚爲威嚴，嚇得對方一跳，刀鋒也略爲偏斜少許，俞劍平突然身子一側，「砰」的打出一掌，把來刀打得一斜，同時向前疾進，駢指點向對方的「俞府穴」，禿頭胖子做夢也想不到俞劍平有此好膽子，居然敢以赤手空拳對付他，結果就給俞劍平點中了穴道，慘叫一聲倒地。

俞劍平又是以一招之勢擊倒禿頭胖子，勞德桂見了更加心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趁俞劍平未曾與郭小菁聯手合攻之前，虛砍一刀，向後急退。

「那裡走！」郭小菁早已料到他會有此一着，見他發出那不應發的一招，便知道他另有所圖，勞德桂一退她就追了上去，刀風之勁，勞德桂感到背後生痛，知勢已急，未及再逃，急忙反砍一刀，人隨刀轉，與郭小菁又是面對面了。

「糟老頭，你想逃，沒有這麼容易！」郭小菁截下了對方，心情輕鬆極了。

「臭丫頭，妳以爲我會怕妳！」

「不，我沒有這麼說過。」

「那妳兇甚麼呀？」

「哼！你不是怕我，但是你怕死！所以要逃走，是嗎？」

郭小菁拐了個彎罵勞德桂，勞德桂當然是聽得明白，更氣了，也更驚了。

「你們兩個來吧，怎麼還不上？我不會怕你的！」

「你別吹破牛皮，先接我幾招吧！僅我一個人你還打不過，要逃，還吹甚麼牛皮？」

「笑話，我勞德桂幾曾吃過敗仗？妳的胃口再大，也……」

「住口，姓勞的，你敢再說一句不像人話的鬼話，我就要你血濺當場！」俞劍平斷喝一聲，果然把對方鎮住。

「糟老頭，你該死，你害了那麼多人，還敢對我胡言亂語，你還是小心接招吧！別想着逃亡了。」

「小菁，別跟他說話，多攻他下盤！」俞劍平到底是旁觀者清，一下子就看出了勞德桂的弱點了！

郭小菁經俞劍平提點，馬上明白，利用自己的靈活身形，以快刀疾攻對方下盤，果然使勞德桂如踏進了熱鍋，站立不穩，跳來跳去，十分狼狽，章法一亂，空門便現，給郭小菁看準機會，一刀過處，一連砍中對方三刀，兩腿一腰，立即血流如注，痛得勞德桂狂呼厲叫。

「小菁，不能心軟，繼續攻他下盤！」

「是，嘩！這老賊……」郭小菁突然掩面狂退，還背轉了臉。

「老畜生，你眞不是人，待我來收拾你！」俞劍平抖劍上陣，招式精而靈，勁而刁鑽，專刺對方大陰要害，劍劍不離，嚇得勞德桂駭然驚呼。

原來這採花蜂勞德桂在中招之後，爲了嚇退郭小菁，突然用自己的刀把褲帶割斷，用手一扯，褲子便掉了下來，裸露了下半身，郭小菁是個大姑娘，除了小弟弟的她不在乎外，幾曾見過這樣的醜態，連聽也沒聽過，何況這個採花蜂出此無賴，用這樣下流招數對付她，幸而有俞劍平在，否則，嚇退了郭小菁，確有給他逃走的機會。

俞劍平也恨極了，郭小菁是他的情侶，勞德桂竟然如此侮辱她，他如何不恨？所以一出手就用上了眞功夫，勞德桂此時已光着了屁股，沒有下衣，給夜風一吹，當然是感到涼意，他却以爲是對方劍風劍氣，嚇得面無人色，狼狽萬分，他要逃，却逃不出俞劍平的劍勢，要守，又守不穩，四方八面都不斷遞進敵方的劍勢，要逃嗎？更是無此可能了。

俞劍平在攻擊中冷冷一笑道：「好，先割下你一塊肉再說！」劍身一偏，在勞德桂的後腿按了一下。

「哎呀！」勞德桂此時已經神智慌亂不清，以爲眞是給俞劍平削了一塊肉了，感到痛徹五內，難以支持，連躲閃迴避也不如先前那麼靈活了。

「劍平，你怎麼啦，還不下殺手！」郭小菁感到不滿的說道。

「快了，妳沒注意，這斷的刀法不錯，對我們有用呢！」

「甚麼？這種人的刀法你也要學？」

「有甚麼不可？他人品壞，刀法可不壞，我學他的刀法，又不是學他的人品。」

「你說的總是有道理。」

「就是嘛，我們的刀劍殺的是壞人，壞人的刀劍傷害好人，我們把他的刀奪過來，再用來殺他們，有何不可？」俞劍平說完最後一句話，便把勞德桂殺了！

「我們傷亡了多少，誰人知道？」郭小菁問道。

「我們沒有人死亡，傷了九個人，都是輕傷的多，只有兩個傷得較重。」一男的回答。

「現在，總算告一段落了，今晚這個收穫甚大，可說是將敵人全部殲盡，値得慶祝。」

「妳別太高興，我看華伯伯至今未返，可能出了岔子，要不，憑他老人家的輕功，早就應該回來了！」

「不會吧！你是說，華前輩追不上金甲神孟昭？」

「我沒有這麼說過。」

「你不是說……」

「我只是說可能出了岔子，並沒說他追不上金甲神孟老賊，妳不能寃枉我呀！」

「那還不是一樣？」

「怎麼是一樣？追不上是輕功不如人，出岔子却有數不清的理由與事實，怎會一樣？」

「對，這回是你對，我說錯了，不過，但願我們都猜錯了，華前輩勝利歸來向我們說出好消息。」

「這當然是最好的，只是，咦！那麼……」郭小菁突然停了口，傾耳靜聽，伸指向一個方向指去！

「甚麼？有人來了？對！有人來，大家立即留意提防！」

各人馬上散開戒備。

「你們不要忙，是華伯伯！」郭小菁先穩定大家，再迎上去道：「華伯伯你回來了啦。」

「回來了！」

「金甲神怎麼了？」

「給他溜走了！」

「伯伯，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不，眞給他溜了，唉？我眞慚愧，竟相信他的話。」

「你怎麼會相信他的話？」

「華前輩，你說說，怎麼信了他的話？」兪劍平也插嘴問道。

「我追趕他，金甲神當然跑不過我，很快就追上了他，我問他還有甚麼心事，叫他說了出來好舒舒服服的就死！」

「他怎麼說？」郭小菁問道。

「他說，希望我等一會再動手，他感到肚子疼，可能下瀉，請我讓他瀉一次，免得死了做鬼也不舒服……」

「你答允了？」

「答允了。」

「他就騙了你，溜了？」

「噫！妳怎麼知道？」

「伯伯，你怎麼沒聽說過，一百年前就有人利用這個方法溜掉了啦！」

「小菁，別打岔，讓華前輩說說經過。」

「金甲神走到林子裡，我在外邊守着，他進去一會，我問他怎麼樣了，他說快了，我再問，他又說快了，第三次再問，沒有聲音，但他的衣服仍然掛在那兒，我只好等他，可是等了一會，仍不見他出來，叫他，也無人回答我，恨極了，進去一看，人早走了。」

「於是你就找，找不到，不服氣再找，還是找不到，所以回來遲了，是不是？」

「嗯！正是。」

「這麼說，我們今晚還是功虧一簣，未能全殲敵人。」郭小菁有點遺憾地說。

「小菁，金甲神孟昭既然逃了，當然不會就此甘心罷休，看來他遲早會捲土重來，我們還得要小心提防！」

「這當然要提防，萬不能掉以輕心，」郭小菁說：「他這一次，不來則已，來者必不善，我們要趁這段時間加緊鍛練才行。」

「好，我們一定要努力鍛練。」

「我們也是，叫敵人知道我們的厲害。」

「你們有這個心，妙極了，我們由明天起，加倍用功，怕不怕辛苦？」兪劍平問道。

「不怕！」男的回答道。

「妳們呢？怕不怕？」郭小菁問她的女弟子！

「我們也不怕！」

「那好極了，華伯伯，你如果不急着要去哪裡，就留下來教他們輕功吧！你老人家輕功天下第一，只要他們學得一點點，也終生受用不盡了。」

「好吧！今晚，我上了當，放走了金甲神，很對不起大家，就留下來教大家一點輕功，讓你們親自抓他回來吧！」

「華伯伯，過去的事別記在心上，今後也別再提他了，你肯教他們，他們會感激你一輩子的！」郭小菁說：「現在，夜深了，大家快回去歇息，明天才有精神工作和練功！」

郭小菁叫她的女弟子散去之後，兪劍平的弟子也自然散去了。

華千刀跟兪劍平一起走，住在同一個地方，華千刀是一個老天眞，精神好，愛下棋，健談，兪劍平被拉着下棋，他願以傳授輕功作交換，兪劍平一方面是不想太拂其意，令他掃興，另方面也深信他的輕功，願意做成這宗交易，這一晚他們直至五更鼓响才睡覺。

但是，這一晚只不過是開始，以後每晚都如此，不管晚上有甚麼事，華千刀總要着兪劍平下幾盤棋才肯睡覺，最早的一晚，也要在三更過後，不過，說實話，兪劍平也沒有吃虧，第一，他在這半個月來，棋藝進步了，輕功也進步了，他曾經想過，再過得一兩個月之後，他進步得一定更快，因爲在這半個月，他已漸漸掌握了規律，進步也一天比一天加速，有過這半個月經驗基礎，他的進步會加速，這是預料中事。

不過，時間沒有到兩個月，金甲神先來找他算賬了。

這是下弦日子，月亮很遲才升起，而且只有微微一勾，光線甚弱。

這一夜，夜風甚勁，黑雲密佈，天上地下一片漆黑，分派在村外守衛的幾個村民正在打瞌睡，猛的聽到有人聲傳來，心頭爲之一震，張開眼睛望去，人影是看不到了，人聲却聽得頗清楚，特別是小福子，因爲相距較近，聽得較爲清晰，他知道是來紅石村報仇的人，當堂氣壞了。

小福子默默計算着，來的共有六個人，也許還有其他未看到的，但他不管，他就以六個敵人來計算，當最後兩個經過之後，他由他們背後發出暗器，一出手就是六枚，作扇形發射而出，那兩個人的耳目確是十分靈，一下子就聽到了風聲了，各自向左右分開避過，他們沒有留意到暗器的多少與來路，以爲

是閃得開的，怎知却閃不開，各自在腰眼中的一枚，不自禁的發出狂叫，這固然驚動了前面幾個同伴，也驚動了紅石村的人。

兪劍平正和華千刀下棋，聽得叫聲，心頭一凜，推棋而起道：「走！有敵人！」

「急甚麼？這盤棋……」

「我們先去對付敵人要緊，這盤棋慢慢再下！」兪劍平不再聽華千刀說甚麼，一把抓住劍，飄身出去了。

兪劍平出到外邊，第一個碰到的就是金甲神孟昭，這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了，二話沒說便立即打了起來。

與金甲神孟昭一起的一個矮胖子眞不要臉，他竟然不顧江湖道義，搶前夾攻，不但以大欺小，還以多勝少，與金甲神孟昭聯手夾擊兪劍平。

兪劍平一劍在手，展開劍勢，飄忽翔滑，遍繞全身，寸隙難尋，他在兩個月前，已有足夠力量擊敗金甲神孟昭，何況現在還經過華千刀兩個月的細心指點，功力突飛猛進，遠非兩個月以前可比，所以，雖然受到兩大高手夾擊，也應付從容。絕無窘態，反之，他劍氣凌厲，反而不時迫退對方，使他半途撤招。

郭小菁和兪玉珍兩人在一起，兩人功力相差當然是很遠，但因爲平日經常互相揣摩練習，配合得很好，足以補救功力不足，她們兩個遇上的是常山雙怪，郭小菁冷然說道：「我以爲是甚麼人如此大膽，敢到這紅石村來搗亂，原來是你們兩位，失敬了！」

這常山雙怪還未回答，另外有個老頭子已經搶先開口叫道：「常山雙傑，上次就是這丫頭殺了盟主的，你要替盟主報仇呀！」

「對了，有寃報寃，有仇報仇，千萬不可含糊呀！」郭小菁輕鬆而含有嘲諷意味地說。

常山雙怪的武功獨創一格，武林中極爲少見，所以名氣亦相當大，黑白兩道的人物都對他們禮讓三分，沒有必要，誰都不願得罪他們。

他們有一個特點，愛錢如命，只要肯出錢，就可以請他們兄弟出手幫忙，出得起錢，他們便不惜冒生命危險，爲你去殺人放火在所不計，他們這一次來紅石村，也是因爲接受了金甲神孟昭的一筆頗大的金錢，沒想到却遇着了郭小菁。

常山雙怪給那老頭子一催，忿然了，他們却說：「你叫甚麼？我們有我們的主意，你催促我們，我們偏不幹，看你能把我們怎麼樣？」

「常山雙傑，你們說的話算不算數？」

「算數又怎樣？不算數又怎麼樣？」

「算數的就動手把這丫頭宰了，不算數嘛，就給我滾，讓江湖上的人全都知道你們說話如放屁，說了不作數的。」

「你也不先打聽清楚，我們雙傑豈是慣於受人呼喝的麼？我們偏是不幹，看你怎樣？」

「你們眞不幹？可別後悔。」

「你才後悔，你聽着，你這麼胡說八道，眞要後悔呢，大哥，我們把他宰了，免得他再胡說八道！」

「常山雙傑，你瘋啦！」那老頭子吃了一大驚，駭然的叫道。

「老狗賊，你手上染的血汚還少嗎？你應該回老家休息了，快認命吧！」

「常山雙傑，你們退開一邊就行了，不必親自動手，免得受人議論，這老頭子，你交給我好了，保管他逃不了！」

「小寶貝，妳也不用動手，交給我吧！」

「伯伯，你可別再上當啊！」

「妳放心，上過當就學了乖啦，來！我去把他抓下來！」華千刀連兵刃也沒有，空手就向那老頭子走去。

老頭子見華千刀的年紀比自己更大，不由心頭一凜，喝道：「你是誰？嫌命長乎！」

「花六，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我問你，你爲甚麼也來這裡？你跟金甲神孟昭是甚麼關係？肯爲他淌這渾水？」

花六給華千刀一口道破他的名字，不免有點心寒了，但爲了面子，還是再次喝問對方姓名。華千刀冷然道：「你眞是財迷心竅了，連我華千刀也不認識，該是你倒霉了！」

華千刀亮了名號，花六不由身軀一凜，冷汗直流，他想溜，常山雙怪却不讓他溜走，把他截了下來。

華千刀也追到了，道：「花六，你走不了啦，認命吧！」

花六自知不敵，大急，狂呼道：「大姐救我！」

「別叫大姐了，你叫娘也沒有用了！」華千刀諷刺地說，聲未了，有個女人高叫：「休得傷我老伴！」人如風也似的捲了進來，刀光閃處，已經向華千刀連攻十二刀，華千刀被激起豪氣，叫道：「妙呀！原來是快刀門的人，今天我可遇到了對手了，就和妳比比快刀，看是誰的更快！」

華千刀身子一閃，已從別人手中奪過了一柄刀，就和那女人狠鬥起來。

雙方都是快到了極點，各人看得目定口呆，誰都無法看得清楚他們到底是誰多砍了幾刀，更看不出他們是使用了甚麼招式。

各人的注意力均集中在這兩個人的兩柄刀上。

花六認爲這是唯一的機會，一步一步向外溜，偷偷地逃走了，可是看的人沒發覺他，華千刀卻發覺了，他突然一刀斜掠，身隨刀起，去得飛快，只一閃已經飄了出去了。

「那裡走！」那女人喝叫，追了過去。

「給我躺下。」華千刀一聲喝叫。

「哎呀！」一聲之後，便是一下慘叫，花六倒了下去，華千刀回頭再與那女人重新鬥了起來，道：「妳自己看到了，這樣的人值得妳爲他賣命嗎？妳在救他，幫他，爲他賣命！他卻偷偷溜走，這妳值得嗎？」

那女人感到一陣的難過，覺得自己受了騙，很不好受，一聲不響，轉身就跑！

「你跑不了，我還沒有打得夠癮了！」華千刀追着她，很快就去遠了。後來，他們果然再打一場，之後，惺惺相惜，居然結婚了，成了一段武林佳話。

常山雙怪目睹一切，又給郭小菁教訓了一頓，都黯然而去，原來這常山雙怪曾被蛇困，幾乎喪命，幸遇郭小菁經過，惻忍之心，以飛鏢把蛇羣擊斃，救了他們，所以他們視她爲救命恩人，見了她，自然不好動手，想不到又被救了一次，否則，他們自忖難有生望，離開之時，想起小菁的勸告，錢財身外物，夠吃夠用便好了，何必貪多，丟了性命，留下錢財只是便宜了別人，並不值得，又叫他們今後交友要謹愼，否則，遲早會爲朋友所累也。

他們過去聽不進這些話，此刻卻覺得有道理了。兄弟倆下了決心，從此不再爲錢賣命了！一場夜鬥只有留下金甲神孟昭、胖漢子與俞劍平的一伙還未了結，但也已經到尾聲了。

常山雙怪經過他們身邊時，金甲神曾經請他們幫忙，他們那裡肯出手，他們看到了俞劍平劍花錯落，指東擊西，指南打北，雖然是只有一柄劍，卻幻出了十柄劍的威力，把金甲神與胖漢子都籠罩在他的劍光之內，要攻那兒就那兒，十分瀟洒，常山雙怪自忖自己兄弟二人合力也勝不了他，對自己的看法也改變了，他們肯聽郭小菁的話，與此也有多少關係。

郭小菁一羣人都湧來看熱鬧了，他們雖然沒有出手，卻威脅着金甲神孟昭，他怕他們圍攻，又怕被傷受辱，竟然把心一橫，橫刀自刎了，這倒出乎各人意外，胖漢在此情況之下，當然也難再活下去！

一場惡鬥，眞正的結束了，這是大獲全勝，各人自然甚爲開心，這一下慶祝會熱鬧極了，郭小菁和俞劍平兩人悄悄地退了出去，獨自在清靜的地方，享受他們之間的愛的甜蜜了。（完）

鐵皮

江湖恩仇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外柔內剛徐紅玉　捨命捐軀報父仇

上文提要：羅家堡的總管宮天林率領迎親隊伍，爲他主人羅天保堡主往燕京去迎新娘。羅天保是個六十開外的醜八怪，且惡盈滿貫，娶的却是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稱的徐紅玉，徐紅玉是流雲劍徐謙之女，且徐謙新喪不久，引起徐謙生前好友——長城五友與蜘蛛翁等人的猜疑，認定此段婚姻內中必有蹺蹊，因此他們跟隨隊伍，伺機查究原因，萬想不到，徐紅玉却承認是自願的……

羅天保道：「我娶徐家的女兒，跟你有甚麼相干？」

蜘蛛翁道：「只有一點小小的關係，因爲燕京徐家是我朋友。」

「哦！」羅天保冷笑道：「這倒沒聽說過，燕京徐家俠名滿天下，會跟閣下是朋友？」

蜘蛛翁臉上笑容盡斂，肅然道：「以我當年所作所爲，實在不配跟燕京徐家爲友，但十餘年前，承流雲劍客徐謙徐大俠不棄，跟老朽在廬山蓮花峯席地論劍，勝而不驕，並繼而以奸邪之辯三日三夜，使老朽幡然悔悟，從此棄邪歸正，苟活天地之間。因此，燕京徐家非僅是老朽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師……」

話語中突然一轉，接道：「姓羅的，你平生雖無大惡，却絕非正人君子，你若娶嫦娥天仙爲妻，那是你的福份，我老人家決不過問，但你不配娶徐家的女兒，尤其是不該在徐大俠身故不久，就强娶他的掌珠，羅天保啊羅天保，你若以爲徐大俠亡故就無人能阻止這樁婚事，那就是你打錯主意了。」

長城五友聽了這一番話，不由大感振奮。

他們本以爲蜘蛛翁的出現，是跟羅天保私下有甚麼過節，沒想到來意竟跟自己五友完全相同，有此老作奧援，事已大有可爲，至少，羅天保今天再也休想順利成親了。

羅天保似乎也料到事情絕難善了，望望天色，業已入夜了，而廳裡滿地污穢，也無法繼續行禮，想了想，便大聲吩咐道：「天林，安排賓館招待親友暫歇，新人且送往別院休息，明日再定吉辰行禮，今天我得跟這位自稱徐家朋友的老前輩徹底解決一下。」

宮天林應了一聲，正想示意藍衣鐵衛護送新娘子離開，長城五友突然大步跨出，攔住了去路。

醉丐周飛拱拱手道：「宮兄祇管先安置賓客，新娘子却不敢勞動了，咱們兄弟自會護送她返回燕京。」

宮天林冷笑道：「諸位，敝堡主寬容大量，已經給足諸位面子，別以爲有了幫手，就可以在羅家堡爲所欲爲，區區一名過時的古董，並不放在敝堡主眼內。」

醉丐周飛道：「咱們兄弟既不領貴堡的情，也無意仰仗任何人，咱們踏進羅家堡，就沒有打算出去，但只要咱們兄弟還有一口氣，羅家堡主就休想娶徐家女兒徐紅玉。」

羅天保仰面冷笑道：「這樣也好，天林，你先安頓賓客親友，十八鐵衛留下來保護新人，羅某人今天就跟諸位一併解決。」

一揮手，十八藍衣鐵衛一齊緩

退，橫刀排列在新娘子四週。

在場的賀客們，都知道難免一戰，犯不着挾在中間吃眼前虧，紛紛避出廳外。

新娘子倒很沉得住氣，垂首而立，默不出聲，好像獨自在思索甚麼心事。

頃刻間，賓客盡散，紅燭高燒的喜堂，轉眼間即將變成戰場了。

羅天保雙手抱拳，道：「羅某身爲主人，不敢失禮，更不願喜堂沾染血腥，謹再奉勸諸位一句，此時罷手，諸位仍是羅家堡的貴賓，若果兵戎相見，那時後悔就來不及了。」

蜘蛛翁笑道：「事到如今，還說客氣話做甚麼？聽說你的百摺如意軟刀是武林一寶，敢不敢取出來給咱們見識見識？」

羅天保道：「好！」

探手腰際，輕輕一按扣簧，抽出一條皮帶似的兵刃。

那東西長約四尺，寬僅二指，通體烏黑，滿佈節扣，乍看，好像是用許多薄鐵片串成的腰帶。

羅天保二手一合，全帶摺疊宛如扇盒，厚不過一握，再輕輕一抖，嘩啦一聲，突然堅挺畢直，刀鋒分明，變成一柄狹長的薄刃。

蜘蛛翁脫口讚道：「果然是柄好刀！」

羅天保既無傲色，也無謙謝，一翻腕，刀藏肘後，微微欠了身，道：「那一位願先指教？」

他兵刃一入手，面色顯得一片平靜，好像跟先前換了一個人，足見其在刀法上的造詣，實已達心與神會，神與刀合的精純境界。

由此可以證明，羅天保絕不是等閒之輩，羅家堡能在短短數年內崛起武林，更非倖致。

長城五友已經領教過他的武功，人人全神戒備，沒有答話。

五個人都彷彿預感到這一戰，無論勝負，都必然是一場艱苦之戰。

只有蜘蛛翁好像沒當作一回事，笑笑道：「打旗的先上，笨鳥兒先飛，我老人家當仁不讓，先領教你那追魂七斬究竟快到甚麼程度？」

羅天保腳下斜退一步，道：「老前輩，請！」

蜘蛛翁道：「我雖然老，你也不年輕了，咱們誰也別客套，說幹就幹！」

他說的是老實話，第一個「幹」字才出口，人已從喜案上一躍而起，向羅天保撲去。

羅天保低喝一聲：「來得好！」身形斜移，左腿弓，右腿箭，狹長薄刀已閃電般疾劈而出。

一個是赤手空拳的飛身撲前，一個却是蓄勢以待，刀出如風，無論在兵刃和氣勢上，羅天保都穩操勝劵。

長城五友目覩險狀，都不禁替蜘蛛翁暗捏了一把冷汗。

但，羅天保一刀揮出，却劈了個空。

原來蜘蛛翁在縱身躍起時，手中已同時飛出一條細絲，疾射向屋頂橫樑，整個人就像一隻懸空的蜘蛛，恰巧避開了刀勢。

待羅天保刀勢用老了，却又突然向下一沉，雙足連環踢出。

羅天保一刀劈空，竟毫不遲疑，急忙仰身扭腰，一個怪蟒翻身，貼着地面滾出三四尺。

幸虧他閃得快，蜘蛛翁的左足尖，剛好從他胸前數寸處踢過，差一點就踢中他的「期門」穴。

長城五友始而驚，繼而喜，這時又廢然若失，暗叫「可惜，可惜。」

蜘蛛翁輕抖細絲，輕身落地，調侃道：「閣下的追魂七斬，甚麼時候改成逃命翻滾了？」

羅天保既不羞惱，也不氣餒，只是平靜地答道：「羅某人並沒有落敗！」

蜘蛛翁笑道：「那是我老人家落敗了，咱們還要不要重新來過？」

羅天保道：「任憑老前輩作主。」

蜘蛛翁道：「咱們再動手，可不許在地上打滾了，誰打滾就算誰輸，你同意不同意？」

羅天保仍是平靜的道：「在下遵命。」

蜘蛛翁雙掌一拍，道：「那就快動手呀，還等甚麼？」

他一直用話相激，似乎急於要羅天保先出手，然後覓機趁隙反擊，因爲他手無寸鐵，而羅天保却有一柄伸縮自如的寶刀，形勢上已經先吃了虧，只有在巧妙的手法中才能求得勝算。

然而，羅天保不知是尊老敬賢？還是另有打算，偏偏不肯先出手。

只見他寶刀平胸，深吸一口氣又緩緩吐出，語氣依然是十分平和，一字字的道：「在下身爲地主，還是請前輩先賜招吧！」

醉丐周飛冷眼旁觀，不覺皺起了眉頭。

鐵傘道人低聲問道：「這老頭子是怎麼搞的？一擊不成，幹嗎盡跟姓羅的客氣起來？」

醉丐周飛搖搖頭，道：「你們不知道，老頭子是沒有必勝的把握，才想激羅天保先出手。」

鐵傘道人道：「難道他自認不是姓羅的對手？」

醉丐周飛道：「不僅他，咱們都太低估了羅天保，此人臨敵之前

每嫌浮躁，只要兵刃入手，却立刻由浮躁中冷靜下來，靜而能穩，已先立於不敗之地，面對強敵而不驚，其修爲之高，遠出咱們料想之外。」

鐵傘道人道：「依大哥看，他們一旦動上了手，誰的勝算較大？」

醉丐周飛沉重地道：「如果沒有意外變化，我看老頭子有四成可勝，羅天保却佔有六成勝面。」

鐵傘道人吃驚道：「那咱們還等甚麼，趁羅天保無法分身，何不……」

「那不行……」醉丐周飛低聲道：「擒賊先擒王，與其各自爲戰，不如助老頭子一臂之力，彭老三……」

醜書生彭朋應聲道：「大哥有甚麼吩咐？」

醉丐周飛道：「準備你的犀骨針，找個機會給他一針。」

醜書生彭朋點點頭，一反摺扇，緩步向羅天保立身處移去。

醉丐周飛又向其餘三人施了個眼色，突然大聲喝道：「兄弟們，時候不早了，動手救人要緊！」

三人會意，同聲呼喝紛紛拔出兵刃……

醜書生彭朋早已準備好了，趁機一舉扇柄，卡簧輕響，一枚犀骨針由摺扇中疾射而去。

這一聲輕響，却沒有瞞過羅天保的耳目，幾乎就在醜書生彭朋發射犀骨針的同一刹那，羅天保忽然一個急旋身，刀光繞體而出，已將骨針磕飛了。

緊接着，軟刀反掄，閃電般迎向蜘蛛翁，他揮刀砸針時，蜘蛛翁已趁機發動，袖中細絲一射羅天保的雙脚，同時揉身欺近，揚掌攻他小腹部位。

蜘蛛翁的出手虛實互用，掌攻只在迫羅天保後退，殺着全在那根神出鬼沒的細絲上，如果羅天保一退，雙脚必然被細絲纏住，那時候，就變成落在蜘蛛網中的飛虫了。

萬不料羅天保在前後夾擊之下，應變竟會如此快捷，出刀、旋身，一氣呵成，並不退反進，刀光閃處鋒刃已到蜘蛛翁面門。

人頭畢竟不能跟刀鋒硬碰。

蜘蛛翁急忙仰身倒射，刷地一聲響，頭頂上忽感一陣涼，額前白髮已被斬落了一大綹。

羅天保刀出如風，欺身上前，接連又劈出三刀。

這三刀，一刀比一刀快，一片白茫茫的刀光，登時將蜘蛛翁捲在其中。

蜘蛛翁的細絲完全失去了作用，空手對快刀，立刻險象環生。

幸虧他身軀瘦小，閃躍靈活，在刀光中竄高縱低，連避帶躲，總算沒有當場掛彩。

即使如此，已看得長城五友渾身冷汗。

醉丐周飛一擺打狗棒，喝道：「兄弟們，別顧甚麼江湖規矩，大夥兒一齊上！」

大刀韓通當先揮刀出手，接着，鐵傘道人、狗肉和尚、醜書生彭朋……各舉兵刃，一擁而前，將羅天保團團圍住。

羅天保傲然不懼，軟刀飛舞，獨戰長城五友和蜘蛛翁等六名高手，兀自刀法堅穩，絲毫不亂。

不旋踵，噹郎一聲，狗肉和尚的戒刀首先被百摺如意軟刀削去了半截，狼狽地退出戰陣。

大刀韓通不服氣，仗着刀沉實，是以猛地一記硬接，砍山刀也當場裂開二寸多深一道缺口。

這一來，衆人的兵刃都不敢跟百摺如意軟刀接架，被迫避實就虛，更落在下風。

醉丐周飛見勢不妙，心一橫，從懷中取出了「五毒轟天雷」……

忽聽一聲嬌喝：「住手！」

衆人撤招躍退，却見新娘子已經自己掀起頭蓋，從裡面緩緩走了過來。

羅天保滿臉堆着笑容，柔聲道：「姑娘請先去休息，這兒的事，羅某自會料理……」

徐紅玉搖搖頭道：「不，這幾位都是先父的知友，今天既然是爲了我的婚事而來，理當由我親自出面接待。我是待嫁之身，本來是不該拋頭露面，但你們這樣打下去，終難有個了局，不知堡主可願讓我當面跟這幾位父執談一談？」

羅天保道：「這……」

看樣子，他是不願意，却又不欲在新婚前夕開罪了心上人，想了想，終於笑道：「姑娘準備跟他們談甚麼？須知婚事是姑娘親口應允，他們跟徐家最多祇是朋友，論理無權干涉。」

徐紅玉道：「這些我知道，但他們雖是先父知交，有很多內情未必盡知，我祇是想親口向他們解釋一下，決不會更改婚事承諾，堡主請放心好了！」

羅天保道：「姑娘的意思，莫非要在下迴避？」

徐紅玉淺淺一笑，道：「這說不上是迴避，如果堡主不相信，儘可以留下來。」

或許是那淺淺一笑發生了作用，或許是這句話說到羅天保心坎上了，他連忙哈哈一笑道：「在下縱然不相信天下人，豈能不相信姑娘，孩兒們，隨我退出廳外去。誰也不許窺探或竊聽，違令者斬！」

最後那一句話，自然是故意說給徐紅玉聽的，說完，揮揮手，率領十八名藍衣鐵衛退出大廳外。

徐紅玉明知他必然不會去遠，倒並不在意，望望長城五友，不由輕嘆了一口氣，意思好像在說，我已經拒絕過你們一次了，你們為甚麼還不死心呢？

這些話，她沒有說出口來，只向蜘蛛翁斂衽一禮，道：「紅玉年輕，不知老前輩當年與先父還有一段交往，失禮之處，務求老前輩多多原諒！」

蜘蛛翁急忙還禮道：「姑娘，快別客氣，當年若非令尊開導，老朽那會有今天，不過，請恕老朽說句眞心話，妳們燕京徐家名重武林，如今妳却允婚下嫁羅家堡主，這件事做得太不值得了。」

徐紅玉平靜地點點頭道：「是的，晚輩也知道，此事很難得人諒解，但晚輩有晚輩不得已的苦衷，不足為外人道也……」

醉丐周飛接口道：「咱們都不能算是外人，妳有甚麼苦衷，儘可以對咱們明說。」

徐紅玉黯然道：「事涉隱衷，請恕我不便直言，不過，我這樣做，自然有我的理由，婚事也出於自願，絕無半點勉強，各位都是先父的知交，就請看在先父薄面上，成全了姪女這片心願吧！」

長城五友已經第二次碰這種釘子，彼此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蜘蛛翁道：「姑娘，妳有難言隱衷，咱們也不便追問，可是妳年紀太輕，思考行事難臻萬全，咱們是擔心妳受人矇騙，作下錯誤的決定，不僅影响令尊一世英名，也害了自己終身。」

徐紅玉道：「紅玉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的，而且，我這樣做，也是為了先父……」

蜘蛛翁詫異道：「姑娘能否再說得明白些？」

徐紅玉沉吟良久，好像下了極大決心道：「好吧，晚輩可以說出允婚原因，但各位前輩也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蜘蛛翁道：「甚麼要求妳儘管說！」

徐紅玉道：「晚輩說出允婚的理由後，希望各位前輩立即離開羅家堡，不再過問晚輩的婚事。」

蜘蛛翁毫不遲疑道：「好，我答允妳，祇要妳有允婚的正當理由，咱們自然也沒有從中作梗的道理。」

徐紅玉道：「晚輩只能說出概略理由，或許不够詳盡，但求各位不要追根究底，因為有許多事，晚輩雖然心中瞭亮，却無法形諸言詞。」

蜘蛛翁道：「行！妳儘管揀能說的說吧！」

徐紅玉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有一件秘密，各位都不知道，先父並非死於宿疾，而是被人謀害的……」

「啊……」

在場六個人都駭然一驚，六張臉全變了顏色。

醉丐周飛道：「這話當眞？是被甚麼人謀害？」

徐紅玉搖搖頭道：「如果知道兇手是甚麼人，事情就容易了，可惜當出事的時候，我並不在先父身邊，唯一知道兇手的，只有先父自己，但他老人家竟來不及說出兇手是誰就嚥了氣。」

醜書生彭朋接口道：「姑娘這回答，自然是不能令人滿意，請將經過情形略述一遍，出事現場可有甚麼可疑綫索？」

徐紅玉緩緩道：「出事當時是在深夜，先父住在前院，晚輩則居住後樓，事前毫未聽到動靜，不過，先父有早起習慣，每日天亮前，必至後山面對旭日練習吐納功夫，數十年未曾中斷過，府中上下人也習以為常了，那天晚上四更後，看守後園門的老傭人不見先父出去練功，感到很意外，往臥室探視，才發現先父已經身負重傷，倒臥在房門口。」

蜘蛛翁道：「當時現場情形是怎麼樣？」

徐紅玉道：「待晚輩得訊趕去時，只是臥榻前有一灘鮮血，那是先父被人擊傷後吐出來的，另外，房中一張矮几翻倒地上，几面也已破裂，而先父的右掌關節已斷，掌骨盡碎，看情形，好像曾在臥室中跟兇手有過一番搏鬥似的。」

蜘蛛翁道：「令尊傷在何處？」

徐紅玉道：「傷在左胸要害，內腑已被重手法震裂，因此吐過大灘鮮血，但晚輩趕到時，先父猶未斷氣，他老人家迸着最後一口眞氣只說了兩個字，就歸天了。」

醜書生彭朋急問道：「那兩個字？」

徐紅玉道：「鐵皮！」

＊　＊　＊

鐵皮？

這是甚麼意思？

聽的人顯然都不懂，大家互望，個個如墮五里雲霧中。

如果說這是兇手的名字，武林中從未聽過這個人。

如果指一件東西或兵刃，那就太廣泛了，鐵皮包裹的狼牙棒，鐵皮製的太極牌，甚至用鐵皮製的衣……每一種與鐵皮有關的，都有可能。

蜘蛛翁眉頭皺成了一個死結，喃喃道：「既然傷在左前胸，那表示他曾經跟兇手正面動過手，據老朽所知，能在正面交手時以重手法擊傷令尊的人，當今武林還沒有這種高手，只此一點，已經够令人困惑的了。」

醉丐周飛道：「那兇手能深夜入府，擊殺徐大哥後從容遁去，並未驚動任何人，其武功分明高過徐大哥，放眼武林，實在想不出這樣一號人物來！」

蜘蛛翁道：「咱們別忽略了一件事，他在受傷前，可能掌骨已碎了，臨死前又遺下『鐵皮』兩個字，八成是指兇手利用鐵皮做的甚麼物件，先暗算他負傷，然後才趁機得逞。」

醉丐周飛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

醜書生彭朋忽然轉換話題：「姑娘提起令尊死因，不知跟下嫁姓羅的有何關係？」

徐紅玉道：「他答應替先父報仇！」

「甚麼？」蜘蛛翁瞪大眼睛，詫異道：「他憑甚麼替令尊報仇，難道他知道兇手是誰嗎？」

徐紅玉道：「在先父遇害之前，他就囑羅家堡總管來我家提過親，當時被老父一頓臭罵，攆了出去。先父遇害不久，他又親來燕京，携媒求婚，我以父喪為辭，不肯答允，可是，他問先父遇害情形以後，竟一口答應願生擒兇手，替先父報仇，條件就是要我允婚下嫁……」

徐紅玉把話說完，蜘蛛翁已兩手亂搖，道：「玉姑娘，妳千萬別上他的當，羅天保武功雖然不錯，絕不比令尊高强，如果兇手眞的能强過令尊，姓羅的也不會是對手，他憑甚麼本事替令尊復仇？」

醜書生彭朋道：「他有沒有說出誰是涉嫌兇手？」

徐紅玉搖搖頭道：「雖然沒有說明，但聽他的語氣，似乎已經知道兇手是誰了。」

醉丐周飛沉聲道：「除非兇手就是他自己，否則，他從何知道兇手是誰？」

蜘蛛翁接口道：「這倒是很有可能，分明他是求親不成，暗下毒手，却以緝兇作藉口，騙妳應允下嫁。」

徐紅玉冷冷一笑，道：「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豈會上他的當？」

蜘蛛翁道：「妳現在不是已經答應嫁給他嗎？」

徐紅玉道：「不錯，我是答應了，但也有條件。」

蜘蛛翁問道：「甚麼條件？」

徐紅玉道：「我要他在成婚之前，先將兇手交給我，並且在洞房中設置靈堂，必須等我用兇手首級祭過先父以後，才能合巹成婚。」

蜘蛛翁道：「他答應了？」

徐紅玉道：「答應了，本來，[illegible]就在今夜舉行，[illegible]各位前輩一阻攔，只好延到明天了。」

醉丐周飛道：「賢姪女，這只是空口說的話，絕對沒有誠意，姓羅的不過想騙你先行交拜天地，等進入洞房，妳就是羅家的人了，難道他交不出兇手，妳還能反悔不成嗎？」

徐紅玉揚揚眉，道：「為甚麼不能反悔？這件事，婚約上已經事先註明，如果他無法履行承諾，婚禮無效，他還得自斷一臂，當衆謝罪。」

醉丐周飛把頭搖得跟貨郎鼓似的，連聲道：「那是不可能的，賢姪女妳千萬休把自己的清白名聲拿來當作兒戲！」

徐紅玉道：「我並沒有拿自己終身大事當作兒戲，事先我已派人來羅家堡暗中查看，洞房中的確已經設了靈堂，可見他並未欺騙我。」

醉丐周飛道：「可是，兇手在甚麼地方？難道等禮行完了，兇手自己會從天上掉下來嗎？」

徐紅玉道：「那是他的事，他若有誠意，自會安排，如果辦不到，對他並無好處。」

蜘蛛翁大聲道：「無論怎麼說，妳絕不能這樣做，替令尊緝兇報仇，是咱們的責任，他能辦到，咱們也同樣能辦到，妳何苦將終身大事當作賭注？」

徐紅玉點頭道：「是的，晚輩承認是以終身作為賭注，可是，為了替父親報仇，晚輩縱然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父仇不共戴天，沒有父親，此身由何而來，各位前輩能說我這樣做是做錯了嗎？」

醉丐周飛道：「咱們不是說妳錯了，而是以為妳這樣做犧牲太大，妳是為了令尊，但令尊在九泉之下，必定不能瞑目。」

徐紅玉長嘆了一聲道：「事到如今，我已經顧不得這許多了，各位前輩的好意，我只能心領，該說的話我已經說完了，還求各位前輩諒解成全！」

蜘蛛翁道：「咱們負責替令尊緝兇報仇，難道妳還不肯改變心意嗎？」

徐紅玉搖搖頭道：「並不是晚輩固執己見，無奈心急父仇，片刻難耐，而各位前輩又無法在今天立獲兇手，只好辜負各位前輩一番盛情了！」

話說到這裡，詞意俱盡，長城五友與蜘蛛翁雖然是一百個不甘心，却無片語可作辯駁，蜘蛛翁仰面長嘆，熱淚盈眶，戰聲道：「徐兄弟啊徐兄弟，當年你為甚麼不一劍殺了我，却留下我目睹這愚孝毀身的慘事？我縱然立刻便死，也太遲了！」

徐紅玉低下頭來，[illegible]

一言。

她心中何曾不悲傷，何曾不難過，但她却緊閉着嘴唇堅決不肯改變既定的主意。

長城五友人人心如刀割，情知勸已無效，只得垂頭喪氣，帶着滿面愧色向廳外走去。

醜書生彭朋走在最後，走至外廳門又停住，似在等蜘蛛翁，怕他傷心過度，做出激烈的事來。

同時，也用眼角餘光，將羅家堡的情形迅速的打量了一遍……

＊　＊　＊

婚禮終於順利完成了。

仍然是那座大廳，仍然是那些賀客。只是氣氛顯得比前一天冷清了許多了！

一次婚禮分兩天完成，的確是史無前例的事，因此，賀客們已經意興闌珊，覺得失去了「新鮮」和喜氣。

主人也同樣不很起勁，巴不得早些行禮完畢，應付了這件必須履行的「儀式」，省得夜長夢多，又生枝節！

總算好，長城五友及蜘蛛翁都沒有再出現過，婚禮草草結束，便急着把新娘子送進了洞房。

外面排開喜宴，賀客們都入了席，但大家都好像已經失去喝喜酒的興趣，場面冷冷清清的，一點也不熱鬧。

倒是新郎倌今天喝了不少酒。

也不知道他是否怕場面冷落沒有喜氣？還是他的心中太高興？反正有敬酒的來，他總是來者不拒，不但不拒，還自動跟人家拚起酒來，弄到後來，客人倒嚇得不敢去向新郎倌敬酒了。

羅天保獨自開懷暢飲，等到賀客們告辭離席，他已有六七分酒意，還一個勁嚷道：「喂，你們別走呀，還沒有鬧過新房呢……」

宮天林怕他眞的醉了，忙低聲提醒道：「堡主，春宵一刻值千金，可別讓新娘子等久了！」

羅天保哈哈大笑道：「對！對！那我就不多挽留了，天林，你替我送送客人，多準備燈籠馬匹，不許怠慢了客人。」

宮天林一面應諾，一面又低聲道：「長城五友及蜘蛛翁雖然都沒有露面，不能不防着點兒，屬下已經吩咐藍衣十八鐵衛分佈在新房四週戒備，堡丁都加倍派值崗哨，只等過了今夜，便可以放心了。」

羅天保點點頭，用力拍着宮天林的肩膊笑道：「辦得好，天林，這次婚事多虧你促成，等一會兒我還得重重的謝你！」

宮天林謙謝着去送客了，羅天保却踏着輕快的步子走向洞房……

＊　＊　＊

「恭喜堡主百年好合，早生貴子！」

洞房裡的喜娘、丫環們迎向羅天保都跪下來祝賀等着賞賜。

羅天保滿面喜色，連道：「很好，很好，你們也辛苦了，每人賞二十兩銀子，去喝酒去吧！」

「謝堡主！」

大夥兒等的就是這句話，急忙叩謝，就怕謝晚了，羅天保會把話收回去似的。

羅天保也好像巴不得這些人快些走，本來還有坐床，掀頭蓋，合巹交杯酒，等等節目，都被羅天保一概兒省了，把這些娘兒們全攆了出去。

掩上房門，羅天保才吁了一口氣，在八仙桌前坐了下來。

徐紅玉一身大紅吉服，蓋頭垂面，坐在床沿上，對適才在新房中的一切經過，似乎根本沒有聽見。

但是，當羅天保掩上房門的時候，她却突然從袖子裡取出一件東西。

一柄寒光閃爍的無鞘短劍。

劍上透着藍汪汪的光芒，顯然，那是淬毒的。

羅天保怔了一怔，臉上笑容突然僵住了。

徐紅玉就用這柄短劍，自動挑起了臉上的蓋頭巾，面色冰冷的望着羅天保，整個臉彷佛一張死板的圖畫，毫無喜怒之色。

羅天保輕咳了一聲，訕訕說道：「娘子，妳累了吧？」

「不必這樣稱呼。」徐紅玉的聲音跟臉色一樣冷：「咱們還不算是夫妻，請堡主尊重些！」

羅天保微感意外，但並不生氣，又笑道：「咱們已經拜過堂，行過禮，其實就已經是夫妻了……」

他好像知道徐紅玉會反對，沒等她開口，又接着道：「當然，我答應妳的事，還沒兌現，妳指的不外就是這件事，對麼？」

徐紅玉道：「你記得就好！」

羅天保口中答得很輕鬆，暗地却在皺眉頭，又道：「我既然答應妳了，一定會替妳辦到的，只不過……」

徐紅玉道：「不過甚麼？」

羅天保輕嘆了一口氣道：「我本來已辦妥了，只不過被蜘蛛翁和長城五友這一鬧，竟沒有辦法分身，好在我對這件事早有把握，並不急在這一二天，妳儘管放一百二十個心，絕對替妳做到就是了！」

徐紅玉冷冷問道：「你是說，今天不能履行諾言了？」

羅天保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為了應付長城五友和蜘蛛翁，原來的計劃難免受到了影响，時間上自然略遲了些，偏偏他們都是妳的父執輩，我又無法放開手施為，所以，希望妳也能够體諒一二。」

徐紅玉又問道：「那麼，我再問你一聲，今天你能否履行你的諾言？」

「這……」羅天保陪笑道：「並非我不辦，而是時間已來不及，姑娘請想想，我雖然明知兇手是誰，總不好在大喜日子這天去殺人是不是？」

徐紅玉道：「既然如此，你就不該答應我！」

羅天保道：「我那裡想得到長城五友和蜘蛛翁會來搗亂的，為了他們，竟就誤了大事。」

「好！」徐紅玉霍地站起身來，冷冷地說道：「我答應再給你一天的時間，希望你能够在明日之內，將事情辦妥，現在，我暫時仍回別院去休息。」說完，拂袖便走了出去。

「姑娘別走！」羅天保身形一閃，擋住了房門，笑道：「無論如何，請給我個面子，新婚之夜，新娘子不在洞房歇息，傳了出去豈非笑話麼？」

徐紅玉冷冷道：「這是咱們的約定，跟面子無關！」

羅天保道：「但事出意外，情有可原，姑娘何必急於一時呢，咱們已是夫妻，妳的父仇，就跟我的父仇一樣，我還能不盡心去辦？」

徐紅玉道：「那就請你現在去將兇手抓來，我在這兒等你的消息。」

羅天保笑道：「今天是洞房花燭夜，對妳對我，都是一件大事，春宵一刻值千金，怎能這樣的虛渡？姑娘，妳就開恩寬限一天，好不好？」

他一面笑着求告，一面却將功力提聚雙臂之上，目光烱烱，注視那柄短劍，脚下緩緩的欺近。

徐紅玉突生警覺，短劍橫舉平胸，沉聲道：「站住，你再前進一步，別怪我要出手了！」

羅天保只是稍微停頓了一下，又緩步前移，笑道：「姑娘，這又何必呢？喜氣洋洋的洞房，幹嗎舞刀弄劍，來，把劍給我，有話好好的商量，用不着這樣……」

他不僅這樣說，而且伸出手來，似乎胸有成竹，縱然徐紅玉當眞揮劍出手，也絕對傷不了他。

徐紅玉也知道自己的武功可能差他太遠了，一擊不中，後果堪虞，臉上頓時流露出焦急之色。

羅天保越發得意了，吃吃笑道：「小寶貝，乖乖聽話，把短劍交給我，洞房花燭夜，千萬別這樣……」

徐紅玉突然疾退三步，短劍一翻，竟將劍尖對準自己的胸口，喝道：「站住！」

羅天保一驚，只好停步。

徐紅玉道：「我也許殺不了你，但至少我還能殺我自己，這短劍之身淬毒，見血封喉，你要不要試試？」

羅天保急忙搖手道：「不！不！不，千萬別亂來，有話好好的商量。」

徐紅玉道：「沒有甚麼好商量，今夜你若不能履踐諾言，我只有橫劍自刎，別無他法。」

羅天保面有難色，苦笑道：「姑娘，現在已經是深夜了，等天亮以後再辦，難道也不行嗎？」

「不行！」徐紅玉斬釘截鐵地冷聲說道：「這不是做買賣，用不着討價還價，何時着手？如何着手？那是你的事，兇手成擒之前，你休想再踏進這間屋子裡，我說話算數，仍然等到明天傍晚，過時，我就動身返回燕京，若無法脫身，寧願一死了事。」

羅天保沉吟了半晌，道：「我可以立刻去擒兇手，但我去之後，怎知姑娘仍會在此等候？」

徐紅玉道：「父仇不共戴天，元兇未得，我當然不會離開。」

羅天保道：「我若替姑娘報了父仇，姑娘仍不肯履行婚約，那時我又能將姑娘如何呢？」

徐紅玉冷笑道：「我已經跟你行過婚禮，至少已有夫妻名份，難道你以為我會將自己的清白名節當作兒戲麼？」

羅天保道：「知人口面不知心，姑娘是個貞烈女子，難保不做出激烈事來。」

徐紅玉道：「你既然不肯相信，那就甚麼也不必多說了，我如不肯嫁你，何必允婚，既已嫁你，又何至反悔？」

羅天保道：「然則姑娘又何必在大喜之日，袖中預藏毒劍？」

徐紅玉道：「那是防範你並無履行諾言的誠意，不得不如此。」

羅天保道：「姑娘既然不相信我，我又怎能相信姑娘呢？」

徐紅玉沉聲道：「你非相信不可，否則，咱們現在就可以取消婚約。」

羅天保連忙換上一個笑臉，道：「其實，我也並非眞正不相信姑娘，只不過希望能得到姑娘一個口頭保證而已。」

徐紅玉道：「你要我發誓？」

羅天保道：「但求姑娘，對天一表心跡。」

「好！」徐紅玉肅容說道：「先父靈位在此，我就當着先父發誓，你若能如約擒得元兇，紅玉絕對委身相侍，如違此誓，天神共殛。」

當她面對靈位發誓的時候，羅天保已有兩次準備出手擊落她的短劍，終因憚忌短劍上淬過劇毒，萬一奪劍失手，那後果就不堪設想

了。

羅天保欲發又止，終於忍耐着沒有妄動，哈哈一笑道：「姑娘言重了。」

返身啓開房門高聲道：「人來！」

十八鐵衛應聲而出，道：「弟子在！」

羅天保道：「小心保護主母，嚴守四週，任何人一律不准出入。」

這些話，明是吩咐十八鐵衛，其實是警告徐紅玉，不要妄想逃走。

＊　＊　＊

羅天保快步向前廳走，好像那謀殺流雲劍客徐謙的兇手就在前廳等待似的。

這時候，賀客們早已散盡了，整個羅家堡却在嚴密戒備中，燈火雖大部份熄滅，但屋角、園內，處處都佈置着暗樁。

前廳的燈還未熄，果然有一個人在廳中等候着。

那是羅家堡總管宮天林。

廳內靜悄悄地，燈光映着宮天林高大的身影，正在徘徊躞蹀，顯得十分不安的樣子。

聽見腳聲音，宮天林急忙回望，同時迎了過來，低聲道：「堡主大喜了？」

這是祝賀，也是詢問，敢情宮天林真是忠心耿耿，連主人洞房花燭的魚水之歡也非常關切。

羅天保沒有任何表示，默默地在一張交椅上坐了下來。

坐定，才輕吁了一口氣，「那丫頭太難纏了。」

宮天林道：「難道她不肯就範？」

羅天保苦笑一聲道：「非但不肯就範，她早已在衣袖中暗藏了一柄淬毒的短劍。」

宮天林似乎很感意外，咦了一聲，道：「以堡主的神功，豈懼她那區區一柄淬毒短劍。」

羅天保道：「我當然不怕，可是，她的劍並不是想殺我，而是用來自殺的。」

「這……」宮天林也感到事情有些棘手了，略作沉吟，才道：「堡主可曾試過奪取她的短劍？」

羅天保道：「那敢輕試，那丫頭機警得很，看樣子的確有必死的決心，萬一奪劍不成，香銷玉殞，我這番心血豈非白費了？」

宮天林道：「那麼，堡主的意思準備怎麼辦呢？」

羅天保嘆了一口氣，道：「我若有主意，就不會半夜被攆了出來了，天林，你替我想想，咱應該怎麼辦？」

宮天林默然良久，道：「事到如今，除了堡主硬上弓，已經別無善法……」

羅天保道：「問題是怎麼一個上法？既要上得弓，又不能把弓弦扯斷了。」

宮天林道：「依屬下愚見，最好用迷藥先使她昏迷，奪下她的毒劍，然後……」

羅天保把頭連搖，道：「她不會那麼笨，限期祇在明天傍晚之前，一定要我交出兇手，這段時間，她可以不睡，不飲，不食，迷藥根本無從下手。」

宮天林想了一想，又道：「那麼，只有趁其不備，便用暗器將她擊傷……」

羅天保沒等他說完，便截口道：「這算是甚麼好主意，若能用暗器，我早已出手奪她的劍了，難道近身出手，還不及暗器準確迅速？」

宮天林連碰兩個釘子，默然垂首，一時沒敢再胡亂進言了。

幸虧羅天保也沒有再逼他，却喃喃自語道：「我倒想到一個主意，只是略有礙難處。」

宮天林大喜問道：「堡主有何妙策？」

羅天保道：「我想來想去，軟勸不行，硬上也不行，只有找一個代罪羔羊，冒充兇手，交給她算了。」

宮天林道：「但那代罪的人，一定得够份量，更得編造一番經過，說得合情合理，她才會相信。」

羅天保道：「不錯，必然要花一番心思，編一段故事，才能使她相信。」

宮天林道：「這樣一個人，只怕難找。」

羅天保笑笑道：「我已經想到一個人，份量很够，故事也容易編造，或許騙得她相信。」

宮天林欣喜地問道：「哦！敢問那人是誰？」

羅天保抬抬手道：「你附耳過來！」

宮天林欣然附過頭去，低聲問道：「是誰？」

「你！」

隨着話音，宮天林只覺「肩井穴」上一麻，兩腿一軟，撲跪在地上。

這突然的變化，使他混身戰抖，心膽俱裂，急叫道：「堡主，屬下對你忠心耿耿，效命多年，你……你……」

「我知道。」羅天保滿臉凄楚之色，點點頭道：「這些年來，你對我，的確是忠心耿耿，也替我立過無數汗馬功勞，就拿這次燕京求親來說吧，最先也是你去的，迎接花轎子是你替我前往燕京的，你對羅家堡的情份，實在令人永生難忘……」

宮天林哀求道：「堡主既然知道，為何還要屬下作代罪羔羊？」

羅天保道：「正因為你對羅家堡有這些功勞，徐紅玉才相信我絕不會騙她，除了你，試問還有誰才够這份量？才更容易編造故事呢？」

宮天林道：「堡主，她不會相信的，屬下跟徐謙無仇無怨，根本沒有謀害他的理由。」

羅天保道：「有，當然有，我可以說是因為你第一次去說親時，徐謙侮辱了你，將你趕出徐府，你惱羞成怒，發誓要報復，被我攔阻，後來却偷偷潛往燕京，趁徐謙不備，下了毒手，我本來是想替你掩蓋過去的，現在沒有辦法庇護你了，只好將你交了出來。」

宮天林越聽越怕，嘶聲道：「堡主別忘了，屬下的武功，根本不是徐謙的對手。」

羅天保道：「那也不難解釋，一個有心，一個不備，這跟武功高低並不多大關係。」

宮天林道：「可是，屬下並不會鐵皮神功，那徐謙臨死前，曾遺下『鐵皮』兩個字，這一點，只可使徐紅玉起疑……」

羅天保道：「她不會起疑的，我會告訴她，因為你自忖不是徐謙的對手，事先在外衣內暗穿了鐵皮背心，或者我索性就說你用翅鐺護身，先毀了徐謙的右掌，再下手殺害他，反正，紅玉知道你是我的親信，我當然絕不會憑空誣賴你是兇手的。」

宮天林情知難免，厲聲道：「我不會讓你稱心如意的，徐紅玉要活口，我會當面揭穿你的謊言。」

羅天保搖頭笑道：「你沒有那種機會了，我只須說你企圖反抗，被我失手擊殺，就死無對証了。」

宮天林怒叱道：「羅天保，你為了一個女人，不惜殘害助手，你這是自斷臂膀，總有一天會遭報應的！」

羅天保大笑道：「不錯，不錯，我必定有一天必遭報應，但是，在報應之前，我已經身為武林第一大豪，擁着武林第一美女，擺足了威風，享足了人間艷福，人生尚有何憾。」

笑聲中，駢指點出，向宮天保胸前死穴戳去。

突然，勁風拂面，燈光一閃而滅。

羅天保立生警覺，急忙變指為爪，飛快向宮天林跪地處抓去。

同時，一聲大喝，離椅躍起。

那一抓，竟然落空，黑暗中似覺宮天林的身子被甚麼東西扯住，向廳外如飛滑去。

蜘蛛翁！

這念頭在羅天保腦中一掠而過，怒火陡生，已撤出了「百摺如意軟刀」，刀光閃處，直透宮天林的胸腹。

一聲淒厲的慘叫，宮天林身子突然離地飛起，又重重墜落在廳前石階上。

羅天保毫未停頓，抽刀、縱身，越過石階，落在大廳門外。人剛落地，金風入耳，厚背砍山刀攔腰掃到。

就在同一刹那，戒刀、鐵傘、打狗棒、鐵骨扇也像雨點般朝羅天保身上攻來。

羅天保猛然一抖軟刀，格開了戒刀和打狗棒，左掌劈出，震開鐵傘，右腿飛起，踢飛了鐵骨扇……

四種兵刃都被震開，那厚背砍山刀却結結實實砍在他的腰際。

「蓬」然一聲，如擊敗革，羅天保竟然毫無損傷。

不知誰失聲呼叫道：「鐵皮神功！」

這聲驚呼，恍如靜夜中響起了聲巨雷，五六條人影同時破空飛起，紛紛四散投入夜幕內。

附近的暗樁伏哨聞聲趕到，一見竟是新郎倌，都吃了一驚，急道：「有刺客，快追……」

羅天保道：「不必追，燃火！」

火光燃起，大家才發現總管宮天林死在地上，胸口涓涓流着血，瞪着一對死魚眼睛，好像對自己的被殺，感到萬分憤怒和不甘。

羅天保走過去，手起刀落，將宮天林的頭割了下來。

堡丁們簡直嚇呆了，大家以為總管是死在刺客手中，却不料是被堡主殺死的。

羅天保深吸了口氣，吩咐道：「宮總管通敵謀叛，已被處決，屍體拖下去火化，你們要小心守衛，再有疏忽者立斬！」

堡丁們齊聲應諾，目送羅天保提着宮天林人頭回新房去了，大家心裡不免懷疑……宮總管謀叛，八成是跟新娘子有關，或許這次迎娶中，曾有甚麼非禮的舉動，被新娘子告了蛇頭狀吧！

＊　＊　＊

人頭放在托盤中。

托盤供在靈位上。

新郎倌和新娘子，分站在靈位左右。

這兒是洞房，也是靈堂，紅帳與白幃並列，喜字與素燭映交——這情景倒是世間罕見。

羅天保想必已將宮天林的罪狀說明過了。

徐紅玉的面色却有些半信半疑，她木然的站立在靈位前，瞬也不瞬望着托盤上的那顆人頭，很久，很久，沒有說一句話。

羅天保有些耐不住了，陪笑道

：「娘子，父仇已報了，咱們也該休息了。」

徐紅玉木然的點點頭，道：「好吧，請你先迴避一下，我好拜祭。」

羅天保笑道：「我和娘子是夫妻，也算半子，理當陪娘子一同拜祭岳父……」

「不行！」徐紅玉低喝了一聲，又像忽然想到了甚麼，臉上綻現出一抹十分勉强的苦笑，柔聲道：「不是我不讓你同祭，而是不願你爲我也沾染上了霉氣。無論如何，今日總是你的大喜日子！」

羅天保忙道：「這沒關係，夫妻嘛，就得要共同苦樂，共同悲喜。」

徐紅玉搖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承你仗義踐諾，不顧私誼，力誅元兇，我已經非常感激了，你且休息片刻，待我拜祭過後，也該是我履行承諾了！」

羅天保聽得心裡直癢癢，但他仍然沒有失去警惕，望望徐紅玉至今還握在手中的毒劍，笑道：「娘子，既然妳只是拜祭父靈，那柄劍似乎已用不着了吧？」

徐紅玉輕哦了聲道：「你是說這柄劍？」

羅天保陪笑道：「是的，那劍上淬過毒，我怕娘子萬一不小心失了事……」

「不會的。」徐紅玉微笑道：「父仇已報，我才捨不得死哩，你放心吧！」

說着，果然將短劍放在供桌上。她願意放下毒劍，就表示對羅天保的說法已經完全接受，而且，也準備承受委身下嫁的事實，不再存拚命偕亡的心了。

羅天保高興得幾乎想放聲大笑，爲了順從心上人，忙道：「我這就去屋外等候，希望娘子節哀，別傷了身子。」

他不僅退出屋外，而且還帶上了房門，好像是爲了不讓徐紅玉受到打擾，其實是爲了便於偷窺。徐紅玉似乎未注意這些，輕輕地屈膝在靈前跪了下來，剎那間，她熱淚滾滾而落……

* * *

「奇怪，難道徐紅玉眞的相信宮天林是兇手？」是醉丐周飛的聲音，低啞而急促，來自新房院牆外那棵濃密的大樹上。

樹在牆外，却稍稍高出院牆數尺，隱身在枝葉中，可以遠遠望見新房房門，但由牆至房門，其間仍有十餘丈的距離。

現在蜘蛛翁和長城五友都藏身樹頂，十二隻眼睛，眨也不眨凝注着新房門外的羅天保。

羅天保正在全神偷窺徐紅玉的一舉一動，竟未防範自己的行跡也落在別人的眼中。

這樹上本有兩名堡丁負責守望，全被蜘蛛翁用蜘蛛絲活活的勒死，佔了這有利位置，可是，他們都發覺院牆內還有十八名藍衣鐵衛在嚴密防守中，根本沒有機會潛近新房去。

堡丁們的暗哨，他們是不會放在心上，但對這十八名藍衣鐵衛却不能等閒視之。

大夥兒正若於想無計下手，忽見羅天保獨自從新房中退了出來，停身在門外偷窺，似乎是頗有得意之色。

醉丐的話剛落，狗肉和尚便接着急道：「可惜咱們已經白白錯過一次好機會，若依我和尚的主意，剛才就在廳前用轟天雷對付他，一定可以得手。」

鐵傘道人道：「話雖不錯，當時誰也想不到那斯竟練成了鐵皮神功。」

狗肉和尚道：「鐵皮神功也不過能抗刀劍而已，難道他還能抵抗轟天雷？」

「正是。」蜘蛛翁凝容道：「鐵皮神功比金剛罩、鐵布衫都難練，練成之後，全身都無門無罩可尋，轟天雷縱然可以傷他，也未必能够殺死他。」

狗肉和尚道：「這麼說，姓羅的混身竟成了銅皮鐵骨，沒有一處可以下手的了？」

蜘蛛翁輕輕的嘆息道：「任何神功絕技，當然都絕非毫無破綻，但鐵皮神功的破綻，却不是咱們能有機會下手的。」

狗肉和尚忙問：「破綻在甚麼地方？」

蜘蛛翁道：「俗語說：『內練一口氣，外練筋皮骨。』鐵皮神功是內外兼修的功夫，但最重要的，還是丹田一口眞氣，要想下手殺他，唯一的機會，是在他元精外洩，丹田鬆弛的剎那間，「點破他的『氣海穴』。」

狗肉和尚聽了這話，倒沒有甚麼，醉丐周飛却突然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一把拉住蜘蛛翁的手臂道：「前輩，這是眞的嗎？」

蜘蛛翁答道：「當然是眞的。」

醉丐周飛倒吸了一口氣道：「那就糟了！」

衆人起初未會過意來，仔細一沉思，都不禁駭然失色。

醜書生彭朋道：「難怪紅玉自願委身下嫁，原來已經知道羅天保就是殺父仇人！」

醉丐周飛激動地道：「不行，咱們決不能讓她用淸白身子去報仇，咱們一定要阻止她……」話猶未畢，突見對面新房房門大開，羅天保當門而立，躊躇滿志地叫道：「來人呀，傳酒侍候。」

看這情景，不用猜，準是徐紅玉業已祭稟完畢，即將正式合巹交杯了。

醉丐周飛掏出兩粒轟天雷，便想縱身撲進院牆。

蜘蛛翁反手將他扣住，低喝道：「你想幹甚麼？將血海深仇，加上紅玉和咱們的性命，全部作孤注一擲？」

醉丐周飛急道：「前輩，時機急迫，難道你願意眼看紅玉的淸白身子，被羅天保那賊子糟蹋嗎？」

蜘蛛翁道：「我當然不願意，但你這樣去拚命，對事情又有何益處？」

醉丐周飛搖搖頭道：「我顧不得那許多，寧可與姓羅的同歸於盡，決不能讓他沾辱紅玉。」

蜘蛛翁道：「關鍵就在只憑這兩粒東西，未必就能與羅天保同歸於盡，更未必能挽救紅玉的淸白……你先冷靜下來，看我老人家的安排。」

醉丐周飛惑然道：「前輩有甚麼妙計？會有效嗎？」

蜘蛛翁道：「姑且試試看吧，到時候無效，你再拚命還來得及。」

安撫好了醉丐周飛，回頭對鐵傘道人和醜書生彭朋道：「你兩個各帶一具堡丁的屍體跟我來。」

醜書生彭朋和鐵傘道人依言而行，各扶一具屍體，跟隨蜘蛛翁溜下了大樹，順着院牆，繞到後院月洞門前。

蜘蛛翁着二人換上了堡丁衣服，匆匆交代了一番，將二人留在門邊，獨自縱身掠起，先將附近暗樁一一除去，然後隱身藏入門側花樹叢中。

剛佈置好，前面已現出了燈光。

兩名侍女，一個提着燈，一個捧着食盒，由前院冉冉行來。

將到月洞門前，醜書生彭朋和鐵傘道人橫身攔住，低喝道：「幹甚麼？」

提燈侍女應道：「堡主傳酒侍候，咱們是給新房送酒來的。」

鐵傘道人揮手道：「先把東西放下，咱們要搜查。」

那侍女道：「你們看清楚了，我們兩人都是後院侍候堡主的人，還要檢查甚麼？」

鐵傘道人道：「今夜的情形不同，堡主有令，任何人進出後院都得檢查，以防奸細混了進來。」說着，伸手接過食盒，醜書生彭朋便將燈籠也接了過去。

鐵傘道人先打開食盒看了看，又嗅嗅酒味，然後將食盒放在花樹叢旁邊的石几上，舉起燈籠，又把兩名侍女仔細照了一遍。

兩名侍女心中有氣，冷冷道：「多看清楚些，當心別是奸細來混充的。」

鐵傘道人笑道：「奸細都是男人，當然不會是假冒女子，但這是堡主的令諭，不得不依令行事。」

其中一名侍女道：「檢查好了沒有，堡主等着要喝交杯酒，躭擱了你承當得了嗎？」

鐵傘道人道：「好了，好了，咱們也是奉命，姑娘何必生氣呢？請吧！」

還了燈籠和食盒，側身讓路，兩名侍女兀自嘀咕着走了。

蜘蛛翁從花樹叢中站了起來，笑道：「誰說奸細全是男人？等一會，咱們就得借重這兩位姑娘。」

醜書生彭朋低聲問道：「前輩剛才可是在酒中下了迷藥？」

蜘蛛翁搖頭道：「羅天保是何許人物，豈能用迷藥對付得了他？」

醜書生彭朋又問道：「那麼，那是甚麼東西呢？」

蜘蛛翁笑笑，低聲道：「是一種糟房用的特製酒母，入口時並無異樣，只是三杯就能醉死人，這玩意你們周老大是行家，去問他就知道了。」

沒過多久，燈光又現，兩名侍女由後院回來，食盒已空，一路都在低聲談笑，大約是談論新娘子的事。

鐵傘道人猛可從門邊跨了出來，低喝道：「站住，檢查。」

兩名侍女嚇了一大跳道：「去的時候檢查過了，回來還要檢查甚麼？」

鐵傘道人道：「當然要，這是防備奸細混出來逃走的。」

侍女怒道：「豈有此理，你們簡直是存心找痲煩，我要告……」

鐵傘道人道：「告誰也沒有用，這痲煩找定了。」

劈手奪過燈籠，點了那侍女的穴道。

醜書生彭朋也不落後，將另一個人連帶食盒，一齊捉進花樹叢中。

兩名侍女差點嚇昏過去，張口要叫，冰冷的刀鋒已架在她們的脖子上。

蜘蛛翁道：「現在先別叫，等一會兒自有呼叫的時候，我且問妳們，這會兒羅天保在房中做甚麼？」

侍女互望，都不開口。

蜘蛛翁手起掌落，先閉住那提食盒的侍女啞穴，然後指着提燈的一個道：「妳來回答。」

那個侍女緊閉着嘴，默不作聲。

蜘蛛翁也將她點了啞穴，抽刀一抹，竟將那侍女的一隻耳朵割了下來。

然後，解開那提食盒侍女的啞穴，笑道：「妳來回答吧。」

那提食盒的侍女目覩同伴鮮血淋淋，痛得淚水直流，却叫不出來，早已心驚膽裂，連忙道：「我說，我說，求老人家手下超生。」

蜘蛛翁點點頭道：「這樣才好，須知我一個糟老頭，不懂得甚麼叫做惜玉憐香，好，妳說吧，羅天保這時候在新房中做甚麼？」

那侍女答道：「堡主和新娘子在喝交杯酒。」

蜘蛛翁道：「新娘子高興不高興？」

侍女答道：「看樣子，好像很高興。」

蜘蛛翁又問道：「剛才妳們送去的酒，已經喝了沒有？」

侍女答道：「已在喝。」

蜘蛛翁問道：「喝了多少？」

侍女道：「婢子沒有看見，堡主剛喝第一杯，就叫婢子們退出來。」

「妳親眼看見他喝了第一杯？」

「是的。」

「那就行了。」

蜘蛛翁抬頭向醜書生彭朋露齒一笑，道：「告訴周老大他們，見咱們這邊動手即可應援，記住，決不能讓那些藍衣鐵衛有機會列成刀陣。」

醜書生彭朋答應着飛步而去。

蜘蛛翁又囑咐了鐵傘道人幾句話，然後向那侍女道：「好，現在妳可以開始叫了，叫得越大聲越妙。」

那侍女怔怔道：「叫……叫甚麼？」

蜘蛛翁笑道：「叫有奸細呀！救命呀！用力叫，別怕人聽見。」

那侍女凝視瞪目，見他不像開玩笑的樣子，果然扯開嗓門子叫道：「救命呀，有奸細呀！」

蜘蛛翁道：「够了！」他伸手又點閉了她的穴道。

兩條人影如飛而至，喝道：「甚麼人呼叫？」

鐵傘道人迎在月洞門口，指着花樹叢道：「好像是那邊。」

兩名藍衣鐵衛未及細想，一齊縱身向花樹叢中撲去。

「蓬！」

其中一個剛趕到，迎面被打了一拳，登時鮮血四濺，仰面栽倒。

另一個急忙橫刀護身，冷不防花叢內飛出一根細絲纏住雙脚，立刻被拖了進去……

鐵傘道人笑問道：「怎麼樣？都打發了嗎？」

蜘蛛翁笑着應道：「生意還不錯，開張大吉。」於是又揮掌拍開了侍女的啞穴，道：「再叫呀，聲音要再大一些。」

「有奸細呀，有奸細呀！救命呀！」

另兩名藍衣鐵衛又聞聲而至，問道：「那裡有奸細？」

鐵傘道人又道：「嗯！好像就在那邊花叢後面。」

這兩個却沒上當，只向花叢掃了一眼，又回頭喝道：「你是甚麼人？」

鐵傘道人道：「我是奉命佈樁的。」

「哼，夜間佈樁都是兩人一組，還有一個到了那裡去？」

「他……他去小便去了……」

「胡說，你這傢伙八成就是奸細！」

兩個藍衣鐵衛長刀出鞘，一齊攻向鐵傘道人。

鐵傘道人見唬不過去了，急忙抽出鐵傘，一面抵擋，一面叫道：「動手了，老前輩快幫忙！」

他這一嚷嚷，兩名藍衣鐵衛立生警覺，雙刀聯手，急攻數招，突然轉身奔進後院。

蜘蛛翁跌足道：「糟了，這些鐵衛都習過合擊術及刀陣式，若被他列成刀陣，就難破了，快追！」

兩人隨後疾追，蜘蛛翁展開蛛絲，縛住了一個，終於被另一個脫身逃去。

好在那邊醉丐等人已及時應援，衝向新房，跟其餘的藍衣鐵衛打了起來，沒有讓剩餘的十五名鐵衛佈成刀陣。

蜘蛛翁趕到，細絲飛舞，遠的纏，近的縛，就像四面八方撒下了羅網。

長城五友東撲西殺，就像五隻捕食的蜘蛛。

那十五名藍衣鐵衛現在無法聯手佈陣，又被蜘蛛翁的細絲糾纏，防不勝防，不片刻已傷亡過半。

僅餘的八名，仍然分別死戰，不肯退。長城五友中，大刀韓通和狗肉和尚也略受輕傷，然而，大夥兒越戰越勇，幾乎已達奮不顧身的境界。

因爲自接戰到現在，新房內始終沉寂無聲，不見羅天保出現，這證明蜘蛛翁的酒母已經發生效力，羅天保已經醉倒洞房中。

* * *

這一戰，雖然艱苦，終於大獲全勝。

十幾名藍衣鐵衛死傷殆盡，新房內仍然全無聲息。

醉丐急不及待的撞開房門，當先衝了進去，大夥兒爭先恐後，一擁而入。

突然，六個人都驚呼失色，駭然停步，洞房內的確有人醉倒，但醉倒的只是徐紅玉，却不是羅天保。

羅天保悠然坐在八仙桌前，一隻手攬着徐紅玉的香肩，另一隻手

中握着那柄「百摺如意軟刀」，滿臉帶笑，根本沒有絲毫酒意。

他笑嘻嘻斜睨着長城五友和蜘蛛翁，緩緩的說道：「我就知道你們還會再來鬧洞房，只沒有想到你們會加送這麼好的酒，看吧，新娘子已經喝醉了，還有甚麼好鬧的？」

醉丐周飛圓睜雙眼，一顆心却在不停的下沉……

完了，一番心血，盡付流水，他再也想不到羅天保會如此深沉殘忍，竟寧讓自己的心腹鐵衛血戰而死，也不肯露一絲聲色。

這洞房，也就是他的墳墓，救不了徐紅玉，他還有甚麼面目活着出去？

醉丐周飛咬牙作聲，突然雙臂怒張，瘋虎般撲了過去……

「大哥，使不得……」

驚呼聲中，醉丐周飛已踉蹌的倒退了回來。

「哇」的一聲，張口吐出一大口鮮血！

羅天保仍然安閒的坐在桌邊，百摺如意軟刀也沒有動，只搖頭笑道：「都說窮人火氣大，看來這話倒有道理，其實，人各有命，勉强不來，何苦動這麼大的肝火？」

鐵傘道人和醜書生彭朋分別攙扶住醉丐，空自怒目、切齒，却騰不出手來。

大刀韓通和狗肉和尚不約而同直衝上前，雙刀並舉向羅天保猛劈過去。

羅天保依舊未用兵刃，却揮起右臂，架起雙刀。

乒乓兩聲，戒刀和砍山刀一齊砍在他的肩臂上，竟然僅劈破他一隻衣袖。

羅天保一翻手，扣住了厚背砍山刀，猛向左側一帶，同時飛起右腿，喝道：「去吧！」

只聽得狗肉和尚一聲悶哼，捧着肚子接連後退了七八步，大刀韓通却被一脚踢得倒飛而起，直摔出門房外去。

鐵傘道人眼見三位好友都受了重傷，兩眼都幾乎噴出火來，厲吼道：「老三，咱們還活着幹甚麼？跟他拚了！」

他們剛想放開醉丐，撲前拚命，忽然被一隻手從後面拉住，蜘蛛翁喝道：「姓羅的鐵皮神功刀劍難傷，徒送性命，有何益處，快護着周老大先退，老朽替你們抵擋斷後！」

話剛說完，羅天保却大笑離座而起；接口道：「既然來了，就不必再走了，羅家堡無可待客，替諸位準備一席埋骨之地總還可辦得到的！」

蜘蛛翁閃身越過鐵傘道人和醜書生彭朋身前，沉聲道：「快走！」一揚手，蛛絲飛射，纏向八仙桌的脚座。

他明知羅天保混身刀劍難傷，無處下手，祇好捨人而攻桌子，因爲徐紅玉正醉伏在八仙桌上，如果扯翻桌子，徐紅玉必然摔倒，羅天保爲分身護美，自己幾人就可趁機脫身了。

這主意不能說不妙，無奈羅天保早已提防，蛛絲剛剛射出，寒光一閃，羅天保的軟刀由下向上，反挑而起。

那蛛絲未能纏住八仙桌，却纏在羅天保的刀上。蜘蛛翁心知不妙，拚着蛛絲被毀，一個縱身，從羅天保頭上飛掠過去，落在床邊的梳粧台上。

這一來，他在內，羅天保却在外，中間隔了一張八仙桌，羅天保怕他救走徐紅玉，勢必無法兼顧長城五友，實在是千載難逢脫身的好機會。

果然，羅天保顧不得追截蜘蛛翁，搶着將徐紅玉抱了起來……

誰知醜書生彭朋和鐵傘道人有此機會，非但毫無逃走的打算，反而突然放開醉丐，雙雙衝出，準備跟羅天保爭奪徐紅玉。

蜘蛛翁一看這情形，不禁心膽俱裂，迫不得已，只得大喝一聲，他奮身撲向羅天保……

他出聲呼喝，旨在混淆羅天保的注意，奮身前撲，則是希望在危急時，助二人一臂之力，不幸這兩種願望都落空了。

醜書生彭朋和鐵傘道人衝到八仙桌邊，徐紅玉已被羅天保攔腰抱起，兩人急怒之下，竟忘了羅天保練有鐵皮神功，雙雙揮拳出手，沒傷到羅天保，自己的掌骨反被震碎。

蜘蛛翁奔到，已遲了半步，被羅天保當胸一刀柄，擊昏在地上。

長城五友和蜘蛛翁，竟沒有一人逃出洞房。羅天保仰天大笑道：「你們自不量力，强要出頭壞我的好事，現在落在我手中，我不願殺死你們，因爲今天是我羅天保的洞房花燭好日子，讓你們也跟着沾沾喜氣。」

醉丐周飛喘息着罵道：「姓羅的，你還是殺了咱們的好，咱們但尚有一口氣在，你就休想稱心如意！」

羅天保笑道：「我不殺你們，正是要留你們活着看我稱心如意，你們殺我十八鐵衛，今夜，我就要你們替我守衛洞房。不過，你們不必擔心會死，或許咱們夫妻魚水交歡，兩情和諧，明天起床後，可能就開恩饒你們一命也未可知。」

說罷，縱聲大笑，放下了徐紅玉，然後將蜘蛛翁和長城五友一一點閉了穴道，搬出房外，併排放在

門前石階之上。

士可殺，不可辱。羅天保却偏偏不殺他們，而要他們接受這奇耻大辱。

可憐六人羞憤塡胸，咬牙欲碎，却欲求一死亦不可能。

新房的門掩上了，房內是羅天保得意的笑聲，窗上喜燭搖曳着光影。

夜已深，更已殘，笑聲漸漸的低沉。

忽然，房中傳出一聲低哼，接着又有一陣輕微的掙扎聲響和低沉的飲泣聲……

再過一會，一切聲音都靜了下來。

六個人的心裡却在滴着血……

* * *

天色慢慢地亮了，曙光從枝頭林梢洒下來，現出遍地死屍和六個屈辱的身影。

新房紅燭已滅，窗隙透出淡淡的餘烟。

蜘蛛翁突然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

其餘五人都從絕望中驚覺，醉丐急問道：「前輩的穴道解開了嗎？。」

蜘蛛翁點了點頭，喘息道：「羅天保這廝大約見我傷重，祇點了我下半身穴道，總算被我運氣衝開了。」一面說着一面將五人的穴道一一解開了。

長城五友中，僅四人還能掙扎起身，大刀韓通受傷最重，穴道雖解，仍然無力行動。

醉丐周飛切齒道：「受此奇辱，還有甚麼面目苟活人世，趁那廝尚在沉睡，咱們跟他拚個玉石俱焚。」

由懷中取出木盒，打開盒蓋，將兩顆「五毒轟天雷」握在手中，當先奔上石階。鐵傘道人飛起一脚，踢開了房門。

醉丐高擧五毒轟天雷，搶先衝入。新房內寂然無聲，床前羅帳低垂，却不聞絲毫動靜。

蜘蛛翁直奔床前，掀開紅羅帳……

「啊！」幾個人幾乎同時驚呼失聲，忙不迭的向後倒退。

床上橫躺着羅天保，赤身露體，血流枕畔，頭顱早已不見了。

徐謙的靈案前托盆中，併排供着兩顆人頭，一是宮天林，一是羅天保。

靈案下，穿着混身孝服的徐紅玉，一柄短劍直透前胸，業已氣絕多時……

醉丐周飛的手虛垂了下來，哽咽着道：「血海深仇是報了，却賠上了自己淸白的身子和性命，這値得嗎？」誰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全文完）

羅刹夫人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景陽崗下飲醉酒　無名谷中訴情由

「來了。」齊女把蕭丹的手揑了一下。

「你該說，又來了。」

蕭丹也揑了齊女的手兒一下。

來此已是山東道，前日在大名府遇到的那個姑娘又出現了，好一個女嬋娟，那燕趙多慷慨之士，使女子也豪邁些，尤其是那獨個兒走在道上的，更令人有粗獷之感，絕不嬌媚。偏這個姑娘獨個兒走在道上，只見她：頭上巧梳雲鬟，朱唇輟一顆桃夭，柔媚中透着剛勁，那衣着亦異於北道上的女子，紫色的披風飄展，露出一身勁裝，却非粗衣布裳。

不用說，和她們一樣，也是個武林的女兒，初相遇時，本來迎面而來，兩人不過多瞧了一眼而已，那知已從身邊過去了，竟沒聽到脚步的聲响，風聲颯然，竟又走了回頭，而且那一雙眼兒，一個勁兒朝蕭丹瞄，脚步也放慢了，眞不害臊，甚至竟停下步來，不轉眼兒望着蕭丹瞧。

蕭丹戲弄過齊女，在女山湖，不也令倩倩意亂情迷，如何不知她扮成了個俏郎君，罕見的瀟洒又風流，心中一樂，不免也賣弄起風流來，只道人家姑娘也對她一見鍾情了。

那知令她大失所望，那姑娘竟再沒出現過。

却是那齊女顧影不自憐，而是不服氣，道：「我有那宗兒及不上你這俏郎君，豈有此理，只望着你瞧，竟多一眼也沒瞧我。」

蕭丹難免得意，笑着擰了擰她的臉兒一下，說：「任他萬紫千紅百花開，我只愛你一個呀！」

那是眞的，自從在女山湖，得知齊女才是眞正的紫烟蘿，愛更生敬，蕭丹心下再也容納不下他人了，即使那晚在那少年懷中偶然動過情，可亦是轉背就忘了。

蕭丹和齊女不但都易釵而弁，本就不嬌柔，性格上也都爽朗如男兒，相處日久，簡直就像糖黏豆兒，再也分不開來了，是以不自覺，同行必携手。

那姑娘的出現，不過是偶然路邊見到的一朶野花，自不再放在心上。

那知，才踏上山東道，這日已近梁山水泊，那姑娘又出現了。

而且，不是一個，又多了一個一般裝束的姑娘，不過看來要年長些。

蕭丹揑了齊女的手兒一下，擠眉弄眼，說：「人家怕冷落了你，找多一個來陪你啦！」

「且慢，」齊女低聲道：「找多一個，也是專爲你而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不是普通武林中人，小心些。」

蕭丹也發覺了，兩個姑娘在路邊停下步來，等候她們走過，又和那日一樣，又快步趨前，簡直毫無忌憚，扭轉頭來，更盯着她瞧，齊女在她身邊，竟多一眼也不瞧她。

當眞是藝高人膽大，蕭丹已不把江湖中人放在眼裡了，何況身邊更有一個令武林中人喪膽的紫烟蘿。

現在，她也再不以爲是姐兒愛俏了，因爲兩個姑娘眼中，只有驚疑，眼兒都睜得大大的，那有絲毫情意？

兩個姑娘走在前面，也一般不把她們放在眼裡，連說話也毫無忌憚，只聽一個說道：「你說，像麼？」

「像極了，」另一個說：「初時一見，差點以爲是夫人喬裝扮！」

「我何嘗不也是，」那年輕的姑娘道：「那眉兒眼兒，不但像極，尤其是唇邊那顆黑痣，部位也不差分毫……」

蕭丹不自覺摸着嘴角，她唇邊可不是有顆黑痣，小小的，不過比針尖頭兒大些，陽光之下，特別顯著，齊女笑說是美人痣，因爲添媚更添嬌。

那姑娘繼續說道：「近年來，常聽夫人提起……」

「住嘴！」那年長的姑娘道：「你說得太多了，我已有了主意，去吧！」

蕭丹和齊女都[illegible]姑娘的脚步，都暗暗吃驚，因爲並不見兩人的脚步加快，但和她們的距離却逐漸遠了，兩個姑娘竟是脚不沾塵！快極，却又毫不着痕跡。

蕭丹與齊女都以輕功高絕爲傲的了，却是不能做到毫不着痕跡，如何不驚訝！

只不過一會工夫，兩個姑娘已失去了踪跡。

那梁山水泊已漸乾枯了，曾是密林葱茂的梁山，連樹木也漸稀少，當眞是滄海桑田，那還是當年一百零八位好漢啃聚的光景。

便是大宋年間，晁正和阮家三兄弟等七條好漢，打劫生辰綱，那赤髮鬼劉唐扮作個賣酒的，唱着歌兒上山崗，歌道：

烈日炎炎似火燒，禾稻田苗盡枯焦；

農夫心內如焦土，王孫公子把扇搖。」

那還是大宋年間，梁山水泊仍是一片汪洋，更何況現在連梁山水泊也漸漸枯乾了，雖然這是深秋而非炎夏，但草枯葉落，如何不倍增荒涼？

過了陽谷縣，那齊女從小兒隨她爹在江湖賣藝，闖蕩過不知多少州縣，却不曾走過這條道兒，蕭丹說：「明知山有虎，咱們偏向虎山[illegible]

何處[illegible]，哦！[illegible]」

「你又沒走過這條道兒，」齊女說：「你如何知道，別胡說了！」

蕭丹却說得認眞，道：「你瞧，那山下有幾戶人家，不是挑出個酒望子麼？我還知道那酒望子上寫着五個大字：三碗不過崗。別以爲你從小兒就闖蕩江湖，走遍大江大河南北，休忘了，我在江湖上，可有一雙眼睛。」

「你是說鹿杖翁？」

「不僅是鹿杖翁，」蕭丹道：「那書上寫過，有一個不求聞達於諸侯的文士，名叫施耐庵，寫過一部書，把流傳民間有關梁山水泊聚義的好漢故事，撰成了一部水滸，別以爲是小說家言，可是那施耐庵以壺酒換來的故事，流傳必失眞，渲染也難免，但却是眞人、眞事、眞地，那武松打虎上梁山，必就在這景陽崗上。」

「你是說，這惡林名叫景陽崗？」

「必是景陽崗，」蕭丹道：「咱們一路行來，也可是陽谷縣中僅見的惡山惡林，錯非是這樣的惡山惡林，這才藏得猛虎，而且，你瞧，那大路可不是穿過山崗？」

來得近了，果見那酒望子上面寫着五個大字：三碗不過崗。

蕭丹忽然噗嗤一聲，說：「你[illegible]

「正是，」蕭丹道：「這糟老兒聽說有三碗不過崗的好酒，時常都來試一試。咱們也渴了，何不也歇一下脚兒，試他一試。」

當眞，那酒望子寫着「三碗不過崗」五個字，齊女笑道：「不知先有書，還是先有酒望子，武松打虎上梁山的故事兒，我也聽說過，數百年前的事了，不信還保存下來，便眞有其人其事，必然也早已面目全非。却是此山有虎，那倒是眞的。」

蕭丹一怔，望了望那惡林，道：「你怎會曉得？」

「而且還是母老虎，」齊女道：「我已看見了，如何不曉得，不過不在這景陽崗上，而是在那酒家中。慢慢兒轉過頭來，咱們假裝視若不見，我可警告你，這三隻母老虎可扎手得很，若還不收你那風流性兒，上得山多，你眞會今兒遇到老虎了！」

蕭丹如何不明白，那自是說她賣弄風流，像戲耍齊女，作弄倩倩一樣。

她看見了，那酒家中，不但有道上先後遇到的兩個年輕姑娘，且還有一個年紀較大，却一般裝束的女子。

她看見了，那三個女子必在看

她，仍是盯着她看，即使齊女和她並肩而行，仍多一眼也不瞧。

兩人進得店來，當眞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蕭丹搶先一步，就在那三個女子旁邊的一張桌上坐下叫道：「小二，把當年那武二郎喝了，上山打得虎的好酒，篩三大碗來！」

齊女瞪了眼，却皺皺眉頭，如何不知蕭丹的性兒，那年長的女子也罷了，兩個年輕的姑娘都是美容月貌，後悔適才暗示她三個母老虎扎手，何況又明知是衝着她來的，不用說，更是偏要賣弄風流了。

齊女從小兒就在江湖闖蕩，正因她才眞是紫烟蘿，越更不敢小看天下人，何況這三個女子來路不明，而又分明大有來頭，只有暗加小心。

三碗不過崗，顯然時有慕名而來的人客，小二哥樂呵呵，捧來了六隻大碗，各在兩人面前擺下三隻。

蕭丹敲着桌子，叫道：「快快篩酒，我咀裡要淡出鳥來啦！」

臊得齊女臉兒登時紅了，蕭丹自幼不出無名山莊，那知這是骯髒的話兒，只見那兩個年輕的姑娘都啐了一口，也紅了臉兒。年長的一個忍住笑，蕭丹却兀自得意，啊喲！齊女在桌下伸過手來，狠狠地在她腿上擰了一把，竟還不明白齊女爲何對她瞪眼兒。

蕭丹也瞪了眼兒，眞不明白，既然書上也寫得，人家和尚都說得，她爲何說不得？

小二哥提着大酒壺走來，却被那年長的一個女子喚着了，道：「且住，小二哥，好香冽的酒，讓我瞧瞧。」

齊女目不轉睛，只見那女子揭開壺蓋，嗅了一嗅，說：「好香，端的好酒，果然名不虛傳，只可惜三碗不過崗，咱們却要趕路。」

嗅一嗅而已，齊女鬆了一口氣，若然這女子要在酒裡做手脚，可瞞不過她一雙眼睛。

小二哥已滿滿篩了六大碗，齊女知道蕭丹好酒量，也不阻止。自己却也渴了，喝了小半碗兒，只聽那年長的女子問那兩個年輕的姑娘道：「元朝末年，有個東都人施耐庵，本在錢塘做個小官兒，後來辭官歸故里，把梁山水泊好漢們的故事，收集起來，撰成了說部，名曰水滸，你們讀過沒有？」

兩個年輕姑娘都點了點頭，一個說：「事蹟就在身邊，怎會沒讀過？」

那年長的女子便道：「水滸英雄初結義，打劫生辰綱上梁山，那麼，你們當然知道了，我且考一考你們，那赤髮鬼劉唐，把蒙汗藥落在酒裡，讓那烈日炎炎下的官兵，在黃土崗上搶來喝了，那劉唐拍着手兒，是怎麼說來？」

那兩個姑娘眼笑眉開，竟也拍起手來，叫道：「倒也，倒也！」

齊女心中一動，才叫得聲：「不好！」

可不是着了道兒，與蕭丹早是地轉天旋，在失去知覺之前，却仍明白，不是倒在地上，因爲被人家搶來，把她們扶住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齊女只喝了小半碗，最先醒了來，立即跳了起來。

這一驚，眞個是非同小可，因爲她和蕭丹的外衣，都被人脫去了，只剩下貼身的褻衣，蕭丹兀自酣睡未醒。

不錯，眞像酣睡一樣，自從她和蕭丹北來，日同行，夜同寢，可從不曾像此刻，那滿頭柔軟又光澤的秀髮披散下來，襯托得那裸露的芳肩和頸脖更嬌嫩了。

齊女雖然臉上熱辣辣的，因爲她自己不也一樣，不但肩脖都裸露了，滿頭的青絲不也披散下來，但却舒了一口氣，因爲對方都是女子，蕭丹熟睡得一定酣美極了，從她唇邊浮現的笑意就知道，她自己不也毫無異樣……眞的，像從熟睡中醒來，毫無異樣的感覺。

顯然這不是尋仇，何況也顯然是衝着蕭丹而來的，而且人家毫無惡意。

啊喲，身上只有貼身的褻衣，裸露着肩脖，若是此刻有人闖來……

那知，找遍了床前，房中也尋遍了，却不見她們被脫下的衣衫，却有兩套簇新的女子衣衫，整齊地叠放在床前，慌忙取起來穿了。

齊女從小兒在江湖上行走，即使被金鳳收留後，也弄刀使槍，何曾穿過這樣的綺羅裳，顯然比起來三個女子的衣着看來，更要高貴，分明是替她和蕭丹備下的，更可見人家是善意而非歹意。

可惜，她雖然是個大姑娘了，却從不會頭上巧梳雲鬢，即使她是齊女，是紫烟蘿，可仍是個女子，那有不愛美的，若只是挽個髻兒，豈不辜負了這一身綺羅裳？

正脚亂手也忙，忽然身後一聲輕笑，說：「敢情你這紫烟蘿，只會令江湖中人喪膽，却連頭髮也不會梳的，讓我來吧。」

齊女站起來，旋身，身後站立着一個女子，正是景陽崗下那酒店中所見的，年長的一個女子。

何時來到她身後，竟然不覺，如何不大吃一驚，眞慚愧，更驚的是：人家竟然知道她是紫烟蘿！

那臉兒如何不紅一陣，白一陣，那女子竟然上上下下打量起她來，那笑臉豈僅無惡意，簡直是顯露

出慈祥。

「嘖嘖。」那女子讚道：「打扮起來，可不也是個美人兒，誰會相信，紫烟蘿竟會是個絕色的美人兒！」

「你你……」齊女說：「怎知我是……」

那女子笑笑着向床上一指，道：「若不是聽她說出，眞不相信姑娘便是鼎鼎大名如雷貫耳的紫烟蘿，可眞失敬了！」

齊女心想：若不是蕭丹夢囈，便是她和蕭丹的談話被她們偷聽了去，道：「你……你們是誰？這是在何處？」

「姑娘不用心急，待她醒來，你就會知道，却是趁她未醒，正要請教，床上這姑娘，可是來自無名山莊？」

無名山莊——江湖上，武林中，從不爲人所知的，這女子竟然知道！

那女子忙又說道：「姑娘請放心，想來你已見到了，雖然把兩位姑娘請來，唐突了些，是因不得已，因爲我們這裡，也和無名山莊一樣，是從不爲世人所知的，即使是無名山莊的蕭莊主。但無絲毫惡意，本來只不過想請睡在床上這位姑娘來的，因從她口中，得知姑娘便是名震江湖的紫烟蘿，我們好生仰慕，故亦請來小住。」

那女子把粧台前的櫈子擺正了，道：「姑娘請過來，我來侍候你梳頭。」

從這女子的言語中，齊女已明白了不少！這女子不是主人，此間的主人，必與無名山莊有關，也才發覺，這房子既有梳粧台，可知是女子的閨閣。當眞那陳設之富麗，皆她平生所僅見，羅紗之帳，錦繡之幔，却又令這屋子透着高雅，心想：「此間主人，必也大雅，端的是甚麼人？」

既然人家已知她是誰了，若再忸怩客套，豈不失了本色，老實不客氣在梳粧台前坐了下來，說眞的，已是大姑娘了，自幼在江湖上闖蕩，馬上步下，刀劍不離手，還眞沒打扮過，既已確知人家毫無惡意，也眞想瞧瞧，自己打扮起來究竟有多美。金鳳，那另一個旗女，尤其是蕭丹，都讚她美，好啊，便教蕭丹也大吃一驚，啊喲！那來這個美人兒，準教她認不出來！

心裡在想，越想越樂，嘴裡却在答道：「不錯，床上這姑娘名叫蕭丹，正是無名山莊蕭莊主的女兒，可惜從小就沒了娘，和我一樣，故爾……」

那女子笑道：「沒些兒溫柔，簡直不像個女孩兒，是不是？姑娘，你錯了，即使她自幼在娘身邊，只要是仍在無名山莊，便仍會是個自然的女兒，也不會矯揉造作的，否則也不是蕭莊主的女兒了。」

「你……」齊女一怔，說：「你怎會知道？」

「因爲，」那女子道：「我也自幼生長在無名山莊，應該說，年輕時，已進入無名山莊，既知姑娘便是如雷貫耳的紫烟蘿，與蕭姑娘又情同兄弟姊妹，我也不敢相瞞，此間主人，便是蕭夫人，蕭丹姑娘生身之母。」

齊女啊了一聲，不僅大驚，而且大喜，那自是替蕭丹喜極。

便是蕭丹也說從小就沒了娘而已，只道已不在人間，倒不便探問，那知仍在人間，不怪人家這麼禮待了。

那女子道：「前日夫人的一個侍女，行走在陽谷道上，偶然與兩位相遇，初時好生驚疑，還以爲是夫人回谷了，那相貌竟與夫人一般無二，人有相似也罷了，豈有連那美人痣的部位也是毫不差的。」

齊女不禁向窗外瞄了瞄，那麼，這裡是山谷了，可惜只見綠樹搖曳，花朵在搖曳，先前竟忽略了，不由吃了一驚。

這可是深秋，而且是北地的深秋，怎會有此景象？秋在江南草未凋，倒也有的，難道一覺醒來，已是身在江南？

但又不禁搖搖頭，即使秋在江南草未凋，也不會春花盛開，難道……啊呀！難道那一碗酒，竟醉到冬去春來？

那女子顯然已知她爲何驚訝，但只淡淡一笑，說道：「只怕令姑娘驚奇的事，還多得很呢。趁蕭姑娘尚未醒來，我必須對姑娘簡略說明，以消除姑娘的疑慮。譬如說，此間的主人……」

「蕭夫人？」齊女說：「我已知道了。」

「却不知便是羅刹夫人！」

那女子顯然早防到她會跳起來一樣，正爲她梳頭的手兒一沉，落在她肩上。

齊女可不是驚得不由自己，若不是那女子的手搭在她肩上，眞跳起身來了，但令她更加驚嚇，只覺被那女子在肩上那麼毫不費力的一搭，非但跳不起來，而且，渾身都用不上勁兒，竟又不似癱軟！

這這……這是甚麼功夫？

顯然，這女子不過是羅刹夫人的近身女侍而已，不料竟有這樣高不可測的功夫！

那女子竟然毫不着相，顯然不願她難堪，早嘖嘖連聲，說道：「誰會相信，江湖上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竟會是這樣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

齊女的臉兒紅了，自然也比花更嬌艷，却不是因爲人家讚她美，

而是所說的聞名喪膽，令她難堪，道：「慚愧，不敢相瞞，其實，武林之中，並沒有紫烟蘿其人，必要說有，應該是金鳳鏢局的總鏢頭金鳳姑娘，只不過在江湖上幪面出現，我比較多些。只不過是同一裝束，這紫烟蘿也是江湖人對這幪面人的稱謂，給那幪面人一個名兒，眞不敢相瞞，只不過現身時令人感到奇詭而已……」

那女子點頭道：「我也不只一次聽人說過，紫烟如縷，乍然一見，宛如由散而聚，駭然現出人形。」

「慚愧，」齊女道：「倒有些像傳說中的羅刹夫人，只因幪面人令人男女不分，故爾，近似，却又不敢肯定。慚愧，這就是……紫烟下加了個蘿字之故，故爾令我好生汗顏，確是因羅刹夫人如雷貫耳，而又無人見過其眞面目，其實是借助了羅刹夫人的威名。」

齊女紅了臉兒，羞愧得不好意思回頭，却從那銅鏡之中見到那女子面容一肅，點了點頭兒，說道：「這就是我必須要先以實情相告之故，不瞞你說，當初聽得傳聞，眞以爲有人假冒夫人的名兒，在江湖爲非作歹，那知一打聽，才知道紫烟蘿的名兒，不是自稱，從未自稱，不過江湖中人聽聞來的，再加查訪，才知所行所爲，無不令人肅然生敬，所說殺人不眨眼兒，不僅是誤傳，且化戾氣爲祥和，倒令那本是邪惡之人放下了屠刀，又豈僅令人生敬而已，無形中，倒替夫人增光了。」

齊女更是興奮之極，道：「言重了，佛法慈悲，敢不與人爲善，豈敢濫殺無辜。」

那女子已取過衣衫，齊女着上，簡直認不出自己來了，心想：蕭丹若此時醒來，必也認不出了。

她多想蕭丹早早醒來，不僅心下太多疑惑，却又不便問及，蕭丹若得知親生之母尚在人世，不知會有多高興。

那女子顯然已知道她的心意，道：「趁夫人尚未回谷，丹姑娘尚未醒來，我有一事相求。」

齊女忙道：「言重了，有事只管吩咐，却是……此間何處，不似北地，倒像江南？」

那女子笑道：「江南遙遙千里，姑娘不過小睡兩個時辰，如何便到，不過，此間確也稱得此地的江南，實不相瞞，此間是在泰山中乃一無人知的絕壑深谷，溫泉流水，故爾四季如春，姑娘請。」

齊女聽她說有事相求時，溜了床上的蕭丹一眼，便知必與蕭丹有關，即使尚未醒來却也不便言語。

當下跟隨那女子身後，出得房來，登時花香襲人，只見姹紫嫣紅開遍，盡是異草奇花，眞個別有洞天，分明時屆深秋，却似在春天裡，抬頭望天，已是晚霞璀璨，乍然一見，宛若那璀璨的晚霞似由天空傾洩而下，原來是萬仞高崖壁立，被晚霞渲染得絢麗更奇幻，端的令人嘆爲觀止。

齊女才知道這女子所說深壑絕谷，人跡不到了。若非有絕頂輕功，豈能上落，眞不知自己是否能夠，若都似面前所見萬仞懸谷壁立，除非脅生雙翼。

那女子顯然已看出她爲何驚訝，道：「好教姑娘得知，與谷外另有秘道相通，且是捷徑。」

齊女點了點頭，原來如此，否則，她與蕭丹失去知覺，如何能進得此間。

那女子已指着涓滑生烟的流泉，說道：「這谷中所以四季如春，便是溫泉生暖，熱氣不能散發，相反，四處崖高，寒氣不能侵入，却又因谷在山高處，夏日亦不炎熱，夫人從無名山莊出走，無意中進入一山洞……啊……」

「你是說……出走……當眞……」

這羅刹夫人既是蕭丹之母，莊主蕭嘯天的夫人，當眞，怎又出走？

那女子毅然道：「我說有事相求，便是爲此，夫人自離了無名山莊，無日不想念女兒，那時小姐已蹣跚行走，天眞無知，當眞愛煞人，雖還不過三歲，那性情兒却像極了夫人……」

齊女接口道：「我和蕭丹相處，時日不多，但日夕相處，行影不離，別看她笑口常開，其實性烈之極。」

那女子點頭道：「正是如此，其實任性之極。」

齊女心中一動，已有些明白了，蕭丹那時年紀雖小，必已有記憶，豈會不知生身之母尚在人世，却對她說已死了，可知恨極自幼拋下她的親娘。

她已明白這女子求她何事了，也毅然點了點頭，說道：「你是說，躭心蕭丹不會原諒她的娘親，不願相認？當年夫人毅然拋下女兒，離開無名山莊，必有不得已苦衷。」

那女子道：「故爾，趁夫人尚未回來，小姐尚未醒時，我把當年之事相告，盼你多加勸說，你們行影不離，我看得出來，她必會聽你的話。」

忽聽水聲盈耳，當眞是宛若河掛九天，山崖之上，一道飛泉，從高處傾瀉而下，崖上虬松盤曲，藤蔓如垂綠纓，驀然一見，那飛泉又宛如一條銀龍，在綠波之中乍隱乍現，飛泉之下，積水成潭，潭邊垂

柳掩映中，現出精舍樓台。

齊女宛若置身在圖畫中，讚道：「當眞別有洞天，這山谷雖然不大，豈僅是四季常春，北地江南，簡直是自有丘壑，令人如在畫中，這精舍可是夫人所居麼?」

那女子用手一指，只見柳蔭樹下，一人在垂釣，竟是一個中年秀士，相貌極是清秀。

隔着水潭，再加上飛泉在山石上激起來的水霧，映着天空的晚霞，更令人覺得彩幻迷離。

那女子搖了搖手，隨向齊女一抬手，退了回去，說道：「我帶你前來一見此人，原因是夫人當年出走，便爲了此人，不要誤會，夫人却不是情奔。」

那女子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才又說道：「當眞是：天若有情天亦老，風月情債確難酬。」

齊女不便插嘴，心想：這羅刹夫人當然必和這人和蕭嘯天之間有着可怕，也更感人的情孽牽纏，自不便出口詢問。

那女子帶着齊女來到小溪邊，那飛瀑流泉，不但積水成潭，且在谷底的丘陵間，成了蜿蜒的溪流，令這谷底也更幽清了，每到一處，莫不自成圖畫，另有番境界，尤其是溪邊有小亭，古樸自然，與天然的景色溶而爲一，甚至不到近前，不知有亭。

來到亭中，方才坐下，只見一個女子，正是今日在道上遇到那姑娘，托着一個盤兒走來，送上香茗，對齊女抿嘴一笑，但迅速退了出去。

溪邊處處是綠楊垂柳，在和風中搖曳，方才出亭，竟已失去那女子的身影，竟是來不知從何處而來，去不知往何處去。

當眞，竟不見有房舍，甚至先前從屋中出來時，曾默記道路，那知回頭一看，分明走不多遠，竟然連那房屋也不見了，齊女曾心下生疑，現在却釋然了，心想必與這小亭相同，不到近前，是不能發覺的，莫不與如周遭的自然景色合而爲一了。

那女子道：「姑娘請用茶，此茶採自崖頂雲霧深處，乃茶中極品。」

齊女忍不住了，問道：「無名山莊，道隱無名，莊主道德高深；眞不明白，夫人怎會被人稱爲羅刹？而且……」

「而且……」那女子接口道：「殺人如麻，原因是……夫人本姓羅，單名一個微字，羅微夫人。近年來，江湖上出現了一位情俠希夷，姑娘可知何謂希夷？」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齊女道：「若不是時聞蕭丹言道，眞還不明白出處，慚愧！」

那女子點了點頭，說道：「搏之不得名曰微。夫人單名一個微字，取義在此，搏之不得，姑娘可知夫人的武功已出神入化，和莊主，即是蕭丹小姐的爹，武功在伯仲之間，因從不在江湖上行走，離了無名山莊後，人亦不知其爲蕭夫人，偶然透露姓氏，自道姓羅，因其殺人如麻，故爾人稱其羅刹夫人，幸是聽從姑娘你適才所見的那秀士規勸阻止，夫人才隱居此谷，不再在江湖上行走，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說來話長了。」

多年前，齊女那時還不過是小女孩，隨她爹在江湖上賣藝爲生，是以，除了羅刹夫人之名，可說毫無所知，連羅刹夫人如何殺人如麻，亦不曾聞人道及，其實，羅刹夫人出現在江湖之上，不過短短年餘，隨之銷聲匿跡，江湖上再不聽人說起了。

現下聽這女子說來，雖然說得簡略，雖然她是紫烟蘿，亦不由她不動魄驚心。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女子幽幽地嘆了口氣，輕輕地搖了搖頭，隨着她的目光，齊女驀見一條銀蛇在夭矯飛竄，原來稍遠一些看來，那近看似掛九天的銀河，便成爲夭矯的銀蛇了。更令她讚嘆的是，那飛泉衝激在山崖上，洒落寒潭，是以近聽只不過水聲盈耳，稍遠聽來，却似樂鳴天籟，何況四處高崖，回音不絕，簡直成仙樂風飄處處聞。

心想：不怪殺人如麻的羅刹夫人，一進入此間，便絕跡江湖了，人間竟有此仙境，能不嘆造化之神奇，又豈僅是四季如春，北地江南了。

「那時，我不過是夫人身邊的一個丫環，自幼就進入無名山莊……」

「無名山莊？」

那女子點了點頭，道：「那時，無名山莊的莊主姓羅，即夫人的爹，現今蕭嘯天莊主，不過是羅莊主的弟子而已，後來莊主將愛女羅微許配給蕭嘯天，仙遊後，才由蕭莊主繼承。

「蕭莊主不但盡得了羅莊主的一生所學，那道行之高深，無爲清靜，亦不遜於羅莊主，與小姐羅微，更是青梅竹馬，從小在……當眞，我忘了，姑娘你與蕭丹小姐雖情逾姊妹，我看得出來，已到了不可分的地步，却還不曾進入過無名山莊！」

齊女臉上一紅，不僅情逾姊妹，簡直情逾夫妻，不知她看出來沒有。

那女子繼續說道：「既然兩位莊主都道德高深，道法自然，自然

也不會蒔花，但無名山莊却有四時不謝之花，遍谷幽蘭，寒梅更傲冰霜，春夏之間，那更是千紅萬紫，百花爭艷……」

齊女好生响往，外人罕能進入的無名山莊，原來也在山谷之中。

「無名山莊，既然道法自然，自然鄙棄世俗的禮教，任由蕭莊主與夫人，花前月下，情發自然，到了婚配年齡，也自然結爲夫婦，老莊主也把無名山莊交由蕭莊主承繼了。本應是地久天長，恩愛的夫妻，那知……」

那女子一聲浩嘆，非但不接續往下說，倒轉換了話題，說道：「眞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了。小姐的性情兒多像她娘，或者說夫人也像蕭丹小姐一樣，任性活潑好動，可不能作到像蕭莊主一樣，無爲清靜。一日偶讀莊子，讀到：……蔬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偶然動念，竟獨個兒溜出無名山莊，竟也遨遊人間，那知，從此多事了，也才知道，原來莊外世界不僅是個花花世界，而且絕不清靜，强凌弱，衆暴寡，你知夫人名羅微了。」

齊女點頭道：「搏之不得名曰微，既然有一身絕世功夫，遇到不平之事，那會不出手。」

那女子道：「正是如此，偶然伸手，深覺既然練得一身功夫，豈可不學以致用。」

「必然也嫉惡如仇，像蕭丹一樣，於是，懲惡除奸，下手絕不容情。」齊女道：「我明白了，因爲夫人姓羅，於是，那黑道上的人聞而喪膽，叫她羅刹。」

「不，」那女子說：「還不曾，直到一次遇到這秀士，即是潭邊垂釣的那秀士。」

不再是浩嘆，而是幽幽地，一聲輕嘆，隨着她的目光，齊女又見到了那飛泉在山崖上激起來的迷茫的水霧。

齊女的心在往下沉，不便插言，也不敢催促，那女子輕輕地搖了搖頭，才又說道：「那時，夫人已有身孕了，不過，連她自己亦不知道，一日又出外遨遊，在湯陰道上，遇到一夥强人，在打劫客商，夫人大怒，因爲那夥强人不但越貨，且殺人，大怒之下，夫人有若飄風，十多個强人，盡皆死於夫人短劍下，只不過眨眨眼的功夫，若然夫人就此走了，甚麼事也沒有，也不會發生，正要離去時，忽聽到草叢中有呻吟聲，回頭一看，只見一個清秀之極的少年書生，倒卧在血泊中，後來夫人說，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不知怎麼，和那少年的一雙眼睛一接觸，便不由自己了，走近一看，只見那少年秀士傷在肩臂，倒也可治，但若不即時救治，必死無疑。

「夫人怎能見死不救，即刻替他閉了穴，先止了血，那少年秀士自言是上京趕考的秀士，本是三人同行，另兩人已被賊人殺了，同行的客商，亦無一倖免，只有他一人傷重昏迷，賊人以爲他已死了，這方逃得性命。

「原來皆是珠寶商人，因是在官道上作案，不能留下活口。夫人身邊沒有携帶葯物，只不過暫時替那秀士止血而已，無名山莊從無外人進入的，夫人竟背負了秀士回轉山莊。偏是蕭莊主西去論道了，那是承繼老莊主遺訓，每年必赴崆峒論道，一去總在兩月左右。

「那秀士傷在肩臂，却還未傷筋骨，既已止了血，治療起來自然不難。無名山莊的女子，可沒男女授受不親那一拘束，何況夫人背負他回家，還會避甚麼嫌疑。

「我知你已見過蕭莊主了，是不是？」

齊女點了點頭，明白她要說甚麼，自是與秀士作了個比較，蕭莊主道貌岸然，適才潭邊所見的秀士，雖然隔着水潭，那秀士已屆中年，却仍清秀飄逸，可見年輕時，他也是個極俊美的少年。

那女子繼續說道：「那時山莊之中，別無人可假手，每日替他療傷換葯，皆由夫人親手，並日夕相伴，原來那秀士雖然是個儒生，却精研老莊之學，和夫人竟也志合道同，甚至不僅言語投機，竟然互相敬佩起來。」

「必是……」齊女忍不住說道：「日久生情了。」

那女子點了點頭，便又搖起頭來，說道：「姑娘你只要見到小姐，就如同見到夫人一般，豈僅年輕時候，便是現今，仍是個絕世的美人兒，你已知道，夫人不是出嫁，而是招贅，身邊的人從小以小姐相稱，雖已作了蕭夫人，那稱呼仍然依舊，又無人告訴過他，是以，那秀士仍然以爲夫人是未嫁身，何況感她救命之恩，何況志趣相投，嫌疑不避，更何況論起老莊之道來，更令他折服得五體投地，那精闢處，竟是他從來聞所未聞，何況日夕對美人兒，對那秀士來說，幾乎是早已生情了，對夫人來說，却不是的，情發自然，只不過自己身爲蕭夫人，且已身懷六甲，是否恨不相逢未嫁時，那就只有夫人自己知道了，錯在夫人是無名山莊的女兒，道法自然，無男女之嫌，甚至無男女之分，任由情發自然。」

齊女不禁點起頭來，想起蕭丹，這無名山莊的女兒，不也正是如此。

「蕭莊主道貌岸然，寡言沉默，而這秀士却柔情萬縷，大異其趣，說夫人未曾日久生情，恐怕也未

見得，不過時刻未忘自己已是蕭夫人。

「往年蕭莊主西去論道，最多兩月便回，不料這一次竟一去半年之久……」

那女子又輕輕嘆了口氣，天空已褪了晚霞，暮靄已降，那崖間樹梢的水霧更迷茫了。齊女也不由輕嘆了口氣，不過沒嘆出聲來，那眉兒不由已蹙了起來。

半年，春花又秋月，情愫已生，何況日夕月下花前，眞不信那羅微不生情愛，齊女忍不住問道：「這秀士的傷已好了，竟不言去麼？」

那女子搖頭道：「沒有，他對夫人已迷戀情深，甚至不知夏去秋又來，不過，他倒也是個守禮的君子。」

「我可不明白了，」齊女道：「夫人已有身孕，半年了，難道他仍看不出來，不知夫人是有夫之婦？」

那女子望着她淡淡一笑，說道：「姑娘難道不知，第一次懷孕，何況雲衣寬鬆，少年的情人，如何看得出來，却是我日夕提心吊膽，一再提醒夫人，趁莊主尚未回莊，秀士的傷已痊癒，應該送秀士出莊了，但夫人總是搖頭，說道：「難得有秀士相伴，她懷孕在身，不能出谷，不正可消遣寂寞歲月，她與秀士不過情同兄妹，有何顧忌了？」

「夫人從小就任性，顯然已惱了莊主，她懷孕在身，竟然不留莊主相伴，反而一去半年不歸來。不久，蕭莊主回莊了，夫人任性，反倒在莊主面前，故意和秀士親密，一者清者自清，二來要莊主明白，她需要的不是一向道貌岸然的丈夫，而是個溫柔體貼的多情夫婿。」

「我還記得，」那女子又道：「夫人和秀士，竟在莊主面前談論起莊周夢蝴蝶的故事來，莊周假死試妻，夫人竟斥其非，那秀士竟也異口同聲，同情那田氏，說那莊周雲遊論道，冷落嬌妻的不是。」

齊女迷惑道：「當眞，夫人也太任性了，這豈不是在直斥蕭莊主？我也不明白，難道這秀士竟也不知夫人是莊主夫人？」

那女子道：「甚至一點兒也不像夫妻，莊主道貌岸然，和夫人年紀本來相差不大的，但令人看，夫人更年輕，莊主令人覺得已屆中年了，性格上更大異其趣，夫人不言，他又如何知道。」

「但那秀士終於知道了，就在莊主回莊的第二天，莊主斥責夫人，無名山莊從不爲人知，外人亦不得其入的，夫人爲秀士療傷，還可說不能見死不救，但竟然留莊半年，傷癒亦不遣走。」

「莊主從來未曾疾言厲色斥責過夫人，那夫人亦把埋藏在心中的怨氣，一股腦兒渲洩出來，那可從未發生過的事，被秀士走來聽到了，也才知夫人是有夫之婦，而他是個守禮的君子，怎不汗顏羞愧，離莊而去，不瞞姑娘，若無人引導，只怕他再轉上半年，也走不出無名山莊。」

齊女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必是現身指引。」

那女子嘆了口氣，道：「那秀士無顏留莊，甚至不敢面辭告別，我自幼跟隨夫人，如何不鎭日吊膽懸心，眞怕他們情不自禁，做出不可告人的事來，此事迄今夫人尚不曉得，不瞞姑娘，指引秀士離莊的，正是我。」

「事後夫人不見了秀士，只道莊主派人打發他走了，只是恨在心中，並未追究，那時夫人已屆臨盆，雖然夫妻從此反目，甚至不再交談一言，相見如陌路，夫人仍然留莊，產下一個孩兒，便是蕭丹小姐。」

那女子浩嘆了一聲，苦笑搖頭，夜幕已垂了，谷中應該更快黑下來的，忞怪，反有柔和之極的幽光，竟不知自何而來，是以那女子的面部表情，反而更淸晰可見。

齊女不便催促，半晌，那女子才又說道：「一日早晨，夫人竟然失了踪，自從生下蕭丹小姐，夫人便把孩兒交由下人扶養，可知早已決定出走了，從此，毫無消息，顯然莊主亦料到有這一日，他生性淡泊無爲，非但未派出人出去尋找，甚至像沒事人兒一樣，就像夫人當年出外遨遊，倦遊必然歸來，那知，一去三年無音訊，蕭丹小姐已牙牙學語，已能行走了。

「一日夜半，夫人突然出現在我床邊，說她已找到一個好地方，比無名山莊更好、更隱密的地方，要我帶着蕭丹小姐，隨她前往。

「原來，夫人非但沒有忘記她的孩兒，甚至沒有忘記我，其實，我也知道，夫人是離不開我的，幾乎是從小兒，她的衣食，全由我打理，陪她練功夫，陪她說話兒，名義上我雖是婢子，其實和姊妹一般。

「『不可以。』我對夫人說：『育嬰之室，在莊主的臥室之旁，三年來，莊主親自撫育，似乎早猜到她有一天會回來帶走孩兒，甚至連我懷抱小姐，也不許走出他視綫之外，三年來，甚至連西去論道，也不去了，足不離莊。』

「那三年來，我眞望眼欲穿，無時無刻都在等候，盼望夫人回來，於是，跟夫人走了，來到這絕壑幽谷，才知那秀士亦在谷中，以爲她與秀士已是有情人，成爲眷屬了，後來才知不是的。

「原來那秀士已全家死絕，幸是夫人即時趕到，救了他一命，後來無意中尋到這幽谷，也才把秀士接前來，不過先我數日而已。」

齊女心往下沉，道：「莫非……莫非……」

那女子道：「連夫人也猜想，以爲是莊主所爲，後來聽我說，莊主三年來從未離開無名山莊一步，才知錯疑了。再加偵查，才知是賊子們是爲了殺人滅口。原來，當年那批珠寶客商，其實是朝中一位顯宦的採辦，所携珠寶價値連城，那夥賊子除了當場被夫人盡誅之外，其實只是露面行劫的賊子而已，尚有暗中並未露面之賊首漏網，敢情是大江之南的一夥巨賊，因爲那顯宦極具權勢，確也不敢明目張膽，故爾從江南跟踪到湯陰道上，這才下手。故爾連同行的人，也不漏一個活口，偏遇到夫人救走了秀士，明知不是夫人敵手，故爾不敢露面，但若容有一個活口留下，作賊心虛，生怕有馬跡蛛絲落在官方手中，那知跟踪到無名山莊左近，竟失去了踪跡。」

齊女道：「夫人被跟踪，竟未發覺，可知那賊亦非等閒。」

那女子點了點頭，道：「而且還是武林的名門正派，一旦被偵查出來，那還了得，是以苦候了半年，不殺秀士，如何能安枕？

「那日秀士在我引導之下，出了無名山莊，我的裝束與夫人相仿，見有我相伴，那敢出手，是以一直跟踪秀士，回到他的家園，待確知並無人保護他，這才下手，也許躭心秀士把所知所見，告訴了家人，是以全家也不留一個活口，那知本想擒住秀士，拷問那半年的行踪，以及救他的女子是何許人，這才沒有即時殺却，萬幸這時夫人趕到，救了秀士。」

「那時，秀士已受了傷，而且……而且……」

齊女心下好生狐疑，受傷吧了，有甚麼說不得的，爲何這女子欲言又止，好像難於出口？

只聽她又長嘆了一聲，才又說道：「夫人心急救人，倒容那些賊子脫逃了，而且發覺賊子的武功竟皆非弱者，只不過黑夜之中，賊人又幪了面，不知來歷，也許早已疑心是莊主派人所爲吧。救人要緊，是以匆匆救走了秀士，爲了安頓秀士，黑夜之中，暫借一山洞存身，却不料，無意中，發現了這幽谷，竟是福地洞天。

「原來，那時秀士重傷未癒，夫人身邊無人，正在需人幫手，這才想起我來。」

那女子緩緩地掃了一眼，眞不明白，黑夜已來臨了，竟不知幽光何來，谷中的景象，竟似在皓月之下，但別說夜幕初垂，即使皓月當空，恐怕月光也透不過四壁高崖上冉飛的迷霧。

「十多年了，」那女子道：「鑿泉引水，植樹蒔花，確也費了幾番心思，也才有今日。十多年來，秀士皆別館而居，夫人和他，非但未成夫婦，而且，反倒不似以前在無名山莊那樣，親密的情侶了。也許，想念女兒，隨着年歲的增長，也不再似當年一般任性，亦深覺愧對莊主。」

齊女忍不住問道：「我尚有一事不明白，夫人怎又成了羅刹夫人？」

那女子道：「那是我來到這山谷以後之事了。夫人知道錯疑了莊主，再偵知那夥賊人，竟是所謂的名門正派，一怒之下，可眞大開了殺戒，才知人心、江湖，亦是如此的醜惡，不論黑白兩道，遇上了她，簡直無人能倖免，自稱夫人，也自報姓羅，也許，夫人對莊主顯然生愧，也許……」

「莊主聽得傳聞，必然知道是她了，也許念在夫妻之情，前來尋她，要她回到無名山莊？」

齊女明白她的不言之意，她說了出來。

那女子嘆了口氣，說道：「但莊主並未尋來，就我所知，直到七八年後，小姐已有了伴兒，莊主替她收留下兩個孤女，年歲都相仿，陪她玩耍，也一同練功夫，這才又再西去崆峒論道，但每次至多一月便回，那時，羅刹夫人已在江湖上銷聲匿跡，既然無名山莊從無外人進入，那時，莊主亦不出莊，也許連羅刹夫人的名兒也沒聽說過。」

齊女心想：那麼，這女子顯然不知有鹿杖翁，連蕭莊主在山東道上，斷幽冥使者一臂之事，亦不曾聽聞過。

其實也不難明白，這幽谷不也與世隔絕，蕭莊主斷幽冥使者之臂，除了鹿杖翁，江湖中人並不知曉，自然也沒有傳聞。

忽見那女子一凝眸，雖然幽光瑩瑩，但她那一雙眼兒特別明亮，是以齊女立即發覺了，而且，那眼中分明顯露出一抹笑意。

心中一動，齊女已知身後必有人，自然也不是外人，那女子說道：「我已經把以往之事，告訴了姑娘，小姐與姑娘情誼至深，尚望姑娘好言相勸，這十多年來，夫人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小姐，不瞞姑娘，這些年來，夫人每月必出莊至少一次。」

「江湖中却絕無傳聞，」齊女道：「我猜，必是前往無名山莊？」

那女子點了點頭，道：「姑娘猜得不錯，夫人若不見小姐一面，簡直寢食難安……」(未完•一一)

上文提要： 史重生欲往桐柏山去尋親訪友，邀請知交好友燕北漢相伴同行。燕北漢乃與杜一非同齊名的青年，有名的雙槍手。中途兩人住在客棧，史重生外出，燕北漢先睡，夜半時，燕北漢被一股殺氣驚醒，恍然見有人欲殺自己，急切中出手將對方擊倒，待燃燈一看，死者却是自己好友史重生，猶如霹靂，百思不解……

英雄夢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買棺結識葉三妹　彼此燕好遷雲夢

那張告示到底是在他死前貼的，還是死後他人貼的？

這問題看似簡單，實則分別甚大，若是他在死前貼的，証明他是主動的，只是事後遇到意外，方被人封住死穴斷氣；若是後者，則很可能他是被迫的。

他何事關門？爲何而死？是誰殺死的？昨日經過店外時，隱約聽到裡面有人聲，是夥記之聲音？當時羅本艮必定尚在人間，如此推算他是昨夜在睡夢中死的，但店內之夥記又去了何處？

這些問題未有答案，燕北漢猛又覺得自己躭在此處，若被人撞見，難免有嫌疑，是以連忙又鑽出小巷。

轉出東二巷，心胸稍開，心頭一動，到鄰居去打聽，費了不少唇舌，終於打探出羅記成衣店一個叫劉新的小夥記家住在東門外，由於路途較遠，向來住在店內，燕北漢決定費點工夫，到東門外找一找。

東門外只有三幾間土房子，一間便是劉家，劉父聞言道：「犬子未有回來，壯士何事找他？」

「前幾天，在下去他店內買了一套衣服，因褲脚較長，他們答應替我修短，誰知昨天去羅記才知道暫停營業，有人告訴我，說令郞住在此，因此在下來問一問可否帶我回店取回衣物？」

劉父道：「但他沒有回家！哼，那小子一定又去找那些酒肉朋友喝酒賭錢了，他日回家看老夫不打斷他狗腿。」

燕北漢見他眼神閃爍，談吐不俗，與其外表裝扮大不相同，似有人事先教他應對般，不由動疑，乃故意往後一指。「咦，令郞不是在裡面麼？」

劉父頭也不回，立即張開雙臂，呼道：「你不能進去……老漢要喊捉賊了。」

燕北漢道：「在下對他並無惡意，老丈大可放心，對不起，得罪了。」他抵出一指，封了其痲穴，輕輕將他推開，信步而入。就在此刻，房內突然响起一個急促之悶哼聲。

燕北漢一陣風般標前，一脚將房門踢開，後窗上藍影一閃即沒，地上躺着一個青年，胸膛上插着一柄匕首，鮮血流滿衣襟，燕北漢匆匆封住其傷口四周之穴道，穿窗而出，由於附近只有兩三棟土屋，是故兇手逃不出燕北漢雙眼，他立即尾隨其後急追。

燕北漢本來想抓住兇手迫供，忽然心頭一動，忖道：「這廝可能不是主凶，何不暗中跟梢？」想及此，雙脚便稍稍放緩，那藍衣漢子進了城之後，燕北漢才倏地加速，見那廝拐進一條小巷，立即射了進

去。

風聲一响，一柄匕首迎胸刺至，好個燕北漢身子一偏，後背貼在墻壁上，右手雙槍架住匕首，左手五指如鈎，抓向其胸。

藍衣漢子見他武功了得，不敢大意，忙不迭退後，他退燕北漢立進，展開反擊，他雙槍仍套在布袋內，已遠勝對手，藍衣漢子自知不敵，轉身逃跑。

燕北漢冷笑道：「今日讓你逃出去，俺便不姓燕。」他提氣急追，幾個起落，便已追貼近，藍衣漢子轉身匕首橫刺，燕北漢早有準備，雙槍用力敲在其手腕上，痛得他五指鬆開，匕首跌落地上。

燕北漢左手一探，已緊緊抓住其衣襟。「快說，你叫甚麼名？」

藍衣漢子對他詭異地一笑。「俺是你爺爺。」

燕北漢大怒。「眞是死到臨頭猶不自知。」他右手將布袋向前一送，槍杆撞在其胸膛上，藍衣漢子張口噴出一口血來，竟帶着黑色。

燕北漢心頭一跳，拋下布袋，撬開其牙關，藍衣漢子語聲模糊地道：「可惜……你已慢了一步。」

燕北漢知他已服下毒藥，猛吸一口氣。「只要你供出一切，俺身上有解百毒之聖藥，可救你一命。」言畢伸手在其胸膛上連封七八個大穴，以保其心脈。

藍衣漢子桀桀怪笑道：「沒用……大羅神仙也救不了……你把俺當作三歲小孩……嘿嘿……你也活不了多久……還顯甚麼威……」風字尚未說出口，那漢子頭一垂，已經斷氣。

燕北漢忙放下屍體，拾起布袋，轉頭向四周望了幾眼，未發現有人注意自己，忙展開輕功出城，向劉家馳去，劉家大門緊閉，燕北漢拍了好一陣，方聞屋內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喝道：「誰呀？」

「是我，官府的。」燕北漢怕他不開門，撒了個謊。開門的是劉父，一見到燕北漢便揪住他大呼大罵，燕北漢沉聲道：「有話慢慢說。」

劉父罵道：「你這害人的煞星，老夫恨不得寢你之皮，啖你之肉，還跟你有甚麼話好說。」

燕北漢喝道：「住手，你兒子謀財害命，你還發甚麼潑賴，只是在下估計他是被人利用，是以才來調查一下，適才那個穿藍衣的凶手，被我追上後，已經畏罪自殺了。」

劉父吃了一驚，色厲內荏地道：「你……胡說！我兒子膽小如鼠，他怎會幹謀財害命之事。」

燕北漢輕嘆道：「正因爲如此，在下方要來調查。」他輕輕推開劉父，走進屋內，劉父反而跟在他背後，燕北漢來至房內，但見劉新之屍體已移至床上，只見他雙眼圓睜，似乎至死也不相信那人會殺他般，胸膛上那柄匕首，對正心房，難怪一命嗚呼。

燕北漢道：「在下要將匕首拔出來。」他先以指封了傷口四周之穴道，然後將匕首拔出來，由於劉新死了已好一陣，因此只有少許血水流出來，燕北漢邊檢查那匕首，邊問道：「凶手你認識麼？」

劉父猛力搖頭，連聲道：「不認識，老夫不認識他。」

燕北漢心中暗嘆一聲，把臉貼近劉父，「他是你兒子之好友，你怎會不認識？」

劉父垂首道：「眞的不認識……」

「他已死了，你還害怕甚麼？難道你要令郞含寃九泉？」燕北漢沉聲道：「他是不是陪令郞回家？又教你如何應對？你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麼？羅記成衣店老闆羅本艮被人殺死了。」

劉父哀聲道：「你不要迫我，老夫甚麼也不知道。」

燕北漢覺得那柄匕首之形狀，跟古城客棧外墻那把匕首之形狀差不多，心中又泛上一個念頭：「莫非史重生跟這些人也有關係？不可能！重生兄又怎會跟這種人有關係。」他抬起頭來，雙目烱烱生光地瞪着劉父，決定使用最後一道板斧，過了三盞茶工夫，他心裡固然緊張，而劉父額角却已冒出汗來。「你甚麼也不承認，只好跟我到衙門裡去。」

劉父急道：「老夫沒有犯法……不去不去。」

「你說出一切，在下便送你離開這裡，不必擔心他們會找你報復。」燕北漢取出兩錠銀子放在床上。「這給你作盤川。」

「好，老夫告訴你。」劉父說至此，猛地吸了一口氣。「其實老朽年紀已老邁了，唯一之兒子又已死了，還有甚麼好怕的。」

「且慢！」燕北漢把雙槍取了出來，打開窗子向外望了幾眼，不見有人，又把門窗全關上。「如今你可以說了。」他站在劉父身旁保護他。

劉父見他如此緊張，也有點戰戰兢兢。「那廝老朽以前也見過一次，是襄陽城內的人，姓林叫宗煥，不學好的，整日游手好閑，犬子不知就裡，老跟他走一塊兒喝酒，幸好他白日還勤勞，羅掌櫃對他印象還不錯……」

燕北漢問道：「那廝還認識些甚麼人物？」

「這個老朽便不清楚了，犬子一直讚他夠義氣，肯爲朋友兩脅插刀，其實，屁！他是甚麼貨色，老朽一眼便看出來，昨日犬子回來說

羅掌櫃回鄉探親，是以放假回家，把那林宗煥也帶來……」

燕北漢又截口問道：「他倆是在甚麼時候回家的？回來之後，可是一直關在房內說話商量，說些甚麼你可曾聽到？」

「天一亮他倆便到了，正如你所說，他倆一直關在房內，直至吃早飯時才出來，吃飽之後又進房，老朽一時好奇，便把耳朵貼在門上偷聽，只聽犬子不斷長吁短嘆，那廝道：『你害怕甚麼？大不了以後跟我混飯吃，告訴你，好日子還在後頭哩！陸老大不會虧待你。』」

燕北漢又問：「陸老大是誰，你可知道？」

劉父搖搖頭，嚥了一口口水，續道：「犬子喃喃地道：『小弟只想吃口安樂飯，賺點錢孝順父親，從來不指望過甚麼好日子！』林宗煥罵道：『眞沒出息，昨夜你只是灌他喝酒而已，又沒要你殺人，你怕甚麼？屁！比娘兒還沒用！』」

燕北漢再問：「他灌誰喝酒？羅本良？」

劉父又搖頭。「後來那廝發現老夫偷聽他們說話，開門教訓了老夫一番，又教老夫若有人上門找犬子，該如何如何回答，若不依他，他便不客氣，老夫見他眼露凶光，只好答應他。」

燕北漢道：「老丈除此之外，還知道些甚麼？」

劉父嘆息道：「可惜老夫只知道這一些！」

「令郎在城內除了與林宗煥來往較密，還認識誰？」

「除了他店內之同袍，老夫認識一兩個外，其他的便不大清楚。唉……老夫只此一個兒子，誰知今日白頭人送黑頭人，眞是老天爺無眼……官爺，犬子是善良之人，他絕不會殺人，你可得替他主持公道。」劉父言畢跪地叩頭。

「你這是幹甚麼？」燕北漢一把將他拉了起來，「如今你便收拾一下，我送你離開，你去投靠親戚去吧，令郎之屍體，在下會收拾。」

劉父被他苦苦勸了一番才收拾細軟，燕北漢沿途送他，直至次日午後才與劉父分別，他返回劉家，已是第三天早上。

至劉家門外，燕北漢便知有異，因爲大門洞開，燕北漢握緊雙槍，衝了進去，但見屋內一片凌亂，似被人搜索過，但劉新之屍體却未曾動過。

燕北漢提起精神，找了柄鋤頭，到附近挖了個土坑，然後再進襄陽城，天色已向晚，他只好再上棺材店。那店子門已關了一半，燕北漢走了進去，問道：「老娘闆在麼？」

老娘闆自內閃了出來，見到他詫聲問道：「怎地又是你？還要買棺材？」

「是，要一具普通一點的！明早我來取！」

那老闆娘熱情地替他挑選，邊道：「有人告訴我最近生意會好起來，賤妾還不相信，但如今看來他說得眞準……呶，這一柩便宜一點……哎唷，我的菜！」她一陣風轉身跑進去。

燕北漢也聞到一陣焦味，又聽老闆娘叫道：「火燭啦，快來。」他毫不思索跑了進去，後頭有間小小的灶房，油鍋裡烟火齊冒，燕北漢見旁邊有水缸，打了一勺水走過去，老闆娘急道：「你幹甚麼？不能潑水。」她扯住其手，但燕北漢之水已潑了出去。

只聽「嗤啦」陣響，鍋內之火油濺了出來，把旁邊之乾草都燒着了。老闆娘擂了他一記。「你眞要命，快淋水。」燕北漢從未見過此種場面，有點手忙脚亂，老闆娘先將鍋蓋蓋上，他發起神力，扛起水缸把那一大缸水全潑在乾草上。

乾草上之火已被淋熄，但帶火之熱油仍隨水飄流，老闆娘抓起一塊濕布，用力撲打，燕北漢則用脚力踩，弄了好一陣，火才全部撲滅。老闆娘忽然指着他的臉，哈哈大笑起來。

燕北漢發窘。「你笑甚麼？」

「你的臉……像開封府的包大人。」老闆娘笑得打跌，她見他舉袖要去抹，又伸手扯住他。「別揩，我打水給你洗。」

就在此刻，小樓上傳來孩子哭聲，她道：「討厭！你且等一等！」轉身由小樓梯爬上去，燕北漢抬頭望着她的背影，蜂腰臱臀，才覺得她長得十分動人，不知爲何心裡忽然燠熱起來。

過了一忽，老闆娘抱着一個兩三歲大的孩子下來，道：「小虎子，快喚叔叔，叔叔抱！」她將孩子往燕北漢懷內一塞，便去打水張羅，隨後又接過孩子。「人家都喚我陸嫂，但我娘家姓葉，因排行第三，小名就叫三妹。」

燕北漢洗了臉，見她自己亦十分狼狽，乃道：「陸嫂，你自己也該洗一洗。」

「不許你喚我陸嫂，喚我小名吧！」葉三妹再將孩子塞給他，就用燕北漢洗過的水，也洗起臉來，燕北漢心頭怦怦亂跳。

「我來燒菜，今晚你就在此吃飯吧！」葉三妹手脚十分俐落，先用布抹乾了地板，洗了手便開始炒菜。燕北漢一直望着她，突然覺得她十分可愛，只是話比較多一點。

吃飯的時候，葉三妹不斷替他佈菜，又先餵了孩子，那孩子吃飽之後便睡着了，她料理了孩子再回

來陪燕北漢吃飯。燕北漢有許多話問她，葉三妹却道：「吃飯的時候，不許說正經的話。」

燕北漢吶吶地道：「我從來也不會說不正經的話。」

葉三妹「噗嗤」一笑：「眞是個木頭人，沒見過這樣的男人，喂，你別以爲我很隨便，除了孩子他爹之外，我可沒跟別的男人好過！也只對你話多，別的男人，老娘可不睬他。」

燕北漢又吶吶地問道：「爲甚麼？我有何不同？」話音剛落，大門突然被拍得震耳地響。

葉三妹低聲道：「你別出來。」言畢長身去開門。

燕北漢心底突然生出偸情之心態，緊張地抓起雙槍，立在灶房門後，凝神偷聽。門「呀」地一聲響，只聽葉三妹沉聲道：「小李子，你又來作甚？又想來借錢？哼，你不可憐我孤兒寡婦，不想來照顧咱女子，反來需索，你還有點良心麼？」

一個漢子涎着臉道：「大嫂，你也知道小弟最近景況不好，自從大哥死後，小弟根本沒有好日子過！小弟若沒有良心，早就去找陸老大了，就是還念着大哥往昔待我之恩情……今日若不是家父病重，小弟也不敢上門求你……」

葉三妹冷冷地道：「少廢話，你今日來此有何目的？」

「求大嫂借點錢，讓家父看個病！」

葉三妹嘆了一口氣，「你眞的是給老爹治病才好，大嫂可不是搖錢樹，能給你依靠多久？你且等等！」她關上門，跑上樓拿錢。

燕北漢覺得那漢子之聲音頗熟，忽然心頭一動，暗道：「這不是那天去羅記成衣店向我下手的那個小偷麼？」他對葉三妹之身份隨即大感興趣。

未幾，葉三妹打發了小李子，重回灶房見燕北漢，乃道：「讓那斷打岔，眞掃興，我再把菜熱一熱吧！」

「不必啦，就這樣吃吧！」

葉三妹自櫃裏掏出半瓶山西老窖酒。「這是以前那老鬼留下來的，讓你嘗嘗，可眞的是好酒。」想不到她還眞海量，一仰脖便乾了。

燕北漢問道：「剛才那斷可是個小偷？」

「哦？你認識他？」

「讓他光顧過一次，不過他沒成功！」燕北漢問道：「他爲何叫你大嫂！叫甚麼名字？」

「他跟我前夫結拜，年紀較輕，叫我一聲大嫂，有何奇怪！」葉三妹淡淡地道：「他叫李承宗。」

「他說的陸老大是誰？」

葉三妹瞟了他一眼：道：「你又非本地人，問這些作甚？」

燕北漢執着她的手，道：「此人對我關係重大，希望你能告訴我，在下感激不盡。」

葉三妹撇撇小嘴。「姑奶奶爲何要告訴你？感激不盡又不實際。」

燕北漢問道：「你要多少錢，請開個價。」

「放屁，你以爲有錢便能夠買老娘？哼，告訴你，我那短命的臨死留給我的財產，不算這爿店子，也足夠我母子吃喝一生，你的錢我稀罕麼？」

燕北漢吶吶地問道：「那你要何條件才肯說？」

葉三妹的手指尖戳到他心窩上，嬌媚地道：「那就得看你待我如何？」

燕北漢幾時見過這種陣仗？雙頰發紅，正想開腔，不料葉三妹已改口道：「別害怕，老娘也知道你是正經人，故意尋你開心的，稍後再告訴你！」她把碗筷收拾好，又道：「喝杯茶再說吧！」

燕北漢覺得她一雙手又白又美又好看，一對眼睛未曾離開過她，她喝了一口茶，他也學她端杯喝了一口。「陸老大是個男人，今年不到五十歲，住在東城區，人長得頗帥！」

燕北漢知她有心逗自己，忙道：「我不是要知道這些，只想知道他之身份！」

「他武功不錯，手底下養了不少人。」

「幹甚麼營業，坐地分贓？」

「這個倒也不清楚，不過他家是有不少財產，我那短命的未死之前，跟他有點來往，但那只是表面上的，彼此心裡都知道對方不善，正所謂面和心不和！他雖視先夫爲眼中釘，但却也不敢妄動。」

「你前夫很有勢力？叫甚麼名字，陸老大爲何忌他幾分？」

「我那短命的可沒有甚麼勢力，但他武功好，常爲人主持公道，甚得人緣，說得坦率一點，他在襄陽城很有威望，因此陸老大忌憚他幾分，是以有人說襄陽城有兩個陸老大！」

「陸老大叫甚麼名？你前夫叫甚麼名？」

葉三妹表現得很合作。「我那短命的叫陸榮陸，那陸老大叫陸金龍，他們本是堂兄弟，我那短命的年紀比陸老大小幾歲！」

燕北漢問最後一個問題。「陸金龍住在那裡？」

葉三妹把詳細地址告訴他，然後道：「你要去找他？他家裡養了不少人，可不是開玩笑的！」

燕北漢長身道：「棺材你明早替我送到東城外第一棟土屋，價

錢……」

葉三妹截口道：「錢慢慢再算！」

燕北漢道：「我埋葬了朋友之後，便要離開，錢還是先算清楚吧！」

葉三妹微微一笑。「不，襄陽城有您留戀之處，你還會躭下來的，要不待棺材送到之後，你再付吧！咦，你要走了麼？今晚在此過夜吧！」

「不不，孤男寡女，萬一讓人知道，風言風語，對你不公平，多謝你招待，後會有期！」燕北漢拱拱手，抓起雙槍便走，葉三妹也不強留，送到門口便關上店門，燕北漢出了店，辨別了一個方向，便向東城飛奔。

葉三妹將陸金龍之地址說得很詳細，燕北漢不怕找不到，可是他腦海裡一直閃動着葉三妹之影子，雖然她年紀已不輕，但正是女人最成熟的時候，另有一股風韻，教人一見便難以忘懷。

陸金龍的家宅很大，甚是容易找。燕北漢到了那裡，想了一下，便自左首圍牆進去，別看他長得高大健碩，但運起輕功時，却身輕似燕，落地時，點塵不驚。

陸宅就像一頭巨大無比之怪獸，靜靜地躺在黑暗中，四周不見一個人影，燕北漢輕吸了一口氣，向中堂掠去，他想制服住陸老大，然後迫他供出一切。

他心中一直有個預感，史重生之死跟劉新、羅本艮之死是有一定之關連，只是還找不到線索而已。

穿過中堂，直入內堂，中院跟內院之間有座小庭院，院中有幾棵大樹，長得十分茂盛，鋪天蓋地，把星月之光輝全遮住，周圍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當他來到樹下，「颯颯」幾聲，樹上躍下不少人來，同時响起「噹噹」的幾道鑼聲！黑暗之中，人影幢幢，燕北漢知道自己被包圍了，他當機立斷，趁對方尚未站穩腳步，立即向左首衝去！

幾道兵刃破空之聲同時响起，燕北漢雙槍齊出，一陣叮噹之金鐵交鳴過後，背後風聲颯然，知有人偷襲，忙回身擋架！

黑暗中只聞有人冷笑道：「朋友，既來之，則安之，何事來去匆匆，你要走也可以，留下首級吧！」話音剛落，有人點起三枝火把，把四周照亮，燕北漢目光一及，倒抽了一口冷氣，因爲對方竟有十來個之多！

燕北漢猛吸一口氣，力持鎮定，「快喚你們陸老大出來，在下有事找他。」

爲首那人年在四十五六之間，左額長着一塊黑斑，國字口面，殺氣騰騰，怪笑道：「先報上名來。」

「在下雙槍燕北漢！」

「原來是你！『雙槍鐵漢』名頭雖然响亮，但却也嚇不了咱們，待你被制服之後，咱們老大自然會出來見你。」

燕北漢反問：「閣下又是甚麼人？」

「邵漢陽，有個外號『黑斑虎』！你自己掂掂今夜能逃得出去麼？」

燕北漢豪氣頓生。「你們想留下我，還得拿出一點本事來！」他雙臂一抬，雙槍一高一低，刺向邵漢陽，槍至中途，身子倏地一旋，槍尖變成刺向旁邊的漢子！這一着事先沒有先兆，那漢子猝不及防，身中兩槍，慘叫一聲，跟蹌而退。

邵漢陽大怒。「弟兄們，這廝不知死活，不要客氣，先給他點厲害看看。」當下那些大漢一湧而上，揮刀亂砍，邵漢陽則退後兩步押陣。

燕北漢雖然驍勇，但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不由陷於苦戰。幸好他自小便闖蕩江湖，打鬥經驗異常豐富，此時精神仍不亂，默默留意四周，準備突圍逃逸。

他分神之下，手腳稍慢，左臂上便中了一刀，幸好入肉不深，但這一刀却刺醒了他，但聽他猛喝一聲，雙槍如蛟龍出海，覷得眞切，又刺中了一名漢子，可是對方人多，實有殺不勝殺之感！

邵漢陽罵道：「飯桶！這許多人對付一個也不行。」

鑼聲再响，燕北漢目光一瞥，見又來了三十多名漢子，分成四隊，把守四周，逃跑機會更加渺茫，不由暗叫一聲苦也！後悔不聽葉三妹之勸告。

忽聞一道宏亮之笑聲，一個漢子道：「那個不長眼睛的小毛賊，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燕北漢抬頭一望，便見石階上站着一條漢子，氣勢迫人，不問而知他必是陸金龍！乃問道：「你爲何要殺羅本艮及劉新？」

「放屁，誰殺他們？老子今夜只想殺一個不長眼睛的小毛賊。」陸金龍說罷又一陣大笑。

忽聞一個聲音自遠處傳來：「陸老大，且停手。」

衆人循聲轉頭望去，只見一位黃衣少婦抱着一個孩子，在一名老蒼頭之帶領下，快步走了過來。定睛一望，可不是葉三妹。

陸金龍乾笑一聲。「弟婦怎會來此？咦，你與這廝有甚麼關係？」

「他是榮陞生前最敬佩的人，大哥，你且喚他們住手，我有事跟你商量。」

陸金龍沉吟道：「瞧在三弟生

前之面子，你們且住手，但不可放走他。弟婦，你且跟我進來。」葉三妹向燕北漢點一點頭，便隨陸金龍進內。

邵漢陽冷冷地道：「姓燕的，你最好識相一點，不要亂走亂動，咱們便不殺你！至於你今夜能否活着出去，便得看你之造化了！哈哈，人家是英雄救美，你却是美人救英雄，也算異數。」

燕北漢心中有如打翻了一瓶五味醬般，分不出酸甜苦辣，邵漢陽的話雖然難聽，但也無心反唇相稽，等候的時間過得特別慢，尤其是如今，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見陸金龍重新出來，葉三妹跟在他後面，一直垂着頭，弄得燕北漢心神不定。

陸金龍沉聲問道：「燕北漢，你想不想死？如不想死的，便須答應陸某兩個條件。」

燕北漢冷冷地道：「大丈夫何懼生死，你休想拿性命來威脅我！」猛見葉三妹抬起頭來，悄悄向他搖手，燕北漢突然發現她梨花帶雨，心頭一沉，不由自主地改口道：「你有何條件，不妨先說來聽聽。」

陸金龍冷笑不已，「第一個條件，以後不許再擅闖寒舍，第二個條件，不許跟陸某作對！」

燕北漢還想討價還價，又猛見葉三妹向他打手勢，他沉吟了一聲，只好道：「只要你們不侵犯燕某，燕某也懶得管你們的事。」

「一言爲定，放他走。」

葉三妹快步跑下石階，陸金龍一把抓空。「弟婦既然來了，何不玩幾天再走。」

葉三妹走至燕北漢身邊，低聲道：「快帶我走。」燕北漢沒有說話的機會，便護着她隨邵漢陽走出陸家大門，出了陸家，葉三妹又道：「快走，免得陸老大反悔。」

燕北漢吶吶地問道：「送你回店裡去麼？」

葉三妹低頭疾行。「不必多問，跟我走！」燕北漢這時才發現她亦練過武，因爲健步如飛。到了棺材店，葉三妹轉頭向四周望了幾眼，過門而不入，閃進小巷，再轉入棺材店後面那條小巷裡，取出鑰匙，打開一扇小門，緊張地道：「快進來。」

燕北漢受其感染，一進內便將門關上，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我剛剛賃來的屋子，準備作起居之所，外人還不知道。」葉三妹把兒子交給燕北漢，再進廳點了油燈，將燈光剔得昏昏暗暗。這房子不大，一個小院，一座小廳，兩間耳房作寢室，但只有左首那間有床鋪，葉三妹把燈拿了進去。

燕北漢見她腮邊仍有淚痕，邊把孩子放在床上，邊問：「你……你剛才爲甚麼哭了？是陸老大那廝欺侮你？」

「沒甚麼，與你無關。」

她這樣說，燕北漢更加焦急，執着她的手道：「你有甚麼委屈快告訴我……我知道這也是爲了我的。」

葉三妹「哇啦」一聲哭了，一頭扎在燕北漢懷中，「你眞的要知道……那殺千刀的，剛才，剛才摸了我全身！他眞是癩蝦蟆。」

燕北漢似被人擊了一記重拳，急問：「你讓他摸，他才肯放我離開？」

「哼，他老早就打我的主意了，幸好老娘有準備，事先塞了棉花布條，騙他恰好是髒日子，答應過幾天才去找他。」

燕北漢澀聲問道：「你眞的準備……準備過幾天去找他？你，你爲何肯……這樣救我？」

葉三妹瞪了他一眼，道：「誰叫我沒本事，誰叫你不聽話，叫你別去你偏要去，幸虧我估計不錯，跑去看看，否則你這條命，不是要送給陸老大？」

燕北漢吶吶地道：「在下……今生將永不能心安，大丈夫活得這般窩囊，當眞生不如死，待我再去找陸老大理論，大不了死在他陸家！」他推開葉三妹，長身欲起，不料葉三妹反而一把將他推倒床上，「你……你……」

「你眞氣死老娘了！你算是甚麼？」

「在下生不如死，不如跟陸老大說清楚，以我一條命換回你清白。」

「還回我的清白？哼，我已白白被他摸了個夠，你如何換得回來？逼他給老娘摸？」葉三妹一扭腰，反壓在他身上，「老娘又非處子之身，用不着這般緊張，但要他成爲老娘今生第二個男人，實在不甘心，尤其他跟我前夫一向不和，其實，也有辦法……」

燕北漢問道：「你有甚麼辦法？」

「不是我有辦法，是你才有辦法！」葉三妹說着將臉貼在他臉上，輕輕廝磨。「今夜你要了我，陸老大頂多只能當老三，你是老二……」

最後那句話如訴似泣，燕北漢一直跟她貼在一起，都沒有特別之感覺，這刹那全身方突然熾熱起來，喘了一口氣，道：「這……這不好吧！」

「你是不敢還是不好意思。」葉三妹嗔道：「老娘又不會吃人，而且從未這樣對過男人，也不知前生欠了你甚麼，你眞是傻子！今夜你不要我，等於迫我上吊！」她一對

柔荑，在他身上輕輕摩挲。

燕北漢喘着氣道：「誰說我不敢，我是不好意思。」他腰上使勁，一翻身反而將她壓在下面，一雙手同樣在她身上撫摸。

葉三妹嗔道：「輕點……先把衣服解了，撕破了天亮如何去見人？」她推開燕北漢，溫柔地爲他解衣，燕北漢雖曾去過幾次勾欄，但那些娘子虛情假意，如何能跟她比較？但覺得全身之血都灌往丹田，急不及待地又把她壓下去。

葉三妹吃吃地笑着。「想不到你急起來時，像頭猴子，我還以爲你是太監哩，先把孩子抱下去，別將他壓壞！」

燕北漢實在有點急，床上很快便響起喘息聲，但喘息聲又很快平復下來，葉三妹低聲道：「不必難過，這証明你不常搞女人，我更加喜歡。」

又過了一忽，床上再度響起喘息聲，比上次激烈和持久，看來燕北漢是把這次當作答謝葉三妹救命之恩般，格外賣勁，鞠躬盡瘁。

良久，喘息聲漸漸平息，才聞葉三妹語不成句地道：「好人兒……大哥，你眞是個眞正的……男人……」

窗紙已發白，葉三妹爬了起來，道：「我去弄點吃的，你再歇一歇。」

燕北漢一把攬住她的腰肢。「這裡有吃的麼？不要出去找了。」

「饞鬼。」葉三妹輕輕推開他。「你幹了半夜的活，肚子不餓麼？我能讓你空着肚子出去麼？」

燕北漢坐了起來，道：「我有事跟你商量。」

葉三妹就像經過朝露滋潤的鮮花般，更加艷麗，邊穿衣邊道：「說得對，商量正事，更應正襟危坐，你也得趕快穿好衣服。」

兩人穿好衣服，燕北漢問道：「你有何打算？」

葉三妹雙眉一掀，反問：「我是個女人，能有甚麼打算，左右還不是落個吃男人欺侮的下場。」

燕北漢乾咳一聲。「陸老大要找你……你娘家呢？」

「娘家的人早就死光啦，否則我還窩在襄陽作甚？」葉三妹嘆了一口氣，「我自己命不好，與你無關，嗯，你不必擔心我會纏住你，姑奶奶自知配不上你，昨夜把身子交給你，一是喜歡你，二是不願就此給陸老大，可沒有其他意思！」

燕北漢有心如刀割之感。「你別再說了，我不能讓你給陸老大糟蹋，我帶你到另一個地方，安頓好了才離開，到那地方便不怕陸老大了。」

葉三妹雙眼放亮，道：「那敢情好，我早就想離開襄陽城了，你準備帶我去何處？」

燕北漢想了一下，道：「去雲夢好不好？」他突然想起駱尚賢來，史重生已死，好歹也得到駱家去一趟。

不料葉三妹搖頭道：「不好，那裡離此太近了，陸老大必能找得到，除非你能長期守在我身邊。」

燕北漢想了一下，道：「那好，咱們先到雲夢找個朋友，然後再帶你去江南，不過我還得埋葬一位朋友！」

「小事情，包在我身上，咱們明天再走吧，你只要依我之吩咐去做，陸老大便不會殺你！」

*　*　*

燕北漢依葉三妹之指示，找了幾個仵工，把劉新埋葬了，待他黃昏回去，葉三妹已辦好酒菜在等他。「咱們先吃晚飯，至半夜便乘馬車離開襄陽城。」

燕北漢問道：「馬車放在何處，你那些財產都安排好了？」

葉三妹道：「我雖然害怕陸老大，但辦這一點小事還難不倒我，你不必擔心，一切均已安排好，先歇一會兒吧！」孩子依然睡在桌子上，燕北漢和葉三妹仍然睡在一起。

半夜，葉三妹輕輕搖醒燕北漢，「走啦，你抱孩子。」燕北漢在她面前就像是個小孩子般，一切聽從葉三妹安排，葉三妹開了後門，由小巷穿出去，只見那裡停放着一輛有車廂之雙套馬車。

葉三妹接過孩子，道：「你來駕車。」那兩匹馬之馬蹄，嵌了厚厚的乾草，踏地無聲，向東城門馳去。襄陽城牆早毀於戰火，一直不再修復，是以半夜出城毫無困難，馬車出了城後，燕北漢揮鞭，速度登時快了起來，至天亮時，已馳了四十多里。

第一天，葉三妹不讓燕北漢歇息，在車上吃喝，直至馬兒累了，才停在路旁，卸轅讓馬匹休息。

次日又馳了百來里，葉三妹才着燕北漢將馬車停在一座小鎭上，找了家客棧歇息。兩人吃了兩天乾糧，一進店，便點了許多酒菜，先飽餐一番。

兩人只開一間房，葉三妹洗澡時，讓燕北漢服侍她，反過來，她亦溫柔地服侍燕北漢，眞是說不盡的旖旎風光，數不完的風流韻事。

夜裡，葉三妹在枕邊問道：「大哥，你去雲夢，到底要找誰？」

「我有位朋友，死在古城客棧內，他未婚妻住在雲夢，我有責任去通知她一下。」

葉三妹坐了起來，問道：「她是誰？」

「駱家大小姐駱尚賢。」

「哦？」葉三妹問道：「她是大

家閨秀？是武林兒女？很有名聲麼？」

「三樣都是，駱家是雲夢之富豪，又是武林世家，但出名的是駱家，她大小姐在江湖上還沒有甚麼名氣！」

葉三妹又躺了下去，道：「別人的事，我不愛理，只問你一件事，你朋友是被誰殺死的。」這句話像一柄利刀般，刺在燕北漢心中，久久作不得聲，葉三妹忍不住再問道：「何事不作聲，咦，莫非他是被你殺死的？」

燕北漢之答覆更令葉三妹吃了一驚，「不錯……他確是死在我槍下。」

葉三妹像挨了一拳般叫了起來：「甚麼？他死在你槍下，你還去她家報訊？你瘋啦！」

燕北漢這才將當時之情況告訴她。「你說我有沒有責任？我怎會殺他？那是誤會，是錯手殺的。」

「輕聲一點，我信得過你，但人家駱家大小姐會相信你麼？萬一人家不相信，你不是送羊入虎口？」

「但假如我不去……我終生難安，是以此行勢在必行，到那附近，你們母子先找地方安身，由我獨自一人去。」

葉三妹喃喃地道：「萬一你出了事，教我怎辦？唉！我亦知道，要改變你的主意，難比登天，這也是你之原則，我是女人，只能隨你便了！」燕北漢能說甚麼話，只好引頸過去，在她臉上親了一口。

*　*　*

駱家不愧是雲夢之富豪，單看那棟巨大之宅子，已足以說明一切，燕北漢一至門口，石階上便有人問道：「來者何人，所爲何事？」雖不傲慢，但讓人感到威嚴。

「在下乃河北雙槍燕北漢，有事找駱老爺子。」

不料那人道：「老爺子不在家裡，請問何事？」

燕北漢沉吟道：「如此請問駱家少爺在家麼？」

那人一怔，隨即哈哈笑道：「不長眼的東西，駱家幾時有少爺？簡直胡鬧，快走。」

燕北漢急道：「對不起，在下雖然來得冒昧，但我燕北漢可不是騙子！確是有要事才來的，那麼請問駱家大小姐在家麼？」那漢子想了一下，表示說先通報，燕北漢只好在大門外等候。過了好一陣，那漢子又出來，燕北漢忙問：「大小姐肯見在下麼？」

那漢子一絲不苟地道：「大小姐肯見你，不過寒舍有些規矩，閣下須先知道一下，第一，不許對大小姐無禮，你言詞舉止都得小心；第二，不可存心來挑釁或做不利大小姐的事，若有違上述規定，閣下將終生出不了駱家半步。」

燕北漢道：「在下知道，請放心，我來此絕無惡意。」

「如此跟我進來，」那漢子在前引路，穿過大廳，直至花廳前才停下來，花廳裡已立着四位婢女，茶水亦早已準備好，燕北漢剛坐下，她們便上來斟茶。

燕北漢已走得口渴，謝了一聲，一口便將茶喝光，丫環又再替他斟滿一杯。就在此刻，遠處傳來一陣叮噹玉環珮聲，俄頃，一位玉人帶着一陣香風走了進來，燕北漢連忙長身而起。那玉人一開腔，便如黃鶯唱歌般好聽，「你便是燕大俠？小女子駱尚賢，未知有何指教？」

燕北漢沉吟道：「請恕在下冒昧問一句，史重生可是你未婚夫？」

駱尚賢臉色微微一變，不置可否地反問：「燕大俠自河北跑至雲夢，便是爲了此事？嗯，請你坐下慢慢談。」

燕北漢坐下，抓抓頭皮，「姑娘不答，在下很難開腔。」

「這有何難，若眞太難的，大俠不說好了。」駱尚賢道：「燕大俠跟史大俠有何關係？」

「是好朋友，也許你也會自他口中聽說過。」

不料駱尚賢搖搖頭，燕北漢咬咬牙，輕聲道：「史重生兄不幸在前幾天死了。」

駱尚賢臉色再一變，但語氣却十分冷淡，甚至嗅不到半點悲哀的味道，「多謝大俠來報訊，可知他是因何而死的？」

燕北漢長長一嘆。「唉，眞是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他是被我殺死的。」

駱尚賢一反常態，跳了起來，跑到外面看了一下，輕聲着丫環退到遠處去，回來時，沉聲道：「你殺死了他，居然還有膽量來報訊？」

「在下正想將始末原原本本告訴你。」燕北漢深吸一口氣，把經過仔細說了一遍。「那夜情況十分詭秘，重生兄爲何會跑到我床前舉劍，又爲何不閃避，在下百思不得其解。」

駱尚賢一對妙目緊緊地瞪着他，「事前事後都沒有留下甚麼可資推敲之線索？」燕北漢又將情況說了一遍。「你認爲劉新跟羅本艮之死，與史大俠之死有關連？」

燕北漢道：「沒有証據，這是感覺！」

「爲何不懷疑陸老大，你查過他沒有？」

燕北漢立即想起葉三妹，雙頰微微發熱，訕訕地道：「他叫陸金

龍，是襄陽城之土豪，手底下頗有些人，因爲沒有頭緒，是以無從下手。」

駱尚賢沉吟了一下，再問：「你還能提供甚麼有用之線索？」燕北漢搖搖頭，駱尚賢問：「大俠有何打算？」

「不管如何，在下窮一生精力，也要查出眞相，否則死不瞑目！」燕北漢語氣十分堅決。「目前在下決定先到江南，到史家報訊。」

「如此咱們後會有期！」駱尚賢言畢長身而起。「大俠，此事須保密，因爲洩漏出去，對你有害無益，看來對方勢力十分龐大，就算你要調查眞相，也得小心。」

「多謝姑娘關心和信任！」燕北漢知她有送客之意，長身抱拳行禮。「姑娘之胸懷，巾幗更勝鬚眉，教在下好生佩服！」他走了兩步，又回頭問道：「姑娘跟史重生到底有否關係？你是否也準備調查？」

駱尚賢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秋香，請董總管代我送客。」

燕北漢甚覺沒趣，却又不便發作，只好說聲後會有期。他走出花廳外，便見一位蓄着三綹短鬚，神態嚴肅之中年漢子。「燕大俠請！」那漢子便是駱家總管董英明。

他在前引路，待至大門口，忽聞適才帶燕北漢進門的那位便道：「總管來得正好，一位自稱杜一非，一位自稱鳳千千的要求見。」

燕北漢心頭一跳，抬頭望去，只見階下站着一對金童玉女，男的玉樹臨風，女的貌美如花，一對大眼睛也正望着自己，燕北漢久仰這兩位跟自己齊名之同輩，很想結識一番，只可惜在此時此景，有點自慚形穢，當下低頭疾行，與杜一非擦肩而過，但聞杜一非輕咦一聲，他却頭也不回地走了。

＊　＊　＊

馬車奔馳在田野間，舉目望去，四周一片碧綠，縱橫在阡陌間之河流，在陽光下閃爍着透明之亮光。葉三妹探頭讚道：「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此處已這般美，到了蘇杭，也不知是甚麼景緻！大哥，你去過否？」

燕北漢淡淡地道：「未曾去過！」老實說，這些日子除了史重生之死，經常敎他午夜夢迴，難以成眠外，其他的實在太愜意了！

葉三妹溫柔多情，敎他眞正嘗到女人之滋味，而且出乎意料地，她的話並沒有想像中多。

令燕北漢覺得與她相處愉快的，乃她在房內女人味十足，而辦起事來，又十分乾脆俐落，頗有男子之風，更加善解人意，敎人挑不出缺點來，話雖如此，若要燕北漢娶她[illegible]他又不肯[illegible]是何原因却說不出來。[illegible]只聽葉三妹又問道：「大哥，咱們今夜在何處歇宿？」

「此處已是常州地界，到城內去吧，江南史家却在蘇州，走快一點，後晚能到達！」

葉三妹道：「急也不在乎一時，沿途瀏覽一下風光吧，何況見了史重生父兄之後，還不知會發生甚麼事哩！」

燕北漢道：「我不會帶你去史家！你就在無錫安家吧，就算史家不諒解我，也不會連累你們母子！」

葉三妹嗔道：「你說甚麼話，我是擔心自己麼？你若有甚麼不測，對我有何好處！」一頓又放軟聲音，「大哥，你不能不去麼？小妹對你不敢存有甚麼奢望，只盼能服侍你一生，完全不在乎名份。」

燕北漢心頭一蕩，不由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久久均不吭一聲。

葉三妹又道：「其實只要問心無愧，其他的何必多管，史重生自己有問題，與你何關，大不了以後不要再涉及江湖，不是更加快活逍遙。」

她不說猶則可，話音一落，燕北漢便道：「不行，不到史家把話說清楚，我終生難安，其他的事，也許我會聽你的，這件事絕不能[illegible]

葉三妹忙道：「我只是說說而已，你不必生氣，以後小妹不再提就是。」她邊說邊坐在他身邊，輕輕靠着他。

燕北漢不忍心。「對不起，我知道你是好意，不過……」

「大哥不必多說，我也了解你之脾性。」

燕北漢如在大暑天吃了一碗冰鎭蓮子般，透心舒服。「裡面坐不是更舒服，何必出來吹風沙。」

「不，小妹依在你身邊，比甚麼都舒服，大哥，聽說常州沒甚麼好玩的地方，咱們明早便去無錫吧，到那裡，先賃好房子，待小妹燒幾道好菜讓你吃，才去史家報訊。」

日落之後，馬車果然馳進了常州城。那常州是座古城，街道甚是狹窄，人却不少。兩人找到一家最好之客棧投宿，又着小二好好替馬匹上料。

次日一早，燕北漢買了點乾糧，便又繼續東行，果然在黃昏時份進了無錫城。

無錫名氣自不能與蘇州相比，但與蘇州有頗多相似之處，最低限度，彼此都是水鄉，景緻雖不如蘇州，但蘇州就像是位大家閨秀，無錫却像小家碧玉，多了幾分自然。

燕北漢積極地找房子，每天都

在外面跑，看了幾間，葉三妹不是嫌大就是嫌小，總無一家滿意，燕北漢嘆息道：「我的姑奶奶，你將就將就一下吧。」

「這種事能將就麼，買房子乃關係到幾代人之住宿起居，怎能不認眞一點。」葉三妹道：「大哥，若你急着走，你就走吧，房子小妹自己去找。」

她這樣說，燕北漢更加不好意思，忙道：「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找到一家適合的，安置好一切才去蘇州。」

葉三妹一手勾住他脖子，道：「其實我很隨便，今番諸事挑剔，那是怕你離開我……雖然你我沒有名份，但能多聚一天，便是一天，你知道麼？」

燕北漢心頭一蕩，輕舒猿臂圈住她的小蠻腰，在她額上吻了一記。「我怎會不知道，但大丈夫立於世，做事便該光明磊落。」

「小妹敬佩你的，也正是這一點，第一次你看的那爿小房子就可用的，你明日再去跟房東談談，若還未賣出去，咱們便買下來吧！但有一點你必須記住……」

燕北漢急問：「甚麼事你說吧！」

「今生不可把小妹忘記，我若知道你到無錫而不再來找我，我做鬼後也不放過你。」

燕北漢將她推倒壓了上去。「誰都沒法叫我忘記你。」葉三妹溫順得像一頭羔羊，任他輕薄，嘴角却泛起一抹狡猾的笑容。

房子買下之後，燕北漢又忙着張羅傢具，這些錢全由葉三妹付，她堅持不要花燕北漢一分錢。這天下午，燕北漢剛買了一張新的桌子，搬回家却不見一人。他等了好一陣，才見葉三妹提着一隻竹籃回來，裡面裝滿了魚、肉、菜蔬，孩子伏在她後背睡着了。

燕北漢見她滿頭大汗，連忙替她解兜巾，打發孩子到床上睡去，葉三妹道：「這裡的土話，聽起來好聽，却不易聽懂，費了好大的勁才買到這些菜！吶，你先把酒拿起來。」

「住下來，慢慢便會習慣了。」

葉三妹道：「大哥，我知道你過兩天便要去蘇州，今夜弄幾個好菜讓你嚐嚐。」

這一夜，葉三妹燒了五六個菜，又把孩子喚醒，三個人坐兩張椅子，又斟又飲，直至半夜才散席。

「大哥，今夜的菜如何？」

「好極了，希望以後天天都能吃你燒的菜。」

葉三妹輕哼一聲。「只怕小妹沒這個福份。」燕北漢一把將她拉進懷抱，不料葉三妹却掙扎開去，這是從未試過的，燕北漢不由愕然。葉三妹正容地道：「大哥，人說色字頭上一把刀，這些日子來，你也快活過了，過兩天便要去蘇州，忍一忍吧！」

「正因爲要離開你，是以咱們更應該……咳……」

「到史家說不定有一場惡鬥，你應該保持精力，從今日起，不許你碰到我，應該抽時間練功才對！」

燕北漢嘆息道：「史家若眞不能諒解我，也無話好說。」

「不能諒解你，可也不能怪他們，因爲人家不知你之爲人，而且他確是死在你槍下。」葉三妹正襟危坐地道：「話說回來，你若這樣死去，也不値得，絕不能坐以待斃！最低限度須留下性命，調查眞相。嘿嘿，也許有人要嫁禍於你呢！」

＊　＊　＊

「有人要嫁禍於我？」燕北漢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成眠，腦海內一直翻着這幾個字，他越想越亂，越理不出個頭緒來，最後下定決心，暗道：「管他娘的，他們信也好，不信我也沒有辦法！三妹說得好，總須留一條命，來調查眞相。」心中有了主意之後，才迷迷糊糊睡着。

葉三妹堅持不讓燕北漢同房，燕北漢只好專心練功，一練之下，才知自己的確荒廢了武事，葉三妹每天都燒些他喜歡吃的菜給他嘗，實在樂也悠悠。

過了三四天，葉三妹在他吃了早飯後便道：「大哥，你上路吧，小妹已替你準備好乾糧，不過路上仍須小心。」

燕北漢長身道：「三妹放心，愚兄會見機行事，離開了史家便立即回來見你。」

葉三妹親自送他出門，又叮囑了一番，才揮手作別。燕北漢雖說一心要去史家，但一旦離開葉三妹，不但依依不捨，且覺心有所失。

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燕北漢在此之前，一直不相信，如今可是嘗到了滋味，一旦葉三妹不在身邊，三魂便似丟了六魄般。

到了蘇州城，才驀然一醒，暗責自己：「燕北漢啊燕北漢，你一向自詡英雄，如今却爲了一個女人神不守舍，還怎能與敵周旋？」

他猛吸一口氣，打起精神，先找了家客棧歇下，此時方申時，他先洗了個澡，便盤膝於床，運起功來，史家在江南響噹噹，若精神不足，到人家裡，也矮了一截，他精神恍惚，過了三盞茶工夫，才漸漸進入忘我境界。

眞氣運行了幾個大周天之後，不但心情逐漸平復，耳目亦靈敏起來。

（未完・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雙紅傳

薛府西席求避世　雁門郡王抱野心

時當九月上旬，一痕眉月，纖細得像微彎的銀絲，還散不出清輝來，只有密層層的星光，却東一簇，西一簇。

是誰在天上擺成了棋譜？

在這亭台無數，樹影葱籠的花園之中，燈火本來不多，更顯得黑沉沉地，十分靜寂。

一大片荷花池，荷葉凋落了，一片水光，倒映着天上棋佈的星星，好像池底裏舖着無數珍寶，光華亂閃。

那座九曲欄杆的迴橋，靜靜的伸到對岸，倒影水中，經微風一吹，好像橋在盪漾似的。穿過九曲橋，再穿過花架遊廊，這裏矗立着一座畫樓，靠左邊是太湖石砌成的假山。

畫樓前面是一片草地，嚴霜之後，青草雖然枯黃了，但還是茸茸的極為柔軟，此處已是花園的東北角上，地勢較為偏僻，平日連家將園丁也很少到這裏走動。

這時草地中間，却有一團爛銀似的光華在上下翻騰，遠遠望去，直似雪地滚球，玉盤走珠，一圈圈精光，使人耀目生花。

豈止耀目生花？那兩丈方圓的呼呼寒風也着實砭人肌膚。

驀地從一團光華之中發出一聲清嘯。

只見一道匹練宛若經天長虹，平空激射起一丈來高，銀芒斜抖，閃出了層層銀鱗，漫天銀星。

爛銀光華就在這一瞬之間倏然斂去。

從空中飄落一條人影，依然站在草地中間，臉不紅，氣不喘。

這是一個年約弱冠、生得劍眉朗目、直鼻方口的少年公子。

「青嵐，眞還虧了你，只有一年工夫，居然把『通天劍法』練得極為純熟，就是這招『長虹經天』，也有三四成火候。」

話音和緩之中，略帶蒼老，而且還含有一種欣慰的口氣。

在花架遊廊中，這時緩緩的踱出一個儒服老者，瞧他年齡，約有五旬上下，生得面目清癯，風度清雅，雖然背着雙手，面露笑容，但雙目開闔之間，却神光湛湛，不可逼視。

被叫做青嵐的少年公子，一見到老儒，立即把抱着的長劍還入鞘中，躬身說道：「舒老夫子，你已經來了好一會了？」

舒老夫子微微頷首，問道：「繼先呢？他沒有來？」

少年公子答道：「表哥是方才姨母打發丫頭到書房把他叫去了，敢情有事呢！」

舒老夫子沉吟了一下，徐徐的道：「他原是富貴中人，能學一點防身之術，已足夠了。」他這話有

些感慨，似乎為着薛繼先的時練時輟而言。接着「唔」了一聲，又道：「青嵐，你從老夫學藝，有幾年了？」

青嵐思索了一下道：「弟子跟老夫子學藝已經五年。」

舒老夫子含笑點頭，雙眼流露着摯愛，把江青嵐全身打量了一遍道：「不錯，你從老夫學藝已經五年，五年時間，本來不算太短，但在練武之人來說，這點時間眞是太少了，多少人把畢生時間都放到練功上去，你因為天資極佳，悟力甚強，是以短短五年，已把老夫全身功夫都學會了。雖然要學得精純還差得老遠，但那只是火候問題罷了。好了，現在老夫要傳你最後八招，須知這最後八招，自成一套，叫做『追魂八劍』，乃是『通天劍法』的神髓所在，妙在招數變換，不循常規，令人無法預測。本來劍術一道，易練難精，用劍之人，要能守定心神，以意馭劍，能夠做到這一步，往往一式出手，變幻無窮。方才你舞劍之時，老夫詳細看過，難為你小小年紀，竟能做到心神專一，以意引勢。不過這八招比之先前那套，更是複雜奇奧，你要詳細聽着才好！」

舒老夫子說到這裏，接過江青嵐手上長劍，也不脫去長袍，就在草地上一招一式的比劃起來，口中却隨着招式變化，詳細解說。

江青嵐這時不敢分散精神，屏息靜氣，聚精會神的看着舒老夫子手中劍式和移動的脚步。

一會工夫，八招劍法業已演完。

只聽舒老夫子朗聲笑道：「青嵐，現在你可瞧仔細點，老夫再練一遍！」

話聲未落，劍勢倏出，隨式移步，劍身輕顫，立時有七八支劍影從舒老夫子身前漾起，彷若生出七八條臂膀來似的，每個姿勢，居然無一雷同，身軀再轉，七八支劍影，疾如風輪，也隨着各自換招。

別看舒老夫子平日裏一步三搖，走路慢吞吞的，這一展開劍法，初看還清晰可見，到了後來，却只見一條黑影滿場遊走，隨身七八支劍光，交互盤空，縱橫上下，有若銀蛇亂竄，那還分得清手勢？

江青嵐雖然已把「追魂八劍」的八招劍法一一記住，但看到竟有如此神妙，不覺也眼花撩亂，目瞪口呆。

「是誰？」一聲大喝，七八支劍光倏然斂去。

這一聲直震得江青嵐猛吃一驚，兩耳也同時嗡嗡作響。

一個人也沒有，舒老夫子怎地無端端大聲吆喝起來？

眉月如鈎，繁星閃鑠，花園一角，靜得連一片樹葉掉落地上都清晰可聞。

驀地一聲尖笑，劃破長空，那太石湖砌成的假山上，同時現出兩條人影。

月光之下，遠遠望去，一個身材高大，一個又瘦又小。

這兩人通體緊紮，背上還插着雪亮的單刀，不用說分明是兩個夜行人。

江青嵐乍覩人影，不由猛吃一驚，暗想這裏內內外外，警衛森嚴，巡邏不絕，這兩個賊人竟然還敢明目張膽的闖將進來？

「青嵐，你不准妄動！」舒老夫子順手遞過長劍，低聲囑咐了江青嵐一句，回頭喝道：「何處狂徒，膽敢夜入薛府，意欲何為？」

脚尖一點，「一鶴冲天」，身形倏然憑空拔起三丈來高，像一頭灰鶴似的，往假山石上落去。

瘦小個子微微却步，嘿嘿冷笑道：「八臂劍客，居然當起節度使府護院的來了！好，咱們這就告辭。」

說着，和高大個子打了個手勢，似欲飛身後退。

舒老夫子被對方一聲「八臂劍客」，叫得臉色微微一凜，陡的仰天哈哈一笑，身形閃處，早已截在兩人面前，朗聲說道：「朋友照子眞亮，居然還認得老夫。」

高大個子反手迅速的從背上撤出單刀，厲聲喝道：「姓展的，你待怎的？」

舒老夫子連正眼也不瞧一下，只是微微一笑道：「你們先亮個萬兒讓我聽聽。」

高大個子怒道：「太爺夜遊神宋時，那是我師兄鬼影子何異。怎麼？你聽清楚了沒有？太爺們因有事在身，恕不奉陪。」

「且慢！」舒老夫子聲音雖緩，却鏗鏘懾人。

鬼影子和夜遊神兩人不禁心頭微微一震。

「你們原來是峭山鬼神，很好。既然認出老夫來了，那就把瓢兒摘下來罷！」舒老夫子不徐不疾，說得好不輕鬆，要人家把頭上人頭割下來。

「嘿嘿！」鬼影子何異冷笑了兩聲，道：「咱們峭山鬼神，自出道江湖以來，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對我們如此說話。」

夜遊神宋時早已不耐，狂笑一聲，道：「姓展的，你當太爺怕了你？」

身軀微晃，人已向舒老夫子欺去，手中鬼頭刀一招「鬼斧劈山」，刀尖上劃起一片光影，當頭罩下。

舒老夫子身子忽然一轉，竟自刀光中脫身而出，冷笑道：「你們兩個一起上吧！」

他這一閃之勢，看來十分隨便，其實身法快捷得叫人難以猜想他讓避的方位。

江青嵐還瞧不出甚麼，但崤山鬼神却是識貨之人，自然同感駭異。

夜遊神宋時一刀落空，不由激發兇心，一聲不哼的借勢轉身，刀若電奔，再次橫掃而出。

那知眼前人影一閃，舒老夫子不知施的甚麼身法，只見上身晃動，立時有七八條臂膀，從他身前揚起，一齊抓來，要想撤招後退都來不及，一柄鬼頭刀業已被他迎面奪去。

夜遊神宋時自從出道江湖之後，尚未栽過觔斗，想不到今晚會碰上如此硬點，兩招之間，就被對方奪去手上兵刃，不禁嚇出一身冷汗，趕緊脚尖疾點，身軀向後暴退。

舒老夫子並不追出，依然站在原地，紋風不動，口中冷冷的道：「老夫退出江湖之時，曾經立下誓言，凡是識破老夫來歷之人，就得摘下瓢兒，你們兩位就自己了斷吧！」

鬼影子何異此時早已從背上撤下單刀，對舒老夫子說道：「咱們崤山鬼神自出道江湖，還未遇過敵手，你能在兩招之中，奪去我兄弟手上兵刃，武功自然在我兄弟之上，不過……」

舒老夫子怒道：「還不服氣麼？我早就叫你們一起上的。好，老夫讓你們十招，十招之內，我決不還手。」

鬼影子何異冷笑一聲，接着說道：「如果十招之內傷不了你，咱們就留下頸上人頭。」

「好！」舒老夫子右腕一抬，把手上奪來的一柄鬼頭刀向夜遊神宋時投去，口中說道：「你們動手吧！」

夜遊神宋時探手抄住單刀，回頭向鬼影子何異打了個招呼，更不打話，當先縱身而上，一刀直劈過去。

鬼影子何異也不怠慢，鬼頭刀一探，緊接着出手。

兩柄鬼頭刀捲起一片刀風，刹那之間，上下交舞，直劈橫砍，惡狠狠對準舒老夫子的身形，放手猛攻。

站在草坪上的江青嵐手抱長劍，心中大驚，要想上去罷，但舒老夫子剛才吩吩過，不准自己出手，要是不上去呢？舒老夫子赤手空拳，如何能和兩柄鋒利的鬼頭刀過招？

他心念轉動，假山上形勢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

只見舒老夫子身軀晃動，立時有七八條人影在那刀光之中，穿插遊走。

有時明明看到一刀砍上，却只是一條空影，而且每一舉步落足，無不恰在對方刀招用老或收招之時。

崤山鬼神的刀法雖然迅猛，但被身前身後七八條輕靈人影的東閃西閃，也弄得迷離恍惚，莫衷一是。

眨眼之間，十招已滿，驀聽一聲呼哨，緊接着一聲悶哼，和單刀墮地的嗆郎之聲，一條黑影猝然由刀光之中，疾若流星，憑空飛衝出去。

」光乍斂，舒老夫子兩道閃電似。光，望着遠去的黑影，微微嘆息。

鬼影子何異武功雖然不見得出奇，但輕身功夫倒眞不愧「鬼影子」這個外號。

自己爲了得罪秦嶺一派，隱姓埋名，退出江湖，晃眼已有十七年，自以爲可把恩怨是非置之身外，不料依然難以如願。

鬼影子的逃去，自己和秦嶺舊怨未清，新仇又結，看來這場樑子決難善了。

他瞧着被自己用內家重手法震死的夜遊神宋時，這位兇名久著的惡煞，今天居然會天網恢恢，碰到自己手上。

崤山鬼神在江湖上也算得一號人物，決非雞鳴狗盜之輩，怎會無緣無故的跑到潞州來？

唔，他們方才不是說有要事在身嗎？難道他們夜入節度使府，有甚麼圖謀而來？

想到這裏，立即俯下身去，在夜遊神身上搜索一陣，覺得並無可疑之物，正待立起身來，瞥見胸前密扣之中，似乎有一件東西閃了一閃。心中一動，連忙伸手摘下，就着月光一瞧，原來是一塊長方形的銅牌，上面正中雕着一個虎頭，虎頭下面，還有四個篆文。

舒老夫子瞧得臉色驟變，暗想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連忙把銅牌往懷裏一揣，摸出「化骨散」，向夜遊神身上彈去，頃刻工夫，夜遊神宋時一具高大屍體，立即化作一灘黃水，銷蝕無形。

舒老夫子這才返身躍下草坪，江青嵐連忙迎了上去，口中問道：「老夫子，這兩個賊子是甚麼人？」

舒老夫子歎了口氣道：「這兩人乃是秦嶺門下的崤山鬼神。唔，青嵐，今晚之事，可不准向人隨便亂提。」

江青嵐連忙應道：「弟子知道。」

舒老夫子又道：「時間不早，你也該去睡了。」

江青嵐又應了聲「是」，便向舒老夫子告辭，抱着長劍，回轉上房。

一瞧表哥房內，燈火已熄，敢情入睡多時，也連忙回轉自己房中，把長劍向壁上掛好，熄燈就寢。

那知這一晚他思潮起伏，輾轉反側，兀自不能入睡。

想起崤山鬼神叫舒老夫子做「八臂劍客」，這個外號，當眞一點沒錯。

不是嗎？舒老夫子身子晃動，就有七八條臂膀似的，上下掄動，那就是他今晚傳給自己的「追魂八劍」的奇異身法了。自己不知要到幾時，才有舒老夫子的身手。

唔！崤山鬼神還叫甚麼姓展的，難道舒其誰舒老夫子還姓展？秦嶺派，崤山鬼神是秦嶺派！那麼舒老夫子呢，他又是甚麼派呀？

啊啊，還有那夜遊神宋時的一具屍體，舒老夫子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只洒了些甚麼，居然全部化掉，看來舒老夫子倒眞是一位了不起的奇人。

五年前，自己和表哥薛繼先，在讀書之暇，就喜歡舞棒弄劍，舒老夫子也時常負手瞧着自己兩人微笑，那時自己還不知道舒老夫子會武呢！

後來還是服侍舒老夫子的小僮薛福偷偷告訴自己，說有一次他半夜裏起來小解，月光從窗檻上射入，照到舒老夫子床上，從帳內望過去，不見有人。房內也沒有他的身影，房門窗戶却都關得好好的，心中不由大駭，怎麼平白的丟了人？他既不敢作聲，只好倒在床上假寐。

這樣等了一會，忽然窗檻上一排篷式雕花短格子，中間一扇忽然被人從外向內推了上去。

窗檻上月光一暗，舒老夫子却已悄悄的進入屋內。

自己時常聽一班護院的師傅們說江湖上有大本領的人，可以飛簷走壁，高來高去，是以當時就猜想到舒老夫子定是一位有大本領的人，這就囑咐薛福不准聲張。

一面偷偷的和表哥商量，第二天就磨着舒老夫子學本領。

起先，舒老夫子還矢口否認，後來經不住自己兩人舉出事實，舒老夫子才答應下來，但他當時教自己兩人做的，却只是床上靜坐。

表哥練了幾天，感到不耐，以後就改練拳棒功夫，自己却一直練到現在。

今天聽舒老夫子口氣，自己已把舒老夫子全身功夫都學會了。

唔，自己得問問舒老夫子，練了五年功夫，到底是那一門那一派呀？

第二天清晨，江青嵐用過早餐，按時到書房裏去，却不見表哥前來。

這却並不奇怪，因爲表哥比自己長上好幾歲，有時自己姨父爲了處理重要軍情，這府中的事就得由表哥照顧。

這幾天，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野心勃勃，已有西侵的迹象，姨父可能親自出巡去了。

他瞧着舒老夫子依然和往日一樣，若無其事的在教着小表弟小表妹唸書，也連忙翻開書本，做起功課來。

一天時間很快的過去。到了晚上，江青嵐又挾着長劍，到假山前面，練習「通天劍法」的最後八招——追魂八劍。

這晚舒老夫子並沒前來，他老人家昨晚剛傳授了劍法，今天是自己溫習的日子，自然不會再來。

於是江青嵐就盼望昨天逃走的何異最好能在此時現身，也好讓自己試試五年來的所學。但他失望了，鬼影子何異昨晚才狼狽逃走，那會再來？他一個人只好澄心靜慮，一招一式地練着變化多端、手法奇妙的「追魂八劍」。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那已是十月中旬了。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招兵買馬，擴展實力，自稱他的戰鬥部隊叫做「天雄軍」。進而佔據了貝、博、滄、瀛等七州，聲勢更是猖獗。

這時的朝廷，國威中微，不但不敢聲討，反而加封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冊封爲雁門郡王。

這一來，田承嗣更加氣燄萬丈，謀取潞州的野心也越來越亟，雙方陳兵邊境，大戰可能一觸即發。

潞州城內，早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城隍山下的節度使府，警衛森嚴，將校們進進出出，更顯得軍情緊急。但節度使的後花園，却依然靜閴如恒，表公子江青嵐還是白天唸書，晚上練劍。

現在距離舒老夫子力創崤山鬼神已經有一個多月了，這中間並沒有再發生甚麼事故，時間慢慢的把這件事沖淡。

舒老夫子沒有再提過，江青嵐也就更加淡忘。

這天晚上，他練了一會劍，覺得自己對「追魂八劍」已經練到十分純熟，雖然還不夠快速，到達眼前心到劍到的八招同使，八劍同發的地步，但也進退中式，稍有心得，心中一喜，正待把「通天劍法」從頭練上一遍。

那知猛一抬頭，瞥見涵春閣畫樓簷角上，突然飛起一條細小黑影，疾如飛鳥，掠空而過，飛落在左邊假山之上，一瞬不見。

江青嵐猛吃一驚，這分明又是江湖上的夜行人。

雖然一瞥即逝，但已看出此人身法奇快，輕功極佳。

他初次遇敵，心中不禁一陣緊張，那敢怠慢，立即長劍依肘，雙腳一點，一個一鶴冲天，平地拔起兩丈來高，躍上假山，那裏還有人影？

趁着月色，向四處一陣打量，也沒有絲毫動靜。假山後面，便是花園的圍牆，此人敢情業已越牆而出？他一邊想，一邊又向夜行人落腳之處仔細查勘。

果然在太湖石假山的一片青苔上，清晰的印着一對三寸來長又尖又翹的弓鞋纖印。

甚麼？方才這人竟然是個女的？難怪遠遠望去，身材細小。

唔，峭山鬼神和這女子前後兩次夤夜進府，想起來決非偶然。

他想起方才黑影，是從涵春閣飛出，這樓上原是姨父春秋佳日在此讀書之所。

除了藏有部份圖書，平日無人居住，不要被賊人作爲藏身之地。

想到這裏，立即躍下假山，便飛身向閣中跑去，長劍當胸，全神戒備的走上樓梯。

迴廊上月光如書，四下靜悄悄的，有點使人打顫。

十二扇落地雕花長門，關得好好的並無異樣。

正待推門進去，微一抬頭，只見「涵春閣」三字的一塊橫匾下面，映着月光，好像有一點銀星，閃閃發光，似乎還釘着一張紙條。

江青嵐心中一動，騰身躍起，順手一摘，落地之後，就着月光一瞧，手掌中竟是一隻製作精巧的銀色小燕，連頭到尾不到兩寸來長，嘴部十分銳利，入手甚沉重，敢情還是精鋼打就，這倒是一種別出心裁的獨門暗器。

再一看紙條，上面寫着：「字諭展元仁，母仇不共戴天，三日之後，血債血還。」下面沒有署名，但這一筆娟秀字體，分明出於女子之手。

唔，準是方才那個女子所留。

展元仁？展元仁又是誰？

哦！那天峭山鬼神不是叫舒老夫子叫姓展的嗎？

敢情那女子認爲舒老夫子和自己兩人就住在這樓上呢，所以留書約日期。

看這口氣，好像和舒老夫子還有殺母之仇？

自己得趕快去告訴舒老夫子才對，想到這裏，立即走下樓來，還劍入鞘，一手提着寶劍，急匆匆穿過九曲橋，就向沿溪一所幽雅精舍奔去。

居仁小築前面，這時正有一條黑影在月光之下晃動，一眼瞧到江青嵐，立時停步，叫了聲：「表公子！」

江青嵐停步問道：「薛福，老夫子睡了沒有？」

他話未說完，只聽舒老夫子已在室內叫道：「青嵐，你這麼晚跑來，難道有甚麼急事嗎？快進來。」

江青嵐應了一聲，便向裏進去。

舒老夫子含笑而立，徐徐問道：「你是從涵春閣來的？發現了甚麼嗎？」

這一問，却問得江青嵐心中猛的一跳，暗想適才之事，舒老夫子怎會知道的？他臉上不禁流露出驚奇之色。

舒老夫子藹然一笑道：「你覺得奇怪嗎？其實如果你不是從涵春閣來，那會手上挾着長劍？如果不是發現了甚麼，急於要告訴老夫，那會如此匆促？」

江青嵐聽得暗暗欽佩，舒老夫子眞是料事如神，當下把長劍往桌上一擱，就把剛才情形，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一面又把銀色燕子和一張字條，一併呈上。

舒老夫子聽得臉色驟變，喃喃自語起來：「難道眞的是她？唉！十八年了，他們當眞調教出那個女娃兒來手刃親仇？親仇，這兩個字，該如何解釋呢？」

江青嵐不懂舒老夫子何以瞧到了銀色小燕，神色就顯得非常頹喪？一時怔怔的站在舒老夫子面前，不敢則聲。

舒老夫子在室中踱了幾步，回轉身來，溫和的向江青嵐道：「青嵐，你且坐下來！」說着自己就在紅木圈椅上坐下。

江青嵐依着舒老夫子吩咐，在下首一把紅木圈椅上坐定。

只聽舒老夫子正容問道：「孩子，你知道我眞正的身份嗎？」

江青嵐在上次曾聽峭山鬼神叫舒老夫子「八臂劍客」，後來又叫甚麼「姓展的」，自己心中其實早已有了問號，只是舒老夫子沒有提起，自己不好動問罷了。

這時一見舒老夫子自動提起，不由瞧着這位面目清癯、風度冲默的老者，迷惘地搖了搖頭。

舒老夫子又恢復了安詳態度，瞇着雙目，但兩條目縫中，還隱隱透射出冷電似的精光，微微頷首，續道：「以你這點年齡，何況又生長在富貴之家，當然不會知道，唔，你知道崆峒派和秦嶺系嗎？」

江青嵐答道：「弟子記得老夫子前年傳授內功之初，曾經說過，弟子所學，乃是崆峒派的內家心法，是以弟子推想，老夫子定是崆峒派出身。至於秦嶺系，上月那兩個甚麼峭山鬼神，老夫子說他們是秦嶺門下。」

舒老夫子感慨的道：「不錯，崆峒和秦嶺兩派，數百年來，在武林中，一直是泰山北斗，居於領導地位。老夫所以要首先提出這兩派來，因爲這兩大門派，有着極深的淵源。也正因爲淵源極深，才使老夫不得不隱姓埋名，退出江湖。」

江青嵐若有所悟的道：「那麼老夫子可是得罪了秦嶺系才退出江湖的？」

「你眞聰明，青嵐！」舒老夫子稱讚了江青嵐一句，接着又輕輕一歎，道：「老夫其實並不姓舒。」

江青嵐心中一動，不由脫口說道：「老夫子不姓舒，那麼姓展？」

舒老夫子雙目一睜，陡然精光電射，訝異的道：「你知道？」

江青嵐囁嚅的道：「那天弟子聽峭山鬼神叫老夫子『姓展的』，現在經老夫子一說，弟子猜想舒老夫子敢情就是姓展。」

舒老夫子臉色一霽，含笑點頭道：「老夫的眞姓名，原叫展元仁，因爲『通天劍法』最後八招『八手追魂身法』，一經施展，一個人就彷如有八條臂膀，江湖上才替我起了這個外號。」

「哦！」江青嵐興奮地道：「他們替老夫子取的就是『八臂劍客』？」

「八臂劍客！唔，不錯！」

舒老夫子好像在緬懷過去，雙目微闔，歎道：「等閒白了少年頭，如今不中用啦！」

江青嵐是年輕人，當然不懂得英雄老去的心情。他見舒老夫子感慨橫生，沒往下說，不由懇切問道：「老夫子，後來呢？」

舒老夫子苦笑一聲道：「那時老夫年事尚輕，仗劍江湖，就以誅暴安良的俠義自居，一時綠林巨寇、黑道元兇在老夫劍下喪生的，不知凡幾，八臂劍客之名，也就轟動江湖。」

江青嵐不禁聽得眉飛色舞，豪氣勃發，喜道：「大丈夫不能捍衛疆土，名表凌烟閣，便當仗劍江湖，快意恩仇，爲人間打盡不平！」

舒老夫子喟然歎道：「事情就發生在這裏，老夫有一位摯友飛將軍小李廣柳震東，娶了秦嶺系天痴上人關門女弟子穿簾燕聶五娘爲妻，柳賢弟原是河南少林寺第三代方丈一燈大師的入室弟子。那時身兼河北三家著名鏢局的總鏢頭，生性耿直，又加上鏢局裏事忙，對如花嬌妻就未免冷落。

「穿簾燕淫蕩成性，在未嫁柳賢弟之前，原和一名綠林巨盜暗有勾搭，此時不甘寂寞，舊情復熾，又有了往來，不久生下一個女嬰。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日子長遠，自然落到了柳賢弟耳中，穿簾燕雖然自恃秦嶺靠山，但柳震東在冀魯一帶也極有名望，何況又是少林寺的弟子。

「她怕一旦東窗事發，居然先發制人，在飲食之中，偷偷的做了手腳。柳賢弟雖然懷疑乃妻不貞，但做夢也想不到她會如此狠毒，可憐正當英年，就爲了娶妻不愼，致誤服蒙汗藥，一家二十餘口，悉遭淫婦下毒手。

「那天，老夫湊巧趕去，但遲到了一步，正遇上萬惡淫婦縱火焚房，老夫急怒之下，立即拔劍而起，無奈淫婦系出秦嶺，已得天痴上人眞傳，激戰了四五十合，還不分勝負，最後，老夫使出追魂八劍，才把她長劍震飛。

「如果以淫婦當日的功力來說，要從老夫劍下逃生，也並非難事，那知就在長劍脫手之際，對方突然身形呆滯，搖搖欲倒。

「要知『追魂八劍』，何等迅速？她這一遲疑，老夫早已一劍點出，刺中她右臂『臂臑』穴上，立即倒地死去。」

江青嵐疑惑的道：「老夫子，『臂臑』穴雖在三十六要穴中，只不過屬於麻穴，被劍尖刺中，那會致命？」

舒老夫子點頭笑道：「問得好，孩子，你眞不負老夫五年心血。」

他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續道：「怪就怪在這裏，當時老夫明明一劍點在她臂臑穴上，就告死亡，老夫正想俯身瞧瞧究竟，驀覺微風颯然，面前立時多出一個人來。

那是一個中年的玄衣女尼，她望着老夫，冷峻的道：『姓展的，你可知穿簾燕系出秦嶺嗎？居然敢仗着區區『通天劍法』，妄下殺手？雖然這件事錯在師妹，死無可逭，貧尼豈敢偏袒？自然也不能難爲於你，這女嬰就由貧尼帶走，十八年後，由她憑武功向你索還血債好了。』她不容老夫開口，抱起女嬰，就倏然騰空而去。」

江青嵐忍不住問道：「老夫子！這老尼是誰？你可認識？」

舒老夫子道：「她是秦嶺系鼎鼎大名的三眼比丘沈師太，老夫焉有不識？」

江青嵐氣憤的道：「秦嶺系，那萬惡淫婦狠毒手段，天人共憤，百死莫逭，三眼比丘既是秦嶺系鼎鼎大名中的成名人物，那能如此偏袒？」

舒老夫子又苦笑了一聲道：「秦嶺系天痴上人武功絕世，武林中尊爲泰山北斗，爲人就是太以護犢，他門下諸人，更是飛揚跋扈，睚眥必報，這件事，三眼比丘沒有當時發作，就是爲了淫婦做下滔天大罪，無法包庇罷了。」

江青嵐又道：「老夫子就爲了此事，隱姓埋名，退出江湖？您老人家既然說過崆峒、秦嶺淵源極深

，難道當時不可以親上秦嶺，面謁天痴上人，陳明經過嗎？」

舒老夫子微微歎息道：「天痴上人被他門下包圍，要想面陳曲直，那有如此容易？老夫隱姓埋名，退出江湖，實是遵奉本門大師兄意旨，以避免兩派因此結怨而已。」

江青嵐又問道：「照此說來，那假山上留下的鞋印和這銀燕子，敢情就是穿簾燕所生下的女嬰？不知她有多大了？」

舒老夫子點點頭道：「當然是那女嬰，這銀燕子就是當年穿簾燕聶五娘的成名暗器。唉！算起來整整十七個年頭啦，那女嬰該有十八歲了。」

「十八歲！」江青嵐驚異的重複了一句。

十八歲的毛頭女孩，強煞也只有這點年紀，比自己還小了一歲。

能有多大能耐，居然敢向舒老夫子約期挑戰，留燕示柬？

哼，三日之後，這丫頭當眞敢來，自己學了五年武功，正好拿她試試。

他心念轉動，劍眉微軒。

舒老夫子是甚麼人？江青嵐的心事，焉能瞞得過他？覩狀不由臉色一沉，嚴肅的道：「青嵐，這檔事他們衝着老夫而來，老夫自有計較，江湖上講究恩怨分明，你不在江湖，不准插手多事，何況秦嶺中人，心胸狹仄，得罪了他們，糾纏不已，也非你所宜。唔，時間太遲了，你回去歇息吧！」

江青嵐心中暗暗打定主意，人卻裝作若無其事，諾諾連聲，站了起來。

「哦，哦，還有……江青嵐！」舒老夫子又叫了一聲，鄭重的道：「今晚老夫和你一席所談，不准隨便亂說。」

江青嵐又恭恭敬敬的答應一聲，才向舒老夫子告辭而出。他一心要鬥一鬥那個比他還小一歲，而又口發狂言，留燕示柬的黃毛丫頭，時間只剩了三天，當然心中也無形緊張起來。

人家是秦嶺系三眼比丘沈師太調教出來的人，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對方明知八臂劍客的威名，尙敢公然挑戰，自然有她制勝之道。

自己贏了固然好，萬一輸了，豈不連舒老夫子的人一起栽盡？

「通天劍法」，自己雖已練得十分純熟，但最後八招「追魂八劍」還嫌生疏，使用起來，不夠熟練。

大白天裡，花園中進出的人雖然不多，總還有人進出，只有挨到晚餐之後，才獨自跑到涵春閣前的草坪上，痛下功夫。

這是第二天晚上，時間已是初更時分，十二、三的月亮已經快圓了。

江青嵐一個人埋頭苦練，把八招劍法反覆演習，差不多已練得極爲純熟，但他還不敢稍歇，因爲只剩下明天一天的時間，後天晚上，就得把整套劍法拿出來，及鋒而試，是以操練得愈熟愈好，熟能生巧，才能制敵先機，贏得對方。

他求勝心切，八招劍法舞得風雨不透，月光之下，但見一團人影滿地游走，隨身幻起七八條劍光，矯若游龍，盤空匝地，四面飛舞。

這崆峒絕學確非尋常！

江青嵐越練越得意，一支長劍翻翻滾滾，正在心領神會、意與劍通之際，驀地裡「嗒」的一聲，似有一股極大潛力撞上劍身，整條右臂被震得驟然痲痺，長劍差點兒就要脫手飛出。

心頭猛一驚，立即收住劍勢，目光所及，只見一點黑影，被自己劍勢撩開，撥出兩三步外。

嘿！果然又有不開眼的賊子，施放暗器，此人出手沉重，自己倒不可大意。

心念轉動，立即一個箭步，向着暗器震落之處，飛縱過去。

他不愧經八臂劍客五年陶冶，身法迅捷，人才縱到，左手一抄，已把暗器接到手上。

噫！這是甚麼暗器，入手不沉重？江青嵐低頭往手上一瞧，不由把他驚得目瞪口呆。

原來他接在手中的，只是一片枯黃樹葉，那裡是甚麼暗器？心頭這份震驚，眞是非同小可。

自己時常聽舒老夫子說起，一個人內功練到爐火純青之境，隨手摘上一片樹葉，都能隨意傷人。

所謂飛花摘葉，傷人於百步之外，看來此人功力已非尋常。難道就是那個十八歲的黃毛丫頭不成？

他心念才轉，人却依舊十分鎭定，一面暗暗戒備，兩道目光却向四週黑暗之處掃去。

一陣陣的西風，吹到熱騰騰沁出汗來的身上，微有寒意。

明月在天，萬籟俱寂，那有半點人影？

眞是奇事！

這片樹葉分明有人在暗中偷襲，用重手法打出，那會一瞬工夫，連人家的影子都瞧不到呢？

唉！由此看來，舒老夫子時常說武功一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當眞不錯。

自己這點微末之技，和人家差得太遠。

正當他沉思之際，忽聽東北角上，「刷」的一聲，閃起一條黑影，比閃電還快，由假山上直往圍牆外面飛去。

江青嵐既有發現，那肯放過？猛的吸了口氣，雙腳一點，一

個身子緊跟着往假山上縱去。

抬目一望，那條黑影已在圍牆外面十丈來遠，是往城隍山方向去的。

這條路，江青嵐是最熟不過，幾年來，他練習輕功提縱，城隍山來回，不知跑過幾千百遍。

這時一見黑影是朝山上奔去，也趕緊長身一掠，躍上圍牆。雙足再頓，人像離弦弓箭，飈的激射出去，銜尾急追。

那黑影先前以爲沒人追蹤，是以出了圍牆，脚步立時放緩，等到發現江青嵐在身後追來，兩下裡只剩了五六丈遠，不由驚得「咦」了一聲，拔腿就跑。

這時江青嵐發現那人的輕功並不見得比自己高明，膽氣一壯，立即施展輕功，向前急進，一前一後，差不多就只有五六丈距離。

前面那人似乎被江青嵐追得心慌意亂，他捨了山路，却向亂草岩石上沒命亂跑，還不時的回過頭來，向後探望。

城隍山雖算不得十分峻高，但他捨了上山正路，盡向橫裡竄躍，走在榛棘叢生，亂石嶙峋的危崖陡壁之上，也着實費力。

江青嵐出生富貴之家，雖然跟着舒老夫子學了五年武功，在輕功上，已有三四分火候。但在這種無路可循的危岩上奔走，終究還是第一次，何況又在深更黑夜之間？

是以竭盡所能的追了一陣，漸漸感到胸口有些氣喘，額上汗水也不禁汨汨而下。只好停下身來，抹了抹汗珠，向前一瞧。

只見前面那人，也在五六丈外停住身子。

不，他正在回頭瞧着自己。

江青嵐這氣可大了，難道我當眞追不上你？

心中一動，猛的提了一口眞氣，身形如風，向前掠去。

那知前面那人，好像知道自己心意似的，這邊身形才動，那人也早已別轉頭去，拔腿就跑。

江青嵐盡量施展出輕功提縱，急起直追，咬牙飛躍。

前面那人也沒命的亂跑。

兩個人就在城隍山上，亂草叢石之間，亂兜亂轉，任你江青嵐飛躍得如何快法，人家始終不即不離，永遠保持在五六丈遠近，而且他背後好像長着眼睛。

你跑得快一點，他也跑得快一點，你慢下來，他也跟着慢下來。

你停他也停，你追他就跑。

不僅如此，江青嵐另外又有了新的發現。

原來這一陣急奔，自己盡力施展出輕身提縱功夫，一個起落，少說也有三兩丈遠近。

可是前面那人呢？

卻只和普通人走路一樣，兩隻脚一前一後的跨着。

壓根兒就沒有施展甚麼輕身功夫，也沒有見他縱過一縱，躍過一躍。

這一發現，不由使得江青嵐愕然失色，那有輕功提縱功夫，竟連普通走路都趕不上之理？

看來此人功力不但遠在自己之上，可能比舒老夫子還要勝上一籌呢。

他心中想着，脚下不由停了下來。

「哈哈！小子，你跑累了罷，來，跟我老人家到山頂上去。」

前面那人，這回不再打橫裡跑了。

話聲才落，人就向山頂上跑去。

眨眼工夫，便消失在濛濛夜色之中。

江青嵐在這一瞥之間，只覺那人似乎是個花白鬍子的老頭。

甚麼？他要自己跟他到山頂上去？這人到底是何居心？

以對方身手之高，假使對自己有甚麼惡意的話，十個自己也早已完了。

那末他這樣逗着自己，亂跑一通，又是爲了甚麼呢？

不去管他，反正既然來了，好歹也得上去瞧瞧。

江青嵐心意一決，立即還劍入鞘，施展輕功，向峯頂縱躍而上。

不到一盞熱茶時光，便到達山頂。

松風如濤，月光如水，那有人影？

江青嵐方才跑得一身汗水，這時經風一吹，微感涼意。

忽聽一個蒼老聲音問道：「小子，你才來？」

江青嵐心中一驚，循聲望去，只見離自己不遠的一方巨石上，這時突然翻身坐起一個花白鬍子的老頭。

噫，方才上來之初，這方巨石上，分明並無人影，難道自己沒看清楚？

心中雖然猶疑，但瞧對方並無惡意，只好抱拳說道：「後輩江青嵐，方才蒙老丈見召，不知有何見教？」

花白鬍子老頭瞇着眼睛，「唔」了一聲，問道：「你是展元仁門下？」

江青嵐略爲遲疑了一下，答道：「舒老夫子是後輩授業恩師。」

花白鬍子老頭不耐的道：「小子，我老人家問的，你可是崆峒門下？」

江青嵐哦着道：「後輩跟隨舒老夫子練武，他老人家會說，他是崆峒派的功夫。」

（未完・一）

上文提要：龍翔等三小在陵墓中，遭受白骨令主白雲飄及其雌雄雙使聯手攻打，處於險境中，衝進了龍虎幾兄弟以及黑面俠，白雲飄以雷霆萬鈞之掌欲置三小於死地，黑面俠睹狀及時迎擋，雖然三小免於一死，但所立之處已被轟塌，三小跌下黑洞，幸好無礙。意外地洞孔之鎖被龍翔以金匙打開，洞裏閃現夜明珠之光芒，原來洞裏藏着許多金銀財寶，取之不盡……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洞中練功充實力　烤鼠維生渡難關

徐光祖同樣急得不得了，道：「是啊，事情十萬火急，分秒必爭，鐵門一毀，被白雲飄闖進來，咱們四人一個也別想活。」

四人心意相同，深知白骨令主一到，便萬事皆休，忙不迭的往那洞穴奔去。

洞穴空間甚小，勉勉強強頂多只能容納兩個人，而堵在洞口的巨石則重逾數千斤，二人合力猛推，根本無濟於事。

龍傳人道：「咱們四個人一齊來推。」

徐光祖是個聰明人，一想就透，搶先道：「可以，兩個兩個重疊在一起，前面的推石，後面的推人。」

阿翔就是這個意思，然而，四個人連吃奶的力氣都施展出來了，巨石却依舊穩如泰山，一動不動。

此乃生死大事，失望之餘，大家的心頭皆蒙上一層死亡的陰影，小丁垂頭喪氣的道：「現在該怎麼辦？」

龍翔沉吟一下，道：「為今之計，可能只有一個法子。」

本已陷入絕望的谷底，山窮水盡疑無路，如今聽阿翔這麼一說，似乎又有一線生機，莫愁、小丁、徐光祖同聲道：「有何良策？」

阿翔一本正經的道：「老牛皮上的絕學或可助咱們脫困而出。」

莫愁聞言精神為之一振，道：「對，老牛皮一向被江湖的人視作武學寶庫，一定有不少奇功異技。」

小丁是個急性子，馬上催促道：「二少爺，你就行行好，快看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能夠逃得活命，那些金銀財寶要不要都無所謂。」

龍傳人何嘗不急，怎奈外面已是夕陽西下時分，光線欠佳，只好再折返原處。

＊　＊　＊

返回山洞，便覺得情況有異。

喧囂聲較前尤甚。

打鬥聲此起彼落。

最嚴重的是劈劈啪啪的大火燃燒聲。

從鑰匙孔裡往外望去，龍翔清清楚楚的看到，門外，地道之內，果然堆了不少柴火，大火早已熊熊烈烈的燒起來。

再往上看，漢獻帝的墓穴之內，兔起鶻落，雞飛狗跳，隱隱約約可以發現，鳳嘯天、胡百威、吳三獅等人已先後趕到，正與白骨夫人、雌雄雙使展開一場生死之搏。

小丁急得不得了，猛拉了龍傳人一把，一邊跺腳一邊嚷道：「二少爺，別看了，不看也曉得情勢緊張，危在旦夕，此時萬事莫如逃命急，快取出老牛皮來找找看，有無活命良策？」

龍傳人亦有此同感，驚「哦」聲中，連忙退向一旁，在夜明珠的下方，坐在一口木箱上，取出老牛皮，立將

全副精神投注在上面。

果不其然，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以最快的速度瀏覽一遍後，馬上有驚人的發現，情不自禁的自語道：「有了，有了。」

莫愁姑娘神色一緊，道：「有了甚麼？」

阿翔道：「有了脫身妙計。」

徐光祖急忙追問道：「不知是何妙計？」

龍翔一字一句的道：「老牛皮上有一種奇妙的武功叫『移花接木』功，可以助咱們脫離險境。」

小丁聞言大喜，立即催促道：「那就趕快施展出來吧，遲了說不定就會有大禍臨頭。」

阿翔苦笑道：「可惜咱家現在還不會。」

「那怎麼辦？」

「只好現學、現練、現賣。」

「甚麼？說了半天還必須學會練成之後才能派上用場？」

「那當然，不學自然不會，不會如何施展。」

「既然這樣，此刻時間寶貴，二少爺就快練吧。」

「不，要練我們應該大家一起來練。」

「我們大家！少城主的意思是連姓徐的也包括在內？」

「不錯，彼此處境相同，理當同心協力。」

此話一出，頓使徐光祖大為感動，慷慨陳詞道：「少城主宅心仁厚，寬大為懷，就憑這一句話，我徐光祖但能不死，願誓為馬前之卒，任憑驅使！」

龍傳人淡淡一笑，道：「徐兄言重了，我們如今已是一條船上的人，自當同舟共濟，何必再分彼此，老牛皮上另外還有一種絕技也值得痛下苦功。」

莫愁精神一振，道：「翔哥快說是那種絕技？」

阿翔道：「是金剛指，亦名火箸指。」

小丁愕然道：「火箸指？好奇怪的名字呀。」

龍傳人振振有詞的道：「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老牛皮上說得很清楚，金剛指功走的乃是陽剛的路子，修練至某種境界時，一旦運起功來，手指便會如燒紅的火箸一般赤紅、炙熱，無堅不摧。」

莫愁動容道：「施展白骨爪手掌會變成白骨，練成金剛指後手指眞的會跟火箸一樣的紅，一樣的熱？」

阿翔頷首道：「老牛皮上是這樣說的。」

莫愁一揚柳眉兒，神采飛揚的道：「好極了，好極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一陰一陽，一冷一熱，如此說來，金剛指豈不正是白骨爪的剋星？」

龍傳人一本正經的道：「愁妹所言不差，咱們誤打誤撞的終於找到了對付白骨爪的奇功妙技。」

小丁從鑰匙孔中觀察片刻後道：「外面火勢更大，惡鬥更烈，白雲飄隨時都有殺進來的可能，別光說不練，該採取行動啦。」

阿翔起身道：「大敵當前，事不宜遲，此刻分秒必爭，是該即時修練才是。」

莫愁彷若依人小鳥般偎依在龍傳人的身旁，柔聲道：「依龍哥哥之見，是先練移花接木功？還是金剛指？」

龍翔不假思索，立道：「兩種奇功同時進行。」

小丁的意見眞多，追根究底道：「二少爺，阿狗想知道，那一種功夫可以助咱們脫離險境？」

阿翔道：「自然是移花接木功，一旦修練成功，可將四人之力合而為一，定可將巨石擊碎，脫困而出。」

小丁雀躍道：「那就練移花接木功吧，此刻活命第一，逃生為先。」

「不行，移花接木功與金剛指必須兼籌並顧，齊頭並進。」

「這是為何？」

「為了對付白雲飄。」

「那個女魔頭又不在此地，怕甚麼？」

「誰敢保証咱們脫困之時她不會飄然而現。」

「這一來必然費時甚久，萬一鐵門被大火燒毀，白骨令主殺進來就災情慘重啦。」

莫愁接口道：「阿狗，別緊張，只要咱們學會了金剛指便可放手一搏。」

小丁憂心忡忡的道：「可是，我還是不放心，這中間依然問題重重。」

「還有甚麼問題？」

「最重要的是吃的問題。」

「咱們可以繼續吃老鼠肉呀。」

「有那麼多老鼠嗎？」

徐光祖插言道：「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阿狗疑雲滿面的道：「奇怪，老鼠吃甚麼？」

徐光祖道：「老鼠的本事大得很，可以到外面去四處覓食。」

「邪門，牠們是怎樣出去的？」

「小兄弟，有一句俗話還記得吧？」

「那一句俗話？」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小丁恍然大悟道：「是啊，老鼠是打洞的專家，可惜只會打小洞，若能弄個大窟窿就好了，或者搬運一些雞鴨魚肉進來也同樣妙不可言。」

這小子異想天開，放言高論，逗笑了莫愁、徐光祖，却惹惱了龍傳人，沉臉道：「亂來，今何時，此何地，休再胡言亂語，是該辦正事的時候了。」

當即將三人召至面前，共同參閱

起老牛皮來。

先學口訣，再看圖形，然後便聚精會神的，有模有樣的開始正式修練。

* * *

洞內，潛心向學，默然無聲。

洞外，龍爭虎鬥，熱戰正酣。

尤其是火勢較前更大更烈，儘管四人所在之處距鐵門還有一段距離，依然覺得奇熱難耐，衣裳盡被汗水濕透。

可是，外面的一切却情況不明。

因爲，唯一可以窺視外界景況的鑰匙孔已有火苗竄進來，根本無法接近。

火，一直在燒。

仗，一直在打。

阿翔、莫愁、小丁、徐光祖臨危不亂，處變不驚，也一直在快馬加鞭的修練移花接木功與金剛指法。

餓了，就吃老鼠。

渴了，就喝泉水。

累了，就打個盹兒。

也不知過了多久，鐵門終於被大火燒紅，有些地方甚至已經開始熔化，熱氣更盛，火舌亂竄，情況緊急，危在旦夕。

小丁又沉不住氣了，大呼小叫道：「危險，危險，這兒太危險了，鐵門一旦熔化，咱們一個也活不成，此時萬事莫如活命急，快逃吧！」

莫愁玉面一寒，沒好氣的頂了一句：「咱們身在絕地，往那裡逃？」

小丁道：「老地方，二少爺說過，只要擊碎巨石，便可轉危爲安。」

「已經試過兩次，皆無功而返。」

「現在不同，咱們學會了移花接木功。」

莫姑娘緊鎖着眉頭轉問龍翔道：「龍哥哥，如今僅僅學得一點皮毛，能派得上用場？」

龍傳人沉吟一下，斷然道：「此事生死關頭，任何可以活命的機會皆不宜輕言放棄，是可一試。」

小丁聞言大喜，一馬當先沒命似的撲向那個洞穴。

然而，事與願違，移花接木功雖然了得，奈何初學乍練，僅僅學得一點皮毛，還談不上功力火候，連試三次，巨石却始終分毫未動。

小丁更加緊張，垂頭喪氣的道：「完了，完了，看來咱們命中該絕，白雲飄的白骨爪大概是吃定了。」

龍翔不悅道：「阿狗休得胡言，鐵門未破，女魔未到，咱們還有活命的機會。」

「機會從那裡來？」

「從修練中來。」

「甚麼，腦袋都快要保不住了，還要練功？」

「只有將移花接木功修練成功，才有活命的機會。」

「大火已經燒到了眉毛，管用嗎？」

「當然管用，多一分力量就多一分希望。」

「來得及嗎？」

「做總比不做好。」

是的，做總比不做好，這是大家一致的共識，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抓住現有的一分一秒，痛下苦功，或可闖出一條活路。

藏寶之處太熱，鐵門又隨時有被大火熔化的危險，四人未再折返，就在原處繼續練功。

練移花接木功。

也練金剛指法。

* * *

全神貫注，全力以赴。

夜以繼日，日以繼夜。

意外地，直至第三日仍不見白骨令主白雲飄有任何動靜。

四人心中納罕，返回洞內一看，不由皆楞在當場。

大火早已熄滅。

惡鬥早已停止。

鐵門隙縫之處燒得變了形，燒出來幾個碗口大的洞，外面的景象清楚可見。

沒有活人。

只有死屍。

清一色都是被燒死的，一個個被燒成了焦炭黑灰，耳目莫辨，男女不分，根本無法辨認是天下英雄，或女魔門徒。

人數却極爲可觀，橫七豎八的堆積如山，少說也有百十來人。

但，不論如何，惡夢已經結束，四人總算渡過了這一劫。

小丁欣喜若狂的道：「好了，好了，這下可好了，神明有眼，蒼天保佑，我二狗子早就說過，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老天爺早就決定要將一大票金銀財寶賞給咱們，城牆擋不住，大火也燒不死。」

一面說，一面去伸手開門，孰料，變形後的鐵門却打不開。

取出金劍，連鑰匙孔都插不進去，小丁不禁大驚失色道：「糟了，還是出不去，難不成老天爺存心跟咱們開玩笑，要我們抱着金銀財寶餓死在這個鬼地方？」

阿翔肅容滿面的道：「阿狗，你錯了，老天爺用心良苦，是想成全咱們。」

小丁愕然一楞，傻呼呼的道：「把咱們關在此地算是成全，甚麼意思？俺不懂。」

莫愁道：「老天爺的意思可能是想將我們留在此地，一心一意的修練移花接木功與金剛指法。」

小丁冷哼一聲，道：「哼，果真如此，老天爺也未免太會折騰人了，離開此地，找一個鳥語花香，山明水秀，有酒有肉的好地方不是同樣可以痛下苦功嗎？」

龍傳人雙眉一挑，道：「未見得，白雲飄虎狠之心，不可能讓咱們這樣

輕鬆自在的。」

徐光祖補充道：「少城主說得對，據在下所知，白骨令主已傳下令諭，欲置三位於死地，一旦重現江湖，骷髏人必會羣起而攻，四處追殺。」

小丁皺眉道：「喂，徐光祖，這一道格殺令女魔是幾時下達的？」

徐光祖想了想，道：「最近，進入古墓之後。」

「怪事，她以前爲何不會下令殺人？」

「聽說是想利用少城主。」

「利用我家少主作甚？」

「可能是想取得金劍。」

「就這麼單純？八成會有更大的陰謀吧？」

「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畢竟是何陰謀？」

「這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小丁的話眞多，頓一下腳跟，轉對龍傳人道：「天天吃老鼠，人都快要吃瘋了，也不曉得要吃到何時才能換口味！」

莫愁安慰道：「快了，快了，將奇功修練好便可吃香的，喝辣的，大快朵頤。」

阿翔道：「二狗子，只要你別再胡思亂想，全力以赴，很快就可以脫困而出，大展雄風，成爲武林中一位一等一的一流高手。」

小丁楞了一下，指着自己的鼻尖道：「二少爺覺得小丁也能成爲武林高手？」

龍傳人一本正經的道：「當然可以，天下無難事，最怕有心人，只要工夫到家，有恒心毅力，鐵棒也能磨成繡花針。」

小丁拍一拍胸脯，挺一挺腰，扯開喉嚨吆喝道：「好，就憑二少爺這一句話，我二狗子即使脫一層皮也一定要爲丁家爭氣，爲龍城爭光，從現在起保証不再發半句牢騷。」

* * *

武林高手的頭銜，對小丁而言的確是一個莫大的誘惑，果然言而有信，未再攪七念三，專心一志的跟着龍二少修習奇功異技。

修練再修練，鑽研再鑽研。

彼此切磋，相互印證。

約莫過了半月之久，眼見洞內的鼠輩行將吃光吃絕，馬上便有斷炊之虞時，四個人這才滿懷信心的又一次來到那個支穴。

龍傳人在前，雙掌緊緊的托住巨石。

莫愁第二，兩隻玉掌按在阿翔背上。

徐光祖第三，依樣畫葫蘆。

小丁則排在最後。

四個人連成一體，只要施展出移花接木功，便可合四人之力爲一，從阿翔的手掌激射而出。

小丁忽道：「喂，姓徐的，莫姑娘是我家未來的少夫人，可別亂吃豆腐。」

徐光祖頭也不回的道：「在下雖因交友不慎，誤入歧途，但是非黑白還是分得一清二楚，斗膽也不敢冒犯莫姑娘。」

無論如何，徐光祖畢竟曾是白骨門的一名香主，小丁可不敢掉以輕心，語帶警告道：「最好也別玩別的花樣，須知螳螂捕蟬後面還有一隻小麻雀。」

徐光祖回頭望了小丁一眼，正經八百的道：「小兄弟儘管寬心，今生今世我徐光祖是跟定了少城主，絕無二心。」

龍傳人接口道：「大家注意，寧神靜慮，萬念歸一，氣提丹田，功行雙臂，當本公子數到三時便一齊發功吐力。」

此爲生死大事，誰也不敢輕忽怠慢，齊聲應諾一聲，立即眼觀鼻、鼻觀心，全神貫注，運起了移花接木功。

「一、二、三！」

「嗨！」

龍傳人三字甫出，莫愁、小丁、徐光祖便不約而同的發出三聲吼叫，隨着這三聲吼叫，三個人的暗力也同時應聲而發，全部投注入阿翔的體內。

好似長江後浪推前浪。

波浪壯闊！萬馬奔騰！

猛可間，「轟隆隆」的一聲巨響劃破長空，那塊重達數千斤的巨石，非但立如彈丸般激射而出，而且，不旋踵間便在空中爆裂，碎石如雨，紛紛四下。

「自由啦！」

「解脫啦！」

「發財啦！」

「也有吃有喝啦！」

極度欣喜之下，使四人的情緒顯得很激動，時而相擁道賀，時而携手共舞，亂吼亂叫，亂蹦亂跳，沉浸在無盡的狂歡中。

這也難怪，久居洞穴，不見天日，好不容易看到了大太陽，呼吸到新鮮空氣，自然心情舒暢，意興風發，久久難以平復。

小丁伸了一個懶腰，自言自語道：「好美麗的太陽啊！」

徐光祖做了一個深呼吸，道：「好新鮮的空氣啊！」

莫愁姑娘亦感慨兮兮的道：「自由眞可貴！」

阿翔則說：「老牛皮上的絕技果然不同凡響！」

略一察視，發覺身在一道土崖的邊緣，地處荒郊野外，顯然已超出了漢獻帝的陵寢之外。

莫愁輕拂着及肩長髮，任其迎風飄散，笑問小丁道：「阿狗，我問你，現在想幹甚麼？」

小丁毫不考慮，馬上痛快的說：「大吃一頓，大睡一覺。」

龍傳人却給他澆了一頭冷水：「現在還不是大吃大睡的時候。」

小丁聽得一呆，道：「幾時才可以吃個足，睡個飽？」

「等將這些金銀財寶處理完畢後。」

「是啊，此乃大事一件，不知如何處理？」

「咱家正在想——」

言猶未盡，乍然發出一聲暴喝：「甚麼人？」

喝聲中人已電縱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五丈開外的一棵大樹。

身輕如燕，去勢如風，洞中潛修近月，阿翔的身手大有精進，眨眼間便一掠而至。

樹上果然有人潛伏，已搶先一步竄出來，逃之夭夭。

逃？怎麼可能，阿翔技高一籌，奔沒三丈，便被他生擒活捉，做了階下之囚。

是一個骷髏人。

頭套上有兩顆黃色的星星。

龍傳人面籠寒霜的冷聲喝問道：「朋友是白骨令主白雲飄手下的門徒？」

骷髏人遲疑少頃後傲然道：「你這明知故問。」

「屬於黃堂？」

「算你猜對了。」

「還是一名香主哩。」

「既知大爺是香主的身份，就當格外尊重。」

小丁已及時趕至，聞言勃然大怒，先扯掉他的頭套，露出一張邪惡的臉孔來，再賞他一個耳光子，然後才神氣活現的道：「大爺？呸，手下敗將，還想耍威風，想要死得像個人樣，最好放老實點。」

吐了一口口水，接着又道：「你躲在樹上幹嘛？」

骷髏人不痛不癢的道：「執行例行任務。」

「甚麼狗屁例行任務？」

「監視天下英雄的行動。」

「這附近還有別的魔崽子吧？」

「沒有了，就本香主單獨一人。」

「眞的嗎？」

「不信你們可以找找看。」

「但願你說的是實話，否則馬上送你上西天！」

骷髏人未再答腔，一雙賊眼却骨碌碌的轉來轉去，也不曉得在打甚麼鬼主意。

莫愁已注意及此，邊暗運功力，嚴加防範，邊道：「古墓中的打殺結束了嗎？」

骷髏人道：「早已偃旗息鼓。」

「雙方勝敗如何？」

「自然是本門大獲全勝。」

「哼，休說大話，本姑娘不相信白雲飄能贏得了鳳城、霸城與七兄弟。」

骷髏人冷笑道：「鳳嘯天、胡百威、趙二虎等人有甚麼了不起？個個私心自用，人人各懷鬼胎，豈是我家令主的對手。」

這倒是幾句實話，多少年來，龍城、鳳城、霸王城便格格不入，一直在明爭暗鬥，七兄弟向來旗幟鮮明，唯龍城主之命是從，對鳳、霸二城始終心存芥蒂，彼此不易推心置腹，不能通力合作乃意料中事。

阿翔聽在耳中，再回想一下洞內鐵門外堆積如山的焦屍，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沉聲道：「說，到底有那些人遭了女魔的毒手？」

骷髏人含混其詞的道：「很多，很多。」

小丁大怒道：「媽的，少打馬虎眼，把名字報出來。」

骷髏人思索一下，道：「鳳嘯天、胡家三兄弟、二虎、三獅、四豹、五彪、六狼、七猴、八燕，該死的大概差不多都死光了。」

三小聞言大駭，熱淚盈眶，滿面悲戚，有的咬牙，有的跺腳，眞想抱頭痛哭一場。

阿翔、莫愁、小丁神情懊喪，滿腹哀傷，正好給了骷髏人一個可乘之機，說時遲，那時快，抽冷子環攻一招，再加一把鐵蓮子，隨即拔腿逃走。

「站住！」

反應最快的是徐光祖，勢如奔馬，揚掌猛追。

「找死！」

莫愁的動作也不慢，嬌軀三閃，居然搶到徐光祖前面去，當下屈指一彈，立有一股強勁絕倫的指風箭射而出。

千萬別小覷這一縷指風，比尖錐還要鋒利，比閃電還要快速，有穿金碎玉之功，莫姑娘情急之下已將金剛指施展出來。

不料，龍傳人却另有打算，大叫一聲：「住手，留個活口！」

快如瀉電奔馬，更似怒矢狂濤，不僅超越了前面二人，復從斜刺裡劈出一掌，硬生生的將莫愁的金剛指的方向打歪。

與此同時，阿翔借花獻佛，拿骷髏人的鐵蓮子打中他的「麻」穴，立如木頭兒似的僵立在原地不動了。

好厲害的金剛指，威力驚人，從骷髏人的身旁擦過，擊中一棵碗口粗的樹，噗！的一聲脆響過處，樹身立被指風穿透。

小丁睹狀好不駭異，雙目暴睜道：「乖乖，莫姑娘功力大進，眞的已經成爲第一流的頂尖高手了。」

莫愁亦頗欣慰，笑容可掬的道：「阿狗別客氣，你也應該可以名列高手之林了。」

小丁傻笑道：「可能嗎？一塊朽木恐怕難成大器，莫姑娘取笑了。」

「絕非取笑，而是實情，因爲……」

「因爲甚麼？」

「你資質極佳，彼此同時修練，成就亦當不相上下。」

「眞的？」

「是眞是假，一試便可分曉。」

「好主意！」

小丁口中應好，屈指如鈎，猛可間全力一彈，强勁的指風過處，當眞將樹身貫穿，打出一個拇指粗細的洞孔來。

這下小丁可樂了，神采飛揚的道：「我成功了，終於成爲武林高手，我爹若是泉下有知，一定會爲我大笑三聲，痛飮三杯！」

骷髏人却笑不出來，面如死灰，一言不發。

徐光祖道：「少城主剛才說要留活口？」

龍傳人點頭道：「是有此意。」

莫愁一怔神，道：「這樣不妥吧，須知縱虎歸山，必貽無窮後患，咱們脫險的消息馬上就會傳到白雲飄的耳中去。」

阿翔正容道：「我就是想用他之口回報女魔。」

小丁愕然道：「二少爺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龍翔振振有詞的道：「白雲飄乃是咱們的第一號大仇，女魔不死，寢食難安，與其盲人瞎馬的去找她，何不讓她自己來找我們。」

莫愁沉吟一下，道：「此計甚善，怕只怕那些東西尚未處理完畢，女魔便找上們來就麻煩了。」

阿翔胸有成竹的道：「現在不准他走，三天以後再放人。」

「這三天如何安置？」

「就讓他昏睡三天好了。」

小丁會意，上前一步，對那骷髏人道：「魔崽子，聽到了吧，我家少城主慈悲爲懷，願饒你一條狗命，借你之口告訴白雲飄，叫她快快前來送死，現在且先歇着吧。」

話落招出，出指如風，噗！噗！噗！連點了骷髏人的三處大穴，馬上昏睡過去，命徐光祖拖進洞內。

莫愁道：「關於那些財寶，師兄作何打算？」

龍傳人道：「金銀好處理，到許昌找一家票號換成銀票就可以了。」

「珠寶呢？」

「最好是賣掉。」

「賣不了怎辦？」

「只好交給鏢局運送。」

「運往何處？」

「送往長安，交賀三財暫時保管。」

小丁雖然年紀不大，世故却頗深，比猴子還精，道：「主意是不賴，問題是數目實在太大，如無熟人引介，免不了會吃虧上當，被人當作寃大頭來敲。」

阿翔道：「找一個熟人很容易。」

「二少爺在許昌有朋友？」

「是龍家在此有生意。」

「甚麼字號？」

「龍泉酒坊。」

莫愁喜道：「好極了，龍城既有分號在此，再大的難題也不難迎刃而解，我們現在就動身吧。」

「走！」

「走！」

阿翔、小丁齊聲回應，放步就走。

徐光祖却依舊卓立原處未動，道：「小的不去，請少城主允許在下留守。」

三人聞言一怔，一齊止步轉身，小丁疑雲滿面的道：「你不去！爲甚麼？是吃老鼠吃上了癮，不願換口味？還是想監守自盜，獨吞財寶？」

徐光祖面有難色，誠恐誠惶的道：「丁少俠誤會了，想我徐光祖已是死過一次的人，三位等於是在下的救命大恩人，怎敢心存歹念，背叛龍少爺，實是另有不得已的苦衷。」

「說呀，有甚麼大不了的苦衷？」

「就心一入許昌便會被人踩上。」

「姓徐的，你昏頭啦，早已跟那骷髏人照過面了。」

「他屬黃堂，在下是紅堂的，彼此並不認識。」

「這好辦，改一個頭，換一個面就可以了。」

「如何改頭換面？」

小丁的眼珠子一轉道：「除了這一身鬼裝外，你還有沒有別的衣服？」

徐光祖拍一下斜掛在肩上的布包，應了一聲：「有！」

「有就好，先把衣服換好再說。」

「是！」

說換就換，徐光祖諾應一聲，找了一個僻靜之處，脫下黑衣，換了一身藍布衫褲走回來。

小丁仔細端詳一下，道：「江湖上最近出現一位自稱黑面俠的怪客，徐朋友是否知曉？」

徐光祖頷首道：「曾有個耳聞。」

「可知此人的來龍去脈？」

「一無所知。」

「那麼，假如徐朋友的臉也換一種顏面，是否同樣也可以瞞天過海，掩人耳目？」

「應該可以，但身在荒野，缺乏原料，可能很難辦。」

小丁展目四下一望，道：「不難，可以就地取材，眼前就有現成的材料可用。」

徐光祖道：「小俠打算將在下變成甚麼模樣？」

「紅面俠。」

「紅面俠？」

「不錯，紅面俠，只要將前面土堆上的紅土塗在臉上，立刻就可以變成紅面俠。」

徐光祖沒有言語，立即付諸行動，在小丁的協助下，沒多久便大功告成，將臉塗紅。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方中天與丁小等救出江大姐，將她護送至上海，請醫療傷。方中天在上海閒逛，無意中在一座豪華洋樓前，見到汪玉人騎馬而至，居然還是此樓的主人。好奇心驅使，方中天便在附近租間房，夜闌之際悄悄窺探，萬料不到，操縱生殺大權的快活幫幫主汪玉人，竟會跪在一個大漢膝下，變成逆來順受、溫柔可憐的小女人……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揭開小青失踪謎　驅逐娃娃不肖子

方中天只一走上台階，他便看到兩個大漢在門邊，兩個大漢是送客人的，只不過其中一人一瞪眼，因為只有他才認識方中天。

這個人正是先施賭坊的大老闆。

這老闆的身子壯，滿面紅光厚嘴唇，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一雙大手似蒲扇。

老闆忽然往後面走，方中天搖搖晃晃的跟上去。

老闆一直走過二道院，有個圓形門出現，方中天已怔了一下，因為這圓形門的後面不能隨便進去的。

老闆已進了圓門，那裡面是個小花園，左面兩間精緻的雅房，有兩個侍女在門邊站着。

那老闆到了門口便停下了。

「幫主，方中天來了。」

門內儷影一現，汪玉人已出現了。

方中天一見，彎腰施禮，道：「幫主！」

汪玉人頓了一下，道：「進來吧！」

方中天舉步走進門，啊，屋子裡香水味好誘人，不由得聳動一下鼻子。

汪玉人沒叫老闆進去，那老闆只有站在門外邊。

汪玉人指着一張椅子，道：「你去了杭州灣？」

方中天道：「是的！」

「去救一個老太婆？」

「是的！」

「那老太婆對你很重要了？」

「是的！」

「如何重要？」

「小時候她曾收留我，待我如母。」

「就為了這個？」

方中天道：「我奉命刺殺白長江，江大姐為我操刀，她也為我出點子，所以……」

汪玉人道：「老太太傷得很重嗎？」

方中天道：「我把幫主送我的銀子為江大姐治傷。」

汪玉人道：「你已經看到錢唐被殺之事了？」

方中天道：「席人鳳很會把握機會，他出刀也高絕。」

汪玉人道：「就為了這件事，你快回去吧，我命阿紅在你那兒等你回去了。」

方中天全身一熱，他雙目也一亮。

這光景汪玉人當然也看到了，而且也微微笑了。

汪玉人的手段是妙的，她很會控制她的人。

＊　＊　＊

一頓之後，方中天道：「幫主，我很快回去，只不過尚要為江大姐辦一件事，完了立刻回去。」

汪玉人道：「什麼事比與阿紅在一起更重要？」

方中天道：「幫主，我深愛阿紅，此生不渝，只不過我却一定要為江大姐把事辦好，否則我有何顏走江湖。」

汪玉人道：「眞的那麼重要？」

方中天道：「是的，幫主，江大姐有子不肖啊，她老來生活坎坷呀！」

汪玉人道：「這樣的事情為何不交給錢通去辦？」

老闆的名字就叫錢通，他長得矮而胖像個笑彌勒，但方中天不會指望他的。

他對汪玉人道：「幫主，我的事從不想假手他人，幫主，我很快會回去的。」

汪玉人頓了一下，道：「需多久？」

方中天道：「也許幾個時辰。」

汪玉人忽然笑笑，道：「我沒忘記你有半個月的空閒時間，也好，你盡快回去吧。」

方中天要退出，汪玉人却對門口呼叫了。

「錢通！」

矮壯的錢通立刻當門而立，道：「幫主，妳吩咐！」

汪玉人道：「取一千両銀子交給方中天，他若有什麼需要，你全力支助！」

錢通忙應道：「是，屬下這就去辦。」

他對方中天又道：「方賢弟，請！」

方中天低頭往外走，他心中却想着昨夜的事。

昨夜他發現幫主同一個高大的漢子在床上的那模樣，不由得全身熱血沸騰。

汪玉人以一幫之主，她怎麼在床上會受到那大漢的虐待，那是不仁道的虐待呀！

方中天走到門外了，他又回頭對汪玉人一禮，道：「幫主，屬下告退。」

汪玉人不回答，她只揮揮手。

＊　＊　＊

方中天剛走到前廳，矮胖的錢通已迎上來了。

錢通那肥大的右手往方中天的手中送過去，他交給方中天一把銀票。

方中天不用看那是一分也少不了的一千両銀票，他淡淡的一笑，便塞入懷中了。

錢通手一伸道：「我送方賢弟……」

方中天道：「你去忙吧，我要在你這裡找一個人。」

錢通怔了一下，道：「找人？」

方中天道：「找一個年輕人。」

「多大年紀？」

「十七八歲那麼大。」

錢通道：「你認識？」

「我不認識……」

錢通吃吃笑道：「不認識怎麼找？」

方中天道：「今日以前不認識，只見過一次面。」

錢通道：「似這樣年紀的人大概口袋裡銀子不會多，左廂中押單雙，右廂中擲骰子，賭天九那是大場面，左道院的麻將更不用說，他是不夠格的。」

他手一讓，道：「去看押單雙的地方。」

方中天跟在錢通後面走，左廂房三大間，押單雙掀寶蓋的有三大桌。

三大桌圍了四、五十個押寶的人，只見黑漆大桌上中間放了一根亮晶晶的小銅棍，棍兩邊寫的是單與雙，這時候押單雙的人正紛紛在押注了，仔細看一個個均是聰明樣，他們誰也不會承認自己是笨蛋。

有一桌是搖寶的，莊家把骰子三顆放在一個玉盆中舉得高高的搖，然後又輕輕的放桌上。

還有一點最熱鬧，有人大叫么二三，也有呼叫四五六，四粒骰子擲在大銅碗之後，有人笑有人罵，有人拍桌子瞪眼罵他娘。

為什麼罵他娘？錢變成別人的了當然罵！

＊　＊　＊

錢通陪着方中天，他一共看了兩間房，只不過就是不見那小子。

錢通吃吃一笑，道：「怕是輸光早走了。」

方中天道：「右邊廂也看看。」

錢通道：「我以為別看了，右廂是大賭，一翻兩瞪眼的牌九呀。」

方中天道：「你如果忙就請便。」

錢通立刻笑了。

他是不會也不願更不敢得罪方中天的，快活幫的大殺手，他一個也不願惹。

老實話說一句，如果方中天願意留下來同錢通一桌喝一杯，錢通會高興得嘴已咧到脖子後。

方中天從來不在先施賭坊多逗留，他寧願一個人靜靜的站在西山坡上看日出。

方中天如果不是為了江大姐，錢通便是用八抬大轎也不能把他抬來。

＊　＊　＊

一聽方中天的口胳，錢通一個勁的只搖雙手，道：「我親愛的方賢弟，就算再是忙也要陪你找一遍，你千萬別以為我不耐……」

方中天面無表情，他只是往右

面廂房中走着。

遠遠的他便聽得廂房中大吼聲此起彼落。

「金四銀五板櫈腿呀！」

「老七老八快來呀！」

「九姑娘打着燈籠找情郎了！」

「啊！四顆金豆好威風！」

那吼叫聲就如同菜市場一般，煙霧彌漫中黑壓壓的盡是人頭。

錢通當先站在門崁上，他指着屋內五張桌，道：「我親愛的方賢弟，你仔細的瞧吧！」

方中天當然瞧，而且瞧得很仔細。

他一邊瞧一邊看牌桌，果然下注的大半是銀元寶，這些人有了元寶不知足，還想多多的要，以元寶生元寶，最後是一個也沒有了。

就在方中天看到最裡頭一張桌的時候，啊，有個年輕人站在板櫈上，他的手上有銀子，好像十多兩……

方中天對錢通道：「那個年輕人你知道嗎？」

錢通仔細看，不由得吃吃笑了。

他笑得帶那麼一點神秘，方中天一看便知道。

錢通的肥手一把拉過方中天，道：「那個小子是個禍精呀，嘿……他是個……哦……散財童子呀！」

方中天一怔，道：「怎麼說？」

錢通道：「方賢弟，你莫非找他？」

方中天心中已想到一件事，那就是錢通爲什麼對這娃娃特別有印象。

心念間，他淡淡一笑，道：「你知道他些什麼？」

錢通道：「大概是三、四年前……唔……兩三年前……也許……」

他搬起指頭來算年月，方中天道：「不必那麼詳盡，你只說說就行了。」

錢通道：「就算是三年多前吧，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天天往我這兒跑，他還賭大的，大把銀子好像他隨便地上撿的一樣，只一下注便是十兩八兩的，有一回他賭得大，手氣差又輸光了，就在那時候，啊，這小子有個好標緻的姐姐找來了，那姑娘眞好看，芍藥牡丹幽谷裡的蘭，說多美有多美……」

方中天道：「後來呢？」

方中天暗中咬牙打哆嗦了……

錢通可沒看見，他還以爲方中天在想美姑娘了。

他又粗聲的道：「那姑娘找來勸，這小子就是不聽勸，他還要求她姐姐再給他幾個錢，他說賭光了以後再也不賭了，他叫他姐姐在門外等着他，因爲賭坊裡不許有姑娘呀……」他頓了一下又吃吃笑了。「姑娘無奈只好答應，這件事被幫主看到了，方賢弟，幫主也看中那姑娘了。」

他此言一出，方中天幾乎跳起來了。

「怎麼，幫主看到了？」

「是呀，當場幫主交代再給那小子五百兩，並着人把姑娘請到院去，這以後……」

錢通吃吃笑了。

方中天的面色也變了，鐵青着臉走過去，狠狠的站在那年輕娃娃的後面。

誰也沒聽到方中天說些什麼話，但娃娃，正是江大姐的義子，却面色鐵青的回過頭。

娃娃不賭了，他把手上銀子揣進懷裡便匆匆的往外面走去，方中天就跟在他後面。

錢通楞住了，因爲方中天的模樣是要殺人了。

錢通打橫攔，道：「方賢弟，你……」

笑笑，方中天道：「幫主如問，就說我回西山去了，再見。」

眞乾脆，方中天就這麼的大步走了。

＊　＊　＊

上海那石子舖的馬路上，前面的娃娃走得急，方中天後面跟得也不慢，這二人一前一後到了黃浦江岸邊上，娃娃四下裡在看……

「咦！我姐呢？」

「找你姐嗎？」

娃娃回頭看看方中天，道：「咦，你是誰？」

方中天道：「我就是告訴你，叫你來此會見你姐的那個人呀！」

娃娃道：「我姐呢？」

「你很想見見你姐？」

「當然！」

「爲什麼？」

「因爲我知道我姐發了，她一定很有銀子，那日我姐離我而去，她去享福了，因爲有人送了我五百兩銀子呀。」

方中天道：「你姐是發財了，娃兒！」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

「我還知道你是江大姐收養的。」

「你是誰？」

方中天咬牙了，他咬牙咯咯響，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你他娘不是江大姐生的，壓根兒不懂什麼是仁義。」

他忽然暴伸手，抓得娃娃雙脚也離了地。

「你是誰，你想幹什麼？」

方中天的手指頭指在娃娃的鼻尖上，他狠叱道：「他娘的皮，你怎麼不想想，當年你若不是江大姐收留你，你怕是今天還滾在街角是

個小叫化，你被江大姐帶回家，那是你小子的福氣，從此跟在江大姐身邊，你永遠也餓不着，不料你這小子恩將仇報，把江大姐的積蓄全部送到賭桌上，你更可惡的是你的義姐江小青，他爲你這小畜牲而把身子也賣給別人了，他娘的，方大爺越說心頭越是恨，對付你這無情無義的人，方大爺有的是手段……」

娃娃一聽吃一驚，怎麼從來沒見過這個人？

那方中天一口氣罵了個痛快，提起娃娃猛一拋。

「嘩啦」一聲水響，娃娃已被方中天拋在黃浦江裡了。

「救命呀！」

黃浦江中有人落水，當然有小舟前去救，很快的便把娃娃救上岸，不料方中天提起娃娃就走。

娃娃大聲呼叫：「救命呀！」

岸上是有人，也有人似乎認得娃娃，可是就是沒人上前出手救。

有人還冷笑，道：「這小王八旦就知道賭錢。」

「不是江大姐義子嗎，又欠人賭錢不還了！」

「他娘的皮，這樣的小子死幾個最好不過，江大姐早被這小子掏空了。」

幾個人七嘴八舌地說，就是沒人上前救。

方中天提着娃娃往前走，前面是個堤岸，岸邊有幾棵樹，但人少多了。

方中天提着娃娃走到堤邊上，他手一壓便把娃娃又壓在江邊水裡了。

他是眞要把娃娃淹死了。

只聽得娃娃在水中發出「咕嚕」響聲，水泡之後沒動靜，方中天忽然提上水面來，那娃娃「媽」的一聲叫，方中天又把娃娃壓按在水中。

如此三番又兩次，淹得娃娃直瞪眼。

方中天咬牙，道：「今天淹死你個王八蛋。」

「別再淹……哦……哇……」

娃娃哭了，他雙手抱緊方中天的右臂，道：「求你，別淹死我……」

方中天右臂一甩間，娃娃就如同一條魚被方中天摔在堤岸下。

「哦……痛喲！」

方中天一個箭步撲過去，右臂出刀如飛焰激流，只見冷芒電閃，空中發出「咻」聲相連，娃娃的一身衣褲已片片的飄落下來了。

眞玄，娃娃的身上沒流血，但却也把這小子嚇得瞪眼打哆嗦。

娃娃跪在地上了。

方中天露了這手刀法，娃娃就知道要完蛋。

方中天指頭戳在娃娃的頂門上，叱道：「去妳娘的，你以後不許再去找江大姐，你就這副模樣街上討飯吃去，如果你敢再去找江大姐，小心我把你碎成片片丟到黃浦江中餵王八……」

「轟！」

方中天一脚踢，娃娃像個皮球似的滾出五丈外。

「啊……唷……」

娃娃哭着站起來，方中天已走遠了。

＊　＊　＊

方中天走了，他氣忿忿的走地有聲。

他走向江大姐住的地方，因爲他如果以他的作風，娃娃今天非死不可。

方中天總得要把事情向江大姐作個交代，所以他轉而又去了江大姐的地方。

＊　＊　＊

有一股桂花香味自江大姐的房中飄出來，方中天却也不在意，他大步的走進門。

丁八在、文娟在，當然江大姐仍然斜躺在床上，只不過江大姐身邊却又坐了一個美嬌娘。

方中天剛進去，文娟已站起來笑了。

「喲，你可回來了，害我們小玉妹子等你等得好苦呀！」

江大姐拍拍身邊姑娘，道：「小玉，他叫方中天，妳會喜歡他的。」

方中天怔了一下，對江大姐道：「江大姐，妳在同我玩眞的呀？」

江大姐道：「這種事大姐會同你開玩笑？」

她招招手，又道：「過來，過來見見小玉姑娘呀，傻兄弟。」

方中天想說他把娃娃打走的事，他並不想找姑娘。

乾乾一笑，方中天道：「大姐，妳在逼我上梁山了！」

江大姐吃吃一笑，道：「小方，你何不說大姐要你上刀山下油鍋呀！」

小玉這時微抬頭，美眸瞟向方中天，果然有一種楚楚動人心，淺笑攝人魂的味道，只可惜方中天不愛這一型的姑娘。

雖然如此，方中天仍然走到江大姐床前，笑道：「好像我得接受江大姐的安排了？」

江大姐道：「我知道你的愛好是什麼，去吧，帶小玉去逛逛，你會喜歡她的。」

方中天轉而看小玉，他發覺小玉的眸芒有火焰，心中不由一緊。

「小玉姑娘，江大姐與文娟大姐的撮合，我們大概不好謝絕吧！」

小玉忽然低下頭了，她撫弄着衣角。

方中天哈哈一笑，道：「小玉姑娘，我們找個地方去談談，好嗎？」

小玉起身了，這表示她願意。

文娟笑呵呵的送二人到門口，她忽然拉住方中天，在方中天的耳邊嘀咕着：「小方，她還是頭一次，你可是老江湖，有幾句話你聽清……」

方中天回答得也低聲，道：「什麼事？」

文娟神秘一笑，低聲道：「上馬之前多安慰，下馬之後叫寶貝，方爺呀，她的性子烈，你要多擔待！」

方中天哈哈笑了。

方中天並未摟着小玉姑娘走，因爲那年頭男女走路有距離，太太跟在丈夫後面走，有禮數保持三步遠。

小玉便是跟在方中天的身後三步遠，方中天很想與小玉一同走，他幾次回頭未開口，那小玉只要看到方中天回頭看她，便立刻低下了頭。

兩個人走路不快也不慢，方中天一路走到永安大客棧，方中天踏進永安客棧大門，門裡面的李老闆一瞪眼，因爲李老闆發現方中天帶了個姑娘在後邊。

方中天淡淡的對李老闆，道：「弄間乾淨房間……」

李老闆當然知道方中天，因爲他們都是快活幫的人，而方中天在快活幫地位高，他要開房間當然有。

李老闆半帶驚訝的道：「方爺你……」

他邊問邊帶方中天往後院走，那小玉一直含情脈脈的跟在方中天的後面。

李老闆道：「方爺，今天過午，幫主騎馬回去了，你不回去？」

方中天道：「我還有四、五天玩。」

他被允諾玩上半個月，但他這頭十天却完全爲江大姐的事犧牲掉了。

他一些也不抱怨，他反而愉快，因爲他把江大姐身邊的娃娃趕走了。

方中天相信娃娃不敢再回去了，江大姐如果身邊少了這個害人精，江大姐應該不會很痛心。

方中天更知道，江小青失踪，那才眞的令江大姐心痛不已的事。

此刻，李老闆把正中一間十分舒適的房間打開來，裡面的一切均是上等傢俱，客地此處宛如回到自己家裡一般滿意。

方中天似乎住過這裡，他對李老闆道：「茶水點心揀好的送上來，有事我再叫你。」

侍候方中天那得李老闆親自動手，這也是汪玉人對門下人的規定。

不旋踵間，李老闆已把一應吃用的全送來了，還端了大盆熱水放一邊。

方中天一笑，他把房門關上了。

回過頭，只見小玉正低頭看她的足尖，一副惹人產生奇想的模樣。

方中天的心坦蕩，因爲他心中沒有小玉……

方中天的心中只有阿紅一個人，除了阿紅，天底下沒有方中天再喜歡的女人。

心中有了阿紅，當然塞不下小玉，方中天十分爽朗的對桌邊的小玉，道：「小玉姑娘，這兒的老闆我很熟，妳看這點心均是蘇杭名點，來來，快吃些。」

小玉不伸手，方中天取了些送到小玉面前。

只這麼個動作，方中天心中就彆扭，因爲阿紅不會這個樣，阿紅吃東西是粗手粗脚的大口吃，阿紅也不裝模作樣，想怎麼樣便怎麼樣，方中天便是喜歡這種野性的姑娘。

方中天每樣點心都送給小玉吃，小玉也取了一些隨便的嚐一下，她低聲的「謝謝！」

方中天總是一笑。

他笑得十分不自然，因爲他有着哄小女孩的味道。

小玉吃過點心喝過茶，心想下一步該要怎樣呀？

不料方中天喝了幾口茶之後，他開口了。

「小玉姑娘，妳家在上海？」

「住在徐家匯。」

「本地人吶……」

「嗯！」

「家裡還有什麼人？」

「爹娘與一個小弟。」

「人口簡單，只不過那文娟大姐她……」

小玉道：「我娘的姐妹……」

「喲，原來是妳阿姨呀！」

「親阿姨。」

方中天心中一怔，怎麼還有這樣的阿姨？

其實他怎麼會知道，江大姐把方中天介紹給文娟之後，文娟就知道方中天不簡單，姑娘嫁給這樣的男人，那以後的日子吃香喝辣。

肥水不落外人田，文娟便把小玉領來了。

方中天還以爲玩玩算了，如今一聽之下，他更不起勁了，因爲他心中還有一個阿紅。」

文娟不知道方中天已有了阿紅，而江大姐也只知道方中天對女人

的看法不一樣，但不知到底什麼地方不一樣，所以她曾答應爲方中天找上好女人，任方中天去選擇。

* * *

方中天自懷中取出一張百兩銀票推到小玉的面前，他甚爲誠懇的道：「小玉姑娘，我這裡送妳白銀一百兩，妳拿着趕快回家去，我還有要事需趕回去了。」

他把銀票在桌上推着，雙目溫和的看向端坐着的小玉姑娘。

小玉姑娘突然抬起頭，她的雙目似野貓。

那麼美的一雙眸子，突然間如此凌厲的迫人，倒令方中天吃一驚。

這世上許多美貌的女人，當她們忿怒的時候，總是有一種陰森森的氣色，那是令男人退怯的。

但方中天只不過一怔，他微微笑了。

小玉不笑，她抓起那張銀票，狠狠的拋向方中天，她還在咬牙……

「妳怎麼生氣了？」

「你……」

「我是一番好意呀！」

「去你的好意，我恨你！」

方中天不由伸手去拉小玉，而小玉……

小玉忽然抓起方中天的手臂送到口中用力咬。

方中天的眼睛睜大了。

他不把手收回來，反而送另外一手，小玉却用手去抓……

方中天忽然抱緊小玉，道：「妳好野……」

小玉被抱，她也抱，然後她張口去咬方中天的脖子、臉，甚至肩頭……

這些動作，立刻令方中天把小玉當成他的阿紅了。

阿紅就是這些粗野的動作，方中天相當愉快。

他現在愉快了，雙臂用力抱起小玉，便往床上走去。

小玉依然又抓又咬，而方中天却用力的把小玉拋在床上了，就如同他拋阿紅一樣。

小玉伸手去扯方中天的衣衫，她眞的像個野貓，不，應該說她像個花豹。

方中天忘了文娟臨來的囑咐，文娟叫他多安慰、多體貼、多關懷……

方中天如果不想同小玉上床，他是關懷的，但當小玉動了「粗」，方中天便慾火升起來了。

方中天伸手了，他左手按住小玉，右手去扯她的衣裙，小玉的身子用力扭，她還伸腿踢，只不過她越踢方中天越是高興。

方中天就是喜歡女人對他這樣子，而小玉……

小玉在扭動了一陣之後，她累了，雖然累，但她仍然用口咬住方中天的肩頭不鬆口。

方中天被咬得似乎出血了，他伸手去揍小玉，而且打得「叭叭」響。

然後，方中天也咬，他抓起小玉那美妙的尖峯咬上去，而且還拉扯着。

小玉低呼着全身顫抖了。

「你……壞……」

「我壞……我不是好人……妳……好凶……」

「你……不怕我把你咬死……」

「咬死我吧！」

小玉一邊咬一邊抓，啊，方中天又找到知己了。

小玉好像眞的累極了，她直喘息。

方中天動作慢慢的粗野了，他好像把對付阿紅的動作全部使出來了。

小玉發出貓叫聲，那種貓叫春的樣子是凄厲的，也是令人吃驚的。

於是客房中的呼吸聲壓過了說話聲，床上的動作似乎不那麼粗野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房中一切靜下來了。

而且房中好像兩人睡着了。

就在這時候，突聞方中天一聲驚呼！

「啊……你……」

小玉似乎忿怒的一掌打在方中天的臉上，叱道：「都是你……」

方中天哈哈一笑，道：「妳眞的是處女呀，唔……文娟她叫我對妳多加安慰吶！」

小玉叱道：「少來，我不喜歡男人婆婆媽媽……」

方中天道：「我知道，妳喜歡粗獷大膽的男人，就如同我這樣的男人。」

「叭！」小玉又是一巴掌，方中天立刻下床了。

小玉也隨着下床了。

小玉便也變了，她爲方中天整衣服，又爲方中天把頭上的亂髮加以整理，她又變得宛如小婦人侍候她的丈夫似的那麼溫柔。

方中天愉快了，他摟緊小玉用力吻……

小玉回吻，這表示二人都滿意了。

小玉把床上的鮮血抹乾淨，她忽然舉着抹血的布對方中天，道：

「小方哥……你看……」

方中天道：「我很滿意。」

小玉道：「你不會負我吧？」

「當然不會！」

小玉拋去血布，咬咬牙冷笑，道：「你若負我，我一定會殺了你的。」

方中天心中一怔，但旋即笑笑，道：「愛妳此生不渝，小玉妹，妳放心啦！」

小玉把身上整理以後，她對方中天白了幾眼，道：「你看，把我衣裙弄成這樣……」

方中天道：「我的也不全呀！」於是兩人相互間哈哈笑了……

有人也許會問，天下還有這樣的怪人呀？

當然有，天下奇聞一大堆，別人喜好，又干卿何事……

＊　＊　＊

眞高興，這眞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高興，方中天絕對想不到，那麼文靜的小玉，到了床上會變得凶殘無比……

方中天更想不到，小玉還是個處女，她把身子交在方中天的手中了。

方中天當然很感動，他已愛上小玉了！

＊　＊　＊

方中天又走在前面了，小玉姑娘跟在後邊，二人仍然相距三步遠。

方中天幾次伸手去拉小玉，小玉却低頭又搖頭，而且面色也帶紅。

這二人緩緩的走到江大姐的屋子裡，只見江大姐與文娟、丁八三個人在喝老酒了。

那文娟一見方中天與小玉走回來，她瞪大了眼……

江大姐也瞪大了眼。

文娟沉聲，道：「怎麼了，你們打架了？」

文娟邊說，邊雙手去按在小玉的兩肩上。

「啊……」

小玉肩頭一痛，因爲方中天也咬了她。

方中天的面皮脖子也受了傷，只不過他仍然哈哈笑……

文娟却叱道：「方爺，臨去我是怎麼囑咐你，你怎麼狠心把小玉姪女打得如此慘了？」

小玉却低下了頭，她還斜目看方中天。

方中天苦笑了。

江大姐却笑了，道：「小方，你喜不喜歡，江大姐再爲你找，別出手就打人呀！」

丁八道：「我不信方爺會打女人，一千個不信。」

文娟叱道：「丁八，你是瞎子呀，你看小玉的這些傷，還有她的衣裙也破了。」

丁八也答不上來，看看方中天。

方中天自懷中把銀票摸出一大把，他對江大姐道：「江大姐，小玉以後住在妳這裡，她代我侍候妳，她……」

方中天伸手，他拉過小玉，而小玉却低下了頭。

方中天愉快的笑了，道：「小玉這一輩子跟着我了，她一定會很幸福的。」

這是他的保証，但文娟吃驚了。

江大姐也吃驚的道：「你們，這是怎麼了？」

方中天把銀票塞在江大姐手中，道：「爲小玉做幾套衣裙，江大姐，一切拜託妳了！」

文娟的眼也睜大了。

方中天不能就此一走了之，有件事情他必須向江大姐說明白，他把娃娃打跑了，這件事他原本不打算說出來，但這件事却牽涉到江小青。

江小青乃江大姐親生的女兒，江大姐一生就這麼一個親骨肉，這對一個江湖行的女人而言，江小青就是她的命，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江大姐原來沒有那麼蒼老，她的年紀與文娟差不多，但江大姐看上去比文娟至少大十歲，無他，思念她的寶貝女兒之故。

如今，方中天似乎已知道這件事了，他得把事情說出來，叫江大姐悲更悲，喜加喜！

方中天命丁八好生叫了一桌酒席，說是請文娟與江大姐幾人吃一頓，實際上他就是爲了江小青的事。

方中天舉杯邀大伙乾杯，他殷勤的勸大伙多吃菜，這兩天江大姐的傷也好多了，可以下床走動了。

酒酣耳熱之際，方中天伸手拉住江大姐了。

江大姐却叱道：「小方，喝醉了？」

「我清醒……」

「清醒爲何拉我手？」

「因爲我太清醒呀！」

江大姐指指方中天身邊的小玉，道：「小方，你應該去拉小玉手呀！」

方中天笑哈哈的道：「小玉已是我的人了。」

「所以你才應該拉她呀！」

方中天道：「江大姐，拉妳是有一件大事對妳講，妳聽了千萬得要沉住氣。」

江大姐吃一驚，道：「什麼事如此嚴重？」

方中天道：「江大姐，我把娃娃打跑了，他再也不敢回來向妳伸手要銀子了。」

江大姐猛一怔，她半天開不了口。

丁八道：「那王八蛋，不是東西，他搶去江大姐一張銀票便跑去賭坊了。」

文娟道：「不成材的禍精！」

江大姐却落淚了。

方中天一看，道：「好孩子幫人養，壞孩子趕出堂，江大姐，我知妳下不了手，我下得了手。」

江大姐拭淚，道：「你多事呀！」

方中天道：「爲了江大姐，我甘願出手。」

江大姐道：「十歲起養他到今天，念念不忘他成龍，天爺呀，偏就是個惹禍精。」

她狠狠的喝了一大杯酒，又道：「實指望老來有照應，可是天公弄人吶，我的小青也失踪了，我眞的命中註定老來貧。」

方中天道：「妳在埋怨我把娃娃趕走了？」

江大姐道：「他還是個娃娃呀！」

方中天道：「江大姐，那小子不是東西呀，妳知道小青怎麼失踪的？」

他此言一出江大姐伸手抓牢方中天的手，她吃驚的道：「你……小方，你是怎麼知道的？你在說什麼？你在什麼地方聽到有關小青的事？」

她這麼一急之下，連問了幾個問題。

方中天輕輕拍拍江大姐，道：「江大姐，妳千萬別激動，這件事由我爲妳擔綱了。」

江大姐道：「我要知道小青是怎麼失踪的？」

方中天不能把快活幫幫主汪玉人說出來，他心中琢磨了一下，道：「江大姐，事情先告訴妳一個大概，那可惡的娃娃去賭場，他輸了銀子，正巧小青去勸他別賭了，但娃娃不聽，小青在那時候遇上一個很有勢力也有銀子的人，出了五百兩銀子送給娃娃，小青便被人帶去了。」

江大姐沉聲道：「小青不是孩子，她會被誰帶走？」

文娟一旁開口了，她怒道：「誰這麼大膽呀？」

丁八咬牙，道：「方爺，你告訴我，我去找這有錢有勢的人理論去。」

澀澀一笑，方中天道：「帶走小青的方法很多，只不過我都不知道人家用的什麼手段。」

江大姐道：「娃娃爲什麼不對我說呀？」

方中天道：「那小子賭迷了，他還管小青嗎？」

江大姐道：「我也命娃娃去找小青，往日的弟兄們都出力，就是無人知道，娃娃每一次都搖頭。」

方中天道：「江大姐，事情算是有眉目了，妳等着，早晚我把妳的小青找回來。」

江大姐嘆口氣，道：「這娃兒，我算白疼他七八年，他害得我江青好苦啊！」

方中天道：「所以我也整了他，江大姐，妳以後過日子清靜多了。」

丁八道：「那小子再來，我丁八殺了他。」

江大姐道：「趕走也就算了。」

＊　＊　＊

方中天要走了，他這一回拉住小玉的手，精神也大了，眼睛也紅了，如果不是地方不對勁，說不定二人互拉扯着「互打」起來……

「小玉，妳以後就陪江大姐住在一起，過日子我少不了妳們的花用。」

小玉道：「你要走了？」

方中天道：「非走不可！」

小玉道：「怎麼說？」

方中天道：「身不由己呀！」

只這麼簡單幾句話，方中天手一鬆，人已往屋外便走，他走得很快，霎時已不見了。

江大姐伸雙臂攔住丁八與文娟，她淡淡的道：「叫他走吧，他乃江湖中的神龍，我知道他的職業很無奈……」

她又拉過小玉，道：「小玉呀，妳以後是小方的人了，江湖上不講細節，江湖上粗枝大葉，只不過妳放心，小方不是負心的人……」

小玉低頭了，她變得溫柔極了，那當然，江大姐永遠也不知道小玉在床上的動作有多狂……

＊　＊　＊

席人鳳從杭州灣奔回他住的東山坡前的時候，天已經是二更天了。

「八臂快刀」席人鳳剛走過山坡前的彎道，忽見山坡頂上一條白色人影，他抬頭，一輪半寒月快爬升上天空了。

爲什麼是「半寒月」？那是因爲此刻天已寒，但席人鳳發覺山坡上的白影，他愉快了。

席人鳳長嘯一聲雙臂箕張，全身拔地而起直往山坡上面飛奔去。

「我的心肝呀，我來了……」

山坡上的白影也把兩臂伸出來了。

「哦……我的人鳳回來了，太好了……」

白影直往山坡下飛撲，那光景就如同一對分離很久的夫妻，一旦會面的樣子。

他們才分別數日呀，兩個人就那麼迫不及待了。

＊　＊　＊

席人鳳那麼關愛的摟抱住白衣人了，那白衣人當然是他的阿月。

阿月的這一身潔白衣裙就如同天上月亮似的，她有一股子聖潔的味道。

席人鳳已關愛備至的道：「我的月，妳會受風寒的呀，外面這麼

涼。」

阿月先是柔順的吻吻席人鳳，道：「我不怕涼，我在等你呀，我只一想到你，心中便火一樣的燃燒起來，什麼冷呀涼的便也不覺得了。」

席人鳳右手托起阿月的下巴，道：「讓我看看我的月，這幾日怎麼樣了。」

阿月抬頭閉眼，似乎十分幽怨的道：「人鳳，你的阿月好想你唷！」

席人鳳立刻感動的輕吻着阿月，就在這月光之下，席人鳳指着月亮，道：「天上有明月，地上有阿月，兩月互爭艷，阿月呀，但願天長地久，我二人共嬋娟。」

阿月道：「這話你已說了無數遍，人鳳，我却永遠聽不厭。」

她把嬌軀貼得更緊了，那香氣迷人的秀髮盡在席人鳳的下巴與胸前磨蹭着，而席人鳳……

席人鳳已陶醉了……

他慢慢的托抱起阿月，口中輕聲道：「妳一定很累了，我不要妳走回去，讓我抱妳回屋裡。」

阿月道：「你更累呀，你出了遠門，又把事情辦得很圓滿，我怎忍心叫我的人鳳爲我太勞累……」

席人鳳道：「天涼吶，阿月，就讓我抱妳回去吧，我喜歡抱妳呀！」

阿月不堅持了。

她把一臂勾住席人鳳的肩頭，小鳥依人似的坐在席人鳳的臂彎裡了。

她是那麼的嬌柔，一副不勝嬌羞的樣子，在席人鳳的耳邊道：「外面眞的涼了，人鳳，你回來眞好，我又可以睡在你那溫暖的臂彎裡了。」

席人鳳道：「且讓我們愉快的共入夢鄉吧，阿月！」

阿月撒嬌的「嗯」着……

席人鳳愉快了。

＊ ＊ ＊

小圓桌上擺着小菜，酒也熱了，阿月坐在席人鳳身邊，她小心的侍候着席人鳳。

「你一定餓了，我爲你準備你平日最喜歡吃的。」

「妳做的東西我都喜歡。」

「你眞的叫我喜歡，人鳳呀，有時候我在想，世上如果沒有你，我不知怎麼活下去。」

席人鳳道：「阿月，這些話也是我要說的呀！」

兩個人碰酒杯，光景就像是花燭洞房夜，一對新人弄情調似的那麼甜蜜。

＊ ＊ ＊

此刻，小煤油燈移進睡房中了……

阿月更把睡房的門也關上了，她回身對席人鳳含情無限的笑着。

席人鳳坐在床沿上，他伸手：「來，我的月兒，妳眞的是女人中的女人呀！」

阿月笑了。

「難不成還有女人中的男人？」

「有，我知道有，這世上有許多女人中的男人，哈哈哈……」

他一共笑了三聲，又道：「這世上也有男人中的男人，更有男人中的女人。」

阿月吃吃的笑了。

「我的人鳳，你屬於什麼樣的男人呀！」

席人鳳道：「我是阿月喜歡的男人，哈……」

阿月很快的投入席人鳳的懷裡了。

＊ ＊ ＊

阿月爲席人鳳寬衣解帶，侍候着把席人鳳送進被窩裡，她便也寬衣脫裙，不時的用美眸瞟一下席人鳳。

當阿月的衣裙脫盡，席人鳳已撐起被子一角，阿月便像一條魚兒似的滑進被子裡去了。

好舒服，也愉快，席人鳳閉上雙目在享受着。

他享受着阿月在被下爲他作全身推壓與捏拿。

那張被子，從外面看是在游動着，席人鳳不時的發出快樂的一笑，那是阿月捏到他好笑的地方了。

於是，二人的全身熱氣散發出來了。

於是，眞正愉悅兩性的動作便也在被子下面展開了。

天寒了，他們必須蓋着棉被，那種只見被子起伏的模樣比之看到光赤溜溜的男女二人，反而詩意多了。

＊ ＊ ＊

方中天孤獨的過了一天之後才回到西山他的小屋中，他果然發現他的阿紅在屋內正忙着。

阿紅也發現方中天了。

阿紅的反應是嚇人的，她一蹦五尺高，和身撲向方中天的懷中。

方中天不閃讓，他伸手抱緊了阿紅就張口咬。

他二人永遠把咬當成吻，二人也心中直覺的過癮。

就在一陣「抓咬」之後，阿紅立刻問道：「中天吶，原來你出門去了，難怪東升旭日無人看。」

笑笑，方中天道：「我有半月假期呀，這不是妳傳達的命令嗎？」

阿紅道：「你應該在屋子裡養精蓄銳準備再出擊呀！」

方中天道：「出去散散心比之悶在屋內更好。」

阿紅道：「你去了那裡？」

「上海！」

「上海本是個漁村，突然變得熱鬧起來了。」

方中天道：「天時、地理、洋人，所以熱鬧了。」

阿紅拖着方中天坐下來，用力搓着方中天的面頰，又笑問道：「你在上海看到了什麼稀奇古怪的事？」

方中天道：「要把戲玩狗的。」

「狗有什麼稀奇？」

方中天道：「我見那狗兒跳圈扮小醜，每做好一個節目，牠的主人便會給他一口滷牛肉，牛肉不多，只夠那狗兒塞塞牙縫，但狗兒却十分滿足的樣子，然後便是下一個節目的表演……」

他頓了一下，又道：「狗不表演了，那主人便把牠用繩子綁在一邊，拋給牠一根大骨頭。」

阿紅吃吃笑了。

方中天道：「妳，我的阿紅，妳笑了？」

阿紅笑呵呵的道：「中天呀，你怎麼不多想一下呀，你想想，如果狗主人盡餵狗吃牛肉，那狗吃飽之後就不會認眞的表演了呀！」

方中天道：「狗兒好悲哀呀！」

阿紅道：「這世上有幾條狗能吃上滷牛肉的？雖是那麼一點點，也算吃過牛肉了，你不見路邊餓死多少野狗呀，所以這些狗是幸運狗，也許……也許牠們聰明吧！」

方中天自言自語了。

「嗯，牠們聰明才有這機會，對，我的阿紅有見地，我太愉快了。」

他猛可裡托起阿紅便往內屋走去。

阿紅全身掙扎着，道：「中天，別急呀，你剛回來一身臭，洗個澡再吃個飽，然後快快樂樂的打一架呀！」

方中天哈哈笑了。

「都是妳，妳令我不能自己了。」

於是，方中天又把阿紅放下來了。

只見阿紅倩影閃動，眸光傳情，手腳俐落的爲方中天把熱水倒入木盆裡。

「砰！」屋門關上了，屋內的燈更亮了，阿紅把香水也洒入熱水中，道：「中天呀，脫衣了，我爲你換了新衣呀，你喜歡輕柔的長衫，我爲你買了兩件，洗完澡你試穿。」

方中天愉快的脫衣褲了。

方中天在內室洗着，他愉快的又問了。

他問的是剛才他說的「狗事」。

「我親愛的阿紅呀！」

「你快洗，我幫你洗，你要……」

「我突然覺得我與那條表演的狗差不多。」

阿紅吃的一笑，道：「你不是狗，你是我阿紅最熱愛的情郎呀！」

方中天嘴角一牽，道：「難道妳不覺得我就是一條狗嗎？」

阿紅道：「你爲什麼有這種想法？」

方中天道：「妳爲什麼不永遠的陪着我？」

楞了一下，阿紅道：「我很想，但我不能違背幫主，我還有其他的事要做。」

方中天道：「那麼，幫主就是馭狗的狗主人了。」

阿紅道：「別說這些，好嗎？」

她的眼圈有點紅，想是忍住哭。

方中天道：「阿紅，我只說出我的悲哀，而妳……」

阿紅道：「我！我豈不更悲哀，我變成那小塊的滷牛肉了，是嗎？牛肉一小塊一小塊的餵你吃。」

方中天一把拉過阿紅……

「嘩啦」一聲水花四濺，阿紅也跌入浴盆裡了。

阿紅不氣惱，反而哈哈笑，但當他看到方中天不笑，她便貼在方中天的胸前了。

方中天道：「阿紅，我們兩人都悲哀，眞的，我們都是可憐人吶。」

阿紅終於忍不住哭了。

她全身抽搐着，道：「中天，過去的那些日子，我以爲我們都是天下最快樂的人，但當你這麼一說，我覺得我們就是狗。」

方中天神情激動了。

他抱緊了阿紅的腰，道：「阿紅，我可以向妳打聽一個人嗎？」

阿紅心中一怔，但她還是應道：「中天，你去了一趟上海，你的茅塞頓開，學了不少見識呀！」

方中天道：「上海那地方不只是三敎九流臥虎藏龍之地，而且是個天下最大的大雜會地方。」

阿紅道：「你向我問什麼人呀？」

方中天道：「我知道妳們十二金釵均是幫主身邊的人，這件事與幫主有關。」

阿紅撐身而起，水漬滿頭，她抹了一把臉，道：「你說和幫主有關？」

方中天早就在回來的途中打定好主意了。

他一定要爲江大姐做些什麼，如果他要打聽江小青的下落，在快活幫中也只有問阿紅了。

方中天是個精明的殺手，他想了一個故事，那就是狗的故事，他果然打動阿紅的心了。至少他認爲已打動阿紅了！

（未完・六）

上文提要：青苗幫跟踪小余、燕、梁，在酒肆比大食，誘他中計，被擒，小余早知其計，任他們送至白雲手中，然後發難，一舉將白雲打傷，白雲傷後落入鄺海手中，他將白雲弄至殘廢，變成人狠，報復他毀容廢武功之恨。小余等三人在路上遇到秦純純，她將小梁作肉票，條件是要和小余親近，大閨女作出倒採花的勾當，美夢成眞，得償所願，醒來發現梁七跪在床前請罪……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客

救人狠義不容辭　挾人質提出條件

「請甚麼罪？」秦純純問道。

「昨夜我該死……已經和秦姑娘……」小梁道。

秦純純腦中「嗡」地一聲，差點暈過去。

她居然主動地和這個男人顛狂風流了一夜。

她忽然捂起面孔，不敢看小梁。

她不是怕看小梁，而是怕小梁看她，因爲她無地自容。

終於，她整好了衣衫下了床，道：「你現在死了是不是很甘心？一點也不會抱怨？」

小梁跪在地上低着頭道：「是的。」

「你是怎麼得手的？」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人自妳關我的小屋中救出我，且告訴我，他要爲我安排一件好事，要我儘情享受，就把我放在這床上……」

「是不是我去洗澡那段時間？」

「大概是吧！不久，妳回屋爲我脫了衣衫……」

「那個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隱隱看出他的身材奇矮。」

「奇矮？有多矮？」

「估計只有三尺多一點點……」

「三寸丁」高嘉！這老怪物爲何與我作對？秦純純道：「你玷汚了我的身體，我要殺了你，要不，還有個贖罪的方法。」

「甚……甚麼方法？」

「讓你去享受另一個女人。」

「誰？妳是不是指燕翎？」

「不錯，你去做了這件事，可以抵銷你的罪行。」

「不行，我絕對不幹！」

「難道你寧願死也不幹？」

「正是，第一，燕翎是余大俠的人，而我又敬佩余大俠，我怎麼可以？其次，我喜歡妳，敬愛妳，我和妳已有夫妻之實，絕對不再找第二個女人！」

「呸！你配嗎？」一口唾沫吐在小梁臉上。

小梁根本未去抹，却道：「我以爲，除了我的身手比妳差之外，任何一方面都不差，我是浙西一大富戶的獨生子，我讀過不少的書，而且我們還是書香門第，我的祖父作過知府……」

在盛怒之下，她當然不會重視這些。

當然，如她理智地思想一下，小梁的出身實在比她高出多多。

「你是說你甘願死也不做那件事？」

「對！寧願死在妳的手中，我一點也不抱怨，因爲我早就默默地喜歡妳了，只因我把妳當作余大俠的女人，所以把這份情感深深的埋藏在心底。」

「放屁！你不配！」

「秦姑娘，妳殺了我，我會死得其所。」

「你知不知道『三寸丁』高嘉爲何要來這一手？」

「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三寸丁』很佩服余大俠。」

「僅有這個理由就來這一手？」

「也許『三寸丁』前輩不忍余大俠背叛燕翎，而造成悲劇。」

秦純純此刻最不愛聽這類的話，突然揚手拍下。

小梁眞的只求一死。

原因是，他的確喜歡她，宿願已償，而且也問心有愧。

儘管不是他自己主動要做這件事的。

人影一閃，「啪」地一聲，來人接下她一掌。

事實上，她並不想殺他，只是想怒摑他幾個耳光。

這一掌勢均力敵，兩人同時退了一步。

果然，來人正是「三寸丁」高嘉。

秦純純如見深仇大敵，再次猛撲而上。

「三寸丁」以「滚膛刀」的功夫應付，顯然沾不到上風。

由此可見，秦純純大有來歷。

二十招之後，又來了一個「三寸丁」，竟是個女的。

這正是高嘉之妻，頗美，要不是生了個成年女人的面孔，看身材會以爲她只有五六歲光景。

兩個肉球並未亮兵器，好像在滚動飛舞。

他們繞着秦純純攻擊，秦純純接了三四十招，就有點不支了，「三寸丁」高嘉立喊收手。

高嘉道：「其實小梁能配得上妳，高某對他很清楚，他的家世、出身以及文事底子都比妳好。」

「好不好是我的事！」

「我們爲你們撮合也是一份好意！」

「一廂情願，可惡之至。『三寸丁』！我和你沒有完。」說着已穿窗而出。

小梁道：「兩位前輩，這件事弄砸了！」

「三寸丁」道：「沒有弄砸！」

「怎知沒有砸？」

「我剛才接她一掌，試出她用力不大，可見她剛才無意殺你，也就表示她對你有情。」

小梁道：「謝謝兩位前輩的好意，只不過她並不喜歡我。」

「不，這要一段時間，她才會改變態度。」

這工夫小余也來了。

小梁見了小余，更加無地自容。

原來是「三寸丁」夫妻二人以小梁李代桃僵，一來是撮合小梁，二來也等於救了小余的危機。

只要小余失身，他和燕翎就完了。

小余拍拍小梁的肩胛，道：「小梁，我知道你的心情。」

「余大俠，我眞慚愧！」

「你慚愧甚麼？你沒有錯，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東西而已。」

「她喜歡的是余大俠。」

「那是她的事，而且我事前對她說得很清楚，所以，她該感到慚愧，我知道她不是個淫娃，仍是在報復燕翎。」

「三寸丁」道：「小余說得不錯，小梁，你沒有錯。」

小梁道：「再遇上她，也許她仍會殺我。」

小余道：「你會怕嗎？」

小梁道：「我不怕她，如果怕她，剛才我可以跑掉的。」

「三寸丁」道：「對，你不必怕她，你越是不怕她，她越是不會殺你。因爲愛像絕崖上一朵小花，必須具有超人的膽色才會去摘它。」

小余道：「高前輩的話是對的。」

「我們走了！」「三寸丁」道：「但我們也不會離開你們太遠。」

小余道：「這件事仍要再謝謝前輩援手，不然就慘了。」

「三寸丁」夫婦走後，余、梁二人也趕回數里外大鎮。

他們怕燕翎發現小余不在而外出找尋。

* * *

一個中年人牽着一個滿臉疤痕、長髮披散的人進入大鎮。

這個被牽的人鼻孔穿了個洞，以鋼鍊拴住。

在街上一走動，立刻有很多人圍觀。

據這位中年人說，這是個狠人，自幼由狠養大，所以不會說話，果然，這狠人立刻就狂嗥了幾聲。

那聲音中充滿了怨恨和絕望。

既是狠人，當然要拴住，脫逃了那還了得。

所以有些小孩向狠人擲出石頭及吐口水。

狠人嗥叫着要撲過去，小孩子尖嘶着逃開。

中年人一拉鋼鍊，狠人立刻痛得嗥叫起來。

可以看出，狠人眼眶中蓄滿了淚水。

可是無人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更無人知道，爲甚麼狠人會有滿眶淚水。

中年人又摑了狠人兩個耳光，狠人低嗥了兩聲，目光血紅，但未反抗。

中年人在飯館吃飯，把狠人拴在門口。

小孩子又在向狠人擲石頭，也有個小孩子用尿射他。

儘管中年人說他是狠人，但有些人却看不出這是狠人。

僅僅是臉上有些醜惡的疤痕而

已。

如果狠人就是這個樣子，狠人根本不可怕。

倒是有些人很可憐這個狠人，因為他完全和人一樣，可以看出，他的皮膚並不粗糙，相貌輪廓也不差。

中年人丟了幾個包子在門口，狠人立刻搶起來吞下，看樣子他似乎永遠吃不飽，總是餓的。

最後，中年人剩下大半碗湯，也給他喝了。

然後，中年人牽着狠人住入客棧。

中年人去洗澡時，把狠人拴在浴室門口。

他可以看到狠人，怕他跑了。

此刻正是掌燈時分，浴室內無燈，外面也無燈。

他忽然發現一個人影一閃，接着聽到鋼鍊聲。

中年人大聲道：「甚麼人？」立刻出浴池穿衣。

外面有解鋼鍊的聲音，但中年人總不能赤裸追出。

當他追出時，狠人和救狠的人已不見了。

這工夫又來了一個中年人，道：「老鄺，是怎麼回事？」

原來這中年人就是鄺海，另一中年人是清虛道人。

二人自被殘復原後，就總是在一起。

他們若不在一起，隨時都會遇上「青苗幫」的人。

他們二人在一起，遇上「青苗幫」三五人都可以應付。

自上次白雲重創在林中調息自療被鄺海制服帶走。還把白雲弄得面目全非，割了他的舌頭，又廢了他的武功，然後用鋼鍊拴着他的鼻子到處走動。

鄺海要報仇，他以為只有這樣才能解心頭之恨。

只不過清虛道人却大為反對這麼作的。

清虛以為殺人不過頭點地，殺了他都可以，把他弄成一個廢人再到處牽着走動，未免太過份了些。

鄺海的表現十分激烈。

他曾大聲質問清虛，是否是落了瘡疤忘了痛。

他問清虛，是不是忘了被白雲唆使部下把他們的經脈砸得寸斷，又把他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丟在荒郊野外。

清虛以為即使如此，也不必像牽一條狗一樣，那樣有傷人類的尊嚴，為此事二人還吵了幾次。

清虛雖然極為反對，却又不能離開鄺海。

因為一旦離開他，鄺海隨時都有危險。

當然，清虛自己也有危險。

鄺海道：「清虛，快追，白雲被人救走了！」

清虛道：「老鄺，咱們的仇已經報了，就讓他跑掉算了！已經把他折磨夠了！」

「不行，不能讓他跑了！我還沒有折磨夠！」

「老鄺，你太過份了！」

「清虛，你少說風涼話，也許是你的同伙把人救走的吧？」

清虛臉一沉道：「老鄺，這句話不該收回去嗎？」

「好好！就算我說錯了，我們快去追。」

清虛雖不願，也只好敷衍他。

清虛和鄺海交往這麼多年，才知道此人的手段很辣，也可以說夠狠夠辣，要瞭解一個人眞難。

二人追出去，並未找到白雲。找了半夜也沒有一點頭緒，鄺海暴跳着。

清虛道：「老鄺，救白雲的人十之八九是『青苗幫』的人，也許人手不多，才會只救人而未向我們報復。」

「八成是『青苗幫』的人。」

「我們走吧！白雲被弄成這樣，而他又是該幫幫主，他們必然瘋狂地反撲，可要時時小心了！」

鄺海道：「只要我們一條心，誰怕誰呀？」

「老鄺，可別高估了自己，上次我們差點送了命，可以說是大意及高估自己所致，如果再次被擒……」

「我想不會，有仇不報豈是男子漢。」

「不是不報，應該適可而止。」

「走吧！這在『青苗幫』來說，算是栽了！」

* * *

此刻，大約是二更左右，一個小伙子背着一個披頭散髮，一臉疤痕的年輕人狂奔，累得吁吁牛喘。

他已經奔馳了一個更次。

他希望三更前到達某地，把此人交給一個人。

他知道，他這麼作會造成極大的震撼。

甚至他會被視為叛徒，只不過他不能袖手旁觀。

他就是鄺海的徒弟胡來。

胡來是個憨厚的青年人，雖也有點吊兒郎當，却能堅持一個「義」字，他在暗中發現師父如此整人報仇，太過份了。

胡來當時曾流過淚。

他以為，俠義中人應有容人之量。把人整得人不像人之後，還要把他當禽獸一樣地驅使，這算甚麼？

因此，他不顧一切，救走了白雲。

他知道小余、燕翎和小梁在某鎮上，這是昨天看到的，但今夜在不在那鎮上的客棧中呢？

他顧不了這麼多，總之，只有把白雲交給余大俠，師父才不會向他要

人搶人，大概也不會向余大俠翻臉。

只不過他撲了個空。

他叫了很久才把那家客棧大門口叫開，一問之下，大為失望，小余等人已在今天午時離開不知去向。

胡來楞了半天，喃喃地道：「白雲目前只有余大俠能救你，除非你還想回『青苗幫』當幫主。」

白雲「嗚嗚」嗥了幾聲，表示不回「青苗幫」。

胡來道：「對，男子漢總要有所不為。」

白雲忽然跪下磕了幾個響頭，又嗥了幾聲，胡來不太懂，但大致猜出他絕不回「青苗幫」，也萬分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因為繼續被牽來牽去，必是死路一條。

雖然俗語說：人生在世，只有享不了之福，沒有吃不了的苦，只不過肉體上的苦能忍受，心靈上的則難忍。

他曾是「青苗幫」的幫主，一人之下數萬人之上。

他的成功在武林中少有敵手，人品也極為出衆。

在一夜之間變成人獸不分的怪物，而且失去語言能力，最可悲而不可忍受的是把他當野獸到處展覽。

「不要這樣。」胡來把他拉了起來道：「我把你當人。」

也可以說，他不把他當禽獸看待。

白雲又嗥了兩聲表示感激。

胡來搔搔頭皮，道：「到哪裡去找余大俠？」

兩人離開了這客棧，也離開了此鎮。

走出不遠，聽到鑾鈴聲迎面而來，至少在三騎以上。

只聞他們邊走邊談，其中一人道：「幫主失踪，要是他故意躲起來，這叫咱們到何處去找？」

胡來心頭一緊，此刻要迴避已是不及。

他拉了白雲一下，白雲立刻懂了他意思。

也就是不動聲色，故作不識。

果然是四騎，胡來不識，白雲却認識。

一個是蕭光祖，一個是何湘英，這二人都是一級一品。

另外兩個是一級二品的人物。

以胡來的身手來說，他勉強能接下一個一級二品的人物。

二人閃到小徑旁，讓四騎過去。

四人本已過去了，這工夫蕭光祖道：「先停一下。」

何湘英道：「你們是甚麼人？哪一派的？」

胡來道：「東海派。」

正因為東海派極少在中原走動，所以很多人冒充東海派的人。何湘英道：「那一個也是東海派的嗎？」

「是……是的。」胡來道：「他自幼得了失心瘋，不大會說話。」

何湘英看了一會，搖搖頭，揮手離開。

四人走出二三十步，何湘英又折了回來，道：「你說這一位自幼得了失心瘋不會說話？」

「是啊！只會嗥叫！」

「那就嗥給我聽聽！」

胡來扯了白雲一下，道：「兄弟，嗥兩聲吧！」

白雲最初不願，因為這些人都是他的部下。

若退回一月之前，這些人見了他都要必恭必敬地施禮。

而現在要他向這些人低頭，還要像野獸樣地嗥叫，內心極為不甘。

「快點呀！」胡來扯他一下催促着。

蕭光祖大為不耐，道：「他娘的，簡直和廢物一樣。」

這工夫白雲才低嗥了幾聲。

何湘英道：「怎麼和野獸的吼聲一樣？」

「走吧！」蕭光祖道：「咱們還是趕緊找人去。」

四人走後，白雲目蘊淚光。

胡來指指他的肩胛，道：「別難過，人生在世，誰都有不如意的時候。走吧！找個地方，我想試試看……」

他要試試，能不能使他恢復武功？

胡來當然是一份好意，但他太不自量力了。

他師父把白雲整得如此之慘，他怎能使他恢復？

找了個隱蔽的山洞，盡了最大努力，結果自然沒有用。

白雲跪下拜謝，而且表示已經不可能了。

胡來道：「你先不要絕望，總有人能救你的。」

此刻已是第二天午時稍過，二人走出山洞，陽光耀眼。胡來却相信，白雲的心情必然十分暗淡。

世上眞有巧合的事，二人走出十來里路，在官道上居然遇上了鄺海和清虛道人。

兩人邊走邊談，似乎還沒有發現胡、白二人。

但胡來一拉白雲往左邊溝中一閃，似乎鄺海看到了。

其實清虛早就看到了。

他總以為，仇已經報了，不必再過份整人，所以故作不見。

鄺海道：「清虛，看到那兩個人沒有？」

「哪兩個人？」

「剛才在前面閃到溝中那兩個人！」

「有人閃到溝中去了？我沒看到呀！」

「有，好像是劣徒胡來和白雲。」

「這怎麼會？要是胡來弄走了白雲

，他迴避還來不及呢！怎麼會在此遇上？你快別疑神疑鬼了！」

「不，這叫着寃家路窄，追……」

鄺海向左邊溝中追下。

這山溝並不很寬，不過十來丈左右，有些松柏之類樹木，但很稀疏，却不見了那兩個人。

鄺海不死心，立刻搜尋。

他以為，如是胡、白二人，是走不遠的。

因為白雲功力全失，和普通人一樣。

此刻胡來背着白雲狂奔。

他必須順着山溝跑，多少還有些樹木作掩蔽。

白雲在他背上淌淚。

胡來的義氣，使他徹底改邪歸正。他以為對不起小胡，萬一被捉，連小胡也可能被處死。

當然，以鄺海的功力，很快就追上了小胡。

「渾帳東西！你為甚麼和為師的作對？」

小胡跪下道：「恩師，徒兒不是和師父作對。」

「不是作對這是幹甚麼？」

「師父，俗語說：殺人不過頭點地。仇已經報了，何必呢？」

「呸！你也有資格教訓師父？」

「師父，徒兒以為，作人總要為自己留點餘地！」

「渾帳的東西！我不會輕饒你的……」說着就上前來抓白雲。小胡不敢和師父動手，却大聲道：「師父……」

這時忽然有人一閃而至，向鄺海的左後側劈出一掌。

鄺海一驚，急忙扭轉身收手。

來人竟是秦純純。

「妳……妳是甚麼人？為何管老夫的事？」

秦純純道：「我看不慣你以大欺小。」

鄺海冷笑道：「妳管得了嗎？」

「如果管不了，我會插手嗎？」

「那好，妳接我一掌試試看……」

鄺海以力大出名，一出手就用上了七成以上的內力。

秦純純當然不會和他較力，一閃就反攻過來。

鄺海連接七八招，先機已失，總是無法主動。

清虛在一邊直皺眉，道：「姑娘是哪一派的？」

秦純純不出聲。

鄺海又加了兩成內力，而且撤出了六十多斤的十三節鞭。

秦純純當然不是敵手。

只不過三十招後，秦純純忽然牛吽了一聲。

目前武林中，眞正是談牛色變。

她開了個門戶，發出牛吽，立刻風雲色變。

山溝中塵土飛揚，松針紛紛震落。

鄺海知趣，立刻疾退一丈七、八，仍被暗勁震得踉蹌欲倒。

清虛一直在一邊旁觀，此刻也不想出手。

鄺海當然十分惱火，他甚麼都不怕，就怕「玄牛一炁功」。

這工夫他發現小胡和白雲不見了。

秦純純道：「我不願和你作對，只是路見不平。」

鄺海道：「妳並不確知我是在教訓自己的徒弟。」

秦純純道：「我却知道你把人當作禽獸役使。」

「妳知不知道我是如何變成這個鬼樣子的？」

「是他整的對不？」

「當然。」

「你不是也把他整殘了？而且殘得比你更徹底。」

鄺海要辯解，秦純純已經掉頭走了。

鄺海看了清虛一眼，道：「你沒有『同仇敵愾』之心？」

「我以為事情到此為止較好。」

「如果我剛才傷在『玄牛一炁功』之下呢？」

「那時候我一定會出手。」

鄺海冷笑道：「只怕未必！」

清虛道：「老鄺，你近來有點變了！」

「你是不是以為我變得凶殘了？」

「我不敢這麼說，只是以為你變得太激烈了！」

「如果你怕受我之累，你可以隨時離開我。」

「老鄺，我勸你稍稍收斂點，無論如何，我們是患難之交。」

小胡背着白雲奔出三、四里，當然已出了山溝。

他不敢再走官道，落荒而走。

此刻人實在跑不動了，他放下白雲躺在地上猛喘。

白雲急忙到不遠處溪邊，用鹿皮袋灌了些水來。

白雲親自為小胡喝下。

小胡道：「白雲，我知道你已經改邪歸正了！只要走上正途，我們就是朋友，以後不要以下人自居。」

白雲躬身低嗥了兩聲。

這工夫秦純純奔掠而來。

白雲向她躬身施禮，小胡十分不解。

看樣子，似乎他們頗熟。

秦純純道：「你是誰呀？」

小胡道：「妳是誰呀？」

「不是我先問你嗎？」

「我叫胡來！」

「你這名字可不大好吧！」

「我雖然名叫胡來，妳看到我胡來過嗎？」

「你是鄺海的甚麼人？」

「徒弟。」

「你為甚麼要救這個人？」

「純粹是基於同情，我覺得他太可憐了！」

「嗯！你這人頗有慈悲心腸。」

「那却不敢當。」

「你要把他送到何處？你知不知道你保護不了他？」

「知道，所以我要把他送給余大俠。」

「是余懷芝嗎？」

「是的，姑娘也認識余懷芝余大俠？」

「當然，我們是朋友，你把他交給我吧！」

白雲立刻閃到小胡背後，嗥了兩聲，連連搖手。

小胡道：「白雲，你認識這位秦姑娘？」

白雲連連點頭。

小胡道：「這位姑娘有甚麼可怕嗎？」

白雲低嗥了幾聲，沒有再表示甚麼。

小胡道：「秦姑娘，他既然不願和妳同行，就不必勉強他，還是由我送他到余大俠那裡吧！」

秦純純道：「你知道余懷芝在何處嗎？」

「不知道。」

「雖然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找到他。」

「那就偏勞姑娘指引一下如何？」

「好吧！我們一道走……」

白雲似乎不敢接近秦純純。

第二天在野店中打尖，秦純純不在身邊時，白雲蘸着茶水在桌上寫着：她和太上幫主很……

正好這工夫秦純純回來了，白雲急忙把水漬擦去。

小胡大為震驚。

白雲不願再回「青苗幫」，如果秦純純和「青苗幫」太上幫主有甚麼密切關係，她在身邊太不安全了。

小胡以為，要救人就要救得徹底。

他希望有機會能擺脫這個小妞。

只不過他也看出，這妞兒能和他師父打成平手，而以「玄牛一炁功」擊敗他師父，要擺脫她就太難了。

吃完上路，已是未時尾時刻。

這工夫自山坳中轉出五個人來。

這五人當中又有何湘英及蕭光祖在內。

何湘英過去是白雲的保鏢，所以對白雲的印象較深。

不久前見過一次，小胡說白雲是失心瘋。

加之白雲臉上疤痕纍纍，聲音又像野獸，所以未看出來，只是他覺得有點眼熟而已。

這一次再遇上，他就更加注意了。

只是這些人並不認識秦純純。

在「青苗幫」之中，只有白雲認識她，由此可見她的身份之隱秘了。

「咦！」何湘英道：「老蕭，我總是對這個披髮之人有點眼熟，不知你有沒有看出門道來？」

蕭光祖道：「何兄是不是以為他有點像……」

「對對，我就是這意思……」

「那怎麼會？」

「蕭兄，你再仔細打量一！」

蕭光祖看了一會，是有點像。

只不過在過去白雲衣履鮮明，束髮金簪，儀表不俗，如今披頭散髮，滿臉疤痕，相貌完全變了。

像是有點像，但幫主不會是這樣子，也不會發出獸吼。

「何兄，我只能說這人有點像，我們走吧！」

這些人走出不到七、八里，忽然遇上了蒙面人。

見過禮之後，蒙面人道：「你們要記住，據說白雲落入『大力神』鄺海之手，而且已殘了他，甚至連舌頭也割去了。」

何、蕭二人大吃一驚，何湘英道：「糟了！」

蒙面人道：「甚麼糟了？」

何湘英道：「屬下不久前看到一個人很像白幫主。」

「噢！在甚麼地方？」

蕭、何二人立刻說了兩次遇見白雲的事。

蒙面人沉聲道：「你們的反應太慢了！那個人八成就是白雲！他們去了哪個方向？大概有多久了？」

何湘英道：「他們去了東南方，大約有半個時辰以上了。」

蒙面人拔起身子，有如鷹隼飛掠，一會不見。

何湘英看了蕭光祖一眼，大概是怪他不信他的話。

他立刻掉頭疾追太上幫主而去。

胡來、秦純純和白雲等人走出不遠，蒙面人追上他們了。

白雲一看不妙。那知秦純純低聲道：「胡來……」

「甚麼事？」

「快點點了我的麻穴！」

「為甚麼？」

「不如此我們逃不了！點了之後威脅蒙面人，叫他不要跟踪，更不要太接近，不然的話，就點我的死穴。」

胡來一驚道：「為甚麼？」

「快點！現在來不及說明。」

胡來當然要相信秦純純的話。

至少到目前為止，她是幫着他們的。

蒙面人是「青苗幫」太上幫主這一點，誰都知道。

他突然制住秦純純的穴道，而且攬住她不使她倒下。

蒙面人大驚，道：「小子，你不想活了？」

胡來道：「正因為我還想活才這麼作。」

「你要幹甚麼？」

「我只希望你別接近我們。」

「你……」

「在來路上我就放了秦姑娘及這個有失心瘋的人。」

「你可知他是誰？」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可憐。」

「你以為你能作得到嗎？」

「能！反正總要試試看！」

「我勸你放下他們快走吧！看在你救助白雲份上，我不難為你，但你絕對不能傷害他們。」

「我為甚麼要傷害他們？」

「那你為何不放了他們？你以為我保護不了他們？」

「你當然能，只不過萬一他們並不想跟着你呢？」

「胡說！他們怎麼會不想跟着我？一個是我徒，一個……」

「另一個是你的甚麼人？」

蒙面人一窒，道：「這是本座的事，你也配管？」

小胡道：「反正你一接近我就點她的死穴。」

「你敢！」

「笑話！人被逼急了，甚麼事都能作出來！」

蒙面人在兩丈以外，他正要往上撲，小胡的指頭就在秦純純的命門穴上，道：「不信你試試看。」

蒙面人狠聲道：「小子，你知道你在往死路上走。」

「我以為你如果真的關心他們，就到來路去等我們。」

「多遠？」

「二十里外。」

蒙面人想了一下，道：「好，本座就去等你們。」

幾個起落，就向來路奔掠而去。

小胡解了她的穴道，道：「他是妳的甚麼人？」

「親人，要不怎麼會被你脅迫，乖乖地聽命。」

「甚麼親人？」

「暫時恕難奉告！」

「他在來路上等咱們，如何逃出他的手掌？」

「走一步算一步。」

小胡道：「我們要步步為營，提防他施襲。」

「當然，現在他在暗中監視我們。」

「他是不是已經看出妳是自願被制住穴道的了？」

「當然。」

「那不是更危險？」小胡道：「他可以不再顧慮我會點妳的死穴！」

「大概是的，不過他暫時也許不會出手。」

小胡道：「妳們是甚麼關係？妳有甚麼妙計能逃過他這一關？」

秦純純道：「走吧！讓我邊走邊想……」她沒有回答他問的最重要的問題。

* * *

夜晚，無星無月。

他們相信蒙面人就在他們的一里以內。

他們看不到蒙面人，但蒙面人一定能看到他們。

現在，他們來到四面有叢林的平坦之處。

這附近有些村莊。

秦純純道：「我們可能有逃走的機會。」

小胡道：「妳有甚麼計謀了？」

秦純純道：「也沒有甚麼好的計謀，試試看吧！」

她突然雙手作成一個喇叭型，發出牛哞。

這樣牛哞，卻又不會傷人，但能傳出更遠。

那牛哞聲緩慢柔和，好像充滿了情感。

像兒女呼喚慈母，慈母呼叫兒女一樣。

或者情人呼叫情人等等，使人聽起來也很舒服。

這聲音有很大的吸引力。

不一會，還不到半盞茶工夫，忽然發現四面八方，烟塵四起，小胡失聲道：「秦姑娘，這是……」

「這是一些牛……」

「這些牛衝向我們？」

「不錯。」

「那不是更危險？」

「如果牠們是發怒衝來的，那當然危險，可以說頂尖高手也擋不住，而可能被牠們踏為肉泥。」

「妳是說牠們不是發怒而來？」

「不是，牠們是被一種親情誘引而來。」

小胡大為驚異，這真是一門奇學。

一門武功而能左右人類的情感，而操縱其喜怒哀樂，這已經進入另一種至高至玄的境界了。

小胡四下打量，這勢道很是驚人。

萬一不是秦純純說的那樣，那就太可怕了。

黑夜之中，眼見四面八方，塵土風揚，千百隻牛動地而來。

她真有那麼神奇嗎？真的知道這些牛不會傷人？

這有多少頭牛，這些牛是哪裡來的？

其實這些牛乃是自四周數里內農村中來的。

每家一至兩頭牛，一百家就有一兩百頭。

在這四周村莊中至少也有五七百家，所以至少也有八九百頭甚至千頭以上。

在遠處還不是集密，越近越密，當然，越集就越危險。

牛羣越近，牠們的動作就越慢。

（未完·廿二）